

第一章 本书研究对象

第一节 上海和上海话

本书主要研究上海话的语音发展历史。关于本书中所说的上海,我们先做以下界定。

地域、人口

今天的上海市位于北纬 31 度 14 分,东经 121 度 29 分,处长江三角洲的前缘,长江入海口处。它包括(2002 年统计数字)18 个区、1 个县:黄浦区、静安区、卢湾区、徐汇区、长宁区、虹口区、闸北区、杨浦区、普陀区、闵行区、浦东新区、宝山区、嘉定区、金山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南汇区和崇明县。总面积 6 340.5 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 2 057 平方千米。2000 年末,上海全市总人口(户籍人口)为 1 673.77 万人。

上海话和上海人

本书中“上海话”这一概念的内涵前后略有不同。“上海人”是一个历史范畴,“上海话”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一般地说,它们指称的对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古代时范围宽一些,近现代范围窄一些。

我们今天所说的“上海话”,有广、狭两种含义。所谓广义和

狭义,是就地域和时间而言。从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上海话”仅指今天上海市区的本地人(即从小生长在此的本地居民)所说的上海方言。这个意义上的上海话不包括今天居住在本地的人们所说的非汉语和非本地方言,也不包括非本地人所说的本地方言。所以很多研究者在记录和讨论上海话的语音时,总要寻找一个祖居上海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说话最好不带外地口音。这是很严格意义上的“上海话”,它甚至不包含各个郊县(包括原郊县)的方言。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从历史上说,这些郊县本非上海,二是这些郊县的方言各带上音,不很相同。

就最广的意义上说,所谓“上海话”是指属于今天上海地区(包括市区和郊区)范围之内从古到今所有人说过的话——不管是汉语或者不是汉语、是本地人说的或者非本地人说的,都可以叫做“上海话”。

本书的研究对象大体呈上宽下窄的倒金字塔形,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早期的上海话时,采取的是最广义的“上海话”,越到晚近我们所说的范围就越小,最后集中到最狭义的“上海话”上。因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上海话语音的演变,也就是说,今天的上海市区话是怎样一步步地演变过来的,所以必须从上海的成陆说起,而那时根本还不存在上海市和上海县,甚至连它们的前身也都不存在,我们不得不把范围扩大。而最后我们讨论的又是今天上海市区方言的形成,所以又不得不把范围缩小。

第二节 上海方言的研究

对古代上海话的研究很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在一些论文中看到一些片断的论述。上海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现代的

上海方言上。

对上海方言语音的研究可以分作以下几种类型,这几种类型也可以看作是几个阶段,因为每种研究类型研究的主要兴盛时期可以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出,但不是绝对的,比如像方志类的方言记录出现最早,又一直延续到今天。

旧志的记录

上海最早的方言研究是传统的地方志中的记录。这类记录的时间较早,延续的时间也较长。许宝华、游汝杰两位先生曾搜检上海地区的府志、州志、市志、厅志、县志、镇志、乡志、村志共 119 种,最早的是宋代绍熙四年(1193 年)的《云间志》,最晚的是 1947 年的《金山县鉴》。其中辟有专门章节介绍或记录方言的有 53 种。这 53 种材料中最早的是明正德七年(1512 年)的《松江府志》。许、游两位先生对这一类记载的情况有一个综合性的评述。他们认为,在方志中方言只占次要地位,一半以上的方志并不直接述及方言。述及方言的方志详略不同,略的多,详的少。最简略的只是一笔带过,最详细的如民国《嘉定县续志》,方言一节长达 60 多页。方志对当地音韵的记录有三种方法,一是对当地的音韵特点直接记录,简略地提及当地韵类归并的特点,措词大抵为:某从某、某人某、某某同吻、某某不分、某声呼近某声等;二是列举当地字音的“读若”材料;三是用轻、重、急、迟、简、烦等词直接对比两地的音韵特点。这些材料都不成系统,只能看出当地方言音韵的某些特点,不可能从中了解当地历史音韵的全貌。许、游两位先生还指出,这些方志的方言记述存在某些明显的问题:一是后志因袭前志,甲地志抄袭乙地志,并且往往以讹承讹。二是收词标准不明确,有的还混有非方言词。三是用反切、读若和诗韵(即平水韵)来描写语音和用轻重劲急迟简烦等词含

糊地形容语音的听觉特征,缺乏精确性和系统性。虽然方志的记录存在这些缺点,但是它们仍是研究上海近代方言的极有价值的材料。可以从中研究上海方言的历史演变、考定词源和本字、考见土语的分布和内部差异。^①

使用比较模糊的方法来记录上海地区方言的,并不局限于旧方志,1949年以前出版的《上海指南》、《上海年鉴》之类的书中也有一些上海方言词汇的记录和一些模糊的语音描写。另外,近年来新修的一些上海地区的镇志、乡志(不包括县志),也有采用这种用汉字记录当地土话中的词语的做法。这些新方志从方法上看,与旧方志同属一类,其记录的方言语音材料,因其作者对《广韵》等韵书的熟悉程度不及旧志的作者,语音方面的价值有些还不如旧志。但这些材料在词汇研究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海方音的科学描写和记录

上海方言的科学描写和记录大约可以分成早期和晚期两类。早期的是指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传教士和学者记录的上海方言语音。

在现代语言学成熟之前,上海方言的记录者是利用被研究语言自身来进行自我描写,不可避免地具有很大的局限。只有当记录者或研究者使用另一套具有明确界定的“元语言”之后,才有可能从一个纯客观的角度来记录被观察的语言。清代的乾嘉学派的学者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种“元语言”,所以虽然对汉语上古韵部有着深入的研究,而对这些韵部的拟音却始终阙如。而西方学者正是因为换了一个角度,从超脱被描写语言的角度

^① 参见许宝华、游汝杰《方志所见上海方言初探》,载《吴语论丛》第184--19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来观察古音,所以能够有突破性的成就。上海方言的研究上也有相同的现象。近代西方学者们对上海方言的观察和记录,其价值大多超过传统的记录。这方面最早的研究当数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 1853年完成出版的《上海方言文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一书。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至20世纪初,上海和附近地区的西洋传教士出版了一系列的“土话文”著作。这些著作大都与上海话的语音有关,周同春先生对上述著作有这样、一个评价:“这些书籍用各自的罗马拼音方案记录了汉语方言语音,并对所记录的方音有详略不同的描写说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但是由于他们的调查对象即发音合作人的差异或调查中的舛错,所记录的上海方言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在这些著作中以 Joseph Edkins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译为‘汉语上海口语语法’)为最有价值。因为它是较早的一部对上海口语作系统介绍的书,从记录语音的角度看,有较详尽的描写说明,审音较精确。他所描写的语音在今天上海的浦东和某些市区的老年人口中仍然可以听到。在他以后的人,记音上就比较粗疏,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语言变迁的情况,并对 Edkins 的著作有所补充,但在对语音的描写方面都不及 Edkins。”^①在这种类型的研究中,学者们实际上已经采用了与音位理论相通的科学方法。

晚期的科学描写应当从赵元任先生的研究算起。20年代,赵元任先生对吴语进行了一次较广泛的调查,其中包括了上海话。这是首次用国际音标来标写吴语方言。这一次调查所得的

^① 周同春:《19世纪的上海语音》,《吴语论丛》第175~18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材料以后发表为《现代吴语的研究》(1925年出版)。这一研究中的上海方言材料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将上海方言置于吴语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同时由于其材料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所以一直较为后来的学者注意。

建国以后,随着方言普查工作的推广,方言研究工作者对上海地区的方言进行了普查。这些调查的记录使我们对上海地区的方言状况有了比较清晰和全面的了解。这方面突出的成果有1988年出版的《上海市区方言志》^①和即将出版的《上海方言志》(作者许宝华、汤珍珠)等。这种普查记录工作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上海地方志的出版,上海郊县的方言调查记录也有一大批发表的成果。1987年上海第一部新县志《奉贤县志》^②出版,此后出版的10部新县志中,每部都有专篇或专章记载本地方言。所采用的方法要比旧志科学得多,全部采用国际音标标音,对本地音系都有比较全面的记载,虽然各志的记载仍有详略不同。

这一时期还有一大批有关上海方言的研究论文发表。如张惠英的《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③是最早研究上海方言连读变调的论文。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的《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④和沈同的《老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⑤是最早研究上海市区方言连读变调的论文。在本类研究中,研究者广泛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法。

社会语言学方法的引进

约从6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开始跳出了传统的结构主义的

① 许宝华、汤珍珠、游汝杰、钱乃荣、石汝杰、沈亚明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奉贤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载《方言》1979年第4期。

④ 载《方言》1981年第2期。

⑤ 载《方言》1981年第2期、1982年第2期。

理论框架,注意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上海方言的差异。1962年许宝华、汤珍珠两位先生发表《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①,是最早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探讨上海方言语音的论文。80年代以后又有沈同先生的《上海话老派新派的差别》^②、许宝华、汤珍珠、汤志祥等先生的《上海方言的共时差异》^③等论文论及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石汝杰、蒋剑平两位先生的《上海市中年人语音共时差异的五百人调查》^④是迄今规模最大的社会方言学调查。阮恒辉先生的《扬州腔上海话的语音特征》^⑤是最早研究上海地区移民口中的上海方言语音特点的论文。

生成音系学的影响

从8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者特别是海外的一些研究者从西方现代语言学中引进了生成音系学中的非线性音系学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探讨上海方言(特别是上海方言的声调)。主要有司马侃、徐云扬、沈同、Maddieson、Maira Yip、M. S. Wright 等人的研究成果。^⑥

声学仪器和电脑分析技术的介入

利用声学仪器研究汉语语音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利用电脑技术和现代的语言分析仪器的结合,来观察和研究上海话却是不太久以前开始的事。海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利用计算机分析上海方言声调的论文。1984年毛世

① 载《复旦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② 载《方言》1981年第4期。

③ 载《中国语文》1982年第4期。

④ 载《语言研究集刊》,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 载《吴语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⑥ 参见陈丽萍、姜晖《近年来美国大学汉语音系学博士论文简介》,《国外语言学》1994年第1、2期。

桢先生发表《上海话鼻音韵母性质的实验研究》^①大概是国内最早利用实验技术分析上海方言语音的论文。此后有 Nianqi Ren (任念麒)1987 年和 1988 年发表的关于上海方言塞音的实验研究论文^②。1995 年朱晓农先生完成他的博士论文《上海方言声调研究》，用实验手段对上海方言的声调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1997 年毛世桢发表《上海话连调组的语言学相关物》^③，也是用实验手段研究上海方言的声调。2001 年刘民钢完成《上海方言语音的声学数据》课题的研究，第一次利用语音分析仪器和计算机技术对上海方言的声学数据进行了全面测量。

第三节 目的、内容和方法

本书研究目的

从上海方言有科学记载到现在，已经有近 150 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中，学者们对上海方言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在汉语方言中，上海方言的研究是做得最深入的方言研究之一。因此，在传统的研究领域里，上海方言研究可做的工作已经不是很多了。本书试图在全面总结和继承上海方言语音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一个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领域，即进一步探讨上海话的源头、追溯上海方言的形成和上海方言语音演化过程，并利用仪器分析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对上海方言再进行一次较全面的描写。

①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 年第 2 期。

② 参见廖荣蓉《国外的汉语语音研究》，载石锋编《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 年版。

③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1997 年第 2 期。

本书使用本语

本书主要研究上海历史上各个阶段的语音演变。对词汇问题和语法问题基本上不涉及。本书将使用四个术语：古代上海话，早期上海方言、近代上海方言和当代上海方言。

“古代上海话”是指今天上海地区的古代人群所使用的语言。按照我们的看法，它是古越语一支。在时间上，是指上海地区从有人居住开始到上海人的口语发生大转变时期的语言，因为它不是一种汉语方言，所以称之为“上海话”。这里所说的“大转变”，是指北方汉人进入上海，带人汉语方言、并为当地居民接受这一事件。大转变的具体时间是一个值得仔细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转变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其起始时间大概在春秋左右，其下限大致在汉代，那时上海方言最终形成。

“早期上海方言”指古代上海话转变为汉语方言的一支后到上海开埠(1843年)之前这段时间的汉语口语和书面语。

“近代上海方言”指上海开埠到20世纪中期的上海方言。

“当代上海方言”指本文写作时期(20世纪末)上海市区居民所使用的新派上海方言。

其他涉及的术语，我们将随文交代。

本书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叙述上海方言语音研究概况和本书的研究目的和范围，包括本书的讨论的对象、范围和方法。

第二章讨论古代的上海话。内容包括上海古代原住民问题和上海话的底层的探讨，认为上海人本是古越人的一支，因此上海话本是古越语的一支。

第三章讨论从上海话到上海方言的演变过程和原因。认为

上海方言是从古越语演变过来的,其中最主要的促成因素是汉语教育的作用。

第四章讨论历史上的上海方言。包括早期上海方言,即西晋时代的上海方言,从早期到元代有明确记载之前的上海方言,近代上海方言(1291--1843)的情况。

第五章讨论上海方言的层次问题。包括主体层次和历史层次。

第六章讨论当代上海方言语音。主要记录和探讨当代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问题。

第二章 古代上海话

研究远古时代的上海话,我们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上海话开始存在的时间;第二,最初的上海话是否是一种汉语方言,如果不是,那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要解答上述两个问题,首先需要了解古代上海本地人群的形成和发展。因为在古代,在没有大众传播媒介的情况下,没有一种语言可以离开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而存在或传播。所以,“上海话”的历史是和“上海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而上海人的历史则是和上海这片土地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本章中我们首先讨论什么时候有上海,然后讨论什么时候有上海人和上海话。

第一节 远古的上海

成陆

讨论上海的自然地理,需要从成陆时间说起。

今天的东海大陆架地区,在一万多年以前本是陆地。约在距今 11 000 年至 7 500 年前,大理冰期过后,冰川消融,海面骤然上升 100 多米,古长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被上升的海水淹没,沦为浅海。其后,海面上升减缓,长江泥沙冲积速度超过海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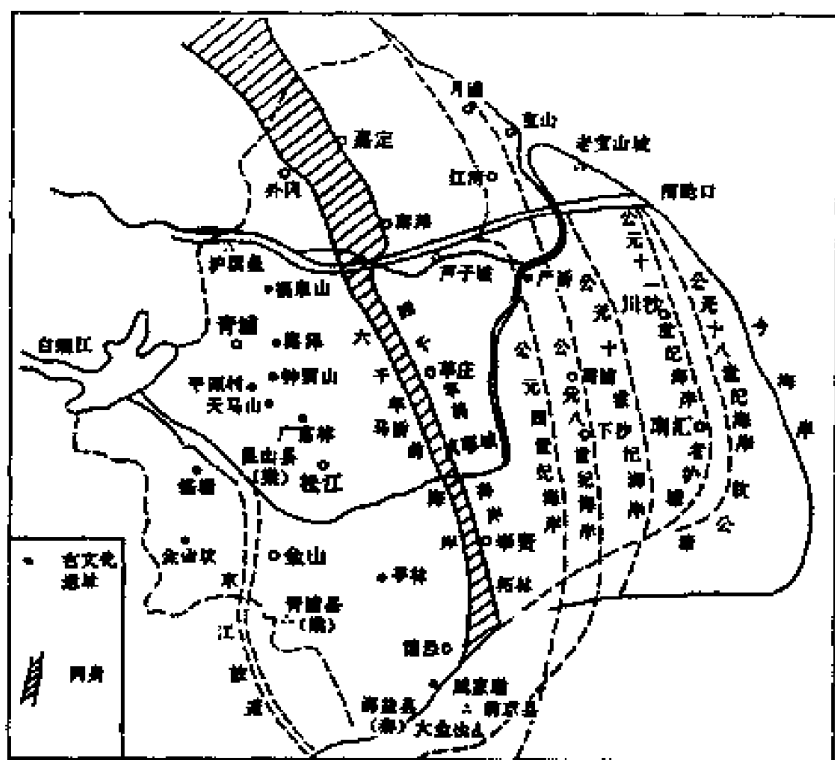
升和地体下沉的速度,新三角洲发育形成,重新成为陆地。当然这个陆地已是在原先陆地的数十米之上。今天的上海正是位于这个新形成的三角洲之上。

关于新三角洲形成的年代,20世纪初至30年代,瑞典海登斯坦、德国黄师孟曾经做过研究,他们认为根据泥沙堆积速度推算,上海西部地区的成陆只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如果接受这个结论,那么,上海地区能够住人的时间,也就不会超过2000多年,即上海西部地区居民的历史最多也不可能超过2000多年。再进一步推论,上海话的历史也不可能超过2000多年,而今天上海东部上海市区居民居住的历史和语言历史就更短。

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地区发现的一系列古文化遗址和古墓葬,将上海西部地区的历史向前推前了至少3000年,也就是说,上海地区应该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这就迫使我们重新考虑上海人和上海话的历史。

今天上海的西部共有三条冈身:沙冈、紫冈和竹冈。最西的是沙冈,其东,据史志记载有紫冈,但其位置今已不明。最东南有竹冈。所谓的冈身就是古代的海岸线。原先黄师孟等将冈身定为公元1—4世纪的海岸线。但是近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马桥、柘林两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都正好位于竹冈的介壳沙上,这两个遗址的下层遗存都属于良渚文化,碳14年代距今 4510 ± 496 年。既然冈身上可以住人,说明在4000年前,海岸线已经离开竹冈一线,上海以竹冈为界的以西地区,成陆至少当在4000年之前。本地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以前的遗址,都在竹冈之上或竹冈以西地区。在沙冈以西约1.5公里处(今属上海地区),发现了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类型的古代遗存,由此可以推定沙冈一线应是距今5000—6000年以前的海岸线。这是西部地区的形成时代。东部地区,文献记载,唐代的捍海塘的位置在今闸港、龙华、徐家汇、曹家渡一线。50年代以

后又在今日的浦西地区出土了一系列文物,包括广中路出土的南朝瓷器,彭浦镇中山北路、共和新路、浦东白莲泾出土的唐代瓷器。因此,浦西市区最晚应该成陆于唐末以前。1975年在川沙县严桥乡境内发现一处唐代村落,在其东面的北蔡、周浦、下沙、航头一线,发现一沙带海岸遗迹,由此推断,浦东部分地区的成陆也至少有1300年的历史。再东边的成陆时间,我们根据在距今海岸不远的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修筑的捍海塘内侧发现北宋瓷片、在三灶和新场发现宋代古井、惠南镇和青墩发现七八百年树龄的古银杏树等情况推断,今上海市的全境,宋代之初已经基本成陆。



上海地区主要古文化遗址和海岸变迁图
(转引自褚绍唐《上海历史地理》)

总起来说,今天的上海全境,在沙冈以西,约6000年前即已成陆,竹冈以东部分地区4000年前也已成陆,市区和浦东地

区于1300年前也已成陆地。

自然环境

我们还应该考察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的情况,即成陆之后,这一地区是不是就一定适合人们长期居住呢?如果不适合,则有可能古人只是在此短暂停留、活动,那就无所谓有无“上海人”了。

考古学家依据在早期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植物孢粉的分析,在距今约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时代,本地属中亚热带温湿潮湿型气候。年均气温比现在高2—3℃。在距今5860至5100年的崧泽文化这段时期里,早期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中期属温带的温凉气候,比目前气候干凉;晚期为中亚热带湿润气候,比目前高1—2℃。在距今5100—42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气候温热干燥,植被为以落叶树为主的针叶落叶混交林。在距今3000—2000多年前的西周和春秋时期,气候偏凉干或温干偏凉。唐宋以后,转为温湿和暖湿气候。这些都证明,上海地区自成陆以来,其气候一直是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息繁衍的地方,而且这种气候有利于人们发展农业和畜牧业。

再让我们考察地貌情况。明万历《上海县志》说:“〔上海〕南瞰黄浦,北枕吴淞,大海东环,九峰西拱,广原沃壤,尽境皆然。”可以大体概括今上海地区的地貌概况。今上海全境有三种不同的地貌:淀泖低地,碟缘高地,河口沙洲。西部青浦、松江区大部、金山区北部,地势低洼,高程在海拔4米以下。以境西淀山湖为中心,分布着大小湖荡三十多个,是一片湖沼平原。东部的嘉定、宝山、川沙、南汇等区、县全部及奉贤区、闵行区大部,地势高亢,高程在海拔4米以上,平原之间夹有多道与海岸平行的沙堤,都属滨海平原。长江口的崇明、长兴、横沙三岛和其他一些新涨出的沙洲,为河口沙洲。上海境域之内地势平坦,无高山深林。仅境西有凤凰山、天马山和昆山等山丘,但最高不超过

100米。

自然环境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水。今上海境内湖汉纵横,湖荡交错,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周边和地区内的河流主要有长江、吴淞江和黄浦江三条河流,主要湖泊有淀山湖。以古代的情况而言,上海的北境是亘古长流的长江。长江自古一直是上海地区的主要河流,它割断了上海地区与江北地区的直接联系,是上海方言区别于苏北的江淮官话的最重要的自然原因。境内的其他大河有黄浦江和吴淞江,它们同源于太湖,横贯上海全境,分上海为淞北、淞南和浦东三个地区。苏州河又名吴淞江,源出太湖瓜泾口。《国语》上说,吴越两国为三江所环绕,汉代的韦昭注说,三江是指吴淞江、钱塘江和浦阳江。可见在汉代人的眼里,吴淞江是一条不小的河。直到唐宋年间,吴淞江还是河宽水深,直接入海。黄浦江在唐代以前称东江,是太湖下游的三条主要水道(娄江、吴淞江和东江)之一。明开范家浜导淀泖之水入黄浦江后,日渐扩大,最终形成黄浦夺淞、吴淞江成为黄浦江的支流的局面。

根据上述古代自然环境的情况,今上海地区范围之内由西向东各线所定各个地区内有人长期居住的时间,有可能上推到距今6000多年以前,最近的也在约1300年左右。再根据上海地区考古文化发现的情况,我们确实可以断定,上海地区在6000年以前成陆以后,即已有人群长期居住。

第二节 原住民

在确定了上海地区的成陆时间和早期确曾有人群居住(有早期的考古文化遗存存在)之后,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是:

第一,上海地区的原住民和中原民族有没有差别? 如果两

地的人群没有区别,都是同一起来源,则本地的远古居民可能是中原地区人群的一个分支,他们的语言也应该是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我们在研究上海的远古语言时,可以考虑上海的远古语言和中原的上古汉语同源。如果两地人群存在区别,那么我们就得为上海话另寻源头。

第二,本地的人群从古到今是否是一直延续的?因为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远古的时候上海地区的人群和中原地区确实不同,但是后来发生了中断。也就是说后来的外来移民完全替代了本地土著,则我们仍可考虑上海话和远古汉语同源。如果不是,也就是说没有发生中断,则我们就要考虑本地居民的语言变换问题。

上海古代居民和中原民族有没有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从几个方面来讨论。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中国大陆长江南北的人群有很大的差别。体质人类学家早先根据体形对中国人分类,归纳出北方人具有体高较高、长头,南方人具有体高较低、圆头等特征。近年来,有人根据我国 ABO 血型和白细胞抗原的分布,也发现了南北人群的差异。赵茂桐先生等根据人类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 Gm 因子在 40 个中国人群中的分布情况,提出:“从人种底子上讲,这些民族(引者案:指中国的民族)都属于蒙古人种。但是从血缘关系上讲,中华民族显示出明显的南北差异。”^①该文通过 Gm 因子分布,进一步揭示了北方类型人群带有高频率的 Gmag 单倍型,南方人群带有高频率的 Gmafb 单倍型。根据 Gm 单倍型频率计算的

① 赵茂桐等:《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 Gm 因子在 40 个中国人群中的分布》,载《人类学学报》1987 年第 6 卷第 1 期。

遗传距离表明,南北汉族之间的差异远大于汉族与邻近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南方汉族之间和南方少数民族较为接近,北方的汉族和北方的少数民族较为接近。群体之间的血缘关系,和他们居住的地理位置之间,大体上呈平行关系,说明这些民族的迁徙和混杂多少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根据 Gm 因子、ABO 血型、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等遗传标记在我国人群中的分布以及体质人类学的有关知识,作者认为,“中华民族在血缘关系上显示出南北人群间的差异,提示了古代亚洲大陆上居住着两个不同的人群。……根据目前资料推测,南北两大人群大致以北纬 30 度为界,他们的主要居栖地可能分别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张振标先生运用多元分析方法,分析了 16 个地区的汉族和 25 个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提出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征明显分为两大地区类型,即长江以北的北部类型和长江以南的南部类型,并且认为两大类型体征的形成始于我国文化发达的新石器时代。^①

上述研究都表明,中国南北方的人群可以分为两个类型,这种划分大体以长江为界。从地理位置看,上海位于北纬 31 度 14 分,东经 121 度 29 分,长江的南岸,上海居民的类型应该属于南方类型。但是,从已有的研究看,现代上海地区的居民的体质明显是混杂型的,甚至子偏向北方型。赵茂桐先生等的研究结果证明上海人群单从 Gm 单倍型频率来看,其遗传距离似乎更接近于北方人群^②。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从近代开始上海一直是一个开放性的城市,现代上海的 95%的居民是外来人口。其中祖籍北方的占绝大多数。

① 参见张振标《现代中国人体质特征及其类型的分析》,《人类学学报》1988 年第 7 卷第 11 期。

② 参见赵茂桐等《免疫球蛋白同种异型 Gm 因子在四十个中国人群中的分布》,《人类学学报》1987 年第 6 卷第 1 期。

如果我们承认在北纬 30 度的古代长江这道天然屏障的阻隔作用,那么,上海上古时期的人群,还是应该是南方类型的。新石器时代以后,虽然上海地区不断有外地移民进入,但是本地居民的主体仍然是早期本地居民的后代。如果没有足以使当地居民的性质发生质变的事件发生,则近代以前上海的土著人群也应该是属于南方人群的。

近期也确实有研究,通过对上海方言区内 13 个地点的各种人类遗传学数据的采样分析显示:黄浦江以东的人群相对较纯,黄浦江以西的人群较为混杂。两组群体都分别可以聚成较远的三类。由此认为上海郊区的人群大致有三个起源,以奉贤县金汇镇和闵行区马桥镇为代表的土著系,居住在崇明县、嘉定区、浦东新区和南汇区的北来系和以奉贤区头桥镇、金山区、青浦区朱家角和商榻、松江区天马山等地居民为代表的西来系。据认为:西来系是唐代以前就已经住在太湖流域而后不断东进的;北来系是唐代以后从北方地区迁移过来的。土著系来源于古越族。^①

以上证据,使我们相信,从体质人类学角度看,上海地区最早的土著居民和中原地区的人群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这个结论我们还有考古方面的证据。

考古文化的证据

在讨论上海地区的考古文化系列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一看整个吴地考古文化的情况。

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考古文化,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的太湖三山岛遗址,向人们展示了在吴文化之前,太湖地区存

^① 参见林凌《上海郊区人群的体质特征和遗传关系》。复旦大学 99 级学生论文。参见 2000 年 12 月 11 日上海《新闻晚报》报道《上海本地人找到根了》。

在过 10 000 多年—4 000 年前的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地区的文化按序列应为三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吴文化。

1985 年吴县三山岛发现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第一次揭示了太湖地区 10 000 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三山岛位于苏州市西南约 50 公里的太湖中，1982 年 7 月发现化石堆积，1985 年 5 月发掘。同时在岛西北发现一处面积约 500 平方米的旧石器地点，同年 12 月发掘，揭露面积 36 平方米，出土石器 5 463 件。^①但是三山旧石器文化与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还存在缺环，前后的传承关系还不明确。

但是此后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年代和承袭关系都已经确定了。

马家浜文化 (BC5 090±150—BC3 990±135)

崧泽文化 (BC3 910±245—BC3 230±140)

良渚文化 (BC3 305±130—BC2 130±100)

体现这三种文化的叠压关系，具有较典型意义的是苏州吴县草鞋山遗址。它的地层叠压关系可以看出草鞋山遗址各层分属不同的文化时期，其先后次序是：马家浜文化——第 10、9、8 层，崧泽文化——第 7、6、5 层，良渚文化——第 4、3、2 层，直到进入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这个文化的遗存历史几乎跨越了太湖地区、长江中下游先秦历史的全部编年。草鞋山遗址下层出土有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和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纺织品实物。还发现了许多保存较好的木架结构建筑遗址。此外在墓葬里还发现了陶制炊具、骨器、玉器、小件石器、鹿角器等。草鞋山遗址第 6 层相当于崧泽文化的遗存中发现了陶器、少量

^① 参见《三山文化——吴县三山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集刊 1987 年第 9 期。

生产工具和装饰品,个别墓中有猪的下颌骨和鹿的上颌骨随葬。陶器除夹砂红陶外,有大量的泥质灰陶和一些泥质黑皮陶,有些器物可能是轮制而成。常见的器物类型有鼎、釜、罐、壶、盆、豆、杯,及觚、甗、研磨钵、直口圜底缸等。石器磨光精致,有石铲、石斧、石镞、石凿等,还有陶纺轮、陶网坠等。还发现了两片彩陶,绘有黑、白彩的圆点弧线纹,与黄河下游的大墩子遗址和中游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遗址所发现的彩陶类似,似乎反映出早在5000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和黄河流域已有了一定的文化交流。在草鞋山遗址的良渚文化遗存中出土有精美的薄胎黑陶和玉琮、玉璧等大型礼器。玉材主要为透闪石和少量的阳起石。太湖附近的丘陵山地,蕴藏有此类石材,这些玉器应该是当地生产的。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犁状器、穿孔石铲、耘田器、石刀、石镰、有段石镞、石凿、石铤、钺形器等。第一层出土的器物的特色是:几何印纹硬陶、釉陶、黑皮陶和夹砂红陶共存。从造型判断是春秋时吴国的遗物。

三山遗址和草鞋山遗址表明,吴地在很早时期就有人群居住,特别是在进入新石器文化时代以后,这里的人们同中原地区一样,有着高度发展的文化,并且这种文化是代代相承、绵延不绝的。同时,吴地文化与同一时期的中原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①

上海地区的新石器文明和整个太湖流域的文明发展是相同的。观察上海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发展,我们同样可以得到与上述相同的结论。

上海境内的古文化遗址,至1995年底共发现28处,其中的12处进行了26次考古发掘。通过发掘和调查不仅获得了许多古史研究资料,而且获得了崧泽文化、马桥文化、戚家墩类型的命

^① 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3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谷建祥:《草鞋山遗址和中国早期稻作文化》,1994年,载《吴地文化一万年》,吴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名,将上海的历史提早到6 000年以前。遗址的位置,分布在上海的中西部(青浦 11处,松江 7处,金山 5处,闵行 2处,奉贤 2处,浦东新区 1处),在距今4 000—5 000年的古代海岸遗迹——冈身之上或其西侧,有的傍山,有的深埋地下,有的形成土墩,可证上海西部不仅由海变陆的年代较早,而且在远古时代处于沼泽地带的多水环境。遗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以下几种类型:

1. 马家浜文化,距今约7 100—5 900年。马家浜文化以首次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而得名,属于新石器时期文化,社会发展处于母系氏族阶段。上海地区发现的这类文化遗存有青浦县的崧泽遗址下层、福泉山遗址西侧的文化层和金山县查山遗址东坡下文化层等3处。其中崧泽遗址下层村落遗址发现于1958年,在遗址中发现了古人使用的石斧、玉玦和夹砂红陶釜、陶炉箬以及泥质红陶豆和盆等器物。器物显示出明显的马家浜文化特征。此外在一灰坑中发现了人工栽培的粳稻和籼稻谷粒与草茎。还发现了我国已知最早的两口圆筒形水井。其下层的碳14年代测定为 5985 ± 140 年。这一遗址的发现,把上海的历史提早到6 000年以前。

2. 崧泽文化,距今5 900—5 100年,崧泽文化以发现于青浦县崧泽遗址而得名。上海发现的这类文化遗存共有7处: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寺前村遗址、金山坟遗址、汤庙村遗址、姚家圈遗址和平原村遗址。其中主要有:(1)崧泽遗址,位于青浦县青浦镇东约5公里的崧泽村北侧,当地称为假山墩的土墩上及其周围农田下。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00米。1957年发现,1961、1974—1976、1987、1994—1995年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揭露面积合计1 031平方米。探明在假山墩内有三层文化堆积,上层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戚家墩类型文化,中层的新石器时代的墓地,后命名为崧泽文化,下层是马家浜文化遗址。中层共发现136座墓葬,分东北、北、西北、南和西部五个墓

群。埋葬方式为平地堆土掩埋。各墓随葬品数量无太大差异。男性平均 5·6 件,女性 6 件,且有玉器和彩绘陶器随葬。随葬品有斧、镞等石器,玉琮、玉璜、玉镯等玉器和鼎、豆、罐、壶、杯、甗、碗、簋、瓶、觚、匜和澄滤器等陶器。较多的用作淘洗稻米的澄滤器表明,当时的人们以稻米为食,种植稻米已是主要生产活动,生产工具中只见斧、镞、凿,大致尚未脱离锄耕农业阶段。发现的动物骨骼中有许多的猪牙床和骨骼,猪的饲养也成为生产活动的一部分。人骨年龄分析表明,老年 4 人,中年 16 人,成年 14 人,青年 9 人,儿童 8 人。中层碳 14 测定年代为距今 $5\ 860 \pm 245$ 和 $5\ 100 \pm 140$ 年。孢粉分析表明早期属中亚热带湿润气候,中期属温带的温凉气候,比目前气候干凉;晚期为中亚热带湿润气候,比目前高 1—2 度。上层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硬陶、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片,与戚家墩遗址出土的陶瓷器特征大致相同。(2) 福泉山遗址,其属于崧泽文化的居住遗址里,地上残留四块木柱的垫板和一些小树枝,居址的西南角有一堆废弃物,内有灰烬红烧土、陶器的碎片、残玉璜、陶网坠、骨锥以及食后丢弃的猪、鹿、鱼、龟等动物的碎骨。居址的东北有一灶塘,灶旁有大陶鼎。墓葬 18 座,葬式与崧泽遗址墓地相同。有 2 人和 3 人合葬墓各一座。挖土坑、用棺具的两座。当时社会处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这一层碳 14 测定年代为距今 $5\ 620 \pm 110$ 、 $5\ 555 \pm 110$ 和 $5\ 295 \pm 120$ 年。(3) 金山坟遗址,发现的崧泽文化墓,出土器物的形式与良渚文化接近,为研究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的演变提供了实物依据。(4) 汤庙村遗址的 4 座崧泽文化墓葬的出土器物中石器与良渚文化相似,陶器饰文也部分带有良渚文化的特点。其中还出土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石犁之一。其年代据热释光测定距今 $4\ 860 \pm 230$ 年。

3. 良渚文化以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镇而得名,属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 5 100—4 200 年。上海发现的这类遗存共有 15 处,包括福泉山遗址、寺前村遗址、金山坟遗址、果园村遗址、淀山湖遗址、千步村遗址、亭林遗址、招贤浜遗址、汤庙村遗址、姚家圈遗址、广富林遗址、平原村遗址、马桥遗址、柘林遗址和江海遗址。其中较重要的有:(1)福泉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大墓,32 座大墓都埋葬在高台墓地上,土坑葬,有凹弧形大木上下相合的棺具,出土随葬品有斧、钺、鼎、甗、豆、盘、壶、罐、盒、簋、熏炉、琮、璧、锥形器、冠形器、半圆形器、带钩、纺轮、珠、管、坠、杯、镯和大尖口缸等玉、石、陶器,工艺水平极高,造型和雕刻的鸟纹等纹饰,极为精致。在中心墓葬的上面,有燎祭的祭坛。土墩中心的两座墓有人殉的现象。今天的所谓福泉山是一座当时用上万人工堆筑起来的显贵墓地,它是研究我国国家起源的重要的新资料。(2)寺前村遗址,发现有直筒形水井残迹。根据孢粉分析表明,当时气候温干,植被为以落叶树为主的针叶、落叶混交林。(3)淀山湖遗址,发现有穿孔石斧、有段石铤、石耘田器、石凿和黑衣灰陶陶片、陶鼎等。该地点还发现有马桥文化和战国时吴越文化的遗物,说明淀山湖东南部大约在 700 多年前还是陆地。(4)金山县亭林遗址的第五层为良渚文化层,发现墓葬 23 座,出土石器有斧、钺、铤、犁、矛、镞,玉器有琮、璧、珠、管、镯和锥形器,陶器有壶、豆、盘等。其中浅浮雕几何形图案的灰陶壶是良渚文化陶器中罕见的精品。这批墓的葬地和随葬品说明当时已出现不同的社会阶层。有些墓葬中还随葬有狗。在松江广富林遗址的良渚墓葬中也发现有随葬狗骨。(5)平原村遗址,发现有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西周吴越文化的层叠。(6)马桥文化遗址,下层的良渚文化层,发现有多字陶器,热释光测定年代距今 $4\,400 \pm 220$ 年。(7)柘林遗址,发现有良渚文化的石斧、石铤、石镞和陶器。(8)广富林遗址,出土完整猪狗

骨和陶器一批与纺轮等。可能已有男女分工。

4. 马桥文化,以首次发现于上海马桥而得名,距今3700—3100年,大致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相当。上海共发现这类遗址16处,包括马桥遗址、福泉山遗址、金山坟遗址、淀山湖遗址、千步村遗址、刘夏遗址、泖塔遗址、查山遗址、亭林遗址、招贤浜遗址、汤庙村遗址、姚家圈遗址、广富林遗址、董家村遗址、柘林遗址和江海遗址。其中较为重要的有:(1)马桥遗址,位于闵行区马桥村俞塘村东侧。遗址的文化层共有三层:上层为春秋战国时代吴越文化的戚家墩类型。中层为马桥文化,发现有灶塘、灰坑、水井和墓葬遗迹以及大批遗物。在这些遗迹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小件青铜器和陶器。石器的种类有有肩石斧、有段石镞、角尺形石刀、半月形石刀、石铲以及石钻、石镞等。青铜器有铜刀和铜凿各一件,属早期青铜器。陶器包括夹砂红陶类,器型与湖熟文化的不同;泥质灰陶类,器类有觚、觶、尊、豆、簋、碗等,常见的纹饰为拍印带形云雷纹,器型和纹饰与中原二里头文化^①的特征极为相似;泥质印纹陶类,有罐、杯、盆、壶等,器表都拍印有各种编织纹,纹饰种类有叶脉纹、篮纹、席纹、大方格纹等。上列石器和陶器,既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又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热释光测定年代为 3250 ± 250 年。从上述材料来看,马桥文化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遗址。它似乎代表着南北文化的早期交流。(2)青浦县淀山湖遗址,出土的夏商时期的马桥文化文物,有石矛、石铲、有肩石斧、有段石镞和篮纹、叶脉纹、雷纹印纹陶片及圆锥形陶鼎足。这一遗址的良渚文化文物、马桥文化文物是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

^① 中原二里头文化属商代早期的代表性遗址,地点在河南偃师二里头,1959年开始发掘,发现夯土建筑遗址多座。其中包括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宫殿。还发现制陶、铸铜、制骨、制石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等。出土多种陶器和铜器。其年代早于郑州二里冈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

文化文物以及唐宋时期的文物共同出土的，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本地文化的延续性。(3) 青浦县泖塔遗址，为马桥文化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文化层叠压。(4) 金山县查山遗址，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戚家墩类型、西周时期吴越文化和夏商时代的马桥文化遗物共存。(5) 亭林遗址，有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吴越文化遗存叠压。

5. 吴越文化亭林类型，属西周时代吴越文化。上海发现的这类文化遗址有 12 处，包括：崧泽遗址、淀山湖遗址、千步村遗址、凌家角遗址、查山遗址、亭林遗址、招贤浜遗址、戚家墩遗址、汤庙村遗址、平原村遗址、钟贾山遗址、北干山遗址。亭林类型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遗物主要有：灰陶三足盘、细高把双凸棱灰陶豆、曲折纹、网格纹、叶脉纹、回字纹的硬陶甗和鬯，灰陶三足盘、弦纹圈足簋、夹砂陶圆锥鼎、黑衣陶高把豆等，以及绳纹、折线纹、回字纹、席纹、梯格纹等印纹陶片。

6. 吴越文化戚家墩类型，属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上海共发现 20 处。发现戚家墩类型的文化遗址有崧泽遗址、福泉山遗址、淀山湖遗址、刘夏遗址、凌家角遗址、乐泉村遗址、泖塔遗址、查山遗址、亭林遗址、招贤浜遗址、戚家墩遗址、南阳港遗址、汤庙村遗址、广富林遗址、北干山遗址、佘山遗址、马桥遗址、柘林遗址和江海遗址等。戚家墩类型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有：印纹硬陶坛、豆、罐，黑衣灰陶盆，细方格纹腰鼓形罐，夹砂红陶乳足鼎、釜，原始瓷盒、碗、豆、盅、杯、盂、钵、盘，少量青铜器以及拍印曲折纹、斜方格纹、大方格纹、圆点纹、麻布纹、米筛纹和米字纹等印纹硬陶陶片。

7. 汉代文化遗址，有福泉山遗址、凌家角遗址、戚家墩遗址和汤庙村遗址 4 处。

除了古代文化遗址以外，还有可以供我们参考的是古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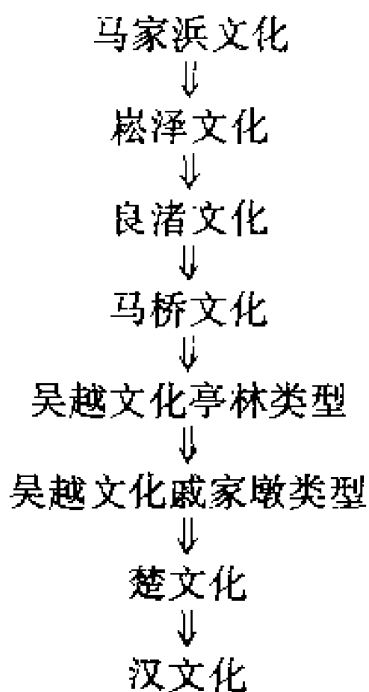
上海地区至 1995 年已经发掘整理的墓葬近 500 座,其中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墓葬 4 座,都属吴越文化,随葬物多为几何印纹陶与原始瓷器。葬式为大墓以石块铺地,再造木结构墓室,人葬后堆土成墩,即考古学上所称的土墩墓。青浦县重固镇北的骆驼墩有一古墓群,当地称为风水墩,发现西周吴越文化墓,出土曲折纹印纹硬陶甗、回字纹硬陶甗、印纹硬陶甗、灰陶罐。甗的器表满拍折线纹和回字纹复合印纹,纹饰粗深,制作精美,器型接近马桥文化器。

战国时期墓葬 4 座,前期在平地上堆土掩埋,后期出现楚文化墓,一般挖坑使用棺木埋葬。随葬的有楚式鼎、豆、盒、壶、杯、勺等陶器。个别还有泥质“郢爰”。

汉代墓葬 7 座,均系土坑葬,左侧置棺木,右侧放置成对的鼎、壶、盒、甗、罐等陶、瓷器,排列整齐,有的还有铜镜、石砚、套印、铁剑、料珠以及半两钱、五铢钱等,葬制已与中原地区近似。

其中对我们来说特别有价值的是楚墓和汉墓。在嘉定区外冈镇的西南古冈身之上,发现战国时的楚墓一座。出土有棺木、回字纹印纹硬陶片原始瓷器、残玉器和泥质郢爰 3 块。泥质郢爰为仿楚郢爰金块的明器,上印阳文“郢爰”两字。旧志记载,上海在战国时属楚,相传为春申君黄歇的封地,这一楚墓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1962 年发掘的一座汉墓出土泥质灰陶器和青釉器 17 件,具有西汉早期的特征。铜镜 1 件,泥质半两钱近百枚。根据器形、货币通行年代和铜镜的纹饰判断,此墓属西汉早期墓,墓主人使用鼎、盒、壶、甗等礼器随葬,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员。我们据此判断,战国时楚文化曾到达和影响上海,汉时上海已有中央政府管辖的官吏存在,当时上海地区已经是汉文化的到达地区。

上述文化类型形成一个连续的文化序列:



上海地区楚文化前古文化的特征,明显地保持着浙闽古越族土著文化的特点,既不同于中原文化,也不同于江苏宁镇地区的荆蛮族土著的湖熟文化。如上海地区出土的炊具都只有鼎和釜,而宁镇地区则使用鬲和甗。宁镇出土的陶器的器形和纹饰,都与商周文化风格相类似,今上海地区的则与浙闽地区的相同。直到良渚文化晚期,才见到两者在同层中出现,如崧泽遗址上层发现了鬲足,马桥遗址的中层出土了绳纹甗,已与宁镇地区的甗形器基本相同。这表明吴、越文化已逐渐接近和汇合,此后,又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才与中原文化完全融合。

语言

如果我们同意 20 世纪初叶的外国学者的观点,上海的成陆历史只有 2 000 年左右的话,则上海地区有人群活动也不可能超过 2 000 年。从语言的角度讲,也就等于说,上海话的历史不可能超过 2 000 多年这个年限。比照中原地区的历史纪年,即

上海的历史及上海话的历史不能超过东汉时代,其时北方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已经全面深入地影响了太湖地区(吴地)。如果真是这样,上海地区的居民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北方汉族的一支,使用汉语的一种方言。

但是,根据上述讨论,上海地区的成陆可以上推到 6 000 多年之前,同时对上海地区气候情况的研究也表明,这个地区很早以前就适合人们的居住,上海地区的考古文化也揭示出,上海地区的人群具有延续性,那么上海话存在的时间和原始的形态就需要我们重新考虑。

6 000 年前,汉族和汉语影响离江南地区还远得很,上海地区的远古居民使用的不可能是汉语的方言,因此上海话的底层问题就突出地摆到我们的面前了。

如果存在一个底层,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底层呢?

依据上面的这些材料和讨论,上海地区的原住民,无论从体质人类学上看和还是从考古文化上看,我们都可以推测是古代越族的一支。如果这一点可以确定,那么,现在我们进一步的猜想是,这些先民们的语言,也应该是一种和古代越族语言相似或相同的语言,而不是一种汉语的方言。

当然猜想只是猜想,还需要给出语言本身的证明。下面我们将从语言角度着重证明这个猜想。

第三节 上海话的底层

底层

语言的“底层”一直是语言学上的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

瞿霭堂先生曾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个概念^①：

语言的底层的概念是上一个世纪欧洲学者为说明亲属语言或其有关成分与母语类型发生差别的原因而提出来的，如阿斯科里认为拉丁语里有克勒特语的底层。因而语言的底层这个概念一出现便与语言的发生学和谱系分类有了密切的关系。不过，长期以来，底层的概念一直很含糊，与语言的影响、语言的融合、语言的借用等概念混淆不清，因而使用上也比较混乱。但这个概念体现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无疑对语言的发展演变和发生分类的研究有一定的价值。50年代苏联语言学界专门开会讨论过底层问题，对这个概念的认识有所深入，范围有所限定，含糊的地方有所澄清，但也遗留下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我们的研究，语言的底层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和问题：

(一) 底层是一种语言影响的结果。

(二) 这种影响必须与语言的替换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不发生语言替换现象，即使一种语言受到其他语言较大的影响，保留了其他语言较多的成分，也不构成底层。

(三) 底层既产生于亲属语言中，也产生于非亲属语言中。换句话说，底层语言和存在底层的语言，既可以有亲属关系，也可以没有亲属关系。

(四) 底层的内容既包括词汇，也包括语音和语法。但它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影响和借用，因为底层的存在不仅要体现在语言成分的一定的“数量”上（这点与借用成分无原则的差别），而且要体现在对所存在语言发展规律的影响上（这点与语言的一般借用有原则的差别）。

(五) 底层语言在很多情况下是已经消失的语言，但也

^① 瞿霭堂：《汉藏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新课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

可以是当前还存在的语言。

对于第四点中的对所存在语言发展的影响这一点，瞿先生有一点说明：“底层语言对其所存在的语言的发展规律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重大的影响，更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这种发展规律。”

我们认为瞿先生对底层的定义是合理的。本书所用“底层”的概念即是上述含义上的“底层”。我们说汉语南方方言中包含底层因素，也是从上述意义上说的。

那么上海话是否存在一个上述意义上的底层呢？我们认为是的，因为我们在语言方面有下面一些证据。

历史文献中的证据

古文献中记载吴地历史的有《左传》、《史记》、《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著作。文献上的吴地历史是从太伯、仲雍的故事开始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这段事迹《吴越春秋》记载得要详细些：“吴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就国，为诸侯。卒，子不窋立。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间。其孙公刘。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公刘卒，子庆节立。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修公刘、后稷之业，积德行义，为狄人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币金玉重宝，而亦伐之不止。古公问：‘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养害。害所养，国所以亡也，而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仗策去郟，逾梁山而

处岐周，曰：‘彼君与我何异？’邠人父子兄弟，相帅负老携幼，揭釜甑而归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而事之，自号为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也乎？’（引者按：《史记》：“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可参。太伯所说的“绝嗣”，正谓其无子也。）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有千余家，共立以为句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王侯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季历卒，子昌立，号曰西伯。遵公刘、古公之术，业于养老，天下归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滨而往。西伯卒，太子发立，任周、召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简子叔达，达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鸠夷，夷子余乔疑吾，吾子柯庐，庐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处，处子专，专子颇高，高子句毕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虞公，以开晋之伐虢氏。毕子去齐。齐子寿梦立，而吴益强，称王。凡从太伯至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这是吴国建国的始末。

太伯、仲雍入吴之后，实际上改用了当地的土著语言——越语。这一点，有很多的证明，比如国名为“句吴”，即是一证。

句是越语，吴是带来的名号。（说吴是带来的名号，上文引用的《史记》和《吴越春秋》的说解都可以证明。《史记》上说：“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古音“吴”就是“虞”，“虞”就是“吴”。我们先看中古音，中古音“吴”是遇摄一等模韵字，虞是同摄三等虞韵字。两者的差别在中古就是一个韵头。从上古音说，两个字都是鱼部字，一个是第一类，一个是第三类，在上古的差别也是一个韵头字。）至于“句”，依传统的说解，如《史记索隐》：“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此言‘号句吴’，当如颜解。”是本地话的发语辞。

吴国（包括越国）君主贵族的名号也可以证明。史载吴国世系：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彊鸠夷—余乔疑吾—柯庐—周繇—屈羽—夷吾—禽处—专—颇高—句毕—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阖庐—夫差。在吴王的名字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用一个“周”（朱、诸、寿、州）字，如：周章、周繇、寿梦、诸樊、州于（僚），郑张尚芳先生考证“周”（古音 * tjo 或 * tja）可与泰文的 *caux* 相对应。*caux* 的意思是首长或首领。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都可以看出，吴国的国号一半用的是本地土语，中期以后的吴王的名号用的全部是当地的土著语言，如果一个国君的名字都采用了当地的土著语言，那么我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说他们是改用了当地的语言。

当然这些还只是早期吴国国君的语言不同于中原地区而接近于今天的侗台语的证据，还不是上海地区早期语言情况的证据。由于上海地区的早期历史缺乏文献的记载，所以我们只能从语言本身中去寻找证据。

音系上的证据

从上述的讨论看,上海话存在的时间大约有 6 000 年,而其中受到北方汉语影响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大约只有 2 000 年左右。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想,上海话里应该还保留有相当的原来语言的痕迹。

事实也确实如此,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上海方言的语音,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北方方言,却与侗台语有一定的相似。

(1) 先喉塞音。陈忠敏先生曾提出上海话中的下列两个特点是古越语底层的痕迹,其一是先喉塞音。陈提出:“先喉塞音是一种很特殊的区域性的音类,不见于长江以北的汉语,只见于吴、闽、粤方言和侗台语。上海地区方言里的先喉塞音声母不仅种类跟侗台语的相同,而且性质、演变的途径也完全吻合。上海地区方言里松江区先喉塞音比较典型,松江区的先喉塞音有三种 $?b$ 、 $?d$ 、 $?j$; 侗台语族中的布依语先喉塞音也有三种 $?b$ 、 $?d$ 、 $?j$ 。如果我们把上海地区的先喉塞音声母跟吴语的浙南某些地方的对应声母联系起来,比较侗台语族相应现象,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底层联系了:

上海南汇话		浙江永康缙云话
帮 $?baŋ^1$ 兵 $?biŋ^1$	→	帮 $maŋ^1$ 兵 $miŋ^1$
当 $?daŋ^1$ 钉 $?diŋ^1$	→	当 $naŋ^1$ 钉 $niŋ^1$
稼 $?jiaŋ^5$		
侗台语 $?b \rightarrow m$ $?d \rightarrow n$ $?j \rightarrow ?$		
壮语龙州话		壮语天等话
飞 $?bin^1$ 村寨 $?ba:n^3$	→	飞 min^2 村寨 $ma:n^3$
鼻子 $?daŋ^1$ 骂 $?da^5$	→	鼻子 $naŋ^2$ 骂 na^5

布依语平塘西凉话

布依语长顺营盘话

泥蜂 ?jai¹

→

泥蜂 ?e¹”^①

同时陈氏还提到次清声母对声调分化的作用：“汉语里声调的调类分平上去入四声，再按声母的清浊一分为二，最多应该是8个调类，汉语里声母对声调的分化只是清浊，侗台语族里声母对声调的分化因素就要多了，除清浊外，比较重要的是声母的送气与否（即是否次清声母），其中泰语和侗语这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泰语有5个声调，对应于汉语的阴平有两个调33、24，33调是属清声母字，24调属次清声母字。很明显，次清声母对声调分化在阴平调里起作用。而侗语这方面的表现更为明显，阴平、阴上、阴去、阴入中声母的次清与否都对声调起分化作用，而且侗台语里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在次清声母对声调有分化的语种里，属次清声母字的声调调值都比清声母字的要低。上海地区方言里的练塘区方言，阴上也由于声母的次清，而一分为二，次清声母的是423，清声母的是44，而且同侗台语的相同，次清声母字声调调值低，清声母的调值高。”^②

陈氏指出的两个特点，其中第一个比较可靠。第二个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因为我们知道原始侗台语是没有送气音的，送气声母是后起的东西。上海方言中的送气声母和侗台语的送气声母不是同源的东西，不可简单类比。除陈氏指出的全浊声母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的一些上海方言与侗台语相近的语音上的特点。

(2) 圆唇声母。吴语的合口呼具有不同于北方方言的特点。赵元任先生就曾指出：“吴语[i、u、y]等韵头（‘介母’）往

^{①②} 陈忠敏：《上海地区方言的分区及其历史人文背景》，《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往是形容者,不是形容者也很短,不像在国语那么比较长,因此介母严格的应改写作上小字或下小字,……”^①袁家骅先生等也指出:“为了同其他方言保持系统上的一致,苏州话韵母也立了-i、-u、-y三个介音或韵头,采用了开齐合撮的名目。其实这样处理对苏州语音的描写是不很贴切的。比方说,北京话的介音比较清晰并且可以微微延长,可是苏州话的-i、-u、-y在任何情况下(例如受升降调或曲折调的影响)都跟声母结合在一起,不能延长,所以与其说是(半)元音性的韵头,不如说是声母的形容性的附属成分:-i使声母腭化,-u使声母唇化。至于-y除了入声韵 yaʔ、yʔ 中的以外,可以算是-u在舌面音 te、te'、e 等声母后面的变体。”^②许多其他的吴语研究者都有同样的看法。在老派上海话里-u、-i的发音的情况和上述的描写是一致的。在侗台语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现象。侗台语的各种语言里普遍存在腭化声母和唇化声母,即声母后面的-i、-u之类介音是形容性的。如壮傣语支的壮语武鸣话、布依语罗甸话、傣语西双版纳方言、临高话有唇化和腭化声母,侗水语支的侗语榕江话、仡佬语、水语瑶庆话、毛南语、佯僂话、莫话、拉珈话,甚至于黎语支的黎语保定话都有一整套的腭化和唇化声母^③,梁敏、张均如先生在讨论原始侗台语时也构拟了一整套的唇化声母^④。上海话(乃至整个吴语)里的介音的特殊性和侗台语的声母的腭化、唇化成分应该是同源的。

(3) 舌尖后音(卷舌音)的缺乏。上海话音系里没有舌尖后音(卷舌音),上海人至今不会发这类音,而将普通话中带这类音

①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第38页,清华学校丛书第四种,1928年版。

②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参见倪大白《侗台语概论》,第16~195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④ 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的字发成舌尖前音。即在上海话里：

tʂ = ts tʂ' = ts' ʂ = s

所以上海人说的普通话里，四 = 十，治疗 = 自疗，老师 = 老四。

这种缺乏我们可以在几乎整个吴语区看到。同时，我们同样可以在侗台语里看到。今天的壮侗语族语言里都没有卷舌音声母。所以，这些语言在借用汉语词时，或者用舌尖前音来代替卷舌音，或者用舌面中音来代替卷舌音。我们以壮语为例，在壮语里，“账”、“准”、“尺”三个字都是借词，其对应情况是：

	账	准	尺
武鸣	ci:ŋ ⁵	ɕun ³	ɕik ⁷
柳江	tsja:ŋ ⁵	tsun ³	tsik ⁷
龙州	tɕə:ŋ ⁵	tɕin ³	ɕik ⁷
扶绥(北)	tsə:ŋ ⁵	tsən ³	tshik ⁷

其他的壮侗语族语言的情况是相同的。我们在其他的汉语南方方言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况。当然，两种语言中同一个要素的缺乏，本身并不能证明两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系。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汉语周围的各种语言中，藏缅语族语言里，如藏语、门巴语、羌语、普米语、尔龚语、木雅语、扎巴语、贵琼语、尔苏语、纳木义语、史兴语、彝语、纳西语、哈尼语、白语(北部方言)、怒语等都存在舌尖后音，再北方的阿尔泰语里也普遍存在卷舌音，而南方的孟—高棉，德昂语、布朗语等和南岛语系的高山族诸语言都没有卷舌音存在，这种相同正说明上海方言与它们各种语言间的距离。

(4) 两套鼻音和边音。上海方言有两套鼻音和边音，一套是[ʔm、ʔn、ʔl、ʔn、ʔŋ]，另一套是[mh、nh、lh、nh、ŋh]。如上海

话里“美”[ʔmɛ²]和“梅”[mfɛ³]不同音,其中的对立现在一般用声调的不同(阴调和阳调)表示。这种带先喉塞音的鼻音和边音的存在和在其他塞音声母中带先喉塞音声母的存在是一致的。我们在壮侗语族侗水语支语言中可以看到这种两套(或三套)鼻音、边音声母的存在。如,水语有三套鼻音和边音,带先喉塞的、纯的和清化的:ʔm、ʔn、ʔŋ、ʔl, m、n、ŋ、l, m̥、n̥、ŋ̥、l̥。毛南语有两套,带先喉塞的和纯鼻音。仡佬语有两套,浊的和清化的。拉珈语有两套,浊的和清化的。侗语本身没有两套鼻音和边音,但是,水语的清化的鼻音、边音和带先喉塞的鼻音与侗语单数调对应,单纯鼻音与侗语的双数调对应,这使我们猜想侗语应该也有过相同的两套鼻音和边音,只是后来在侗语中改用声调来表示这种区别了。这 and 上海话的情况也有相合之处。

(5) 复辅音痕迹。很多研究者都肯定早期的侗台语曾经有一整套复辅音声母。现代的泰语、壮语许多方言、石语、拉珈语等仍保持着 pl、phl、pr、phr、tl、thl、tr、thr、kl、khl、kr、khr、bl、br、ml 等复辅音。不过在大多数侗台语中复辅音已经演变成腭化声母或单纯的辅音声母。现在的上海话里也已经没有复辅音了,但是还留有一些痕迹。比如许多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的“角落”一词在上海话里说成[koʔ⁴ loʔ⁴],不过这个词在北方话里也说成[kə¹ la²],似乎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过我们还注意到如“李落头”[boʔ⁵ loʔ⁵ dv³](圆古隆冬的东西)。还有一个词“圆”,在上海话里有两种说法,一是[de³],相当于“困”字。一是“突栾”[de³ le³]。上海方言中有相当一部分形容词都有这种说法,在壮语里,“圆”说[du:n¹],也说[lu:n²]。布依语说[du:n¹],侗语说[ton²],毛南语说[don²]。其中最有启发意义的是壮语。壮语的两个说法可以看成是复辅音的遗留痕迹,正像上海话的“突栾”也可以看成是复辅音的遗留一样。

词汇上的证据

语言的演变首先是从词汇的演变开始的。在语言演化过程中,特别是在发生了很大变化的语言里,完整保留整套旧有的词汇系统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词汇发生了较大变化,一般仍能保留一定的古词语,上海话即仍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底层词语。

在上海话里,有相当数量的词语没有确切对当的汉字,通常叫做有音无字词。这些词语的存在可能有多种原因。

(1) 有些词可能本是十分古老的汉语词。由于年代的久远,语音的演变,人们已经不知道它的本字是什么了。这些词通过仔细的考证发掘,仍有可能找出代表这个词语适当的汉字——亦即它的“本字”来。许多研究者在这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工作。比如发现上海话中的[he^2],它的本字应该就是“虚”,上海话保留了比较原始的读音。

(2) 纯粹后起的方言词。也就是在方言发展过程中,在小区域内自发产生的新词。这些词通用范围有限,所以也就没有产生对应的书写形式。比如说,现在上海话里流行的“[da^2]糨糊”的[da^2],就没有合适的写法。([da^2] 的意思是不停地搅动,有人写做“淘”,有人写做“捣”,都不是十分恰当。)

(3) 本来就是纯粹的古越语词,所以没有对应的汉字。属于这种情况的,大多数应该能在侗台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

此外还有一些词虽然有对应的汉字,但是在代表北方话的上古文献中不能找到用例,这些方言词语也有可能是古越语词,它们属于用特别创造的汉字记录的底层词。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一个词语没有确切对当的汉字,同时又能在侗台语中找比较恰当的对应词的词,或者虽有对应的汉字,但是在上古汉语中找不到用例,而在侗台语中却可以找到相应词语的词,它们很可能就是古越语的底层遗留。

有音无字词,一般来说,它们的语音变化比较慢一些。这是因为由于没有对应的汉字,一般它不跟着汉字的音变走,特别是声母和韵腹、韵尾俱全的词音,其主要元音有前或后的约束,不易发生变化,比较容易保留其原始形式。因为这些词语的语音变化较慢,所以我们还能比较容易地找到它在侗台语里的对应词。下面我们即根据上述原则来探寻上海话中的底层词。

1. 海[he^2]。潘悟云先生曾经指出,吴语里的远指代词在南面的吴语中是“许”,如温州的 he ,但是早期形式应该是 ha 或 han 。远指代词“许”在庆元是 $ha^?$ (促化),青田是 a (声母脱落)。这些地方的“许”都表明早期读音好像是 ha 或 han 。温州的远指代词虽然是 he ,但是它出现在另一些语词中却仍然保留 ha 的形式。如“那里”温州说 hav (通常记作 hau ,实际读音是 hav),它是 $hav duə$ 的省略形式, $hav duə$ 则是“许屋宕” $ha vu duə$ 的合音结果。其中的“许”作 ha 。当开音节的 ha 变作 he 的时候,闭音节 hav 中的 a 不变,闭音节中的元音变得较慢。北部吴语的远指代词已经不用“许”了,但是仍然出现在一些固定词组中,如上海话的“海面”就是“那里”(有时“ h ”脱落变成“ e ”,说成 [$e mi$];意思是一样的),“海”就是“许”字。“辣海”在昆山话中说 $la^?he$,又说 $ləhā$,其中的 $hā$ 显然是从 $haŋ$ 鼻化而来。“那里”(远指)绍兴话说 $haŋ(hā) tə$,其中的 $haŋ$ 也是“许”的变体。潘先生的本意是证明鱼韵的中古以前的读音是 a ,恰巧他所举的例子是极有启发性的。我们猜想南部吴语的 he 的早期形式是 ha ,更早期的形式是北部吴语的 $hā$,如昆山话。绍兴话里的 $haŋ$ 实际上是一个鼻化的 a ,和昆山话是很接近的。这个 han ,我们在壮语等侗台语里也可以看到。傣语(德宏)远指代词是 han^1 (较远指和最远指相同),“那边”叫 $pa^3 han^1$,壮语里远指代词“那”是 han^1 ,那儿、那里是 han^3 ,和北部吴语是相同的。上海话里中古的 an 演变为 e ,没有了 han 这个音,所以这个底层词

里的 han 也成了 he。上海话的“海”就是“那里”，除了“海头”外，“南边”老派上海话叫“南海”（以前上海老城在租界的南边，所以说老城厢也叫“南海”，旧写作“南喊”），“北边”叫“北海”，“东边”叫“东海”，“西边”叫“西海”。下头过去也可以叫“下海”，上头叫“上海”。因此，上海话的“海”字是从远指代词 han 丢失鼻音后演变而来的，可以和侗台语的 han 相对应。

2. 老酒 [lo³ tɕiu²]。上海话里的老酒，广义地说指黄酒、白酒、红酒（如葡萄酒）所有酒，狭义地说则专指黄酒。在中国，酒的出现很早，我们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已经看到了大量的酒器。二里头文化约当我国历史记载中的夏朝。在史书中关于酒的记载较早的有《世本》：“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可见中国古代酒有两种，一是秫酒，一是酒醪。其中秫酒的“秫”是指粱米或粟米之黏者。粱米或粟米都是我国北方的主要农作物，用它们作的酒应是中国古代北方人们饮用的酒。秫酒也可简称为酒。甲骨文就有酒字，写作酉。酒字的上古音是 *sklu。这个读音到了中古时代在汉语里变作 *tsju，其演化过程是 skl > ts。至于酒醪，则和汉语南方方言中的酒的名称以及侗台语族的语言的酒字有密切的关系。上海话所称老酒，专指用糯米（即稻之黏者）所作的酒。“醪”字的中古音是鲁刀切，豪韵开口一等来母，拟音是 *lau，上推到上古是 *g·ru。在今天侗台语族中的酒字即与此相对应。酒字在这些语言里的说法是：

泰语 hlau³

老挝 lau³

版纳 lau³

德宏 lau³

傣拉 lau³

龙州 lau³

邕宁 lau³

武鸣 lau³

柳江 lau³

布依 lau³

侗语南部方言 khwa:u ³	侗语北部方言 tau ³
仡佬语 khvə:u ³	水语 ha:u ³
毛南语 kha:u ³	佯僂语 lau ³
锦语 lau ³	莫语 lau ³
拉珈语 cha:u ³	标语 lo ³
黎语 ŋa:u ²	

其中泰文是最古老的形式,在今天的侗台语的上述语言里,丢掉了前面的 h-,在侗语支语言中则是丢掉了中间的介音-l-,h 则塞化为 k-,其中仡佬语还保留了原始形式中的介音,如:

侗语 khwa:u ³	仡佬语 khva:u ³
水语 qha:u ³	毛南语 kha:u ³

在汉语南方方言中,老酒一词普遍存在。在古文献中最早出现在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诗里,范有《食罢书字》一诗,其中说:“扞腹蛮茶快,扶头老酒中。”自注说:“老酒,数年陈酒,南人珍之。”老和醪音近(老字中古是卢皓切,与醪字仅差声调),老酒即醪酒。范说“南人珍之”,且以“老酒”对“蛮茶”,正说明老酒是南方特有之物。说老酒是南方特有之物,还有一点依据,中国北方古代只种黍类植物,南方则以大米和江米(糯米)为主。以糯米作酒,当然只能出在南方。所以上海的“老酒”,是一个南北合璧词即南方的“老”字加上北方的“酒”字。

3. 楞嘴 [leŋ³ tsɿ²] 上海话管口吃叫楞嘴 [leŋ³ tsɿ²] (也叫磕嘴 [kek⁴ tsɿ²])。磕嘴的“磕”和楞嘴的“楞”这两个字纯粹是记音(磕嘴的“磕”,《上海市区方言志》仅记作方框加标 ke⁴,未用同音字代替),我们在汉字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语,说明它是一个纯粹的土语词。但是我们在壮语里找到了同音、同义词。壮语管口吃叫 [lun³],与“楞”音相近。这里我们根据的是《古壮字字典》,《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记口吃(结巴)的

同义语词的语音形式如下：

壮语	kaŋ ³ ba ³	布依语	bət ⁷ bɔ ¹
临高话	ka ² lak ⁷	傣语(德宏)	kak ⁷ , kon ² kak ⁷
侗语	la ³	仡佬语	ce ⁶ pa ⁵
水语	qa ² ma ²	毛难语	?ai ¹ da ³
黎语	kha:t ⁷ he:ŋ ¹		

所记与《古壮字字典》不同,但是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临高话的 ka² lak⁷,傣语(德宏)话的 kak⁷ 或 kon² kak⁷,仡佬语的 ce⁶ pa⁵,水语的 qa² ma²,毛难语的 ?ai¹ da³ 和黎语的 kha:t⁷ he:ŋ¹ 等形式,跟上海话的 ke?¹ 相近,可见“磕”也是一个底层词。(上列词中的 [ba] 或 [pa] 或 [bɔ] 是表示“人”的意思,这个词和上海话也可以对应,上海话叫乡下人“乡巴佬”,傻子也叫“蠢巴”,不过这个词南北方言都有,即侗台语和汉藏语都有。汉语古代写作“甫”或“父”,这是一个超南北方言词,所以我们不把这个词列在这里讨论。)

4. 溼 [iq²]。“溼”在上海话里意思是凉,包括东西凉,天气凉,都可以说溼,比如:今朝天气蛮~格。复音词还有:溼飕飕、溼泔 [tɔ?¹] 泔。“溼”这个字最早见于《文选·海赋》:“经途溼溼,万万有余。”李善注谓:“溼溼,犹绝远杳冥也。”这个意思的“溼”,《集韵》收在清韵影母平声,伊盈切:“溼,溼溼,水绝远貌。”在词义上,这个“溼”字和上海话的 [iq²] 没有任何关系。《广韵》“溼”字收在回韵,影母上声,音韵地位跟上海话的 [iq²] 很相配,但这个字只出现在联绵词“溼泔”中,意思是“大水貌”,从词义上说,跟上海话的 [iq²] 也无关系。《广韵》还有一个“溼”,收在映韵影母,即是个去声字,於孟切:“溼,溼灑,冷也。”其中的“灑”,不少学者认为即“洵”字,此字用例见《世说新语》,大多数学者认定它是一个吴语词,这里不作讨论。去声的溼,《上海市区方

言志》认为即上海话中[iŋ²]的本字,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这个“潏”字虽有其字,但文献几乎不见使用,所以我们仍然怀疑它是一个记录吴语的专用词,怀疑它是一个侗台语的底层词,因为我们在壮语中可以找到的对应词: jin¹,意思是冷(见《占壮字字典》)。侗台语族语言中而后壮语这个词同源的还有:^①

泰语	jen ²	邕宁	jan ¹
老挝语	jen ¹	琼山	zan ²
西双版纳	jin ¹	标语	ŋan ³
德宏	jen ⁶	黎语	gan ¹
傣拉	jen ¹		

表示天冷不止一个词,《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还有一个凉快,壮语是 li:ŋ²,临高话 lian²,傣语(西双版纳) jin¹,傣语(德宏) jen⁶,侗语 jim⁵,其中壮语和临高话的形式都是“凉”的借词,傣语和侗语的语音形式则可以和上海话对应。在上海话中,天冷叫冷[la³],天凉叫[iŋ²],也并不同词。

5. □[oŋ¹]。上海话里[oŋ¹]表示心中懊丧、不舒服,这个词没有适当的汉字表示,即普通话里没有,是个地道的土语词。除可以单说外,还有一个双音形式“□盅”[oŋ¹ tsoŋ¹],也是表示懊丧、心中不快。在壮语中我们也能找到相同的语音形式 un¹,这个词表示心中不满、嫉妒。

6. □[p'oŋ¹]。上海话里有一个[p'oŋ¹],表示蓬松、膨胀。这个词没有适当的汉字表示。在壮语里“蓬松”这个意思说作[boŋ¹],膨胀说[po:ŋ⁵],和上海话显然同词。我们在侗台语的其他语言里也同样可以找到相同的词语。如“松软”的“松”,侗台语有^②: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289 页。

② 同上书,第 243 页。

龙州	buŋ ¹	仡佬语	məŋ ¹
邕宁	moŋ ¹	毛南语	boŋ ²
武鸣	boŋ ¹	锦语	poŋ ¹
柳江	boŋ ¹	拉珈语	boŋ ¹
布依	boŋ ¹		

梁敏、张均如先生给这个词构拟的古音是 *ʔboŋ, 我们知道今天上海话里的全清声母, 老派读作真浊音, 也就是今天 p 等于老派的 ʔb, 这个词上海话和侗台语的语音形式是完全吻合的。

7. □[zoʔ⁵]。上海话里用工具刺扎东西有两个说法, 一是 [ts'oʔ⁴], 一是 [zoʔ⁵]。[zoʔ⁵]无字, [ts'oʔ⁴]写作搨。《广韵》觉韵测角切有: “搨, 司马彪注《庄子》云: ~ 螫, 刺螫。”(参看《上海市区方言志》, 第 106 页) “搨螫”见《庄子·则阳》, 此字后世很少使用, 所以《集韵》在注此字时给这个词专门定义为“刺取螫蜃也”。大概它从来就不是汉语词。在上海话里, [ts'oʔ⁴]或 [zoʔ⁵]应用的范围则要广泛得多, 大致相当于普通话的“扎”或“刺”。在壮语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相对应的词: [θok⁸], 是个阳调字, 意思也是刺, 和上海话的 [zoʔ⁵]相对应, 而和阴调字“戳”不同。在侗台语的其他语言里, 表示“用针扎东西”还有一些语音形式也可能和上海话的这个 [zoʔ⁵]有关, 我们把它们列在下面^①。

临高话	tsuk ⁸	黎语	tok ⁷
毛难语	zjak ⁷		

8. 埽 [boŋ³]。上海话里“埽”用在“~ 尘”一词里。埽, 《广韵》董韵浦蠓切, 注解为: “埽, 埽埽, 尘起。”《集韵》董韵: “埽,

①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 第 219 页。

尘。”这个词我们汉语里只见于“塤埤”一词。[boŋ³]也许应该和另一个字“坌”对应，坌在《广韵》是蒲闷切，最早见于唐代孔颖达疏《左传》“季氏介其鸡”一句引东汉贾逵注：“捣芥子为末，坌其鸡翅，……”但意义与上海话里的[boŋ³]有所不同。在上海话里，这是一个比较老的词，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说或很少说了，但在老年人甚至中年人口里是很常用的一个词。说“埤尘”和说“老酒”一样，也是土语词加汉语词的南北合璧词。在壮语的方言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相近的词：pon⁵，意思是尘埃和灰尘。意义相近的还有一个[po:ŋ⁵]，意思是膨胀、蓬松。在侗台语里，还有一些语言里表示灰尘的词语语音形式和这个很接近。我们把它们列在下面^①。

泰语	fun ⁵	侗语南部方言	phən ¹
老挝	fun ⁵	侗语北部方言	ən ³ pu ³
版纳	fun ⁵	仂佬语	tsən ²
德宏	mun ⁶ lin ⁶ , phoŋ ¹ phot ¹	水语	von ¹ , mon ¹ tsjon ²
邕宁	phan ⁶	毛南语	phuŋ ⁵
武鸣	pon ⁵	佯僂语	vun ²
柳江	fan ⁴	莫语	vən ³
布依	mək ⁸ mən ⁵	拉珈语	won ⁴
临高	bən ⁴	黎语	fan ⁴

从这些材料我们大致可以推断这个词的原始形式是一个真浊音声母*ʔb-或者*b-,加上一个韵母*-uŋ。这和上海话里的[boŋ³]是非常接近的,上海话的[boŋ³]应该和上述这些语言

① 参见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123页。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编《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第9页。这里我们合并使用了两种材料。

里的语音形式有着共同的来源。

9. □[ia¹]。上海话里□[ia¹]表示躲藏,如:~辣台子下头。它还有复音形式:~~叫、~~能、~~地介,表示悄悄地、偷偷地,如:侬~~叫拿样物事交拨伊(你悄悄地把这件东西交给他)。普通话没有相同或相近的形式。侗台语里表示“藏起来”这个意思的词语是①:

龙州	jo ¹	侗语南部方言	eu ¹
邕宁	jo ¹	侗语北部方言	eo ²
武鸣	?jo ¹	布依	?jau ¹

它们和上海话的□[ia¹]的意思应该是相通的。我们还发现壮语龙州土话里“遮”这个词说 ja²,应该也是同源词。

10. 缩[so⁴]。上海话里“缩”表示吸气或东西吸收水分,吸气也叫“缩气”。“缩”字在这里是个同音替代的字。其他侗台语族语言里表“吸吮”义的词,其语音形式如下:②壮语里吸气、吸水分叫 θut⁸(壮语里齿间音和齿头音从音位上看是等值的,有齿间音的方言就没有齿头音,有齿头的方言就没有齿间音)。

泰语	su:t ⁶	仡佬语	to:t ⁷
老挝	su:t ⁹	水语	sju:t ⁷ ; eut ⁷
版纳	fut ⁹	毛南语	eu:t ⁷
德宏	hut ⁷ ; tsut ⁷	佯横语	sut ⁷
武鸣	θut ⁸	莫语	sut ⁷
侗语南部方言	sot ⁹	拉珈语	tuot ⁹
侗语北部方言	eut ⁹	黎语	lu:t ⁷

上海话和侗台语是同源的。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3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同上书,第409页。

11. □[soŋ¹]。这个音应即对应于《广韵》书容切的“舂”字。舂米上海话叫“[tsoŋ¹]米”，也说“[soŋ¹]米”。前一个音是文读音，后一个音是白读音。后一个读音在上海话里已经不常用了，但是在一些复音词里还能看到，意义也不局限于舂米。如乘人不备打冷拳头上海话叫“~冷拳头”。在绍兴话等其他吴语方言里这个词也是一个意义广泛的词。舂本身是一个南方词，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古代南北加工谷子的方法不太一样，南方有杵和臼，北方则使用磨盘和磨棒。上海话的白读音保留了这个词的古音和古义。壮语里猛推、猛撞叫[θoŋ³]，和上海话的白读音相似，两者应该是同源的。

12. 酳[sə¹]。上海话里斟酒叫“酳[sə¹]酒”，虽然写作“酳”，但和汉语中的“酳”字的本义有所不同。“酳”字最早见于《诗经·小雅·伐木》：“伐木许许，酳酒有藇。”毛传：“以筐曰酳。”意思是滤酒。到了宋代，“酳”字才有“斟酒”的意思，如苏轼《前赤壁赋》：“酳酒临江，横槊赋诗。”应该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产生的。后来的《水浒传》则借用同音字“筛”字表示。上海话的酳和壮语里表示斟酒的[θai¹]音义都近，与壮语的[θai¹]同源。

13. □[oŋ¹]。□[oŋ¹]在上海话里是使劲拥挤、推的意思，在公共汽车上互相拥挤叫“□[oŋ¹]来□去”。壮语里推、拥，互相拥挤叫[oŋ³]，和上海话里完全一样。两者应该是同源的。

14. 趯[ŋa³]。上海话里这个词的意思是拖延，如拖延时间叫“~辰光”，拖拖拉拉地不肯走，说“~勒海不走”。《说文》：“趯，留意也。从走，里声。读若小兒孩。”《广韵》户来切，是匣母哈韵字。清吴文英《吴下方言考·卦韵》：“趯，延不去也。吴中谓迁延不走曰趯。”然此字音韵和吴语的[ŋa³]不尽相合。更重要的是这个字在古文献中几乎找不到用例，使我们相信“趯”应是一个方

言字。在宋词里拖延的意思写作“捱”，如陈著《烛影摇红·寿内子》有“捱到如今，信知空挂闻怀抱”句。“捱”字见于《集韵》，音“宜佳切”，但不见于此前的韵书和字典，可见也是个后起的字。在壮语里拖延、拖沓、拖拉叫[ɲai²]，和上海话音韵正相合。

15. □[mɔ¹]。上海话里[mɔ¹]表示器皿里所装的东西高出了器皿的口，如说“饭装得[mɔ¹]起来了”。在壮语里相同的意思叫作[mɔ³]。音义完全相同。

16. 标[pia¹]。这是一个上海话特有的词，没有相应的汉字可作记录。写作“标”(或写作“彪”)只是记音，汉字并不表示意思。“标”在上海话里的意思是喷射，液体从小口子里射出，如“标水”。壮语里(用嘴)喷(水)叫作[pjo⁵]，其他侗台语中的相同或相近形式有^①：

邕宁	phlo ⁶
武鸣	plo ⁵
布依语	pjo ⁵
锦语	phjo ⁵

和上海话的同源关系非常明显。

17. 髀[p'aŋ²]。髀[p'aŋ²]在上海话里的意思是大腿。汉字里与[p'aŋ]可能相关的有膀和髀，膀字最早见于《说文》：“膀，肋也。髀，膀或从骨。”膀在今天的普通话里指胳膊，是个常用词，和上海话里的意思不同。髀，《广韵》有两个音，一个是步光切，并母唐韵平声，同髀。另一个是匹朗切，滂母荡韵上声，指大腿，但是《广韵》明确指出这是个吴语词：“髀，髀，吴人云髀。”可见这是一个古吴语词。上海话里的髀是古吴语词的遗留。壮语里大腿叫[pa:ŋ⁵]，和吴语及上海话正同。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455页。

18. 涸 [iq²]。上海话里 [iq²] 有两个意思，一是液体在纸或布上化开，如说：这种纸头要 [iq²] 水个。二是表示“渗漏”，如说：顶楼楼板一落雨就 [iq²] 水。前一个意思的 [iq²] 通常写作涸。涸在《广韵》有三个音，与 [iq²] 音相关的只有真韵影母平声的“於巾切”，《广韵》的释义是：“涸，落也，沉也。”涸字的本义在《说文》里是“水名”，即河流的名称。“落也，沉也”这个意思的“涸”其实是通与之同音的“湮”字，《说文》：“湮，没也。”《尔雅》：“落也。”《集韵》认为“落也，沉也”的“涸”就是“湮”字。所以从字典的释义和语音看，涸与上海话的 [iq²] 都有些不同。我们认为，上海话的 [iq²] 就是壮语里的 [im⁵]。壮语里 [im⁵] 的意思是“渗透”，与上海话正合。从语音上看，上海话里的合口韵早在宋代以前即已丢失，以后前鼻音韵尾也丢失了，统统并入了 [-ŋ] 尾。所以上海话里的 [iq²] 和壮语的 [im⁵] 应该是同一个词。

19. 馐 [tən¹]。上海话里馐字的意思是畜禽去势。《广韵》都昆切，端母魂韵平声，释义是：“去畜势。出《字林》。”这个字虽然出现很早，但是很少使用，只是到了宋代的诗人的诗里才看到用例（如梅尧臣的诗《重送袁世弼》：“秋菓出水似君才，馐鸡肥脆聊供膳。”）。所以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方言词。壮语里“阉过的”叫 don [to:n¹]，和上述“馐”同词。侗台语里有两个词和我们讨论的这个 [tən¹] 有关。一个是“阉割”，一个是“阉鸡”。和 [tən¹] 相关的似乎是后一个词语。“阉割”一词在侗台语中的语音形式是^①：

龙州	ji:m ¹	水语	ʔjem ¹
邕宁	i:m ¹	毛南语	ʔje:m ¹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 357 页。

武鸣	iəm ¹	佯僮语	ʔjəm ¹
柳江	ji:m ¹	锦语	jim ¹
侗南	jim ¹	拉珈语	ĩ:m ¹
仫佬	ʔje:m ¹	标语	im ¹

“阉鸡”一词在侗台语各种语言中的语音形式是①：

泰语	tɔ:n ²	柳江	to:n ¹
老挝	tɔ:n ¹	布依	ton ¹
版纳	tɔn ¹	临高	don ¹
德宏	ton ⁶	琼山	don ¹
傣拉	ton ¹	锦语	ton ¹
龙州	to:n ¹	莫语	ton ⁶
邕宁	to:n ¹	黎语	du:n ¹
武鸣	to:n ¹		

我们认为“阉割”一词的早期形式大概是*to:n,侗台语中现在表示阉割的词是一个借词,在这个词语借入以后,原先的表示阉割意的词语被专门化,专指“阉鸡”。在上海话中保留“阉割”一词的早期形式。

20. 毛[mɔ³]。毛,新也。上海方言有“毛头”,“毛脚”。“毛头”也可以说“小毛头”,专指新生婴儿。“毛头”就是家中新添的人头。是一个古越语和汉语合造的词。这个词还可以引申用在合成其他的词语中,比如刚成年的青年人可以说成是“毛头小伙子”或者“毛头姑娘”。“毛脚”则指未婚女婿,也就是新女婿。也可以说成“毛脚女婿”,再引申一步,还可以有“毛脚新妇”(尚未结婚的媳妇)的说法。这个词也广泛存在于其他的吴语方言里,比如宁波话也有“毛头”[mɔ²³³ dəi²³³]和“毛脚女婿”

①.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第140页。

[mɔ³³³ tciɛ⁵ ny¹¹² ei⁵³]^①, 苏州话则说 [mæ¹⁵ tciɛ²³ ny³ si²¹]^②。我们在整个侗台语里都可以找到这个词的相同形式。

泰语	mai ⁵	老挝	mai ⁵
版纳	mai ⁵	德宏	mau ⁵
傣拉	mau ⁵	龙州	mo ⁵
邕宁	mo ⁵	武鸣	mo ⁵
柳江	mo ⁵	布衣	nau ⁵
临高	nau ¹	琼山	mai ⁴
侗语南部方言	məi ⁵	侗语北部方言	mai ⁵
仫佬语	mai ⁵	水语	mai ⁵
毛南语	mai ⁵	佯僮语	mai ⁵
锦语	mai ⁵	莫语	mai ⁵
拉珈语	fwai ⁶	标语	jau ⁵

梁敏、张均如两位先生构拟的原始形式是 * mɔw, 上海方言里的 [mɔ³] 同侗台语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除上述这些语音上可以完全对应的词语以外,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语言上不完全相同的、但仍可从语义关系上看出对应关系的词语, 不过在进一步确认之前, 我们先不作为证据提出。

从理论上说, 我们要证明上海话中的某一个词语应该和侗台语同源, 除了证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外, 我们还应该证明上海话中的这个词语的语音形式和其他语族语言的不相似, 即还要排除它和其他语言之间的可能联系。比如我们认为上海话里 [mɔ³] “新”和侗台语的 * mɔw 同源, 同时我们还应该排除它和其他语族语言同源的可能性。我们检查藏缅语族语言, 可以发

① 朱彰年等:《宁波方言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6年版。

② 叶祥苓:《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现它们之间很不形似。

藏缅语里表示“新”这个意义的词汇的语音形式是①：

藏文	gsar pa	藏语	sa ⁵⁵ pa ⁵³
门巴语	se ⁵⁵ ro ⁵³	羌语	khsə
普米语	ei ⁵⁵ ei ⁵⁵ mǝ ⁵³	彝语	xɛ ¹³
傈僳语	e ⁵⁵ ɲ ⁴¹	纳西语	ʂɿ ³¹
哈尼语	a ³¹ sɿ ³¹	拉祜语	ɔ ³¹ sɿ ³⁵
基诺语	a ³³ ɕi ⁵⁵	白语	ɕi ⁵⁵
土家语	a ³⁵ si ⁵⁵	阿昌语	ʂək ⁵⁵
缅语	tθi ⁴⁴	缅文	thas
怒语	ʔo ³¹ se ⁵⁵	独龙语	ɑŋ ³¹ s̄ ⁵⁵
景颇语	n ³¹ nan ³³	珞巴语	me ⁵⁵ eŋ ⁵⁵

藏缅语和上海话的同源关系是肯定可以排除的。

再比较它同苗瑶语的同异。我们把苗瑶语族语言里表示“新”这个意义的词语列在下面②。

苗语黔东南方言北部土语(养蒿)	xhi ³³
苗语湘西方言西部土语(吉卫)	ɕe ³⁵
苗语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先进)	tʂha ⁴³
苗语川黔滇方言滇东北次方言(石门)	tʂhie ⁵⁵
苗语川黔滇方言贵阳次方言北部土语(青岩)	sen ⁵⁵
苗语川黔滇方言惠水次方言北部土语(高坡)	she ²⁴
苗语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中部土语(宗地)	sæin ²²
苗语川黔滇方言罗泊河次方言第二土语(复员)	sen ³¹

① 材料来源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该书编写组编，第12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材料来源见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第2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苗语川黔滇方言重安次方言(枫香)	œn ³⁴
苗语支布努语布努方言东努土语(七百弄)	shiq ³³
布努语瑯格劳方言包诺土语(瑶里)	shai ⁴²
苗语支巴哼语三江方言(文界)	seq ³⁵
苗语支炯奈语(长垌)	ŋkheŋ ³⁴³
畲语(多祝)	hin ²²
瑶语支勉语勉方言广滇土语(江底)	sjaŋ ³³
勉语勉方言湘南土语(湘江)	sjaŋ ³³
勉语勉方言罗香土语(罗香)	caŋ ³¹
勉语勉方言长坪土语(长坪)	θjaŋ ³¹
勉语金门方言(堞子)	saŋ ³¹
勉语金门方言(览金)	saŋ ²²
勉语标敏方言东山土语(东山)	saŋ ³³
勉语标敏方言石口土语(三江)	caŋ ³³
勉语藻敏方言(大坪)	sjaŋ ⁴⁴

王辅世先生他们在《苗瑶语古音构拟》一书中对这个词的古音推断为 *tshæŋ, 显然和上海话里的 [mɔ³] 没有任何联系。

根据上述讨论, 我们认为上海方言的底层所显示的是和侗台语的同源关系。

语法的证据

上海话同壮侗语在语法上的相似性研究得还不是很多, 最值得注意的是词序。其所以不多, 原因不在两者在这方面没有相似的方面, 而是两者之间的很多相似的方面同时也存在于壮侗语和汉藏语之间, 不足以作为上海方言和壮侗语相似的证据。不过有一点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 就是“偏正式”名词使用“正”+“偏”的构词形式。如: 人客(客人)、棒冰(冰棍)、乳腐

(腐乳)、爷叔(叔父)等。这类构词方式组成的名词在南方方言中广泛存在,如南部吴语像温州话以及粤方言、闽方言等中“客人”一词几乎无例外地说成“人客”。钱乃容先生认为:“‘正偏式’词是古形式的残存,与壮侗族语语序相同,可能是古代南方百越民族语法习惯留在吴语中的底层。”^①我们注意到汉语北方方言虽然也有不少方言也有点倒序的现象,不过较多为同义倒序。所以这一方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① 钱乃荣:《上海话语法》,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第三章 从语言到方言

根据上一章讨论的结论,上海话原本是一种接近于现代侗台语的古越族语,现在的上海方言是后来才形成的。那么,这种土著语怎样变成汉语方言的呢?

本章将从汉语方言的起源理论谈起,讨论上海方言怎样从一种独立语言演变成为一种汉语方言和大约在什么时候完成此种演变。

第一节 汉语方言形成理论

方言的定义

“方言”这一术语是方言学的核心概念。对它的认识正确与否,必然直接影响到这一学科研究的基础和研究各个方面,包括语言和方言的区分,方言区的划定,方言点的归属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我们在检查现有各家对“方言”所下的定义,发现似乎都有未臻尽善之处。本文拟对“方言”这一术语的定义重新作一番探讨,并对连带涉及的“共同语”等概念也重新作一番考察,在总括各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修正建议,以期对方言学的基本概念有一个更加确切、全面的认识。

先提一句与方言定义有关的话。我国许多方言学著作在谈

到“方言”一词时，都会提到我国早在周代便有了“殊方异语”的说法，认为在那个时代我国便已有了“方言”的概念了。也总要提到汉代扬雄的《方言》（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认为它是“方言”一词的源头。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很恰当。且不说现代方言学中“方言”的概念并非由此而来，即就这一词语本身而言，古代的含义也与我们今天说的“方言”一词的含义有着本质的差别。所谓“殊方”，本指绝远的地方。汉代班固《两都赋》中有云：“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这一段中正可看出古代“殊方”一词的含义。至于“异语”则是说不同的语言。“殊方异语”合起来，是指异域人群的不同语言，而不是指不同地方的不同方言。不仅如此，甚至在中国近代，“方言”一词的含义，也仍然保留了古义。清代北京设有广方言馆，实际上就是教英语、德语、俄语、法语和日语等等语言的，而不是教今天所谓的方言的。所以，古人所说的“方言”与今天的方言，实际上并无关系。

现代方言学中的“方言”(dialect)一词，据说源自于古希腊语的 dialéktos，意为一个地方居民的话。这个意义和今天说的方言似乎还是不尽相同。现代方言学在采用这个词语作为自己的术语时，是为它重新作了界定的。据英国语言学家 R·哈特曼和 F·斯托克合编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①对 dialect 一词的解释，认为它是指“一种语言的地区、时间或社会的变体，这些变体无论在发音、语法和词汇上与标准话(standard language)都有不同。”这个定义代表着西方语言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我国学者的看法与之大体相近，只是比较偏重于“地域变体”这一方面，即使现在一般都认为方言至少包括地区方言和社会方言两

^① R. R. K. 哈特曼和 F. C. 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72年版。

个方面时,比较偏重于地区方言这一方面,至于“时间方言”这一方面则一般将其归到历史语言学中去了。如《辞海》(1979年版)语言文字分册对方言的定义便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有些新近出版的方言学著作也说:“方言是语言的支脉和变体。”

这种把方言看作是语言变体的说法,比较容易让人误解为“方言”是与“语言”相对立的概念。事实上方言跟语言并不是相对立的概念,而是跟标准语(全民共同语)相对立的概念。这一点赵元任先生在他的《语言问题》这本演讲录中说得很清楚。现在不少学者也已注意到过去提法的缺陷,而加以修改。如近时出版的一本《语言学百科词典》^①中对“方言”一词的解释便是:“与标准语(或全民共同语,共通语)相对。”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还要加一句,说“方言”是跟“共同语”相对的概念,那么,能不能说“方言”是“共同语”的变体呢?不可以。因为我们都知道,全民共同语是由一种方言发展起来的,实际上也是一种方言。共同语和方言之间是哥哥和弟弟的关系,我们怎么可以说弟弟是哥哥的变体呢?更何况,方言有时还未必就是弟弟。所以,上述《语言学百科词典》在给出了正确第一句定义之后,紧接着说:〔方言〕“指语言的各种变体,大别为地区方言和社会方言。地区方言是全民语言的地方变体。”这显然不是太恰当。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会误认为方言是全民共同语的变体呢?这就要仔细地来看一看“共同语”这个概念了。“共同语”,也叫全民共同语或共通语,过去还称为标准语,现在有些语言学著作将“标准语”这一名称独立出来,让它专指“书面共同语”,亦即共同的文学语言,这样做确有一定的道理。

对“共同语”的定义,学者中也有不尽相同的意见。一种认

^① 戚雨村、董达武、许以理、陈光磊等编《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

为：“历史上或现代的几个方言或语言在尚未分化的共同时期的统一状态叫做共同语或原始语或基础语。”这种共同语经过分化，再经过整化，又形成了民族共同语。民族共同语“具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内部一致，单就这一点说跟上面谈的原始共同语概念是相通的。”^①这种意见，实际上是认为“共同语”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几种语言（或方言）的原始母语，另一方面是作为民族内部使用的共同的标准语。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认为，所谓共同语，只包含后一个方面，即“一个语言在社团内用作共同交际工具的语言”，而把第一个方面另用一个术语“始源语”（或“母语”、“基础语”）独立开来。我们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因为两个方面的意思不应该包含在一个术语内。并且有时，特别是对汉语来说，共同语并不能等同于甚至并不接近于原始基础语。对“共同语”的第一种理解，显然是受了西方学者在研究欧洲语言时的观点的影响。欧洲的语言，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共同语和原始基础语是紧密相关的，如拉丁语之于罗曼诸语言。今天的罗曼语族语言，是由通俗拉丁语的诸方言发展而成的，而拉丁语在历史上曾被作为这些语言的共同语。这样，共同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与原始基础语等同的。但这种情况显然与汉语不合。汉语在北方成为共同语，完全是因为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原因，而不是语言上的。所以第二种意见为语言学界中多数学者所采纳，如《辞海》（1979年版）、《语言学百科词典》（1993）等都是将两个术语分列分释的。

但是西方学者的这种共同语等于母语的想想法对汉语方言研究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即使是不同意共同语等于母语的学者，仍有不少不自觉地在接受着这种观念的影响。国内外都有不少学者以各种方法在推算现代汉语方言从汉语普通语中分离

^①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1~16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出来的时间。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普通语与方言既然是兄弟关系,我们怎么可能推算出“弟弟”从“哥哥”那里分化出来的时间呢?更何况很多时候,这个弟弟还不是亲弟弟,而是从别人那里过继来的。

汉语共同语的确立,主要的不是依据语言之间的差异的大小,也不是依据是否具有共同来源这一点,主要的是依据其共同的文化政治背景。汉语在历史上比较晚才确立起正式的法定共同语(大约要晚到清末民初),但是汉语在历史上很早便有了公认的标准语(即书面共语)。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虽然没有做到天下“语同音”,却立下了“书同文”的法令。天下之人必须使用统一的小篆文字,这实际上等于强迫大家使用共同的书面语,因为小篆是在秦文字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秦文字记录的(或者说表现的)则是特定的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这个语音语义(甚至包括语法)系统即是以当时周原地区的雅言为基础的。推行“书同文”也就是推行共同的书面语。自秦以后,中国大多数时间处于统一的状态下,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文言”这种书面语作为超方言的标准语的地位。这样,即使方言的差异再大,它们也被统一在共同的标准语之下,它们也就只能算做是方言而不是语言。许多外国学者对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两个方言区的人无法直接交际而仍将它们算作是“方言”而不是“语言”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常常将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等等算作是独立的语言而不是方言,这正是因为他们不理解汉语方言的形成不完全是依据语言系统之间差异的大小,而是依据文化政治的因素。也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不论“方言”还是“共同语”,都不是纯历史语言学的概念。

依据上述理解,我们在重新审定“方言”和“共同语”这两个术语的内涵时,至少必须考虑并强调下列诸点:

1. “方言”和“共同语”都不是纯粹的历史语言学的概念。

2. “方言”是与“共同语”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与“语言”相对应的概念。

3. 应充分强调确定“方言”和“共同语”时依据的主要是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其次才是语言的因素。

4. “共同语”和“原始基础语”不可相混,它们不是同一概念。这样,我们就知道,说“方言”和说“语言”是从两个角度来研究同一样东西,同一个对象。

语言、语族、语系是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或者说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一个音义系统,而方言则是从其与共同语的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它。袁家骅先生曾经指出:“在尚未创制文字或建立标准语的氏族、部落、部族语言,‘方言’和‘语言’实际上是同义词。”^①实际上,即使在创制了文字和建立了标准语和共同语之后,如果我们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方言和语言仍然是一样东西。有了上述的认识,我们就知道方言学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有两个立足点。一是站在语言规划这一点上,这时,方言学的主要任务在于描写比较其与共同语(标准语)的不同点,寻找它们之间的对应规律,以利于方言区的人们学习和掌握共同语。如果站在历史语言学这一点上,则方言学的任务是全面描写这种语言系统的语音、语义、语法,寻找其与其他方言(包括共同语)的共同点,比较并建立其原始状态,推测其远古阶段的形态。这是第二点。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在其他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也许会比较容易得出答案了。如某些方言区的划定、某些方言的归属等问题上,如果我们不仅考虑它们与其他方言在语言上的异同,更考虑它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联系和在历史源流上的联系,也许我们更容易得出结论。

现在我们所说的方言,实际上有两条标准,一是它必须承认

^①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7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共同语是标准语，二是和标准语之间存在词汇上的语音对应规律。

汉语方言的两大成因

最早提出现代汉语方言形成原因的是林语堂先生：“方言之所以成立，简略言之，可说有两大原因。（一）由于民族之播迁，（二）由于异族之杂处。”“大概民族之播迁，使各族处于不同环境，受不同影响，所以渐次差别。如印欧系语言之分歧，即以此解释。异族杂处则或甲学乙语言，或乙学甲语言，其语言皆易生变化。”^①这两种原因，从语言的角度说，即为：一是由于单纯的语言分化；二是由于两种语言的混合。林氏没有具体地讨论方言起源的具体过程，但其所说的两个成因仍为学术界比较普遍地接受。

袁家骅等先生的《汉语方言概要》（1983年新一版。以下简称《概要》）在论述方言形成原因时说：“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氏族、部落和部族，由于人口增加，不得不向周围分散，分布面积日益扩大，距离较远的各地区的居民形成了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生活集体，彼此来往减少，如果有山林沼泽的天然阻隔，竟至完全隔绝。这样，原来相同的语言在各地区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形成不同的方言，差别逐渐增加。在特定的条件下，有些方言还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古汉语和古斯拉夫语大概都经过这种情形。”“因迁移而形成新的方言，汉语里可以拿客家话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居民逐渐向周围扩展，或者集体向远方迁移，都会发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或方言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两个部落或部族的接触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侵占，征服，或和

^① 林语堂：《闽越方言之来源》，载《语言学论集》第200～21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

平相处。如果是侵占或征服的方式,结果总是文化高和人口多的语言影响了或者替代了文化落后和人口稀少的语言,广大人民的语言战胜了或者同化了少数异族统治者的语言。”^①《概要》所说的方言形成原因实际上是林语堂氏两个原因的发展,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林语堂认为方言形成的第二种原因是语言的融合,即有些方言是由两种语言混合而成的;而《概要》认为是语言的代用或改用,即一种语言战胜了其他语言,只是加进了其他语言的影响。

詹伯慧先生认为方言形成有四个原因:“(一)人口的分布;(二)集体迁徙或新区殖民;(三)地理分割;(四)异族的接触。”^②其实这里所说的四个原因总起来说,前三个说的是语言的分化,后一个说的是语言的接触融合。后来詹先生在其主编的《汉语方言和方言调查》中也把四个原因归并成两个:人口的扩散和地理的影响、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③ 则是比较偏重于分化了。

美国学者罗杰瑞先生对汉语方言的形成的看法是:“在政治稳定的时期,政府所用共同语的影响就特别明显,秦汉帝国时,各方面都要统一的严格措施,包括统一语言文字,都实行起来了。就在这统一语言的压力的同时,由于新的广大地区划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国文化,也就播下了今天众多方言的种子。随着领土的扩张,也把汉语传布到了岭南(现在的广东、广西)、福建和江西南部。于是形成了上面提到的南方方言。”“从汉末到隋初,除西晋这一段时期(公元265—316)以外,中国政治上都处于分裂局面。南方是几个很弱的短命的王朝,北方则被几个外族所统治。将近4个世纪的政治文化分裂,对汉语的历史有着

①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3~4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②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参见詹伯慧《汉语方言和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深刻的影响。那些很晚被征服的南方地区的方言,就有可能不受当时共同语的影响而比较独立地发展自己。在北方,就更少语言统一的可能,而且,显然受非汉族语言的强烈影响。这段分裂时期,必须看作不同方言区形成的开始。”^①这里显然是只采纳了传统说法中的第一个原因。

吴方言形成的理论假说

一些学者对吴方言的形成,也有一些论述。不过较多地集中在吴语形成时间上。《概要》对吴语的起源的叙述有些犹疑不定,一方面认为吴语是与汉语从一个共同的母语中分离出来的,另一方面又注意到周秦时代的吴越方言根据赵晔《吴越春秋》和刘向《说苑·善说篇》等书的零星的记载,判断吴方言可能不属于汉语系统。^②至于吴语形成的具体原因和时间则没有作具体的讨论。

游汝杰先生认为:吴语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先周时代,以太伯和仲雍为代表的北方移民,南徙到当时尚较落后的江南地区(今苏南无锡、苏州一带)。吴语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在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南北朝时代的文献中已经有非常明确的记载。吴语在地理上大致是由北向南扩展。先在苏南形成,继而扩展到浙北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进而扩散到浙江中部、南部和西南部。^③这是比较明确的推断吴语起源的少数方言著作之一。

罗杰瑞先生推测汉语南方方言最早可以上推到战国时期,吴方言最终形成于西晋:“西晋在公元316年灭亡时,贵族、官僚大批移居扬子江以南,和当地的贵族一起组成南朝几代的统治阶级。西晋的移民带去了具有优越地位的北方方言,成了南部

① 罗杰瑞:《汉语概说》,第163~164页,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参见袁家骅等《汉语方言概要》,第56~57页,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参见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第98~9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书面共同语的基础,这和当地的口语大概有很大不同。江南地区上年纪的人使用的是汉朝时定居下来的人的那种语言,甚至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语言。说北方移民的语言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方言,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取代了当地方言,不是没有道理的。北方方言对扬子江流域,特别是南朝首都金陵(今南京)的影响是特别显著的。我们甚至可以猜想,江南地区原来的方言更接近现在的南方方言闽语,现在这个中部方言的过渡性质主要由于北方方言输入的缘故。”^①

颜逸明先生认为:“春秋时期吴越一带〔除使用古越语外〕也同时使用汉语,吴越方言已是中原华夏语言的一支。”^②

郑张尚芳先生对吴语形成于周初说有所匡正,认为虽然传说中吴国王族与周同姓,来自中原,“王族原来可能是会说华语的,但数百年与越族相处之后能否在日常说话中保持下来大可怀疑。”这是很精辟的看法。同时郑张先生认为,吴语初源应该来自楚语。“楚人几十年的统治会对吴地语言带来一定影响,可能形成发展当地汉语的条件。今日老湘语与吴语有许多共同处,好像不似偶然。”^③如果吴语是在楚语的基础上形成的,则大致形成于战国时期。又李新魁先生也认为吴越通过楚国接触到华夏的语言和文化,越国长期受楚国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吴语来源于楚语。^④

综上所述,汉语方言形成原因,各家的认识是比较统一的,其差异主要在形成的形式上,对吴语的不同认识主要在形成的时间上。关于上海方言的形成有关各家没有具体的论述。我们的看法是:吴方言形成于周初说服力不够,吴方言形成的时间

① 罗杰瑞:《汉语概说》,第164~165页,张惠英译,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

② 颜逸明:《吴语概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郑张尚芳:《吴越方言志》,载《中华通志》,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④ 参见李新魁《吴语的形成和发展》,载《学术研究》1987年第5期。

和原因不尽如上文所说纯粹是由移民造成的。另外,楚文化和楚语对吴方言肯定有影响,但是吴方言直接来源于楚语说的证据目前也不够充分。下面我们将具体阐述我们的意见。

第二节 传统假说的缺陷

我们认为,方言的形成不管是由于语言分化还是语言融合,首先是由移民造成的。因为在古代传播媒介不很发达,必须要有人群的迁徙才能造成语言的传播。但是移民是不是就是方言形成的直接原因?方言是不是由移民带来的语言取代本地语言后形成的?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移民的移入形式

移民所进入的地区,首先可以分有人地区和无人地区。如果移民进入的是一个无人区,则有可能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语言分化,形成方言。如果进入的是一个有人区,则要考虑其进入的形式和进入后与原居民的相处形式。

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分散进入,二是集中进入,三是既有集中进入也有分散进入。第三种情况可以看作是前两种情况的叠加,所以我们可以只考虑前两种情况。进入以后又可以有分散居住、集中居住和既有集中也有分散居住三种情况。这里第三种情况也可以看作是前两种的叠加。综合起来说,则有四种大的可能:分散进入分散居住,分散进入集中居住,集中进入分散居住,集中进入集中居住。从理论上讲,似乎分散进入分散居住和集中进入分散居住形成方言的可能较小,另两种形式可能较大。但事实如何,需要研究。下面我们以吴语为例进行讨论。

吴地移民的居住形式

吴地很早就有土著居民,这是肯定的。很早就有移民也是可以肯定的。早期汉族移民进入的形式不能肯定,进入后则采取了相对集中居住的形式。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宜侯矢簋,有十二行铭文,残存118字:“隹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东国图。王卜于宜□土南□。王令虞侯矢曰:□侯于宜。鬯一亩、商瓚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卅。锡在宜王人……又七里。锡奠七伯,厥界……又五十夫;锡宜庶入六百又……六夫,宜侯矢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件彝器的制作年代应该是康王时期。他对此器铭文含义的解释是:“我们看铭文里叙述作器者虞(即吴,同音通假)侯矢的封土,有‘厥川三百……’,即三百余条河流,所指的肯定是太湖一带的水网区。按铭文所记,吴当时迁都到一个叫宜的城市,城市的人口以‘王人’即周人为主,至少有六十七‘里’。周代的‘里’有多少家,古书其说不一,最少有五十家,那么六十七里共三千三百余家。在宜的郊外则为土著人民,有七个长官进行管理,从事农业生产。”^①但是城里居住的不全是汉人,也有汉化的越人。《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和仲雍奔吴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可以证明,可见这是一种相对集中的杂居形式。吴地的这种城内住汉人和汉化越人,城外住土著的情况,至少一直延续到三国时代。《三国志·吴书·贺齐传》载:“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余人,举兵攻县。齐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255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振山越。”正反映了这种汉族的小聚居形式。

杂居不一定造成语言改用

我们现在首先讨论杂居能不能造成语言的改用。传统认为移民造成语言改用的原因有：“统治者的语言”、“文化高”或者“是广大人民的语言”等。我们认为，在杂居条件下，上述条件都不足以解释语言的必然改用。

第一，人数的多寡不是方言改用的决定因素。就吴语而言，说“人数较多”，只是就较晚时期而言。较早时期如西周初年，吴太伯、仲雍来到吴地时，人数就是极其有限的。从古文献看，三国时期本地区的主要居民仍是越族，史书称之为山越（所谓山越即是指居于山区的百越族。参看《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诸葛恪传》、清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三十）。即使真的人数较多，也不能由此确定语言的选择。以近代上海而言，在上海说宁波话的移民和说苏北话的移民人数都高于上海本地居民（上海市区现在本地籍贯居民的人数大约只占总人口数5%左右），但是1997年我们对上海地区近代外来移民后代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进入上海后，就移民个人而言，要么个人维持原有方言的，但对本地方言不造成影响；要么完全改用上海方言；或者形成一种“夹生”的本地话。而且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移民的第二第三代，特别是第三代都放弃了自己原有的方言而改用了上海方言。

第二，文化优势并不一定形成方言。从考古看，早期南方民族的农业文明并不低于北方，在某些方面（如建筑、养殖等）甚至于要大大高于北方。比较汉族进入吴地时代的南北文化，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即使当时北方文化高于南方文化，也不一定造成语言的改用。因为在历史上我们不仅没有看到汉

文化对吴文化的同化,相反我们却可以看到汉族移民被吴地民族同化的情况,吴国君主“文身断发”,甚至连姓名都改用了吴语。

第三,统治地位的高低也不足以决定语言的改用。从吴太伯开始,汉人进入吴地都是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的。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采用被统治者的语言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南北朝时期的北朝统治者大多是少数民族,但他们都采用了被统治者所使用的汉语;清朝时满族也是统治者,但最后他们的语言改换成了汉语。可见移民地位的高低并不能决定语言的选择。从上海的情况看,在上海近代史上移人的宁波人、广东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明显高于本地居民,同时人数也多于本地居民,可是他们的后代最终都改用了上海话。

相对集中居住也不一定造成语言改用

吴地在魏晋以后移民也有采取汉族小聚居的形式,这种小规模集中居住能不能保存自己的语言或方言,从而影响当地语言?我们认为在小聚居条件下上述条件仍然不是形成方言的必然条件。历史上清代的满族在之前和人关初期使用满语,绝大多数满族人不懂汉语。人关后采用大分散、小聚居,但到了嘉庆年间,旗人已经有人不能用满文上奏。这是因为作为普通满族人民的八旗兵丁,分驻各地形成的局面。虽然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持八旗的战斗力和战斗力,严格禁止旗人与当地汉人来往,但由于与汉族错杂居住,到康熙、顺治朝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用汉语了。《八旗文经》说“〔人关〕百年之后,已不能人人尽通〔满语〕。”到乾隆时代,“旗民联为一体,毫无畛域”,“旗民杂处,并无旗界、民界之分。”(《清高宗实录》卷七十八)《呼兰府志》说:“呼兰旗营档案,自乾隆初年至咸丰末年,皆用清文,汉军、官庄壮丁虽操汉语,而文字仍用满洲文,公牒作汉语者,鲜能通其音训。同治以

后,清汉文俱有之。光绪中叶,语言文字俱从汉俗。近日满洲人能通清语者,不过百分之一,能操清语者,则千人中之一二人而已。”

上海市区苏北人的人数大大超过上海本地人,同时其中有相当部分采取了小聚居的居住形式,但是他们的这种居住方式,并不能长期保持他们的方言。1997年我们对上海近现代进入本地区并且是集中居住的外来移民的方言使用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特别对上海外来人口集中居住的两个方言岛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成批地进入上海,而且集中居住的外来居民,在移入初期形成方言岛,但是原方言的维持时间大约仍然只有两代人到三代人。^① 这种状况说明,在本地方言和外来方言中,本地方言总是权威方言。人数多少和是否采取集中居住形式,并不一定造成语言的改用。

我们认为汉语在江南地区最终成为优势方言,其决定因素不是统治地位的优势,也不是人数优势,其中另有原因。

第三节 一种新的解释：教育与汉字的作用

既然单纯的移民不足以形成汉语方言,那么吴语的演变为汉语方言,包括上海方言的形成,就必须另外寻找新的理由和原因。我们认为移民仅仅是汉语南方方言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使吴地土著语言演变成为汉语方言的起关键作用的是语言教育,而语言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汉字的使用。

^① 参见本书作者《上海外来移民方言使用情况调查》,载《上海论丛》第13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方言对应中汉字的作用

过去已经有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汉字在汉语方言中的作用。詹伯慧先生首先提到了汉字在汉语方言合并中的作用：“秦汉以前，汉语方言的分歧是很明显的，当时的方言数目不少。秦始皇消灭了各诸侯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帝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所谓书同文，就是文字的定型化。文字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方言的发展，这以后汉语方言的数目减少了一些，有些方言合并了，但方言的分歧仍然存在，只不过在方言分歧的同时，开始出现了一些地域性的共同语，从而为以后进一步发展为民族共同语打下了基础。”^①潘悟云先生也指出：“汉语各方言有其特殊的形成历史。在中古以前，中原以外的许多地区，还居住着非汉族居民，说着自己的土著话。北方的汉族移民一批一批地来到这些地区，他们带来的中原地区方言与当地土著方言融合，逐渐形成现代的各汉语方言。由于最大的几次移民运动都发生在中古，再说汉字有其超方言性，各地的教育和正音根据就是《切韵》一系韵书的反切，这也更加促使各地方言在音类上与《切韵》音系对齐。这就是各地方音与《切韵》对应的原因，……”^②我们赞同上述观点，只是有两点补充，第一是秦汉以前中国大地上的语言分歧，不仅仅是方言的分歧而且有语言的分歧；其次是汉字在汉语统一中发生作用的时间可能比秦汉时代要早得多。

吴语等汉语南方方言是独立的语言还是汉语的方言，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国外的一些学者认为从南方方言与北方方言的差异程度看，南方方言应该是独立的语言。国内的大多数学

^① 詹伯慧：《现代汉语方言》，第1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潘悟云：《“因”字所反映的吴语历史层次》，《语言研究》1995年第1期。

者则认为由于南方方言和《切韵》音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成系统的对应关系，所以是方言而非语言。

造成这种认识上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吴语确实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吴语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底层因素，另一方面吴语又使用着大量汉语词汇，同时更重要的是承认汉语北方话的标准语地位。保留底层因素和早期形式，造成与汉语北方话在感觉上的明显不同，所以让人觉得这是两种语言。而使用大量与汉语相同的词汇和承认汉语北方话的标准语地位，同时语音上有存在整齐的对对应关系，又促使吴语很容易被认定为汉语的一个方言。

我们认为，这里有两点需要澄清，一是“方言”不是相对于“母语”来说的，而是与“标准语”相对的概念。有些欧洲的语言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母语，也存在着明确的语音对应关系，甚至语音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很大，两种语言的使用者相互之间可以交流，但是仍被认为是各自独立的语言而不是方言，关键就在于它们没有共同承认的标准语，没有共同的文字系统。汉语的某些方言（特别像粤语、闽语）虽然在语音上差别很大，却被认为是一种语言的方言而非独立的语言，关键就在于有一个共同承认的标准语。二是由于吴语承认汉语北方话的标准语地位，即承认北方方言是权威方言，并从很早的时代开始就积极采用了大量汉语北方方言词汇，这些共同词汇促使两者之间存在着语音上的明显对应关系。但是仅仅是大量的共同词汇不足以认定一种语言为另一种语言的方言，关键还在于这些共同词汇之间是否存在整齐、系统的语音对应。

我们进一步推论，采纳汉语的词汇和存在系统的语音对应的关键是吴语采纳了汉字系统。在汉语南方方言中，很多词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原有的、本地的说法，一种是汉字反映的说法。我们以上海话为例：

- | | |
|--|--|
| 1. 帽子 | 帽子 |
| 裤子 | 裤子 |
| 社会 | 社会 |
| 工业 | 工业 |
| 电脑 | 电脑 |
| 2. 起风 | 发风 |
| 肥肉 | 油肉 |
| 家伙 | 浮尸 |
| 麦粒肿 | 偷针眼 |
| 3. 洗 | 汰[da ³] |
| 北部 | 北首[dy ³] |
| 茂密 | 猛[maŋ ³] |
| 镰刀 | 横[ɦã ¹]、镢子[teu ⁴ tsɿ ²] |
| 生(蛋) | 拆[ts'a ⁴](蛋) |
| 都 | 侪[ze ³] |
| (砖瓦的)层 | 埭[bi ³] |
| 撒娇 | 发嗲[fa ⁴ tia ²] |
| 拼着 | 抵桩[ti ² tsã ¹] |
| 拖蹋(指服饰) | 梯它[ti ¹ t'a ¹] |
| 4. 气数[ci ² su ²](表示失望、指责、鄙视的叹词) | |
| 彪[pio ¹](由小孔中射出) | |
| 透[tv ²](做事不踏实、好出风头) | |
| □[za ⁵](走、乱跑乱窜) | |

上列四类词语,第一类上海话和普通话虽然读音有所不同,但是写法完全相同,意思也一样,这类词语是大量的,是上海话被认为是汉语方言的基础;第二类是说法不同但都有汉字可写,语音上也可以对应;第三类词语不同,虽然有汉字可写,但语音上无法对应;第四类词是上海话特有的词语,部分有字可写,部

分无字可写,即使有字可写,词义和字义也完全不相关,语音上也无法对应。上列四类词语中,第二、三、四类在上海话的全部词汇中只占少数,在书面语中尤其是极少数。

我们认定上海话是汉语的一种方言,不是依据上海话里特有词汇与普通话词汇在语音上的对应,主要是根据上海话里所使用的和普通话相同的那些词汇读音比较。一般方言调查所依据的是一份汉字字表或汉字写成的词表,找一个(或几个)识字的人,逐个地询问每个汉字(或者词语)的读法。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调查一个学习过汉字的人是怎样拿自己的方音系统来读这些汉字或词语。所以,认定吴语和北方话两者之间在词汇读音上的存在广泛对应,与《切韵》系统的对应,实际上是建立在汉字系统之上的。由此可见,在认定北方方言与上海话的关系时,汉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如果我们放弃汉字,马上就可以发现,即使是很多的基本词汇,吴语中也有自己独特的说法。很多话口语和书面语并不相同,比如下面的例句:

你快点到河边找一把镰刀

音读 [ni²³ kua³⁴⁻³³ ti³⁴⁻⁴⁴ to³⁴ fu²³⁻²² pi⁵¹⁻⁴⁴]

训读 [noŋ¹³ fu²³⁻²² so²¹⁻⁴⁴ ti³⁴ ci²⁴ fu²³⁻²² pa⁵¹⁻⁵⁵ pi⁵¹⁻⁵³ la²⁴⁻³³ ciā²⁴⁻²¹]

音读 [tso³⁴ i⁵⁵⁻³³ po³⁴⁻⁴⁴ li³⁴⁻³³ to⁵¹⁻⁴⁴]

训读 [ziŋ²³ i⁵⁵⁻³³ po³⁴⁻⁴⁴ fuā²⁴]

这种情况不仅可以从现代的事实得到证明,而且我们也可以从古代的文献中看到相同或相类似的情况。《吴越备史》载吴越王钱鏐故事:“鏐生临安石镜乡临水里。有大木,鏐幼与群儿戏其下,坐大石,指麾为队伍。鏐既贵,昭宗改其乡曰广义,里曰勋贵,所居营为衣锦营。俄又升为衣锦军,号大木为衣锦将军。天复元年,鏐于其地大会故老宾客,山林树木皆覆以锦幄,表衣

锦之荣。开平四年，鏐游衣锦军，作还乡歌：‘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碧天朗朗兮爱日晖，功成道上兮列旌旗。父老远来兮相追随。家山乡眷兮会时稀，今朝设宴兮觥散飞。斗牛无孛兮民无欺，吴越一王兮驷马归。’”《湘山野录》说：“时父老不能解此歌，王复以吴音歌云：‘你辈见依底欢喜，别是一番滋味子，长在我依心子里。’至今狂童游女能效之。”钱鏐前面所作的诗是普通话诗，后面所作的歌是方言歌。

所以，仅仅根据汉字的读音来推断，则吴语肯定是一种汉语方言，根据口语词来推断，也可以把吴语看成是一种相对独立的语言。正是这种两重性造成了吴语在国内外学者中认识的不同。国内学者对南方方言地位的认定，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成系统的语音对应。而成系统的语音对应恰恰是建立在汉字系统之上的。因此，我们认为汉字是确定南方方言地位的关键之一。

第四节 吴方言和上海方言的形成

吴方言形成的时间

传统认为，吴方言的形成时间可以上推到周代的初年。因为在吴地历史上，是商末周初的太伯和仲雍，给吴地带来了早期中原地区的汉语。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疑问的。

古文献中记载吴地历史的有《左传》、《史记》、《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著作。上文我们已经提到文献上的吴地历史是从太伯、仲雍的故事开始的。《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面有圣字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子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

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这段事迹《吴越春秋》记载得要详细些：“吴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就国，为诸侯。卒，子不窋立。遭夏氏世衰，失官，奔戎、狄之间。其孙公刘。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公刘避夏桀于戎狄，变易风俗，民化其政。公刘卒，子庆节立。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修公刘、后稷之业，积德行义，为狄人所慕。薰鬻、戎姁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币金玉重宝，而亦伐之不止。古公问：‘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养害。害所养，国所以亡也，而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仗策去邠，逾梁山而处岐周，曰：‘彼君与我何异？’邠人父子兄弟，相帅负老携幼，揭釜甑而归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长曰太伯，次曰仲雍，雍一名吴仲，季历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圣瑞。古公知昌圣，欲传国以及昌，曰：‘兴王业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历。太伯、仲雍望风知指，曰：‘历者，适也。’知古公欲以国及昌。古公病，二人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归。赴丧毕，还荆蛮，国民而事之，自号为句吴。吴人或问：‘何像而为句吴？’太伯曰：‘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句吴，非其方也乎？’（引者按：《史记》：“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可参看。太伯所谓绝嗣，正谓其无子也。）荆蛮义之，从而归之者有千余家，共立以为句吴。数年之间，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国王侯数用兵恐及于荆蛮，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将卒，令季历让国于太伯，而三让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让。于是季历莅政，修先王之业，守仁义之道。季历卒，子昌立，号曰西伯。遵公刘、古公

之术，业于养老，天下归之。西伯致太平，伯夷自海滨而往。西伯卒，太子发立，任周召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称王，追谥古公为大王，追封太伯于吴。太伯祖卒，葬于梅里平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简子叔达，达子周章，章子熊，熊子遂，遂子柯相，相子彊鸠夷，夷子余乔疑吾，吾子柯庐，庐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处，处子专，专子颇高，高子句毕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虞公，以开晋之伐虢氏。毕子去齐。齐子寿梦立，而吴益强，称王。凡从太伯只寿梦之世，与中国时通朝会，而国斯霸焉。”

从上面这段文字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几点：

1. 吴地早期先民的文化 and 中原是很不相同的，而太伯、仲雍到吴地之后，完全改从了当地的习俗。《史记》和《吴越春秋》都说他们之荆蛮之后，“断发文身”。这完全是越人的习俗（《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句践的祖先夏帝少康之子封于会稽之后，“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由于改从他民族的习俗，所以不可“再用”（即不能回中原做首领）。这种习惯至少保存到寿梦时代，《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记载：“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於乎哉，礼也！’”

2. 从语言上说，太伯、仲雍入吴之后，实际上已改用了当地的土著语言——越语。如太伯立国名为“句吴”，即是一证。句是越语，吴是带来的名号。说吴是带来的名号，上文引用的《史记》和《吴越春秋》的说解都可以证明。至于“句”，传统的说解，《史记索隐》上说：“此言自号句吴，吴名起于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此言‘号句吴’，当如颜解。”《史记》说：“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

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殷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为虞仲，列为诸侯。”“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从古音说吴就是虞，虞就是吴。从中古音说，“吴”是遇摄一等模韵字，虞是同摄三等虞韵字。两者的差别在中古就是一个韵头。从上古音说，两个字都是鱼部字，一个是第一类，一个是第三类，在上古的差别也是一个韵头子。

吴国(包括越国)君主贵族的名号多用土著语言。这一点我们先看一看吴越两国国君的传承世系，吴国世系：太伯—仲雍—季简—叔达—周章—熊—遂—柯相—彊鸠夷—余乔疑吾—柯庐—周繇—屈羽—夷吾—禽处—专—颇高—句毕—去齐—寿梦—诸樊—余祭—余昧—僚—阖庐—夫差。

越国世系：(早期无考)夫鐔—允常(当阖庐之时，有弟夫槩)—句践—王鼫与—王不寿—王翁—王翳—王之侯—王无疆。

《竹书纪年》载越王世系：句践—鹿郢—不寿(盲姑)—朱句—翳—诸咎—孚错枝—初无余之(葬安)—无颡(莢蠋卵)—无疆(按：句践，谥号莢执，其名越王句践剑做“鸠浅”；鹿郢，即《史记》作“鼫与”，《左传》作“适郢”，《越绝书》作“与夷”，《吴越春秋》作“兴夷”；不寿谥号盲姑；朱句，出土剑有“越王州勾剑”，《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均作“翁”；初无余之，号葬安，本或无初字；无颡谥号“莢蠋卵”。《越绝书》句践前有句践祖父夫鐔、父允常和允常弟夫槩)。

比较《竹书纪年》和《史记》对越王的名号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凡《竹书》记作无字开头的越王名号《史记》多以“王”字对译，如：《竹书》的“无余之一无颡一无疆”，《史记》作“王翳—王之侯—王无疆”。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说“无”字完全等于

“王”，前文我们已经提到郑张尚芳先生考证古吴越王名谥号时曾指出“无”是对一般贵族公子、酋长、头人的称谓。越王、吴王名字里的“周”（朱、诸、寿、蠲）字也是首长或首领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出，吴王和越王的名号用的是当地的土著语言。如果国名和国君的名号都改用了土著语，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土著改用了汉语呢？

所以我们认为依据太伯、仲雍到吴地的时间确定吴方言形成于周初之说，不能成立。我们的看法是，要确定吴方言形成的年代，恐怕还是先要确定汉字进入吴地的时间和汉文教育在吴地的普及时间。因为既然汉字教育是形成吴方言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确定汉字进入吴地的时间就是确定吴语形成时代的关键。

汉文化进入吴地的时间

吴地使用文字的时间很早。良渚文化的不少玉器、陶器上有刻划符号。这些符号据学者们的研究，有可能是文字。不过，过去发现的这一类符号大多是孤立存在的，即每器只有一个符号，或者器上一个特定部位只有一个符号，难于证明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近年来有学者对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些刻有多个文字的陶器，作了考释。一件是30年代发现的黑陶卮，口沿有陶文九字，李学勤先生参照另一件由法国收藏家吉拉斯(G. Gieseler)所藏的良渚文化的玉琮上的文字，认为玉琮上的个别文字，和后代的商周文字有渊源关系。但玉琮上还有十个符号则和上述卮上的符号属于同一类，无法与商周文字联系起来，是另一系统的文字。另有一件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件良渚文化的陶壶。上有8个或9个符号(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李学勤先生认为，符号中有几个明显与中原的殷墟甲骨文等文字相似，但也有两个字为甲骨金文所未见。上述陶文都见于越地。吴地吴县澄湖所

出的一件良渚文化黑陶罐，其腹外有四个刻划符号，其结构非常近似殷墟甲骨文。李氏认为可释。又有一件出土于上海马桥遗址下层的黑衣灰陶阔把杯，也属于良渚文化。有刻划符号两个，其中一个与上述澄湖陶器上的戌字相近。另一字因不全不能释读。“在所有已发现的史前陶器刻划符号之间，良渚陶器的这些例子最符合严格的文字标准。它们有多个符号，可以用分析文字的方法去释读，恐怕不易否认它们就是文字。”李先生认为：“这些文字和商周为同一系统”，“是汉字先行形态”。^①我们也同意这些符号是文字的假说，不过，我们的看法与李先生有一点不同，就是汉字的主要来源不是吴地，因为汉字能够很好地记录汉语的北方话，但在记录南方话方面却有明显的不足，以至于现在南方方言里都有大量的方言字存在，即使如此还是不能有效地记录南方方言。在吴方言里，我们也可以碰到大量的有音无字的情况，而在北方话里这种情况就少得多。这一现象似乎指明着汉字的源头应该是在北方。现在南方使用的汉字应该是北方传人的。上述良渚文化的文字应该是另一系统的文字。

吴地人群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使用汉字，现在还不能十分确定。我们猜测是在春秋时期。《吴越春秋》载：“〔去〕齐子寿梦立，而吴益强，称王。”（卷一）“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於乎哉，礼也！’”（卷二）可以证明吴国在寿梦之前，大致还是处于土著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从现代发现的吴国本地铸造的有铭青铜器看，时代最早的是者减钟。者减钟共有 11 件，乾隆二十六年发现于今江西省清江县境。这套铜器的作器者是谁，诸家说法有很大的不同。王国维先生认

^①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第 111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为是颇高(寿梦之曾祖),容庚先生的看法基本相同。杨树达先生认为者减即转(颇高之父,寿梦之高祖),郭沫若先生的看法相同。温廷敬先生认为者减即诸樊(寿梦之子)。马承源先生认为是毕轸(寿梦的祖父),董楚平先生的看法相同。^① 四种看法中以杨、郭的看法所对应的时代最早,温的时代最晚。我们比较同意温说。因为我们认为,据《吴越春秋》的说法,寿梦是第一次接触中原文化,因此,此前不大可能有如此高度发达的有铭乐器,如果有则寿梦断不会有“孤在蛮夷”之叹。吴地发现的其他青铜礼器和兵器,时代也都是在寿梦之后。但是此后不久,吴人就已经知道和使用汉字了。这有两方面的证据,一是考古的材料,一是文献上的证据。考古上的材料有这一时期吴地本地铸造的有铭铜器。文献的材料比较多,如《史记·孙吴列传》载孙武著书(即有名的《孙子兵法》),吴王能够读懂,可见当时的吴地高层人士都能懂汉语和汉字。另外,春秋时期吴国的著名人物季札北游中原,能够充分准确地理解中原的文化(参《左传》)。所以我们认为吴人使用汉字大约在春秋时期,吴方言的形成大概也在这个时期。

以后吴地又经过楚文化的进入而发生另一次较大规模的与汉语接触,这次接触除了文献记载和语音相似的证据外,上海地区发现的战国后期楚文化墓,随葬有楚式陶器和泥质“郢爰”,可以证明楚人确实到达过吴地,而且势力曾经深入到比较偏远的如上海地区。汉代的刘濞,在吴地兴办教育,《史记》和《汉书》都有明文记载。所以到三国时代的孙权进入吴地,可以找到一批士族阶层。东晋时期,汉族大量南迁。南宋时期,是汉族大规模南迁的又一重要时期。到了近代是北方方言大规模、大强度进入上海话的又一个时期,不过这些接触都不涉及吴方言的起

^① 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第26~3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源了。

上海方言的形成

从常理上判断,上海方言的形成应该晚于吴语的形成,因为早期上海不是吴地的通都大邑。在比较僻远的地区,外来文化的传入一般要比中心地区晚一些。这些地区的居民接受外来文化也要比那些比较重要的中心地区的居民要慢一些。所以,汉字的传入和使用也要晚一些。所以从理论上说,上海地区土话演变成汉语的方言,应该比吴文化的中心地区,如苏州、无锡地区要晚一些。但是,上海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上古时代的上海人接触北方文化、接触汉语和汉字,大概比吴文化的中心地区更早。早在马桥文化时期(距今约4 000年左右),上海人就开始接触了汉文化和汉语。因为马桥文化的面貌很不同于本地的其先和其后的其他时期的考古文化,而和北方文化的面貌有很多的相似点,考古界部分学者认为,马桥类型是良渚文化接受印纹陶文化和商文化的产物,是越文化的先驱。但是这种了解和接触,后来在上海地区中断了,因为我们在更晚的古代遗存中看到的依然是本地特点占有优势。

上海未见西周时代和东周早期的有铭铜器的出土,我们无从推断当时上海地区有无汉字传入和使用。不过从当时上海的情况看,马桥文化时代上海的独立文化中心地位已经明显衰落了。这时上海的地理位置明显地影响了它的文化地位,上海地区已经成为吴地文化的一个普通区域。因此这时的上海缺乏形成汉语方言的条件。我们认为,上海方言的形成也应该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

要讨论作为汉语方言一支的上海方言的形成,首先要确定上海方言形成的条件。我们认为上海的本地土著语言要演变成汉语的方言,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1)有汉字的传入;(2)一

批官僚的存在。为什么要有这样两个条件呢？要有汉字传入，理由已如上述。至于要有一批官吏的存在，则是因为上海在上古时期，是个小地方，不在文化交流的中心，汉代以前只是华亭县或娄县下辖的一个小的地方行政区域。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其居民一般不会无端地改变自己的口语而去学习汉语，只有外来官吏的进入、或者当地人士担任一定的官职，才会有人学习和使用汉语。因此有官吏一般就意味着有汉人到来，有官吏就一定有和上级的公文往来，有公文就一定要有人学习和使用汉字。所以有官吏才有可能在这个地区使用汉语。而所谓早期的吴方言，就是本地的土著人群所使用的汉语。

上海地区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代，大致可以推断为战国时期。旧志记载上海在战国时属楚，相传曾为春申君黄歇的封地，上海嘉定地区发现有战国后期的楚文化墓，出土有泥质郢爰3块。泥质郢爰为仿楚郢爰金块的明器，上印阳文“郢爰”两字，随葬的有楚式鼎、豆、盒、壶、杯、勺等陶器。这说明楚灭越以后，其势力和影响确实到达了上海地区。楚语确实有机会影响上海居民。楚文化是变种的汉文化，所以我们认为这是在马桥文化时代以后上海土著再次接触汉文化的开始。汉代以后，上海地区文化有了更充足的演变条件。本地发现的汉代墓葬7座，随葬品有铜镜、石砚、套印、铁剑、料珠以及半两钱、五铢钱等，葬制已与中原地区近似。其中一座西汉早期墓，墓主人使用鼎、盒、壶、甗等礼器随葬，是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可见当时上海地区已经是汉文化的到达地区，有汉朝官吏存在。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断定，至迟在西汉早期，上海地区肯定有人在使用汉语和汉字了，也就是说至迟在汉代，作为汉语吴方言一支的上海方言已经形成了。

第四章 早期上海方言

本章所说的早期上海方言,是指上海话从一种语言演变成一种汉语方言之后,一直到19世纪中期上海方言有明确的文献记录之前,这一段时间内的上海方言。但是我们很不幸,历史文献上几乎没有关于这一段时间的上海方言的较为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明代以前的详细记载,尤其缺少。所以我们对早期的上海方言的情况,仅有个别时期能够描写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第一节 陆机和陆云用韵考

陆机和陆云的生平

虽然我们对早期上海方言的了解很少,但是对个别时期而言,我们仍可能了解得比较多一些,比如东晋时期。

在早期的上海历史上,这个地方曾经出现过两个非常有名的文学家——晋代的陆机和陆云。他们留下的大量韵文,可供我们推断当时上海话的韵母系统。两陆时期,距上海方言的真正形成,时间不远,所以我们把他们的语音系统作为早期上海方言的代表。下面我们先考定两陆的生平情况,看一看他们和上海的关系。

陆氏一族与上海(华亭)的关系,始于两陆之祖陆逊。《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谓:“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议,世江东大族。逊少孤,随从祖庐江太守康在官。袁术与康有隙,将攻康,康遣逊及亲属还吴。……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尉,并领县事。”其后屡立战功。后为吕蒙所荐,出任偏将军右都督。“逊至陆口,书与[关]羽曰:‘前承观衅而动,以律行师,小举大克,一何巍巍。敌国败绩,利在同盟,闻庆抚节,想遂席卷,共奖王纲。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尘,思禀良规。’又曰:‘于禁等见获,遐迩欣叹,以为将军之勋足以长世,虽昔晋文城濮之手,淮阴拔赵之略,蔑以尚慈。闻徐晃等少骑驻旌,窥望麾葆。操猾虏也,忿不思难,恐潜增众,以逞其心。虽云师老,犹有骁悍。且战捷之后,常苦轻敌,古人杖术,军胜弥警,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览逊书,有谦下自托之意,意大安,无复所嫌。逊具启其状,陈其可擒之要。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这是建安二十四年的事。以后陆逊又因战功,进封娄侯(时华亭属娄县)。

陆机和陆云的家世和生平我们可以通过《晋书》的记载知道。《晋书》卷五十四陆机本传说:“陆机字士衡,吴郡人也。祖逊,吴丞相。父抗,吴大司马。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抗卒,领父兵为牙门将。年二十而吴灭,退居旧里,闭门勤学,积有十年。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辩亡论》两篇。”“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又尝至侍中王济,济指羊酪谓机曰:‘卿吴中何

以敌此?’答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时人称为名对。”“时成都王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机既感全济之恩,又见朝廷屡有变难,谓颖必能康隆晋室,遂委身焉。颖以机参大将军事,表为平原内史。太安初,颖与河间王颙起兵讨长沙王义,假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机以三世为将,道家所忌,又羈旅人宦,顿居群上之右,而王粹、牵秀等皆有怨心,固辞都督。颖不许。机乡人孙惠亦劝机让都督于粹,机曰:‘将谓吾首鼠避贼,适所以速祸也。’遂行。颖谓机曰:‘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机曰:‘昔齐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乐毅以失垂成之业,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机也。’颖左长史卢志心害机宠,言于颖曰:‘陆机自比管乐,拟君闇主,自古命将遣师,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济事者也。’颖默然。机始临戎,而牙旗折,意甚恶之。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长沙王义奉天子与机战于鹿苑,机军大败,赴七里洞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将军贾棱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并为颖所嬖宠。超领万人为小都督,未战,纵兵大掠。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颖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机司马孙拯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于众曰‘陆机将反。’又还书与玖,言机持两端,军不速决。及战,超不受机节度,轻兵独进而没。玖疑机杀之,遂谮机于颖,言其有异志。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藩等皆玖所用,与牵秀等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密收机。其夕,机梦黑幢绕车,手决不开,天明而秀兵至。机释戎服,著白帻,与秀相见,神色自若,谓秀曰:‘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人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因与颖笺,词甚凄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时年四十三。”同书陆云本传:“云字士龙,六岁能属文,性清正,有才理。少与兄机齐名,虽文章不及机,而持

论过之，号曰‘二陆’。幼时吴尚书广陵闵鸿见而奇之，曰：‘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后举云贤良，时年十六。吴平，入洛。机初诣张华，华问云何在，机曰：‘云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云至。……云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华座，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云因抗手曰：‘云问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陆逊本是吴(今苏州)人。在他设谋并参与杀关羽之后，孙权为酬其功，封他为华亭侯。以后又因战功进封娄侯。这是陆逊一族与华亭发生关系最初起因。逊有二子，长子延早夭，次子即陆机、陆云的父亲陆抗。抗幼年居所无考。逊卒时虽拜丞相，但在武昌。陆抗时年二十，也在武昌。领众“送葬东还”。但是是还葬于吴，抑或还葬于娄，于史无考。陆抗出仕之后，也一直不曾居于乡里。抗有五子，陆机、陆云排行第四、第五。

从《晋书》中所说“退居旧里”等的记载看，陆机、陆云早期和在吴亡之后都有相当时间居住在乡里。本传未具体明说其乡里何在。但是从陆机临刑前之“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的感慨推测，他们的故乡应当就是陆逊所封之华亭。华亭古代又名华亭谷，在今上海松江县境内。上海地区的旧志多有华亭有二陆旧宅的记载。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推测，从现在已经发现的材料看，应该可以成立的。根据上述材料，我们同时还可以看出，陆机、陆云入洛之后在语言交际上并不发生什么困难，所以可以推测，陆机、陆云应该都会说汉语。也就是说这时的吴地知识分子一般都会两种语言，本地话和汉语，就像今天受过一定教育的人会说上海话和普通话一样。

根据以上分析，陆机、陆云的文学语言，应该可以代表当时吴地的吴方言，且可以更具体地说就是代表上海前身华亭地区的华亭话，也就是当时的上海方言。这是我们选择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

韵谱和比较

我们认为要真正了解当时吴方言的特点,就要将吴方言与当时的中原标准语做一个比较。当时的标准语,是洛阳话。^①

对于中古时期洛阳话的情况,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至于我们是怎样得出中古洛阳话的分韵的,请参看本章附录。这里直接引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来与两陆时代的上海方言比较。下面表格的左边一栏是现存陆机、陆云韵文中的人韵字,右边是中古洛阳话的韵谱。

(一) 歌、戈、麻

歌韵 (无独用例)	歌韵 曹操《短歌行》歌何多 曹植《善哉行》多歌《宝刀赋》阿荷《九咏》罗娥《七启之四》罗歌
戈韵 (无独用例)	戈韵 钟会《葡萄赋》和波
麻韵 陆机《皇太子宴玄圃》遐华嘉《白云赋》差霞葩 陆云《九愍修身》假马野下《文赋》冶下雅	麻韵 曹植《责躬诗》华加《任城王诔》家遐嗟 应阳《驰射赋》暇射驾
歌、戈 陆机《感丘赋》河过《瓜赋》娑过波多柯罗	歌、戈 曹丕《武帝哀策文》罗戈阿 曹植《妾薄命》波柯河娥《野田黄雀行》波多罗《洛神赋》波歌
歌、麻 陆机《祖道》遐华阿家嗟《赠潘正叔》华阿《咏老》华何 陆云《赠张仲膺》华多《纾思》阿华加河《夷门子颂》葩荷《岁暮赋》寡我假可	歌、麻 王粲《酒赋》多奢 应瑒《蒺藜迭赋》罗阿柯华 曹丕《感离赋》多家《槐赋》嘉华罗阿 曹植《远游篇》沙娥《酒赋》哗歌《宜男花颂》何嘉花《武帝诔》荷嘉《大魏篇》阿华邪歌 嵇康《秋胡行之一》多多家罗他多《思亲诗》多化

① 参见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42~3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49年版。

<p>戈、麻 陆机《招隐之二》遐波《幽人赋》波华加《文赋》华瑕和 陆云《寒蝉赋》嘉华和《盛德颂》遐华嘉和《陆公诔》和华波遐《夏府君诔》嗟瑕和嘉华《赠顾彦先》遐波嘉和《答顾秀才》和波华邪《答兄平原》遐和</p>	<p>戈、麻 王粲《神女赋》加华波葩应瑒《车渠碗赋》华波车 曹植《洛神赋》霞波《闲居赋》波华过《橘赋》和讹华家化</p>
<p>歌、戈、麻 陆机《答贾谧》峨和蛇华《从军行》遐阿峨沙苛波罗和戈何《棹歌行》嘉河葩波歌霞《吴趋行》峨波阿过嘉波华遐罗葩多家河沲歌《前缓声歌》阿峨华峨罗和歌霞波家《百年歌之五》家歌华过《赠顾令文》华和何歌《应嘉赋》遐波娑罗歌阿和过《愍怀太子诔》何荷葩和《功臣颂》夏下假可祸陆云《喜霁赋》波峨歌沙和华多《南征赋》波哞和罗遐霞华《九愍修身》波娥华瑕《行吟》波歌何和罗嘉《九愍之九》多罗沙波遐《张二侯颂》荷家和华《荣启期赞》嘉和幡华《征西大将军会射堂》戈娑家和《赠汲郡太守》家歌波和《谷风》嘉阿播和沲华何《逸民赋》可寡野我贾祸雅《悠悠悬象》播稼那化《答兄平原》和遐大</p>	<p>歌、戈、麻 曹丕《浮淮赋》波阿戈哞 曹植《远游篇》波过峨阿霞家沙歌华多《有美一人》罗华娥歌和他《孔子庙颂》和家遐歌 曹睿《猛虎行》加柯阿和窠 嵇康《赠秀才入军十一》嗟遐歌华波阿《答二郭之二》荷阿他华罗嗟波嘉和歌多《琴赋》波峨娑葩</p>
<p>歌、尤 陆云《盛德颂》夏马下首</p>	<p>歌、鱼 曹操《善哉行之二》左楚歌、戈、麻、支 曹丕《临祸赋》祸波迤和柯华</p>
<p>歌、麻、狎 陆云《有美一人》葩华甲罗何加歌多</p>	<p>歌、麻、佳 何晏《景福殿赋》崖多荷加</p>

(二) 模、鱼、虞韵

模韵 陆机《功臣颂》图都狐途徂
辜孤《愍怀太子诔》图逋辜徂孤《太
子宴玄圃》古枯土《答贾谧》土枯祖
鲁《与弟清河云》祚路顾 路墓《周
夫人赠车骑》暮露《拟迢迢牵牛星》
步顾素暮度露《叹逝赋》度暮故露
素宿《吴大帝诔》素步《陆君诔》固
路祚暮《愍怀太子诔》度阼 陆云
《有美一人》苦睹土《盛德颂》土怒
《大安二年》慕顾路步《思文》度顾
《九愍纾思》暮素路暮露《九疑仙
颂》素顾步祚《夏府君诔》路墓慕厝
《答兄平原》土苦

鱼韵 陆机《上留田行》除纾如《赠
顾彦先之二》庐舒疏除渠徐鱼《怀
士赋》墟居《于承明作》予楚绪沾
《白云赋》序处举仁《思归赋》楚予
《应嘉赋》语予 陆云《赠顾彦先
暑处语举楚》《有美一人》语处仁《夏
府君诔》序绪楚

虞韵 陆机《周夫人赠车骑》纒夫
陆云《答兄平原》岫榆《陆公诔》
武府

模、鱼 陆机《白云赋》舒居初污
《与弟清河云》举浒予 陆云《征西
大将军会射堂》膺御序浦

鱼、虞 陆机《与弟清河云》抚绪
《述先赋》于所 陆云《九愍修身》
旅予处侮仁

模韵 曹植《责躬诗》图圻《朔风
诗》都徂《王仲宣诔》湖徒徂途《任
城王诔》徂胡 应璩《杂诗之三》
纒苏 嵇康《秋胡行之四》枯枯乌
徂辜枯 曹丕《饮马长城窟行》虜
鼓弩五《浮淮赋》鼓扈怒 曹植
《文王赤雀赞》顾户

鱼韵 曹植《七启》輿墟居《善哉
行之二》叙绪 曹丕《弹棋赋》仁
语 曹植《应诏诗》旅渚女黍《朔
风之三》阻暑《东征赋》举御与野
鹞雀赋》语旅鼠汝《九咏》渚女
《告答文》举楚

虞韵 曹丕《秋胡行之二》隅珠蹶
须《沧海赋》珠夫 曹植《矫志诗》
矩雨《大暑赋》字矩《魏德论》甫宇
矩主

模、鱼 曹丕《愁霖赋》都予《应诏
诗》都车 王粲《羽猎赋》圃旅
曹操《善哉行之二》枯苦语 估与
曹丕《校猎赋》叙酷鼓 嵇康
《幽愤诗》圉阻与补

鱼、虞 王粲《酒赋》诬书《吊夷齐
文》居渝夫符誉《赠士孙文始》处
辅语绪《赠文叔良》主辅与矩《大
暑赋》庾举叙《初征赋》楚旅宇《鹞
赋》武羽宇与《荆州文学记》阻旅

续表

	<p>侮绪举字处叙芑字《仿连珠》普辅 《赠蔡子笃》阻处雨与仁 应瑒 《文质论》濡书居余《神女赋》辅语 《文质赋》楚与谓序武矩 曹操 《善哉行之二》处雨 曹丕《登城 赋》舆舒隅娱除衢扶《曹苍舒诔》 隅渠衢车居娱《黎阳作之二》雨阻 楚御《述征赋》武举与《弹棋赋》举 取《五熟釜铭》辅簪处矩 曹植 《妾薄命之一》车除虚娱《当来日 大难》余厨於《赠白马王彪之三》 纒居俱衢殊蹶《释思赋》驹殊《游 观赋》娱除驱《七启之四》虚隅居 《骷髅说》拘喻 除夫《节游赋》居 虚隅疏渠殊庐《愍志赋》居庐拘 韦诞《皇后亲蚕颂》舆车敷衢隅 《泰山梁甫行》雨霰阻字《洛神赋》 侣渚羽女处仁《玄畅诗》仁羽《游 观辅》聚举雨《鹤赋》阻辅羽矩《七 启之三》阻举羽《社颂》举与字叙 《母仪颂》女处序辅《王仲宣诔》楚 武旅字与《武帝诔》举武《诘纒文》 辅囿 嵇康《幽愤诗》居如虞疏 《答二郭之三》虞舒如居墟舆虚书 衢俱《琴赋》殊踏疏《赠秀才入军 之一》羽渚侣与《卜疑》侣父 应 璩《百一诗之一》初逐间鱼庐居书 誉虚如</p> <p>模、虞 陆云《失题》寮度暮煦</p> <p>模、虞 应瑒《西狩赋》衢摹区隅 曹操《善哉行之一》父户(之二) 雨睹 曹植《文帝诔》图虞《告咎 文》怒斧</p> <p>模、鱼、虞 陆云《陆府君诔》祖字 序</p> <p>模、鱼、虞 应瑒《愍骥赋》舒琴纒 拘墟隅衢蹶劬 王粲《太庙颂》 宁序羽举祖拈 杨修《出征赋》都</p>
--	---

续表

<p>模、歌 陆云《陆公诔》祚路顾露步那</p> <p>鱼、麻 陆云《答兄平原》野旅</p> <p>模、麻（去声）陆云《岁暮赋》路步度夜暮露素《张二侯颂》夜暮故</p> <p>虞、侯 陆机《吴趋行》迟趋《功臣颂》藪武宇主《愍怀太子诔》耆宇《羽扇》后甫羽《陆抗诔》辅后宇斧羽 陆云《盛德颂》后宇《陆府君诔》后抚武</p> <p>虞、尤 陆机《皇太子宴玄圃》秀数裕《功臣颂》裕附树谋 陆云《赠顾彦先》榆须驱浮嶠《答兄平原》猷扶《九愍·涉江》驱流畴仇求</p> <p>虞、侯、尤 陆机《白云赋》浮扶姿 陆云《夏府君诔》猷符流区</p> <p>鱼、虞和尤 陆云《九愍·涉江》（八）忧愁须游與舒</p>	<p>喜居隅 曹丕《孟津》娱衢区竿舒都 曹植《仙人篇》著隅竿鱼如衢虚躯符余枢庐居徐湖须《游仙》娱虚湖《精微篇》拘俱书如躯除图居《孟冬篇》编趋徒渠无鱼余雏区符《洛神赋》图琚躯裾隅《责躬诗》土鲁叙辅《蝉赋》著斧苦寓宇处圃《任城王诔》武辅鲁与《卞太后诔》辅武绪土 何晏《景福殿赋》庐居虚图无 嵇康《杂诗》除隅车踟庐舒鱼物虚符 曹睿《善战行》虜旅浦虎雨矩父武阻许土御虜伍怒所抚祖 何晏《景福殿赋》户宇圃处女枯 嵇康《赠秀才入军之三》泝楚踟雨</p> <p>鱼、麻 嵇康《赠秀才入军之十》车渠鱼且</p> <p>模、鱼、麻 曹丕《神龟赋》且辜鱼居</p> <p>模、鱼、虞、麻 曹植《闲居赋》寓圃仁芜宇野渚</p> <p>鱼、虞、侯 曹植《赠丁翼》厨隅迟余俱珠储须拘儒</p> <p>模、鱼、虞、尤 曹植《文帝诔》吕禹户祖举五主父副</p>
--	---

续表

<p>鱼、脂、灰 陆机《凌霄赋》汎予轨 阻旅悔序举与 模、鱼、虞、哈、麻、尤 陆云《陆公 诔》序旅举汎予处海辅右土虎祖 野虜</p>	
--	--

(三) 哈、灰、皆、佳、齐

<p>哈韵 陆机《演连珠四四》开哀</p> <p>灰韵 (无独用例)</p> <p>灰、皆 陆机《愍怀太子诔》迴隳 怀《思亲赋》頹枚怀 陆云《答孙 显世之八》阶頹谐怀《登台赋》徊 怀頹《九愍考志》頹怀摧</p> <p>灰、哈、皆 陆机《折杨柳行》雷隳 催迴开谐怀枚摧哀《汉高祖功臣 颂》迴怀摧开哀</p> <p>皆韵 (无独用例)</p> <p>佳韵 (无独用例)</p> <p>灰、哈、脂、祭 陆机《七微之五》 退厉爱萃</p>	<p>哈韵 曹植《懿公主诔》来该 嵇 康《思亲诗》来裁 在海《大师箴》 宰海</p> <p>灰韵 应瑒《竦迷迭赋》莓徊《弈 棋》对退溃悖</p> <p>哈、灰 何晏《景福殿赋》昧概 哈、皆 韦诞《叙志赋》才阶 灰、皆 曹植《应诏诗》限阶</p> <p>灰、哈、皆 王粲《思亲诗》摧回阶 頹哀 曹植《九愁赋》哀徊阶怀 灰、齐 曹植《七启之五》頹闰 曹睿《步出厦门行》摧栖徊 灰、哈、齐 曹植《怨歌行》徊哀 妻凄</p> <p>皆韵 曹植《怨歌行》谐怀</p> <p>佳韵 (无独用例)</p> <p>齐韵 曹植《矫志诗》栖泥 齐、灰、微 曹操《冬十月》徊霏飞栖 齐、皆、灰 曹丕《寡妇赋》凄徊頹 乖回栖怀 曹植《橘赋》乖徊栖 《王仲宣诔》摧淮頹徊栖 皆、齐、脂、微 曹植《白马篇》怀 妻私归 哈、灰、皆、齐、微 《七哀》徊哀妻 栖泥谐怀依</p>
---	--

续表

	<p>灰、哈、皆、齐、支、微 应瑒《侍五官中郎将》哀徊栖淮颓泥谐疲微宜归怀</p> <p>灰、哈、支 曹丕《临高台》随开颓徊哈(灰)、登 何晏《景福殿赋》等在 曹丕《秋胡行之二》来杯能</p>
--	--

(四) 泰、夬、祭、废

<p>泰韵 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之五》泰会藹带</p> <p>夬韵 (无独用例)</p> <p>废韵 (无独用例)</p> <p>泰、夬 陆机《上留田行》藹迈《豪上赋》沛会败大 陆云《太尉王公》旆迈藹盖《九愍纾思》迈盖旆藹《吴故丞相陆公诔》大藹盖迈</p> <p>泰、废 陆机《七微之七》义泰 陆云《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之四》荟会义泰</p> <p>泰、祭 陆机《挽歌三首之二》泰盖外带旆藹逝《行思赋》裔会带藹 陆云《逸民颂》藹裔盖际泰世</p> <p>泰、夬、祭 陆机《赠顾交趾公真诗》迈裔外大带旆 陆云《答兄平原》迈外裔沛《南征赋》盖旆迈藹裔</p>	<p>泰韵 应瑒《弈势》害大 曹植《七启之七》外泰</p> <p>祭韵 王粲《七释之五》厉噬 应瑒《西狩赋》逝厉 曹丕《济川赋》裔逝际 曹植《洛神赋》逝裔卫《九咏》裔厉 嵇康《酒会之一》逝滞裔岁《琴赋》世艺</p> <p>夬韵 (无独用例)</p> <p>废韵 (无独用例)</p> <p>泰、夬 曹丕《煌煌京洛行》带败 曹植《七启之三》旆迈沫盖 嵇康《赠秀才入军之六》迈艾沛害</p> <p>泰、祭 王粲《行辞新福歌》厉逝大裔世 曹丕《杂诗之二》盖会会滞《述征赋》迈裔 韦诞《景福殿赋》盖榷会</p> <p>夬、祭 曹丕《述征赋》迈裔</p> <p>泰、夬、祭 曹植《大飨碑》裔外艾会迈世</p>
---	---

续表

<p>祭、齐 陆机《大暮赋》楷翳惠誓 敬逝《七微之一》穗锐《汉高祖功臣颂》世契噬脆 陆云《盛德颂》 制誓艺替 祭、哈 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裔槩逝 泰、齐 陆机《演连珠之三十六》契会 泰、夫、哈 陆云《吴故丞相陆公诔》大泰迈旆盖藹爰 祭、脂 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厉燧坠世 祭、脂、齐 陆机《演连珠之八》际器惠 祭、灰、皆、脂 陆云《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义懿味世坠 泰、夫、虞、哈 陆云《赠郑曼季鸣鹤之三》藹迈义芸会带柎 泰、夫、微、齐 陆机《浮云赋》迈霏外气戾</p>	<p>泰、怪 曹植《魏德论》泰介 夫、怪 曹丕《沧海赋》湃迈 祭、灰 应瑒《驰射赋》卫碎溃 祭、齐 王粲《浮淮赋》逝溱济艺 曹植《蝉赋》嗜逝《少昊》裔世系制 祭、怪、灰、齐 王粲《浮淮赋》届队计芥裔 祭、月 曹植《宝刀铭》砺卫灏《王仲宣诔》厉弊制越逝 祭、屑 何晏《景福殿赋》制臬 曹植《七启之六》艺际世颯（又七）际厉穴逝 祭、薛 应瑒《文质论》世烈别制弊 曹植《迁都赋》世别蔽 祭、月、黠 曹植《帝誉赞》裔世察月 祭、齐、薛 嵇康《琴赋》冽慧滞逝 祭、齐、月 曹植《七启之七》世月契 祭、怪、屑 王粲《游海赋》厉裔逝憩势际臬洩届 泰、薛 曹丕《煌煌京洛行》大劣 泰、祭、屑 应瑒《文质赋》大蔽结 泰、虞、曷 曹植《王仲宣诔》义罔带盖藹 虞、齐、月、黠 曹植《魏德论》澈察月惠</p>
--	---

(五) 之、支、脂、微韵

之韵 陆机《董逃行》疑期时怡之
《月重轮行》时持期《行思赋》兹期
怡《思归赋》时期之《别赋》期替怡
思《叹逝赋》怡之思时《大暮赋》之
辞《感丘赋》兹辞期《漏刻赋》基之
期时《功臣颂》思慈之基辞期《演
连珠之十》时思《吊魏武帝文》期
兹怡旗疑《吴趋行》始起《百年歌
之八》耳纪梓里始《赠顾令文》止
子矣里《文赋》纪止起理齿拟耳
《演连珠之四》治使《为顾彦先赠
妇之一》里缙子起理汜《赠夏少
明》已起止祉《赠冯文黑》止里纪
祉 陆云《兹期征西大将军会射
堂》熙时《从事中郎》基之时兹《答
顾处微》兹慈之期《美哉良友》诗
辞之貽《赠张仲膺》里纪《答兄平
原》纪已《为顾彦先赠妇之二》止
里子齿纪始《南征赋》始溪里止
《林阳子颂》耳里子起《鬼谷子颂》
止始子耳《祖考颂》始止子《赠汲
郡太守》司事思志《答兄平原》纪
圯子齿《思文》拟士子祉止《夏府
君谏》祉汜已纪《太尉王公》

之韵 曹操《龟虽寿》里已 王粲
《赠蔡子笃》期时之诗沛思《赠士孙
文始》之之思而期《出妇赋》时之疑
辞《寡妇赋》时怡《莺赋》时之《无射
钟铭》之时熙期《赠士孙文始》已止
汜起《游海赋》峙里趾齿纪《七释》士
理俟峙《酒赋》试事异《七释》志事
曹丕《出妇赋》之滋持《十五》纪起齿
《令诗》纪里侍理仕《武帝哀策文》置
事 曹植《平陵东行》期芝《圣皇篇》
慈之《离友之二》滋辞基芝思期怡
《赠白马王彪之七》思疑期持时期辞
《朔风诗》貽之《洛神赋》嬉旗芝怡辞
之诗期疑持《离思赋》旗怡辞疑之
《九愁赋》辞疑《九咏》期时 芝辞
《孔子庙颂》期兹之基《魏德论》芝滋
时丝怡嬉治《王仲宣谏》期思旗之
时治熙基《金瓯哀辞》时期《妒诗》志
忌《皇太子生颂》志事忌董嗣喜《怨
歌行》耳止《大魏篇》始使子喜《杂诗
之四》李止止齿恃《责躬诗》恃齿《杂
诗》里止起《离思赋》已喜《蝙蝠赋》
似齿子《学官颂》恃已《巢父赞》耻耳
《卜随赞》子耻已矣《王仲宣谏》恃士
已峙止理 杨修《许昌宫赋》起止
《出征赋》事试忌 何晏《景福殿赋》
时熙诗思治之《景福殿赋》始俟《瑞
颂》纪理 应璩《百一诗之二》期辞
兹 嵇康《六言之六》基疑治思《琴
赋》时嬉基芝诗滋思《卜疑》疑之《大
师箴》时之《六言之二》事志喜《赠秀
才人军之四》止杞恃起《六言之八》
喜耻己子《琴赋》止理 嵇喜《答嵇
康之一》嬉思(之三)理起里齿已
韦诞《叙志赋》士祀 王肃《宗庙颂》
子起

续表

<p>支韵 陆云《寒蝉赋》差池</p>	<p>支韵 王粲《咏史》知为皆随陲移 施规弓 应瑒《驰射赋》支规移 《奕势》危麾弓奇 杨修《出征赋》 移池 曹丕《秋胡行之一》为仪危 知移(之二)枝为《善哉行之一》崖 枝知为驰《钓竿行》仪知池《善哉 行》羈为《大墙上蒿行》驰为枝为 《艳歌何尝行》随离弓儿知《清河 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离随枝移 驰知池《登城赋》驰移为《玉玦赋》 崖枝为仪《弹棋赋》枝差离垂《碗 赋》规宜《短歌行》离知 曹植《精 微篇》施移为仪《乐府诗》离移为 《公宴》疲随差池枝移斯《责躬诗》 隳仪《悯志赋》离弓《归思赋》为驰 《九华扇赋》离池仪规《鸚鵡赋》弓 危疲《七启序》雕丽《木连理讴》披 枝规《骷髅说》移弓《鸚雀赋》翅避 曹睿《棹歌行》祇移随妨 何晏 《转蓬去其根》移弥池知《景福殿 赋》奇离螭 为施规仪 危知伪 跛靡 韦诞《叙志赋》驰为 嵇康 《述志之一》池羲跛宜离施仪崖羈 知枝驰为《琴赋》崖纒麾差离规 嵇喜《答嵇康之一》仪螭池离枝弓</p>
<p>脂韵 陆机《与弟清河云》备瘁 陆云《夏府君诔》水轨《答兄平原》 駟寐</p>	<p>脂韵 曹植《丹霞蔽日行》衰夷遗 《责躬诗》类肆《九愁赋》悴遂《文 王赤雀赞》致至《任城王诔》类悴 《白鸠讴》类懿 嵇康《卜疑》善龟 《大师箴》资师私 钟会《孔雀赋》 姿咿 何晏《景福殿赋》二比</p>
<p>微韵 陆机《答贾谧》违微晖威 《与弟清河云》衣威 微违 归辉 《思亲赋》晖微《羽扇赋》靡微非归 《王子乔赞》归微《演连珠之二十</p>	<p>微韵 曹操《短歌行》稀飞依 曹 丕《喜弄赋》晞晖饑飞 曹植《朔 风诗》晞飞《酒赋》飞晞《七启之 二》微辉(之七)飞归《武帝诔》微</p>

二》归辉《吴大帝诔》围圻晖《愍怀太子诔》闾归 陆云《大将军宴会》微威挥沂归《太尉王公》駢微辉归徽《从侍中郎》晖飞微违《赠张仲膺》辉微《答兄平原》微飞威《登台赋》辉归《王乔颂》辉归飞微《张二侯颂》徽飞威辉微

脂、微 陆机《述先赋》微涓《感丘赋》飞涓绥牟 悲畿《功臣颂》违悲归辉《文赋》微归悲《夏育赞》希椎《演连珠之十三》辉悲(又十八)迟机《愍怀太子诔》晖追归 微绥《七微之二》气匱《功臣颂》魏愧纬洎冀肆 陆云《赠汲郡太守》绥归挥晖《岁暮赋》悲归晖遗《九愍修身》遗迟悲归飞《之九》悲微归《荣启期赞》微蕤徽悲《陆府君诔》违遗微《悠悠悬象》类位遂贵《九愍悲郢》瘁匱器尉涓恹慰

非 曹睿《善哉行》薇漉归《步出厦门行》归飞依

脂、微 王粲《赠公孙文始》夷帅违涓《赠文叔良》畿微惟师《公宴诗》蕤晖掾牟悲迟归谁违绥巍追《从军之三》夷坻晖飞悲衣谁私违《杂诗之二》涓晖追飞归《闲邪赋》依悲违《寡妇赋》晖帙悲《羽猎赋》霏肌坻夷《槐树赋》姿晖《七释之六》蕤晖(之七)微畿师 应瑒《愁霖赋》衣晖悲《正情赋》辉飞追归违悲 曹操《士不同》非悲 曹丕《善哉行之一》薇饑衣追牟《大墙上蒿行》迟飞悲《寡妇赋》悲依谁《善哉行》醉气《曹苍舒诔》卒遂气 丁廙《蔡伯喈女赋》二萃鬻至弃歆 曹植《妾薄命之一》私迟归晞《苦思行》辉飞追《野田黄雀行》悲飞《灵芝篇》遗肥归机《责躬诗》畿饥悲微《赠白马王彪之五》违归师衰晞追悲《矫志诗》机追《情诗》衣飞归晞微悲《秋思赋》悲遗依衣希飞《洛阳赋》闹悲《临观赋》违归私飞《车渠碗赋》涓晖蕤追飞希《迷迭香赋》晖墀《骑赋》墀晖《鸚鵡赋》遗归飞希辉《七启之一》葵肌微(之四)归机飞龟《王仲宣诔》威衰归《武帝诔》衰衣《懿公主诔》靡依微悲《告咎文》微私依畿饥《承露盘铭》器贵 韦诞《叙志赋》衰归《景福殿赋》姿威 嵇康《幽愤

	<p>诗》威师《赠秀才入军之九》晖归 飞姿(又十一)畿晖飞归饥悲《酒 会诗之五》涓坻哀腓机《琴赋》飞 涓夷辉归《琴赋》气味坠萃类慰贵 《井丹赞》贵类气萃 支、脂 曹操《塘上行之一》离知离 悲脾 曹植《周公赞》稚利至义</p>
<p>支、微 陆机《百年歌之一》晖飞 随归违 《与弟清河云》归驰辉满 陆云《夏府君诔》危仪施畿《答 兄平原》归垂违《陆府君诔》纬义 纬施</p>	<p>支、微 曹丕《代刘勋妻王氏杂诗 之一》辉归披</p>
<p>之、脂 陆机《与弟清河云》涓辞 《太素卜令宅》基师《丞相箴》疑期 之欺追 陆云《逸民箴》尸司《愁 霖赋》期龟顾怡悲《祖考颂》兹司 夷期之《答孙显世》纪止孰已备事 志嗣《圣德颂》祉水晷止</p>	<p>之、脂 曹丕《感物赋》衰之《大墙 上蒿行》视履喜 王粲《七哀之 三》悲之期迟旗辞时兹咨 曹植 《征蜀论》旗师《告咎文》师时滋 王粲《思亲诗》妣止姒子 嵇康 《酒会之七》已峙鯉鲋孰齿起子 始已</p>
<p>之、支 陆云《答大将军》螭基兹 之《赠顾骃骑》子士止尔祉纪</p>	<p>之、支 嵇康《赠秀才入军之十 九》崖仪池亏疑差施羈离陂危 嶮奇</p>
	<p>之、微 曹操《秋胡行之二》违治 蚩 曹植《七哀诗》飞治 之、脂、微 应瑒《弈势》纪起峙鄙 尾 曹植《武帝诔》衰夷微韦师飞旗 《释愁文》季位贵味悴利气 嵇康 《述志之二》飞归思追夷辉师饥绥</p>
<p>支、脂、微 陆机《百年歌之九》衰 飞归悲谁危挥《赠冯文罽》违晖陞 悲 陆云《夏府君诔》微猗辉违悲</p>	<p>支、脂、微 曹植《释愁文》追嘶肥 稀悲龟 王粲《鹞赋》咨累微涓</p>
<p>之、哈 陆机《赠夏少明》期哉之诗 《与弟清河云》思载 陆云《答兄平 原》才淇兹基《高冈》顾思来诗</p>	<p>之、哈 何晏《斫猛兽刀铭》时灾 曹丕《煌煌京洛行》土海 曹植 《魏德论》里海</p>

续表

微、灰 陆机《鼓吹赋》迳稀廻 陆云《思文》辉归回闹《赠夏少明》 隈畿希衣 陆云、陆公诔《围威頹 徽旂《夏府君诔》希飞微徊	微、哈 曹植《行女哀词》裁哉来晞 之、灰 曹操《龟虽寿》时灰 脂、灰 曹植《圣皇篇》私纒 支、佳 曹植《桂之树》佳涯螭
脂、祭 陆云《陆公诔》肆位帅噬 微、齐 陆机《东武吟行》闹衣栖 《列仙赋》栖妃微归	微、齐 曹植《怨歌行》饑泥依西 支、齐 曹操《短歌行之二》三陞 系 曹植《白马篇》羈驰儿垂支蹄 螭移隄卑 杨修《神女赋》桂离移
脂、齐 陆云《思文之二》齐妻斯 俪《喜霁赋》离齐跻泥闺	脂、支、哈 曹操《秋胡行之二》来 谁为
微、哈 陆机《晋故散骑常侍陆府 君诔》气逮	支、微、灰 杨修《许昌宫赋》微嵬差 之、哈、皆 曹丕《浮淮赋》骇起待 脂、哈、怪 曹操《塘上之一》寐 爱薤蒯
之、灰、皆 陆云《答兄平原》頹怀而 脂、微、皆 陆机《拟庭中有奇树》 徽飞归怀谁	支、佳、齐 王粲《神女赋》移垂笄 钗离蚁 曹植《升天行》溪涯枝驰
之、脂、哈 陆云《赠顾尚书》采水 里子苙已	脂、灰、齐 曹丕《弹棋赋》晖頹羹 支、脂、齐 曹植《文帝诔》义偏瑞 地规
之、支、哈 陆云《陆公诔》祉士子 止紫宰 《赠张仲膺》离淇来之	脂、微、齐 王粲《宏台新福赞》绥 师威黎尸违《从军之一》谁师威夷 遗坻肥资飞违归私挥姿犁非
脂、微、灰 陆机《思归赋》推衣悲 涓《吊魏武帝文》违飞威遗绥闹徽 归晖推《庶人挽歌辞》嵬悲迴飞帙 辉《拟东城高且长》嵬衰頹晖违蕤 悲徽飞涓 陆云《赠顾彦先》归悲 畿徊《左元放颂》味遂醉萃蔚	
脂、微、齐 陆机《燕歌行》追飞擗 悲归违晖栖涓晞谁迟《园葵之一》 萋晞辉飞威蕤衰悲	
脂、祭、废 陆云《醉行吟》泪焯憩秒 微、祭、泰 陆机《演连珠之一》气 岁会	

续表

脂、庚、物 陆云《盛德颂》义器位黻	脂、微、灰、哈 嵇康《思亲诗》追
微、哈、皆 陆云《陆府君诔》辉机	悲依摧谁哀
怀畿筋辉哀归	微、脂、支、皆、哈、灰、齐 曹操
之、脂、支、哈 陆云《陆公诔》夷	《苦寒行》颯摧悲啼霏怀归徊栖饑
垂熙来之	糜哀
支、哈、灰、皆 陆云《逸民赋》牺	
羈阶怀摧哀为	
支、脂、皆、佳 陆云《答兄平原》	
驰阶饥罢	
支、微、灰、皆 陆云《鸣鹤》嗜池	
猗瑰衣晞《寒蝉赋》悲徊衣阶微怀	
《陆公诔》衰徊飞微阶	
脂、微、哈、皆 陆云《陆府君诔》	
辉徊哀悲旂	
脂、微、哈、祭 陆云《答兄平原》	
渭懿器慨世	
脂、微、祭、齐 陆机《文赋》致系	
纬拂媚翠伟	
脂、微、祭、泰 陆云《鼓吹赋》器	
蔚缀类最	
脂、灰、齐、微、祭 陆云《登台赋》	
遂坠味悦第类蔚箕	
之、微、哈、支、登 陆机《挽歌之一》	
兹基旗阍诗时輶期辞来骐台	
知时思能离	
之、脂、庚、尤 陆云《赠顾尚书》	之、幽 何晏《瑞颂》思休时基
思游忧娱流俱私	嵇康《大师箴》旗谋
	之、哈、侯 曹操《观沧海》海峙茂起里
	脂、微、尤 曹植《七启之三》夷架飞围
	之、脂、尤 嵇康《幽愤诗》耻己否瘠
	脂、质 曹植《七启之四》类日
	支、秋 应璩《悯骥赋》多知崖驰
	之、真 何晏《景福殿赋》子敏止
	韦诞《景福殿赋》始敏
	之、真、蒸 嵇康《琴赋》敏拟微子
	峙起

(六) 豪、肴、宵、萧

豪韵 陆机《宴玄圃》道考造保
《与弟清河云》道草《孔子赞》道宝
老昊造《愍怀太子诔》道早攷《皇
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道
考造保 陆云《赠汲郡太守》道考
保造《思乐芳林》道皓草老《岁暮
赋》老皓攷抱造蚤草《孔仲尼赞》
道宝老昊造《费长房颂》道浩老考

肴韵 (无独用例)

宵韵 陆机《祖德赋》曜劬《演连
珠之三十三》耀劬《又三十五》照
妙《吴大帝诔》照曜 陆云《思文》
姚天《夏府君诔》招霄颿《赠顾驃
骑》曜照庙

萧韵 (无独用例)

豪、肴 陆机《演连珠之三十四》
包逃《与弟清河云》老饱早 陆云
《思文》告效

豪、宵 陆机《列仙赋》表道老《功
臣颂》表讨赵埽草《功臣颂》宝道
镇考 陆云《岁暮赋》道绍表夭矫
《答大将军》蹈妙照耀《陆公诔》超
耀照妙肖邵蹈 耀暴庙《夏府君
诔》邵朝曜照蹈操

肴、宵 陆机《功臣颂》照挠效妙
陆云《张二侯颂》曜貌照

肴、萧 陆云《寒蝉赋》巢鸱条

宵、萧 陆机《拟兰若生阳春》条
凋霄颿翹《王氏诔》翹条 陆云
《登台赋》寮翹若遥颿霄条《何女
子颂》凋宵朝遥

豪韵 士粲《玛瑙勒赋》宝瑞皂
《太庙颂》道考 应璩《愍骥赋》造
道 曹操《上不同》奥蹈 曹丕
《短歌行》老早考保《见挽船士》道
抱《武帝哀策文》造考早 曹植
《灵芝篇》考早老抱《杂诗之二》道
老《矫志诗》宝道 嵇康《幽愤诗》
造祿

肴韵 (无独用例)

宵韵 曹植《七启之五》颿翹 曹
植《七启之二》耀笑 何晏《景福
殿赋》昭缥 曹植《感节赋》笑炤
颿

萧韵 (无独用例)

豪、宵 嵇康《思亲诗》骄切

豪、萧 曹植《飞龙篇》窈好草
道道造脑

肴、宵 曹植《鹞雀赋》小少饱

宵、萧 曹植《九愁赋》遥条招《魏
德论》昭尧

续表

<p>柔、肴、宵 陆机《叹逝赋》造表早 揽草道宝老</p> <p>柔、肴、宵、萧 陆机《羽扇赋》眇 绕杪到梢究</p> <p>萧、尤 陆机《答贾谧》僚条稠秋 柔、尤 陆机《演连珠之二十》劳休 宵、尤 陆云《赠汲郡太守》韶朝 宵休《谷风》乔遥韶休 宵、幽 陆机《演连珠之二十九》 照缪</p>	<p>柔、宵、萧 曹植《告笄文》苗条遭 何晏《景福殿赋》沼浩草鸟道老</p>
---	--

(七) 侯、尤、幽

<p>尤韵 陆机《董逃行》忧游求由道 《白云赋》流丘《文赋》留流求抽尤 勤由《拟明月何皎皎》膺手柳久守 《七微之一》酒秀 陆云《答兄平 愿》忧休《答孙显世》猷流丘谋《喜 霁赋》澹秋流留忧游洲《逸民赋》 丘求游流《九愍行吟》流由求谋猷 (又九)休流忧尤《祖考颂》谋猷流 《荣启期赞》游裘丘忧《九愍考志》 九友膺有《绿房含青实》璆流</p>	<p>尤韵 王粲《俞新福歌》州休脩忧 游柔矛《赠文叔良》流休由留仇忧 舟《从军诗之五》愁丘由流舟游收 忧畴馘休留《登楼赋》忧仇洲流丘 畴留《鸚鵡赋》稠忧休求 应璩 《别诗之二》流抽由忧《灵河赋》丘 流浮流州《文质论》刘忧游畴由 《奕势》谋尤 曹丕《善哉行之一》 流舟游裘忧(之二)洲求愁忧《艳 歌何尝行》忧牛裘《济川赋》游酬 《沧海赋》游求浮流舟《戒盈赋》愁 谋《煌煌经京洛行》谋救 曹植 《游仙》游流邱《虾蟆篇》流游俦丘 雒州浮忧《浮萍篇》流仇尤《杂诗 之五》游仇由流舟忧《应诏诗》游 由《赠王粲》游流俦舟愁留周忧 《朔风诗》周秋 忧舟《逍遥芙蓉 池》舟鸠《洛神赋》留愁《静思赋》 流求流《节游赋》驺俦游忧舟仇 《感节赋》求忧休游愁流丘《九愁</p>
--	--

续表

<p>侯韵 (无独用例)</p> <p>幽韵 (无独用例)</p> <p>侯、尤 陆机《感丘赋》丘浮畴修区《七微之六》游侯《遂志》胄构《愍怀太子诔》茂胄秀《陆公少女哀辞》茂秀《答兄平原》构鹭 陆云《美哉良友》楼畴由忧留《答顾秀才》厚手有久</p> <p>尤、幽 陆云《答顾秀才》周悠幽休《思乐芳林》幽缪秋悠《思文》幽缪周</p> <p>尤、幽、萧 陆云《夏府君诔》修周条缪</p>	<p>赋》愁留舟《闲居赋》俦忧《宝刀赋》舟流《芙蓉赋》游流《白鹤赋》游流《离缴雁赋》求流《蝉赋》求流《七启序》裘游州留(又四)仇由修愁《武帝诔》周休《任城王诔》柳首何晏《景福殿赋》流舟舳丘筹雠《瑞颂》霭畴《斫猛兽刀铭》丘刘嵇康《幽愤诗》游忧愁留求《赠秀才入军之二》俦洲流游(又十六)游丘游洲忧《酒会之二》游流洲浮《大师箴》州桴 钟会《葡萄赋》俦遭流《赠秀才入军之七》久寿朽友《六言之五》守醜友朽《幽愤诗》秀就坎臭《琴赋》覆秀溜 嵇喜《答嵇康之一》游丘 应璩《百一诗之三》友诱</p> <p>侯韵 曹植《孟冬篇》数走</p> <p>幽韵 (无独用例)</p> <p>侯、尤 王粲《灵寿杖颂》寿髻茂《荆州文学记》授茂守繇 曹丕《十五》有茂 曹植《魏德论》钮有后 应璩《三叟》叟莠寿醜受首久《箜篌引》游牛柔讴羞酬尤流遭丘忧《妾薄命之二》楼仇</p> <p>尤、幽 王粲《迷迭赋》幽休舟曹丕《弹棋赋》俦幽 嵇康《琴赋》洲仇游留缪 曹植《圣皇篇》休幽留由</p> <p>尤、宵 曹丕《述征赋》颿浏</p> <p>尤、萧 曹操《塘上行之一》愁脩秋 嵇康《思亲诗》聊抽</p> <p>尤、豪 嵇康《琴赋》流休涛纠州浮丘</p> <p>尤、虞 何晏《景福殿赋》有取</p>
--	--

(八) 覃、谈、咸、衔、盐、严、添、凡

覃、谈、咸、衔、盐、严、添韵 (均无独用例) 添、盐 陆云《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之五》念瞻艳添 谈、盐、凡 陆机《文赋》滥汜艳 覃、盐、咸 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南咸渐瞻	覃、谈、咸、衔、盐、严、添韵 (均无独用例)
--	------------------------

合、盍、洽、狎、叶、业、帖、乏

合韵、盍韵、洽韵、狎韵、业韵、帖韵、乏韵 (均无独用例) 兼韵 陆云《答孙显世之一》兼蹶涉接	合韵、盍韵、洽韵、狎韵、业韵、帖韵、乏韵 (均无独用例) 兼韵 曹植《班婕妤赞》婕厌接叶 兼、乏 应璩《文质论》业法 兼、帖 曹植《七启之三》协翫惜
---	---

注：杨修《许昌宫赋》南栏深，侵、覃、寒合押见于侵韵。

(九) 侵

侵韵 陆机《豫章行》阴寻林今阴 侵禁心深音《悲哉行》林心阴音吟 岑寻 深禽沈钦《董逃行》林阴寻 音心《上留田行》寻襟《猛虎行》 阴心寻 林阴吟岑音矜今《赠顾 令文为宜春令诗其五》沈寻 音 琛林心《答潘尼诗》琳琛心音《赠 冯文罽诗》林钦阴深心吟金音《赠 尚书郎顾彦先二首之一》深音心 《赠从兄车骑诗》林心阴沈钦深襟 音《拟行行重行行诗》深音沈林寻 音心矜琴《祖德赋》禽林《述先 赋》临禽《行思赋》阴淫林音深心 《思归赋》林深寻 《大暮赋》林音 《文赋》钦音心深森林《鼓吹赋》吟 临音沈襟《桑赋》寻临音《七微之	侵韵 王粲《赠士孙文始》林深箴 心音《思亲诗》临心沈音深今《七 哀诗之二》淫心阴林吟襟琴音任 《登楼赋》今任襟岑深禁音吟心 《槐树赋》深襟《砚铭》淫心沈 应 璩《报赵淑丽》阴吟林心《校猎赋》 寻禽岑 曹操《短歌行》矜心今 深心 曹丕《善哉行》阴禽音琴吟 沈林心任禁《清河作》沈音心深林 《槐赋》阴心丁廌《弹棋赋》心擒箴 曹植《种葛篇》阴深衾琴心沈林 禽襟吟参今任《浮萍篇》琴参《杂 诗之一》林深任吟音心《离友之 二》阴林《释思赋》林心《幽思赋》 深阴心林吟《九愁赋》心林 岑禽 心《九华扇赋》岑深阴《鹄赋》岑林
--	--

续表

二》音林禽心《汉高祖功臣颂》深
 寻 沈音阴心《演连珠之六》音心
 (又九)心阴(又四十)寻簪(又四
 十三)任沈音(又五十)淫心《毗陵
 侯君谏》寻林《春咏》甚凜 陆云
 《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
 将还京邑祖钱赠此诗之六》惜琴
 荫襟林吟《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
 之三》临钦心今《答吴王上将顾处
 微诗之五》音钦今心《答兄平原》
 音金林琴心《赠郑曼季南衡之五》
 心林《答孙显世之三》今沈音寻
 《为顾彦先赠妇往返之一》阴沈音
 衿心《岁暮赋》心林音襟《愁霖赋》
 阴沈淫霖 吟心音阴襟《逸民赋》
 深阴吟林音琴岑簪《南征赋》深沈
 荫心音林《九愁修身》心音林(又
 涉江)心阴林襟《盛德颂》音林寻
 《祖考颂》临音寻 林阴《逸民箴》
 心淫林襟《吴故丞相陆公谏》深阴
 沈林

侵、盐 陆云《荣启期赞》心林潜
 阴钦音《吴故丞相陆公谏》心林音
 潜吟 《赠顾骠骑有皇之四》歆潜
 林音寻《赠郑曼季谷风之二》音林
 阴吟潜心《失题》潜钦金心林
 侵、覃 陆机《赠冯文罴迁斥丘令
 诗其三》潭南林心《赠冯文罴》南
 寻《赠顾彦先之一》南阴霖衿寻
 深音心 陆云《喜霁赋》南阴岑林
 歆《登遐颂黄伯严》南岑阴襟《盛
 德颂》吟衿沈

侵、盐、覃 陆机《赠顾令文为宜
 春令诗其二》潜深阴南《赴洛道中
 之一》心潭阴音沈潜林琴吟深衿

《蝉赋》阴林吟心《七启序》岑林
 沈临音(又四)林深(又七)淫心
 《魏德论》深林《武帝谏》林琴 嵇
 康《赠秀才入军十二》林阴琴音钦
 吟(又十八)林心《思亲诗》心禁
 《琴赋》音吟心任琴 心禁《大师
 箴》心沈禁 音淫

侵、街 嵇康《琴赋》深崑嶮寻

续表

心《赴太子洗马时作诗》心潭阴音 沈潜林岑吟深衿心 侵、添 陆云《思文》音林覃心	侵、文 何晏《景福殿赋》林分 侵、覃、寒 杨修《许昌宫赋》南 栏深
---	---

緝

緝韵 陆机《答贾谧诗其四》邑立 戢人《遨游出西城诗》邑熠裘及立 《述先赋》辑戢立《豪士赋》戢辑集 及《遂志赋》裘立《叹逝赋》裘立执 及挹戢《漏刻赋》戢级集挹《七微 之四》裘立《汉高祖功臣颂》邑立 裘集人戢粒 陆云《赠鄱阳府君 张仲膺之四》集邑《答吴王上将顾 处微诗之七》裘集戢辑《答孙显世 之十》辑执集立《岁暮赋》人邑集 泣《逸民赋》立戢人《九愍悲郢》集 泣立及《祖考颂》集裘邑人《晋故 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戢邑立裘	緝韵 丁廙《弹棋赋》急立及 曹 植《七步诗》泣急(又二)汁泣急 《禹妻赞》急人执裘《武帝诔》人蛰 及泣《卞太后诔》邑戢集及泣
---	---

(十) 寒(桓)、山、删、仙、元、先韵

寒(桓)韵 陆机《赠冯文黑迁斥 丘令诗其四》难弹欢兰《答贾谧诗 其十》难叹翰兰《拟涉江采芙蓉 诗》兰欢难叹《招隐之一》桓澜泮 《感时赋》欢撷端酸寒澜《丘丘赋》 干叹端《祖德赋》汉观焕且 陆云 《登遐颂刘根》桓兰餐端《失题》畔 叹《南征赋》乱且观难《张二侯颂》 换观汉乱	寒(桓)韵 王粲《七释》粲半散 曹操《士不同》寒难 曹丕《大墙 上蒿行》冠观《愁霖赋》湍难《黎阳 作之一》且炭赞乱 曹植《孟冬 篇》翰竿《娱宾赋》兰餐干《九华扇 赋》寒纨《九咏》兰寒欢 何晏《景 福殿赋》难叹《乐府诗》翰判《大暑 赋》幹烂岸散《洛神赋》散观畔《鹄 雀赋》惋蒜唤观《七启之三》散吁 (又四)吁观《魏德论》畔观汉《王 仲宣诔》散汉 嵇康《思亲诗》叹 澜《琴赋》腕漫案玩乱散烂粲《大 师箴》叛难
--	--

山韵 (无独用例)	山韵 (无独用例)
删韵 (无独用例)	删韵 曹植《九愁赋》攀还
仙韵 (无独用例)	仙韵 曹植《矫志诗》连焉《魏德论》权川浚连《七启之三》践转
	钟会《蒲萄赋》泉然 曹丕《柳赋》眷贱衍羨
元韵 陆机《赠上书郎顾彦先诗二首》轩言	元韵 曹植《怀亲赋》远反《九愁赋》挽远
先韵 陆机《陇西行》烟悬贤《演连珠十二》贤田(又十四)絃年(又十五)玄絃《汉高祖功臣颂》销贤	先韵 王粲《思亲诗》天年悬颠厅
陆云《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之一》天玄贤渊《答兄平原》天年《愁霖赋》天渊田年《九愍之九》渊年弦《张二侯颂》天渊玄《吴故丞相陆公诔》天渊	曹操《龟虽寿》天年 曹植《野田黄雀行》天年《汤祷桑林赞》天年
寒、山 陆机《与弟清河云其三》闲翰《拟西北有高楼》安端闲兰弹叹欢翰《七微之四》闲盘安	
寒、删 陆机《董逃行》安欢端颜叹《演连珠之二十七》欢颜官 陆云《失题》观颜关盘兰《岁暮赋》官观寒澜端颜《逸民赋》桓兰颜端澜槩叹《登遐颂李少君》颜桓餐叹《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贯盘翰颜《愁霖赋》散晏馆汉旦观《祖考颂》焕汉难判晏	寒、删 曹植《妾薄命之一》盘端干颜欢兰 颜盘难环颜《浮萍篇》兰欢还《三良诗》安残患难叹还肝《洛阳赋》安还颜兰餐《扇赋》安颜嵇康《嗟古贤原宪》颜寒宽患《大师箴》颜患
寒、元 陆机《愍思赋》晚纂远短《秋胡行》端源观叹《苦寒行》难盘峦端喧叹欢餐言寒《拟青青陵上柏诗》翰澜欢安桓冠兰轩叹《园葵诗二首之二》蕃残端难《思归赋》欢端言兰《叹逝赋》欢端言 陆云《答孙显世之四》澜源观园《九愍涉江》言叹澜盘《列仙赋》元滄言《答吴王上将顾处微诗之二》蕃源澜繁	寒、元 应璩《正情赋》安观叹烦曹丕《临高台》轩寒翻 曹植《善哉行》烦端《善哉行》烦端 王粲《赠士孙文始》叹官藩《七释》寒原 嵇康《卜疑》繁端鸾怨竿

<p>寒、仙 陆机《月重轮行》愆观叹 叹《浮云赋》烂散焕战《百年歌之 七》愆观欢叹《汉高祖功臣颂》贯 汉乱彥 陆云《赠鄱阳府君张仲 膺之四》羨粲《晋故散骑常侍陆府 君诔》汉判羨烂赞馆粲旦 寒、先 陆机《讲汉书诗》馆宴 陆云《九愆感逝》散宴旦难 山、元 陆云《南征赋》闲原</p>	<p>寒、仙 韦诞《景福殿赋》观攒川 曹植《善哉行》难干欢翩丸寒宜 下餐 山、仙 王粲《驰射赋》旋仙闲连 山、元 王粲《杂诗之一》山间园原 曹植《杂诗之六》轩原闲元山言</p>
<p>山、先 陆机《尸乡亭诗》间烟贤 《愆怀太子诔》艰天年</p>	<p>山、先 曹操《善哉行》贤山 曹 丕《车渠碗赋》山天 曹植《大魏 篇》山玄年 渊、元 嵇康《卜疑》蛮源患 渊、仙 嵇康《赠秀才入军之十 八》还然</p>
<p>仙、元 《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 诔》旂轩</p>	<p>仙、元 曹丕《校猎赋》泉藩 丁 虞《弹棋赋》藩骞轩 曹植《槐树 赋》繁鲜《贤明颂》宣言愆虔 嵇 康《酒会之六》原繁宣轩骞 曹丕 《武帝哀策文》愿变 曹植《矫志 诗》战献</p>
<p>仙、先 陆机《塘上行》宣边渊坚 鲜捐全妍前年《饮马长城窟行》前 然迁川 纛旋全捐旂传《答张士然 诗》玄眠年田阡颠渊篇《赴洛道中 作诗二首之一》眠巖前绵怜《吴王 郎中时从梁陈》贤渊妍鲜年《文 赋》迁妍宣便泉颠鲜《瓜赋》贤田 延绵连鲜 眠絃篇先捐《班婕妤》 见扇殿面《羽扇赋》蓓见眇箭扇 《功臣赋》眇电面扇 陆云《答大 将军祭酒顾令文之四》天渊弦鲜 《赠郑曼季南衡之四》渊絃天肩年 绵《答吴王上将顾处微诗之八》电 扇见眷《答孙显世之二》见荐扇宴</p>	<p>仙、先 曹丕《秋胡行之一》全天 曹植《灵芝篇》宣虔田贤年然 《幽思赋》弦川传《神龟赋》然天泉 《庖羲赞》焉天改玄《禹渡河赞》船 天《卞太后诔》倦练宴显 曹睿 《善哉行》漫縣天渊 何晏《景福 殿赋》天连钱挺天 嵇康《酒会之 四》渊悬年然</p>

<p>《南征赋》渊天烟眠娟《寒蝉赋》 渊蝉</p>	<p>元、先 曹丕《上留田行》天怨《月 重轮行》前年言 曹植《玄畅赋》 藩田 王粲《酒赋》献宴</p>
<p>寒、山、删 陆云《盛德颂》安闲 蛮刊</p>	<p>寒、山、删 丁仪《厉志赋》观安攀 残汕干韩闲檀桓翰叹</p>
<p>寒、山、元 陆云《赠汲郡太守之 一》蕃观闲官</p>	<p>寒、山、元 王粲《酒赋》言难艰 寒、山、仙 曹睿《种瓜篇》垣连山 缘全拳然</p>
<p>寒、删、元 陆云《大安二年夏四 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 皇被命作此诗之五》言繁颜欢 《逸民箴》观劝晏焕散</p>	<p>寒、删、元 何晏《景福殿赋》环源 园欢言 王粲《赠文叔良》言患 欢难</p>
<p>寒、删、仙 陆机《君子行》难渊患 寒颜叹端欢冠然《拟今日良宴会 诗》馆弹汉算烂晏旦贱《百年歌之 十》单患涎难安 陆云《为顾彦先 赠妇往返之四》观晏繁弹腕散汉 赞焕贱</p>	<p>寒、删、仙 何晏《景福殿赋》殚丹 玕斑鲜旗 嵇康《秋胡行之三》安 安残患恣安</p>
<p>寒、仙、元 陆云《汉高祖功臣颂》 言叹兰韩权原安难藩</p>	<p>寒、仙、元 应瑒《西狩赋》峦猿原 宜 应璩《杂诗之二》献乱宪弁焕 愿 嵇康《赠秀才入军之十五》轩 寨欢弹兰叹</p>
<p>寒、元、先 陆机《赠潘尼诗》天先 玄冠园兰</p>	<p>寒、仙、先 曹植《慰子赋》恋见 叹观</p>
<p>寒、元、先 陆机《赠潘尼诗》天先 玄冠园兰</p>	<p>寒、元、先 曹植《孟冬篇》兹猿峦冠</p>
<p>山、仙、元 陆云《晋故豫章内史 夏府君诔》延然言艰懸</p>	<p>山、删、先 曹植《杂诗之二》渊蛮间 山、仙、元 应瑒《别诗之一》山言 宜 曹植《洛神赋》娟鲜权闲言 《蝉赋》猿缘闲连缠捐燔</p>
<p>山、仙、先 陆机《长歌行》川旋弦 全捐延间然宜闲《漏刻赋》幻荐咽</p>	<p>山、仙、先 曹丕《登台赋》娟天 山连前川《校猎赋》天连山旃鲜川</p>

<p>电殿箭见</p> <p>山、元、仙 陆云《岁暮赋》然山言 删、仙、先 陆机《董逃行》旋年迂 还然</p> <p>寒、删、仙、元 陆机《鞠歌行》攀 端欢弹愆难欢叹言然</p> <p>寒、山、删、元 陆机《羽扇赋》短 简瑄于观贯贗婉散《日出东南隅 行》端颜闲翰餐言纨璠澜繁轩丹 弹兰盘鸾源欢端叹《怀士赋》难山 颜兰言</p> <p>寒、山、仙、元 陆机《叹逝赋》轩 残半叹澜难然颜《文赋》班弹源难 澜安言端翰繁颜叹然《吊魏武帝 文》难山残安端言叹翰焉澜棺</p>	<p>《玛瑙勒赋》铸便圆鲜连间 曹植 《升天行》山天颠仙《豫章行之一》 然田川间贤 嵇康《大师箴》权 山贤</p> <p>删、仙、先 曹植《七启之三》肩拳 斑《魏德论》天弯然</p> <p>山、元、先 王粲《杂诗之四》边间 闲言</p> <p>仙、元、先 曹丕《丹霞蔽日行》天 翩繁言曹植《豫章行之二》连然言 贤《苦思行》颠连然言 《颛頊赞》 辘天宜虔《文帝诔》迂贤元玄年天 宣《金匏哀辞》言天愆 嵇康《大 师箴》愆言前 曹睿《步出厦门 行》绵怜繁言</p> <p>寒、删、仙、元 曹丕《折杨柳行》 原还言传端观 曹植《怨歌行》难 患刊言连寒干端叹 嵇康《与阮 德如》肝兰观叹难言蟠患然轩安 攀宽完寒酸</p> <p>寒、山、删、元 王粲《七哀之一》 患蚕攀原间还完言安肝</p> <p>寒、山、删、仙 曹植《美女篇》闲 间翩环玕难还兰餐端关颜安难 欢叹</p> <p>寒、山、仙、先 曹植《君子行》然 间冠肩难餐贤</p>
--	--

续表

	<p>寒、仙、元、先 曹操《陌上桑》泉 兰元翻千愆 王粲《赠蔡子笃》渊 轩翻宣叹</p> <p>山、仙、元、先 曹丕《芙蓉池上 作》园川天前间鲜仙年 曹植《精 微篇》船前渊川先艰愆天原贤先 年《赠徐干》山繁闲间天轩怜全篇 愆年宣言《洛神赋》藩辘山烦田川</p>
<p>寒、山、删、仙、元 陆机《瓜赋》缚 班蹠山端颜丹圆销贱</p>	<p>丁虞《蔡伯嗜女赋》然鲜言玄天 佃繁年边山泉 嵇康《琴赋》山弦 然烦《赠秀才入军之十四》山川弦 玄笈言</p> <p>寒、山、删、仙、先 曹植《王仲宣诔》 宣言泉篇闲贤颠迂难蛮鲜川权</p> <p>寒、删、山、仙、元、先 曹植《名都篇》 年鲜间前山连鸩妍千蹠筵端攀还</p>
<p>元、魂 陆机《丞相箴》繁存 先、真 陆机《吊蔡邕文》堙贤坚 天年</p> <p>仙、真 陆云《答兄平原》川滨 先、真 陆机《鳖赋》便身 先、臻 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 诗之二》天玄渊臻</p> <p>元、文 陆机《鼓吹赋》轩文 仙、文 陆机《演连珠之五》迭运 山、先、真 陆云《晋故散骑常侍 陆府君诔》山渊真渊</p> <p>山、先、真 陆云《答兄平原》年 辰艰</p> <p>山、先、臻 陆机《吊魏武帝文》臻 天研颠艰年</p> <p>仙、先、译 陆云《吴故丞相陆公 诔》玄纯铨川《晋故豫章内史夏府 君诔》偏均渊</p>	<p>山、元、真 曹操《秋胡行》入怨间 仙、先、臻 何晏《景福殿赋》偏臻 燁年</p> <p>元、先、仙、魂、译 曹植《文帝诔》 言论存延旃弦</p> <p>元、寒、先、仙、痕 韦诞《皇后亲 蚕颂》前恩(痕)辘戈原欢旋玄</p> <p>元、山、先、臻、魂 曹植《秋思赋》 臻损(魂)前天迂山怨</p> <p>山、元、先、文 曹植《送应氏诗之 一》山焚天年田阡烟言</p> <p>寒、元、先、臻 曹丕《寡妇赋》臻 漫前寒翻怜</p> <p>寒、先、仙、真 曹操《秋胡行》入 观泉天</p> <p>删、仙、先、真 曹操《秋胡行》攀 怜因传</p>

续表

<p>元、仙、真 陆机《赠冯文罽迁斥丘令诗其一》晋献建彦 陆云《登台赋》晋建禅献彦眷万</p> <p>仙、元、真、译 陆机《羽扇赋》妍轮烦鲜</p> <p>仙、先、真、译 陆机《赠冯文罽迁斥丘令诗其六》髌年轮尘</p> <p>仙、元、文、译 陆云《答顾秀才之五》文淳璠淦宣</p> <p>寒、仙、戈 陆云《寒蝉赋》翰餐饘然</p>	<p>山、仙、先、臻 嵇康《琴赞》山然泉臻弦迁年</p> <p>仙、先、真、译 曹植《当欲游南山行》川尘因身均前然年</p> <p>寒、删、添 曹植《曹休谏》难安欢箠颜</p> <p>寒、山、元、侵 曹操《秋胡行》难间琴烦</p> <p>山、先、齐 嵇康《琴赋》西前颠间闲</p> <p>山、仙、先、齐 曹睿《步出厦门行》蝉西连天翩间</p>
--	--

曷、黠、鎋、薛、月、屑、末

<p>曷韵 (无独用例)</p> <p>黠韵 (无独用例)</p> <p>鎋韵 (无独用例)</p> <p>薛韵 陆机《愍怀太子诔》灭列绝烈</p> <p>月韵 (无独用例)</p> <p>屑韵</p> <p>末韵</p> <p>月、薛 陆云《吴故丞相陆公诔》越杰伐钺发</p>	<p>曷韵 (无独用例)</p> <p>黠韵 (无独用例)</p> <p>鎋韵 (无独用例)</p> <p>薛韵 王粲《神女赋》别灭绝 曹植《矫志诗》折灭 韦诞《景福殿赋》烈别雪绝 嵇康《思亲诗》绝裂</p> <p>月韵 曹操《短歌行之二》钺伐 嵇康《琴赋》歇发</p> <p>屑韵 曹植《蝉赋》节洁</p> <p>末韵</p> <p>月、薛 曹植《朔风之三》越别《洛神赋》月雪</p>
---	---

续表

<p>薛、屑 陆机《鼓吹赋》折结《演连珠之二十四》绝结灭(又四十八)热节</p>	<p>薛、屑 王粲《七释之四》节折 丁虞《蔡伯喈女赋》节说设血 曹植《七启之一》雪切《游鸟翔故巢》穴别《荀侯诔》洁裘 何晏《景福殿赋》设结</p>
<p>月、屑 陆机《豪士赋》阙穴</p>	<p>月、屑 曹植《七启之一》节越</p>
<p>曷、末 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之二》网末阔达括渴</p>	<p>月、黠 曹植《告咎文》发拔伐渴 曷、末 何晏《景福殿赋》跋阔 嵇康《卜疑》阔割褐达</p>
<p>薛、黠 陆机《演连珠之二十一》灭察</p>	<p>薛、月、末 曹操《短歌行之一》月掇绝</p>
<p>薛、月、屑 陆机《与弟清河云其五》结悦发</p>	<p>月、齐 曹植《责躬诗》戾越 月、祭 曹植《魏德论》发制越</p>
	<p>薛、祭 应璩《弈势》列绝灭势 曹植《黄帝赞》哲灭制列</p>
	<p>末、泰 曹植《应诏诗》沫盖</p>
	<p>薛、月、祭 曹植《潜志赋》烈蕪发 月、脂、祭 曹丕《连珠》发至裔</p>
	<p>薛、屑、质 应璩《正情赋》哲诘列泄节</p>
	<p>薛、屑、祭 曹植《文帝诔》灭绝咽毙穴滞誓</p>
	<p>薛、祭、锡 曹植《懿公主诔》岁灭晰 薛、怪、祭、锡 何晏《景福殿赋》寃泄滞届晰</p>
	<p>曷、月、泰、质 曹植《孟冬篇》轧鵠喝盖</p>
	<p>薛、祭、锡、齐、废 曹植《学官颂》杰艺烈晰寃义</p>

(十一) 痕、真、臻、殷、魂、諄、文

<p>真韵 陆机《太子赐宴诗》臣宾 《与弟清河云其三》振人(其四)臣</p>	<p>真韵 王粲《弩俞新福歌》陈神仁 宾《七释之四》神振 应璩《西狩</p>
--	--

尘湮《赴洛道中作诗二首之一》亲身津人《吴王郎中时从陈梁》臣陈人《大暮赋》因陈《汉高祖功臣颂》因人秦民亲臣《演连珠三十七》神人《丞相箴》陈身《吴大司马陆抗诔》仁神《愍怀太子诔》姻亲 陈臣人 陆云《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之二》申神邻镇《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之六》人仁振陈民《赠顾骠骑有皇之六》振人尘《赠鄱阳府君张仲膺之二》仁麟宾新《赠顾彦先之一》新真珍尘《答兄平原》振邻仁尘《九愍涉江》尘寅辰宾《登遐颂郊闲人》薪寅秦神津《登遐颂夷门子》真神《祖考颂》秦震辰尘民滨人振《吴故丞相陆公诔》晨真仁神 邻陈 麟尘《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振民臻湮 尘振

译韵 陆机《吴大帝诔》俊顺《演连珠之四十一》顺润峻

文韵 陆机《百年歌之三》闻云熏文纷《汉高祖功臣颂》军勋分坟《演连珠之三二》云君 陆云《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之二》闻勋云芬《南征赋》分闻纷云《九愍感逝》闻芬群芸《九愍之九》文芬分云《白云赋》煜勋

殷韵 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勤殷

真、译 陆机《长安有狭邪行》轮尘民春亲晨遵人循津《文赋》因津人混纶神新《丞相箴》仁遵《遂志赋》顺进《愍怀太子诔》骏胤俊晋 陆云《赠汲郡太守诗之二》淳振

赋、辰尘 杨修《出征赋》陈垠曹操《善哉行之一》仁嗣仁身《气出唱之三》真神 曹丕《煌煌京洛行》人臣《杂诗之二》 陈人《沧海赋》神身《出妇赋》亲尘《莺赋》身混神 曹植《门有万里客行》人亲陈民秦《灵芝篇》滨神鬲仁亲巾《陌上桑》人尘麟《责躬诗》臣滨臣身《朔风诗》邻人《洛神赋》神尘《神龟赋》滨人晨振《归思赋》滨振榛《七启之四》蘋人滨《禹渡河赞》民身《武帝诔》神民滨陈震辰宾《告咎文》民神新《幽愤诗》身真人尘《赠秀才人军之五》尘麟人亲（又十七）珍身人神《思亲》亲因《琴赋》真身仁信慎 珍人《七启之二》隼刃何晏《景福殿赋》真人仁民神

译韵（无独用例）

文韵 曹植《大暑赋》分耘群《述行赋》坟君焚《九华扇赋》分熅文《离缴雁赋》云群闻《九咏》闻云《七启之二》文纭（又三）群云（又五）文纷云《武帝诔》君文 何晏《景福殿赋》文云分 嵇康《思亲》闻云

殷韵（无独用例）

真、译 王粲《伤夭赋》均混 应瑒《撰征赋》邻巡 曹丕《喜筭赋》巡神尘 曹植《侍太子座》春尘身陈秦神《七启之一》珍麟鹑醇辛（又六）仁伦身秦（又七）均春民

神人《答兄平原》尘辰人遵身《答张士然》尘榛循邻亲人辛《九愍涉江》(之八)麟津振轮《逸民篇》臣民伦 亲仁淳真人《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振湮身遵臻

真、魂 陆机《吴大帝诔》仁坤神
真、文 陆机《为周夫人赠车骑诗》人君《遂志赋》坟震陈邻神震《浮云赋》文麟 陆云《答吴王上将顾处微诗之四》纷军渍尘

文、译 陆机《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运顺《与弟清河云其二》俊问 陆云《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之一》熅文分伦《思文之一》峻问奋
文、魂 陆机《浮云赋》奋遁

真、译、文 陆机《文赋》坟纷春云芬彬文

《辛尧赞》辛尘春神《夏禹赞》民神新亲仁纯《汉文帝赞》身亲民淳《长乐观画赞》神春《魏德论》神春宾《文帝诔》纯人因辰麟新神民邻震臣尘岷鳞珍宾《曹仲雍哀辞》轮巾《九愍赋》遵亲滨秦人身尘 嵇康《六言之一》均亲民《琴赋》宾醇秦人神伦《大师箴》沦亲仁陈真钟会《菊花赋》巾唇神《蒲萄赋》淳珍垠

真、文 何晏《景福殿赋》幽陈震茵神宸榛春芬 王粲《从军诗之四》津军人勋君臣陈秦人身《酒赋》军亲宾因《神女赋》真人群曹丕《失题》津雲麴 曹植《当墙欲高行》雲人亲真陈津《薤露行》因尘君群麟人分芬《酒赋》辰分身云文仁贫亲《懿公主诔》文氛混应瑒《西狩赋》震陈分云 丁廙《弹棋赋》陈亲申文

文、译 应瑒《文质论》分文春曹植《新诗六首之三》纷文云军春群君

真、殷 王粲《赠文叔良》滨邻岷勤《出妇赋》仁亲新勤 曹植《赠白马王彪之六》神陈邻亲勤仁辛《武王赞》殷臣民宾
译、殷 曹植《乐府诗》醇勤《当来日大难》欣轮
真、译、文 王粲《车渠碗赋》珍真云津文分伦 曹丕《柳赋》珍因春

<p>真、文、魂 陆云《吴故丞相陆公诔》门文煜淳勋</p> <p>真、仙 陆云《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公将还京邑祖饯赠此诗之四》川驩宾人《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旋辰泯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宜新臣亲</p> <p>真、先 陆机《答贾谧诗其三》泯振民天 陆云《吴故丞相陆公诔》天臣神</p> <p>文、元 陆机《七微》闻言 陆云《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蕴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君煜繁文源分</p> <p>译、刚 陆机《七微之五》俊嫫</p> <p>真、译、仙 陆云《赠郑曼季南衡之三》润振晋变信《吴故丞相陆公诔》舜晋隼彦</p> <p>真、译、先 陆机《赠武昌太守夏少明其二》均淳人天贤 陆云《赠顾尚书》遵研玄陈渊春仁</p> <p>真、文、仙 陆云《赠郑曼季南衡之五》文珍神川</p> <p>真、魂、仙 陆云《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仁振屯泉</p>	<p>辰分纯仲麟 曹植《杀皇篇》人辛珍雲银轮《文帝诔》分伦真纯勋秦焚因遵闻《骷髅说》君军尘巾滨榛陈均 何晏《景福殿赋》臣遵身邻闻</p> <p>真、文、魂 曹操《陌上桑》云门崙君门神</p> <p>真、文、殷 王粲《杂诗之三》因云身勤</p> <p>真、译、文、殷 应璩《斗鸡》勤宾陈伦纷分群欣珍 嵇康《琴赋》斤神文均</p> <p>文、桓 曹操《善哉行之一》君官</p>
--	--

<p>真、魂、先 陆云《寒蝉赋》人天珍存 真、山、先 陆机《挽歌三首之三》 间人怙晨年邻尘振泯宾亲陈 真、元、仙 陆机《答贾谧诗其五》 蚌晋禅献 魂、文、元 陆云《答兄平原》勋繁 军门云昆闻《赠郑曼季高岗之三》 原芬门云 諄、文、仙 陆云《盛德颂》峻顺韵变 真、文、先、殷 陆云《吴故丞相陆 公諫》文辰人震年民津神殷 真、諄、魂、先 陆机《七微之七》 贤钧巨川孙 真、諄、文、元 陆云《赠郑曼季谷 风之一》春熅繁源人 真、諄、仙、先 陆云《晋故豫章内 史夏府君諫》均年连泯</p> <p>真、侵 陆机《文赋》讯仞进润浸 峻韵振瞬 真、諄、青 陆云《晋故散骑常侍 陆府君諫》仁亲姻绅尘振甄铃辰 真纯滨</p>	<p>文、桓、庚 曹植《田开疆赞》命曩分 真、清 曹植《出妇赋》尘清 真、庚 曹操《善哉行之一》仁命 真、唐 应瑒《正情赋》因人神 展唐</p>
---	--

质(栻)迄没术物

<p>质韵 陆机《晋故散骑常侍陆府 君諫》秩疾 陆云《赠鄱阳府君张 仲膺之一》实质室《逸民赋》一逸 质室</p> <p>迄韵 (无独用例) 没韵 (无独用例) 术韵 (无独用例)</p>	<p>质韵 王粲《浮淮赋》日秩质疾 应瑒《西狩赋》质溢日《文质论》一 质 曹丕《善哉行》失悉 嵇康 《琴赋》溢日 一质失《卜疑》一逸 《卜疑》失吉 曹植《武帝諫》一昵 日粟《宜男花颂》日瑟</p> <p>迄韵 (无独用例) 没韵 曹操《塘上行之二》没卒 术韵 曹植《责躬诗》纣率</p>
---	---

续表

物韵 (无独用例)	物韵 曹植《责躬诗》物绂《吹△赞》物鬱 质、没 曹丕《善哉行》卒
质、木 陆云《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之四》秩质律溢《九愍考志》室逸律溢质《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吉恤日室	质、木 王粲《闲邪赋》逸出室 何晏《景福殿赋》秩一术 嵇康《卜疑》失质术《大师箴》逸恤 曹植《白鸠讴》质出
质、物 陆机《演连珠之十一》屈日	质、木、物 曹植《懿公主诔》质出一物律
质、薛 陆云《失题》室哲烈日	质、薛 曹丕《善哉行》悦室
质、黠 陆机《演连珠之四十七》密察	没、黠、月 应璩《驰射赋》忽八越发
没、薛 陆机《白云赋》泄忽	
质、木、薛 陆云《九愍悲郢》日彻膝恤	
质、薛、屑 陆机《答贾谧诗其二》裂质节室	
	没、哈 曹植《七启之五》没逮 没、祭 曹植《死牛诗》骨突窟洩 质、木、祭 曹植《黄帝三鼎赞》器一吉出 质、木、薛、祭、黠 曹植《卜太后诔》出哲艺疾列察
质、脂 陆云《登台赋》闾一日室质	质、物、脂 曹植《曹休诔》室粹物实
质、薛、屋 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哲逸秩穆	
质、锡 陆云《愁霖赋》激质室疾溢	质、德、取 曹植《承露盘铭》德极秩

(十二) 唐、阳

唐韵 陆机《与弟清河云其八》堂
荒康 陆云《张二侯颂》皇桑《晋
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瑯堂璜康
《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光荒
唐煌

阳韵 陆机《与弟清河云其四》常
湘《鳖赋》妨掌响《愍怀太子诔》霜
望伤房 陆云《赠顾骠骑有皇之
一》章疆昌阳相《答兄平原》长常
《赠郑曼季谷风之三》凉章翔梁裳
《答兄平原》长觴梁商箱《喜霁赋》
祥梁箱阳《登台赋》芒房霜凉翔方
《寒蝉赋》凉伤裳阳《九愍涉江》湘
将乡长伤《九愍纾思》翔裳香祥
《九愍感逝》襄长商霜《登遐颂张
招》芒章亡方《晋故豫章内史夏府
君诔》翔章张昌阳《南征赋》将亮
壮唱

唐、阳 陆机《短歌行》堂觴霜阳
芳长房章忘臧荒《门有车马客行》
乡湘裳凉亡丧荒芒长伤《百年歌
之四》刚乡瑯《与弟清河云其九》
房亡復《述先赋》纲亡《述思赋》忘
臧方《叹逝赋》伤长丧荒忘芒《大
暮赋》长丧量亡《文赋》章妨伤芒

唐韵 应瑒《撰征赋》光黄 曹丕
《魏德论》光康 曹植《艳歌行》桑
当 嵇康《卜疑》臧囊

阳韵 王粲《柳赋》乡长扬 应
瑒《奔势》昌场亡疆方 详亡
嵇康《幽愤诗》放尚《司马相如
赞》放状相尚《琴赋》张亮 曹操
《冬十月》场商 曹丕《秋胡行之
三》扬方《善哉行之二》扬肠方芳
商忘《燕歌行之一》凉霜翔肠乡
方房忘裳商长床央望梁 曹植
《怨歌行》长忘《结客篇》场芒僵
《两仪篇》阳翔《艳歌行》凉芳《送
应氏之二》常霜方阳觴肠长翔
《赠白马王彪之一》疆阳梁长伤
《朔风诗》方翔《皇考建世业》方
霜裳《大暑赋》籍凉《九愁赋》翔
常殃王《闲居赋》常翔《车渠碗
赋》章觴忘《鹞赋》翔场僵《九咏》
床觴房《七启之一》觴香肠《七启
之四》梁箱籍央《宝刀赋》壤像
《七启之五》响象《殷汤赞》仰王
偿相 曹睿《棹歌行》扬凉张方疆
韦诞《景福殿赋》襄翔长扬 房
凉阳 何晏《景福殿赋》敞象

唐、阳 王粲《大暑赋》翔当光堂
床方汤裳凉惶冈光堂《游海赋》苍
纲王 鹞翔光章《思友赋》翔场丧
《寡妇赋》堂厢伤《神女赋》璜裳煌
《白鹤赋》桑浆《无射钟铭》章方康
皇 应瑒《公宴》方堂章 康觴
《灵河赋》檀防光《车渠碗赋》常方

当《鳖赋》洋塘藏房《七微之三》行
 仓翔《汉高祖功臣颂》光扬王梁
 驩阳皇章亡《演连珠之三》扬苍
 《愍怀太子诔》皇芳臧昌《吊魏武
 帝文》昌扬臧详香长房倡觞亡光
 藏尝茫望葬王忘伤《又赴洛道中
 作诗二首之二》广莽往响朗想《汉
 高祖功臣颂》响往壤象网朗广仰
 《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朗襁长
 响《祖德赋》袒纆量壮《文赋》量状
 匠让相当旷亮枪壮暘班放长 陆
 云《太尉王公以九锡命大将军让
 公将还京邑祖餞赠此诗之一》王
 光臧扬芒《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
 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
 作此诗之一》祥臧苍堂《从事中郎
 张彦明为中护军之五》臧堂光将
 房《答兄平原》臧堂桑扬《赠郑曼
 季南衡之一》苍泱臧光桑扬《岁暮
 赋》芒湘桑亡丧堂荒《登台赋》佯
 昌厢芳亡堂《盛德颂》唐王光纲桑
 苍《张二侯颂》荒扬皇璋《逸民箴》
 丧荒墙亡《吴故丞相陆公诔》扬桑
 堂荒纲《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
 瑯堂璜康 荒光网《南征赋》广响
 荡朗泮《九愍纾思》想广往网《吴
 故丞相陆公诔》广象仰响

章黄光《杨柳赋》凉阳光唐《文质
 论》裳房刚 曹操《短歌行》慷忘
 康《却东西门行》乡行翔扬当方榜
 乡冈忘《气出唱之三》当榜相当觞
 央《董逃行》常桑 曹丕《煌煌京
 洛行》长行藏房亡当《上留田行》
 梁糠伤《大墙上蒿行》尝凉印霜央
 殃祥光阳钢良堂倡商肠觞忘《月
 重轮行》光焯长《黎阳作之二》吊
 僵裳《于谯作》光觞梁扬锵昂康
 《夏诗》凉倡榜扬肠长《愁霖赋》阳
 光《济川赋》翔行芳望光《离居赋》
 床长房光《感离赋》凉伤徨行黄扬
 《校猎赋》翔梁纲房堂《玛瑙勒赋》
 冈章阳苍光 曹植《妾薄命之一》
 藏房光桑觞 傍梁香姜忘《之二》
 房纲《五游咏》翔荒裳骧苍光堂相
 浆芳方疆《当来日大难》堂乡觞
 《大魏篇》常祥皇亡 厢觞皇康行
 昌《苦热行》乡藏《乐府诗》肠皇方
 香《斗鸡诗》商方房扬光伤翔场
 《元会诗》良堂章黄光方张商良长
 央王《离友诗之一》乡纲方疆骧航
 房康《责躬诗》皇方攘王方央《七
 忿》荡伤《双鹤俱遨游》傍湘方张
 《愁霖赋》皇将《喜霁赋》阳行《洛
 神赋》徨阳翔芳长 冈阳纲当浪
 乡瑯王光《静思赋》光当祥《玄畅
 赋》皇方纲王祥望《节游赋》光霜
 常纲房《慰子赋》光霜肠《娱宾赋》
 凉张倡章纲《登台赋》扬方光王
 《酒赋》翔堂方《橘赋》乡光方《白
 鹤赋》祥光当伤皇行殃扬《离缴雁
 赋》伤祥行方商翔康《神龟赋》方
 冈乡翔《七启之二》裳光霜《之五》
 光行房张商裳《之七》光方堂章祥

续表

<p>阳、庚 陆机《与弟清河云其七》 壤景 陆云《赠顾尚书》彰阳乡扬 张英《寒蝉赋》翔商阳京常</p> <p>唐、阳、庚 陆云《晋故散骑常侍 陆府君诔》张康臧扬京</p> <p>阳、江 陆机《七微之六》凉邦</p>	<p>光冈《七忿》荡伤《孔子庙颂》将商 光纲《宜男花颂》臧昌《姜嫄简狄 赞》王纲祥唐《周文王赞》王商方 光《汉景帝赞》昌康《汉武帝赞》光 攘疆章王《王仲宣诔》芳商亡光疆 王《武帝诔》阳皇章 康匡《任城 王诔》璋商刚匡《文帝诔》籍行伤 唐苍丧《懿公主诔》傍床皇殃翔 光疆王煌《释愁文》汤方床行方翔 《释愁文》往掌党爽《永思赋》伤梁 当 曹睿《短歌行》堂常裳颀良房 方《乐府诗》床长颀堂徨翔肠裳 何晏《景福殿赋》方桑 堂锵琅扬 煌 瑯光张方章场当《瑞颂》章祥 光冈疆 应璩《百一诗之二》阳墙 光康 韦诞《皇后亲蚕颂》阳桑筐 尝方 嵇康《赠秀才人军之八》冈 航长徨《思亲诗》藏伤《琴赋》冈襄 光苍阳康 房光芳《卜疑》扬臧 《酒会之三》朗象响赏《卜疑》放尚 让忘怅壮亮相抗快 钟会《菊花 赋》霜商冈芒煌张光</p> <p>唐、阳、庚 曹操《薤露》良疆王殃 京丧行伤 曹植《文帝诔》尝璋常 锵享祥康光纲当张扬翔匡 曹 丕《黎阳作之三》襄横光臧阳《至 广陵于马上作》汤光横航良商颀 亡方康伤《杂诗之一》长凉徨裳光 横翔乡梁肠《悼夭赋》横床亡《曹 苍舒诔》良光刚行藏疆英 曹植 《赠白马王彪之二》苍横冈黄《叙 愁赋》方长裳章英房望伤徨乡《迷 迭香赋》霜英芳棠光《曹休诔》英 章光</p>
---	--

续表

<p>阳、登 陆机《演连珠之二十》凉弘</p> <p>阳、耕、登 陆云《征西大将军京陵王公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之五》絃弘凉纛鏘</p>	<p>阳、钟、庚 曹操《蒿里行》凶阳戕方门鸣肠</p> <p>唐、阳、江 应场《西狩赋》黄幢翔纛</p> <p>唐、阳、东 曹植《汉高帝赞》祥纛雄汤</p> <p>阳、先 曹操《善哉行之一》王贤</p>
--	---

铎、药

<p>铎韵 陆机《君子有所思行》郭漠阁薄幕作落博恪霍《浮云赋》阁廓《感时赋》索幕落霍作漠酒廓《七微之一》泊壑 陆云《失题》错漠阁作薄《登遐颂鲜卑务尘》漠恪洛阁《逸民颂》作烏漠恪霍</p> <p>铎、陌 陆机《叹逝赋》注索百宅客</p> <p>铎、昔 陆机《七微之三》落错石阁奕 陆云《席弄赋》悻作石霍阁奕《祖考颂》作度廓奕《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夕错薄岁漠</p> <p>药、觉 陆云《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诔》嶽濯铎</p> <p>药、昔 陆机《演连珠之四十二》适约迹</p> <p>铎、陌、昔 陆云《逸民赋》昔壑泽</p> <p>药、昔、锡 陆云《赠郑曼季高岗之三》龠辟翻爵《赠顾骠骑有皇之七》爵辟易锡绩</p>	<p>铎韵 丁仪《厉志赋》恶错阁壑托薄度作恪昨作 曹植《离缴雁赋》饒薄</p> <p>药韵 何晏《景福殿赋》铎灼</p> <p>铎、药 王粲《游海赋》跃博</p> <p>铎、陌 曹植《魏德论》薄错骼漠</p> <p>铎、昔 曹植《君王礼英贤》璧薄</p> <p>药、陌 王粲《砚铭》若宅</p> <p>铎、药、陌 王粲《羽猎赋》骆弱作错泽 曹植《七启之五》蹙霍落泽若</p> <p>铎、陌、昔 应璩《杂诗之一》限石白客逆陌泽 曹丕《陌上桑》宅客陌管索石柏席落惜 曹植《当车以驾行》客席铎夕</p> <p>铎、陌、麦、昔 曹植《赠丁仪》落阒洋获博客惜薄</p>
--	---

(十三) 登、蒸

蒸韵 陆机《梁甫吟》凌承徵升仍
凝乘凭兴膺《皇太子宴玄圃宣猷
堂有令赋诗》承澄兴《答贾谧诗其
一》蒸膺兴徵《秋咏》凝升《文赋》
兴承应《瓜赋》凌凝冰《汉高祖功
臣颂》承陵愆 乘愆兴冰凌升膺
《愍怀太子诔》膺承 陆云《答吴
王上将顾处微诗之九》徵升兴膺
《答兄平原》兴承《南征赋》兴承升
澄乘应凌陵《九愍感逝》澄陵凝胜
登韵 (无独用例)

蒸和登 陆云《答兄平原》登凌升
兴乘《失题》升登胜徵《九愍之八》
兴登乘应凌升

蒸和清 陆机《驾言出北阙行》陵
承胜兴凝冰徵凌声

蒸韵 王粲《太庙颂》徵升《大暑
赋》升兴蒸《砚铭》绳兴 曹植《应
诏诗》升兴《甘露议》承凝承徵
嵇康《琴赋》证应兴

登韵 曹植《七启之三》腾增《征
蜀论》崩登 嵇康《幽愤诗》腾增
登明《大师箴》崩增

职、德

职韵 王粲《游海赋》匿食翼《登
楼赋》极力食匿色翼息惻臆侧
应璩《鸚鵡赋》色饰息翼 曹丕
《折杨柳行》极食色翼臆识 曹植
《平陵东行》食极《应诏诗》息食
《赠白马王彪之四》极侧匿翼息
《感节赋》息匿翼《卞太后诔》息翼
式 何晏《景福殿赋》饰极职 韦
诞《叙志赋》职饰 嵇康《秋胡行
之六》极极臆翼色极《琴赋》殖绝
侧 仄逼息识 测极《卜疑》臆食
色力棘息

续表

<p>德、泐 陆机《与弟清河云其一》 狱国</p>	<p>德韵 王粲《太庙颂》德则《赠王 孙文始》国德则武《七释之七》德 则塞 应瑒《弈势》北塞 曹植 《圣皇篇》德国《责躬诗》则国《七 启之七》国惑《景帝赞》则国《王仲 宣诔》得北国则《卜太后诔》国德 哀 韦诞《叙志赋》得则麦 嵇康 《秋胡行之五》默得国塞</p> <p>职、德 王粲《玛瑙勒赋》勒刻德 式 钟会《菊花赋》极色德直食</p> <p>职、屋 韦诞《叙志赋》侧殖愿 曹植《蝙蝠赋》蝠式翼</p> <p>德、合 嵇康《卜疑》德合</p>
-------------------------------	--

(十四) 庚、耕、清、青

<p>庚韵 陆机《演连珠十六》咏命</p> <p>耕韵 (无独用例)</p> <p>清韵 陆机《演连珠三十九》倾贞 情《思亲赋》营诚清《日重光行》营 名《浮云赋》颖领骋</p> <p>青韵 陆机《浮云赋》形并</p> <p>庚、清 陆机《百年歌之二》成荣 清城盈《与弟清河云其九》荣声</p>	<p>庚韵 王粲《槐树赋》明荣 曹操 《短歌行》鸣莘笙 曹丕《鸛赋》 生鸣</p> <p>耕韵 (无独用例)</p> <p>清韵 王粲《神女赋》盈成 声情 杨修《许昌宫赋》盈成 曹植 《妾薄命之一》情轻纓呈《当事君 行》情声名城《喜笑赋》成诚《东征 赋》营精轻旌《魏德论》清成贞声 《诂纆文》成盈贞《九咏》静领《七 启之三》情纓旌 嵇康《思亲诗》 莛声《卜疑》诚名</p> <p>青韵 应瑒《文质论》灵形经 曹 丕《感物赋》灵冥冷庭 曹植《王 仲宣诔》冥零《武帝诔》冥灵形 《骷髅说》灵形</p> <p>庚、清 王粲《伤夭赋》紫明《正孝 父赞》盛姓政敬命圣 韦诞《皇后</p>
--	--

《为周夫人赠车骑诗》平城《赠鄱阳府君张仲膺之二》征荣生城荣名《汉高祖功臣颂》兄征城黥《赠冯文罽迁斥丘令诗其七》领骋景永《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政圣命咏《答贾谧诗其十一》境咏圣命 陆云《大安二年夏四月大将军出祖王羊二公于城南堂皇被命作此诗之六》景整永领省《吴故丞相陆公诔》圣政命《答吴王上将顾处微诗》(之六)成情诚荣《答兄平原》征鸣情生《祖考颂》声平亨衡行《登遐颂玄洛》颖景领靖

庚、青 陆云《答兄平原》生馨《九愍悲郢》庆定命《盛德颂》定命

耕、清 陆机《遂志赋》呈声耕名

清、青 陆机《太山吟》庭冥亭灵声《日重光行》征停《大暮赋》灵声盈《文赋》形情轻清精声精《桑赋》庭征营《汉高祖功臣颂》冥灵情形宁《愍怀太子诔》诚庭《王氏诔》征根 陆云《赠顾驍骑有皇之八》征零冷情成宁《赠顾彦先之二》声庭宁《愁霖赋》城声庭盈《答孙显世之五》盈城庭纓《美哉良友》灵精

亲蚕颂》正令敬 杨修《出征赋》征惊 曹丕《大墙上蒿行》纓轻荣《济川赋》倾鸣征《出妇赋》城鸣平《弹棋赋》精平《连珠》名荣 丁廙《弹棋赋》精平贞 曹植《朔风诗》诚荣《矫志诗》烹名《愁霖赋》行精鸣《感婚赋》清英营情成纓《登台赋》情营清城荣鸣逞京明《九咏》衡旌鲸《七启序》荣情(又一)营成生《武帝诔》生成京《卞太后诔》名生旌情《丹霞蔽日行》正圣命《舜帝赞》圣政政命 何晏《景福殿赋》圣命政盛《应诏诗》明征旌声 嵇康《幽愤诗》名生荣情贞《琴赋》声清鸣平情《大师箴》营成生情明

庚、青 王粲《闲邪赋》灵惊 应瑒《车渠碗赋》生形荣 曹丕《沧海赋》生冷荣《车渠碗赋》形灵荣并 曹植《飞龙篇》生形《七启之五》庭笙鸣《汤祷桑林赞》性灵《骷髏说》形生《释愁文》形生《大魏篇》庭形鸣惊《曹仲雍哀辞》荣形龄 何晏《拟古》萍惊

耕、青 曹植《芙蓉赋》灵茎廷《蝉赋》庭茎形

清、青 王粲《羽猎赋》征垆《柳赋》征庭《鸚鵡赋》冥颈 应瑒《愁霖赋》声庭形零《撰征赋》庭城盈声 杨修《孔雀赋》精灵颈程 曹丕《戒盈赋》征灵庭《玛瑙赋》成星《柳赋》庭成征形情 曹植《责躬诗》盈经 纓庭《应诏诗》庭醒《酒赋》名清城成萍《鸚鵡赋》名形《七启之四》形睛《商山四皓赞》形营

琼诚并《寒蝉赋》征灵声宁《答兄平原》征龄灵《九愍纾思》形听灵盈《九愍纾思》(之九)停盈经《登遐颂梅福》精形庭冥

庚、清、青 陆机《齐讴行》平冥城名京倾盈情停营《与弟清河云其四》京灵情《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征兄情纓亭声明《为陆思远妇作》行兄宁名清荣情琼《拟明月皎夜光诗》明倾庭鸣冥情楹《愍思赋》营冷鸣《羽扇赋》诚平清冷情《演连珠二十六》清平宁 陆云《答吴王上将顾处微诗》(之一)明生刑琼《赠顾尚书》灵成英兄生明清征馨庭声鸣《鼓吹赋》垆城荣《漏刻赋》诚精筵平明精灵《吴大帝谏》生精荣灵 贞庭铭纓营声明灵冥零《愍怀太子谏》听圣敬命 陆云《赠郑曼季鸣鹤之四》声径生琼纓冥情《失题》荣清贞形《为顾彦先赠妇往返之三》荣情灵倾盈星《登台赋》灵京征宁《寒蝉赋》形盈轻零鸣《答兄平原》精生龄灵明清庭 征灵生冥《晋故散骑常侍陆府君谏》刑明纓平荣 声筵明情征营庭零《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谏》倾灵京 京刑营声庭荣铭灵冥征惊鸣《愁霖赋》省景脰靖永领《南征赋》静领挺颖景《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之一》命定圣正《南征赋》圣定命政《张二侯颂》圣命定正《逸民箴》竟镜径正

贞宁《魏德论》并形《骷髏说》倾冥灵情《任城王谏》名青声《懿公主谏》聆声《冬至献牺颂》贞并城轻曹容《善哉行》征灵 韦诞《景福殿赋》星宁名庭《皇后亲蚕赋》刑贞庭 嵇康《卜疑》诚庭 形情名冥情精并营 何晏《拟占》清并庚、清、青 王粲《从军之二》刑征垆情城鸣宁 龄平贞诚紫声《杂诗》情荣鸣征形冥诚并《思友赋》精鸣生经形《莺赋》冥颈鸣荣情《七释之六》形颈荣《刀铭》兵清呈形鲸灵明 应瑒《灵河赋》征惊倾星《文质论》命令廷政盛 杨修《神女赋》庭清灵荣 曹丕《秋胡行之三》萍倾荣英庭颈《于玄武陵作》城经声荣生鸣倾情《黎阳作》征峙营倾亭生青零情《于明津作》亭星生城《天折赋》宁庭情鸣 曹植《驱车篇》城名清亭英精征程贞灵形冥生《圣皇篇》营耕精声纓生庭鸣情《灵芝篇》戟牲形名《精微篇》明倾生零脚名颈生《孟冬篇》清兵明停《喜雨诗》生荣征庭成《赠丁虞王粲》京清城清兵名声营经《杂诗》楹庭征并莠荣生萍倾情《大暑赋》灵清荣《怀亲赋》惊营停平《感节赋》冥英声惊零生《出妇赋》零庭惊征声《九愁赋》旌庭形倾鸣声《宝刀赋》英营庭灵《车渠碗赋》声庭形成征星惊精《橘赋》庭清生零荣《鹞雀赋》营生倾听《七启序》庭灵营生倾 英经声《孔子庙颂》灵荣倾馨《皇太子生颂》生荣经明禎声听《女娲赞》笙成形灵《骷髏说》庭声盈荣停《承

续表

<p>庚、耕、清、青 陆机《顺东西门行》庭盈生停鸣征平生箏情 陆云《九愍纒思》(之八)情紫倾零嵘生</p> <p>庚、清、真 陆云《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明清贞矜</p>	<p>露盘铭》清停英经营明并零倾 《王仲宣诔》青生征零 京鸣形声 颈冥生荣《文帝诔》龄庭冥莹形琼 平轻情《卜太后诔》贞灵明冥牲诚 《惟汉行》形明生盈声径庭平宁名 曹容《长歌行》鸣声生庭明荣莹 情纒《苦寒行》行城营倾形名荣清 兵龄纒 何晏《景福殿赋》情经明 清 正行生平宁卿诚灵成声旌营 征成英停明形庭 兵刑情 嵇康 《秋胡行之七》城城英庭生城《答 二郭之一》京征营情生成形宁停 并馨盈《知慧用》生停声正《名与 身孰亲》荣精惊宁《琴赋》形声明 《卜疑》名生声屋成 钟会《菊花 赋》并灵情荣青羸城形荣 庚、耕、清 曹植《节游赋》生茎荣 鸣成《荀侯诔》纒耕衡 庚、耕、青 曹植《临观赋》灵茎青荣 耕、清、青 王粲《迷迭赋》庭茎精 曹植《嘉禾讴》精茎庭灵 曹容 《燕歌行》倾庭茎征宁 庚、耕、清、青 王粲《吊夷齐文》 征嵘灵平情《思亲诗》生宁征嬰苻 争颈逞情龄诚 杨修《节游赋》征 逞灵生成英棘茎青馨形荣 曹丕 《迷迭赋》庭茎荣清征生 曹植 《弃妇诗》庭青荣灵鸣成宁星精并 鸣庭声箏清灵成宁《文帝诔》祜灵 声征形冥肩惊颈峥嬰经庭轻生零 听形诚 嵇康《名与身孰亲之九》 荆耕萍倾 清、真 嵇康《东方朔至清》真名 纒营 清、青、侵 王粲《七释之二》名品馨</p>
---	---

陌麦锡昔

陌韵 陆云《盛德颂》赫宅	陌韵 曹植《临观赋》泽客
麦韵 (无独用例)	麦韵 (无独用例)
锡韵 陆机《与弟清河云其一》绩锡	锡韵 (无独用例)
昔韵 (无独用例)	昔韵 (无独用例)
陌、昔 陆机《皇太子赐宴诗》赫宅昔格《与弟清河云其七》客宅惜	陌、昔 王粲《游海赋》颢石 嵇康《赠秀才入军十八》宅惜
麦、昔 陆云《九愍考志》易辟适迹策	麦、锡 曹植《责躬诗》策惕
昔、锡 陆机《汉高祖功臣颂》迹锡敌绩	麦、昔 王粲《反金人赞》辟益迹璧易谪
麦、昔、锡 陆机《文赋》适益策绩易	陌、麦、昔、锡 曹植《曹休诔》厄戟饬场

(十五) 东、冬、钟、江韵

东韵三等 陆机《百年歌之六》隆官中丰《思亲赋》丰融《豪士赋》崇官中《演连珠四九》穷风《演连珠之七》风梦 陆云《九愍行吟》融穷隆风终《陆府君诔》隆风《逸民赋》崇冲隆终《夏府君诔》融崇穷冲	(一) 东韵三等 王粲《太庙颂》宫崇 杨修《许昌宫赋》宫风隆 曹丕《临高台》忠宫 曹植《孟冬篇》终宫《杂诗之二》风中穷戎充《矫志诗》弓雄《出妇赋》穷终《七启序》隆穷终躬风中《七启三》弓风(又五)宫终(又六)风雄《武帝诔》穷躬终穹《告咎文》风隆嵩丰 曹睿《月重轮行》终躬中 何晏《景福殿赋》官中风融穷隆 嵇康《琴赋》中风终穷
东韵一等 陆机《功臣颂》通功东公《演连珠之十九》功洪	东韵一等 (无独用例)
钟韵 (无独用例)	钟韵 曹丕《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之二》重奉共 王粲《七释》雍封 曹植《应诏诗》雍从《魏德论》恭锋封从

续表

<p>东三、钟 陆机《演连珠之二》凶 穷丰《演连珠之三十八》充龙 陆 云《大将军宴会》雍风容丰崇《赠 郑曼季南衡》雍风踪龙宫《寒蝉 赋》容丰龙踪《赠顾骠骑有皇》庸 风忠宫踪《赠张仲膺》恭充丰风 《夏府君诔》凶终隆</p>	<p>东一、东三 曹丕《武帝哀策文》 通宫穷</p>
<p>东一、钟 陆云《张二侯颂》东 空庸</p>	<p>东一、钟，王粲《浮淮赋》动溶《平 陵东行》通龙《洛神赋》鸿龙松《悯 志赋》从通《潜志赋》容恭通《宝刀 赋》通凶 嵇康《秋胡行之二》工 工逢凶从工《卜疑》公从 龙鸿 功容 应瑒《奕势》动羣</p>
<p>东一、东三、钟 陆机《赠夏少明》 工庸东隆戎 陆云《登遐颂》东容 冲穷</p>	
<p>冬韵 (无例)</p>	<p>冬韵 (无例)</p>
<p>江韵 (无独用例)</p>	<p>江韵 (无独用例)</p>
<p>东三和江 陆机《丞相箴》忠邦</p>	<p>东一、江 王粲《赠蔡子笃》东邦 江通同 曹植《九愁赋》同公江 《禹治水赞》功江同邦</p>
<p>东一、钟、江 陆机《功臣颂》锋功 江东 陆云《陆公诔》功东邦庸</p>	<p>东一、钟、江 王粲《襄宾钟铭》功 邦同钟 杨修《神女赋》双蓉鸿工 同恭从 曹植《盘石篇》蓬东重涵 虹龙松鸿通钟同江从邦公《责躬 诗》踪聪雍邦《王仲宣诔》朦雍钟 恭龙邦空从通《武帝诔》庸公邦龙 《卞太后诔》庸功聪邦 嵇康《游 仙诗》松葱双通龙蒙桐邕踪</p>
<p>东一、东三、阳 陆云《陆公诔》方 戎功</p>	
<p>东一、钟、阳 陆云《陆府君诔》钟 通聪章踪网芒</p>	

续表

<p>东一、东三、钟、阳 陆云《答兄平原》龙雄终塘蓬伤 东一、江、阳 陆云《高岗》桐江方通芳《悠悠悬象》通功方窗同 东一、东三、钟、江、阳 陆云《盛德颂》容公宫邦雍功王 东一、东三、冬、钟、唐 陆机《七微》丰宗鸿龙皇</p> <p>东三、钟、登、江 陆机《与弟清河云》龙凤弘邦崇 东三、青 陆云《张二侯颂》崇宫宁冲终风①</p>	<p>东三、清 嵇康《赠秀才入军十八》终成 东三、蒸 曹丕《黎阳作之一》陵穷风中</p>
--	---

屋、沃、浊、觉

<p>屋三 (无独用例)</p> <p>屋一 陆机《陆抗诔》屋沐独禄 陆云《张二侯颂》禄穀族《逸民箴》禄屋 屋一、屋三 陆云《祖考颂》服穀禄屋</p> <p>烛韵 陆机《文赋》属曲足玉《演连珠之二八》勔辱</p> <p>觉韵 (无独用例) 沃韵 (无独用例)</p> <p>屋一、烛 陆机《赠斥丘令》曲渌速《怀土赋》速玉属木足曲躅《应嘉赋》曲族卜谷木玉足《桑赋》木緝《演连珠之十五》足哭 陆云</p>	<p>屋三 王粲《蕤宾钟铭》六淑睦福 曹植《武帝诔》服育 肃叔</p> <p>屋一 曹植《蝙蝠赋》族木</p> <p>烛韵 曹操《度关山》狱黠 曹植《玄畅赋》欲俗《七启之二》缚绿玉(又五)俗曲 嵇康《琴赋》绿玉 俗曲</p> <p>觉韵 (无独用例) 沃韵 (无独用例)</p> <p>屋一、烛 王粲《七释》曲谷 曹植《孟冬篇》足鹿《芙蓉赋》木谷属绿烛足</p>
---	---

① “宁”字依上下文疑当作“冲”，如是则纯为东三。

续表

<p>《答孙显世》曲玉木谷</p> <p>屋一、烛、觉 陆机《赠顾令文》嶽族朴玉《招隱诗》躅谷足幄木玉曲朴欲《七微之四》木曲角《功臣頌》黠岳卜禄录木谷哭渥足 陆云《逸民賦》欲木辱禄谷渥《九愍行吟》渚卜足辱</p> <p>屋三、烛 陆机《七微之三》玉福属 陆云《答兄平原》覆玉录</p> <p>屋三、烛、觉 陆机《贈弟士龙》促足岳育服</p> <p>屋一、屋三、觉 陆云《贈汲郡太守》服幄穀嶽</p> <p>屋一、觉、药 陆云《陆公誄》嶽谷铄跃</p> <p>屋一、屋三、烛、觉、德、药 陆云《陆公誄》肃俗乐学国璞屋铄</p>	<p>屋一、觉 曹植《时雨讴》渥独澹谷《懿公主誄》独族渥穀岳</p> <p>屋一、烛、觉 曹植《神龟賦》烛木谷壳《神农贊》木壳俗 嵇康《卜疑》卜璞俗禄欲曲</p> <p>屋三、烛、觉 嵇康《琴賦》曲角渥属嶽</p> <p>烛、觉 曹植《巢父贊》渚浴 曹植《责躬诗》岳嶽《武帝誄》玉朴 王粲《七释》俗朴欲辱</p> <p>屋一、屋三、烛、觉 曹丕《校猎賦》穀属岳鹿鶯谷日</p> <p>烛、沃 嵇康《琴賦》曲鵠</p> <p>屋三、职 曹丕《玛瑙勒賦》饰服《曹苍舒誄》极服 何晏《瑞頌》色服</p> <p>职、木、德、锡、药、烛 曹操《度关山》职律力国斲俗德曲戚</p>
--	--

讨论

上面的比较,实际是按照十六摄排列的。我们认为从表面看十六摄是宋代以后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切韵》时代韵部的大类,是对《切韵》时代语音分类的一个归纳。我们从上述比较中,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 果摄(假摄)。首先歌韵和戈韵在《广韵》中分而《切韵》

中并不分,我们不管在上述南方的诗人还是北方的诗人的口里,也同样看不出分别。其次,歌韵和麻韵上古分属歌1部和歌3部,三国时洛阳话里来自歌1部的字和歌3部的字从押韵看不能分别。南方诗人的用例大致是相同的。第三,歌和鱼的通押只有上述曹操诗中一例,歌、尤通押也只有陆云一个例子,都可能只是偶尔的通押,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2) 遇摄。首先,上古时代模、麻、鱼、虞部分和支韵部分组成鱼部。侯、肴、虞韵部分组成侯部。到三国时期的洛阳方言里,后代的虞韵字已经和侯韵字分别很大,除了曹植两篇韵文外,其他文人都不通押,而并入鱼韵字之中。但是在陆机、陆云的用韵里,我们显然还可以看到上古韵部的迹象,鱼和虞不混,和鱼韵相押的虞韵字,都是上古的鱼部字。同时有相当多的例子虞韵字和侯韵、尤韵字相押。其次,陆机、陆云还有个别遇摄和灰、哈相押的例子。

(3) 蟹摄。蟹摄五个韵内部可以通押,南北诗人都没有问题。南北诗人的韵文中都有大量的例子和止摄字通押(参下面止摄例),说明当时蟹摄和止摄的读音应该还是比较接近的。

(4) 历来研究《广韵》者多把泰、夬、祭、废四个韵单独列出,因为它们没有相配的平声和上声,比较特殊。这四个韵从南北诗人的押韵情况看,也确实比较特别,它们除相互通押外,一般和止摄或蟹摄的去声字相押,同时又和山摄的人声相押。猜想它们的主元音应该和山摄的主元音比较接近。

(5) 止摄。止摄四韵上古来源不同,但到中古时期,在北方诗人的口里已经相混,南方诗人也没有什么区别。至于止摄和蟹摄的关系较近,我们上面已经谈到了。

(6) 效摄。效摄四韵可以通押,南北皆然。同时还有少数例子显示效摄和流摄音近,南北都有通押的例子。

(7) 流摄。流摄各韵可以通押,例子极多。它除了和效摄

有点关系外,和其他各摄关系不大。

(8) 咸摄。咸摄字韵字很少,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

(9) 深摄。深摄只有一个侵韵,侵韵的独立从南北诗人的押韵情况看是不成问题的。侵韵还有少量的与咸摄字押韵的例子。咸、深两摄都是合口韵,通押也在常理之中。北方诗人又有深摄和臻摄字相押的例子,两个例子都出现在赋里,应该只是偶尔的通押。

(10) 山摄。《切韵》寒、桓不分,两者只是开合之别,我们也并在一起看。山摄字相互之间的通押非常明显,不管南北都是如此。南北也都有山摄字和臻摄字通押的例子(入声同样如此)。这一摄中比较特别的有一个“西”字。“西”是齐韵字,在我们所有的韵例中一共出现三次,一次和微韵字押(曹植《怨歌行》饑泥依西),还有两次就是和山摄字押。西字和山摄字通押只出现在北方文人的笔下。至于陆云的“幡”字和山摄字押,应该是秀才识字读半边的结果。

(11) 臻摄。臻摄各韵的字互押常见,臻摄和山摄字押已如上述,其他的通押都只是偶见。特别是北方文人有将真摄和梗摄相押的(南方只有一例,且只是杂入一个“铃”字),那只能说明它们的主要元音是相同或相近的而已。

(12) 宕摄。唐韵和阳韵在中古的区别只在韵头,两韵通押,南北皆然。又南北都有宕摄和梗摄字通押的例子,又都有与江摄通押的例子,但只是偶见。南北不同的地方在,南方偶有和曾摄字通押的例子,北方不见。

(13) 曾摄。蒸、登两韵相差只在韵头,所以南北都有通押的例子。南方偶见与梗摄字押的例子,如陆机的《驾言出北阙行》押“陵承胜兴凝冰徵凌声”。

(14) 梗摄。梗摄各韵之字相互通押南北皆然,不必讨论。

(15) 通摄和江摄。比较当时南北用韵的不同,我们可以发

现：第一，整个东汉末年的洛阳方言中，东一和东三分别很严。东三独用，东一和钟韵合用。而吴语则东一和东三时有相合，这是当时南北汉语的一大不同点。第二，当时吴语东韵和唐、阳韵合用者较为多见，在入声里也就有屋韵和药韵合用的情况，这种现象在洛阳方言里则极为少见（我们只见到曹植《汉高帝赞》“祥攘雄汤”一例）。第三，当时南北方言都有东韵和曾撮字合押的例子。

总括起来说，当时南北方言相差不大，但是从南北方言各摄内部不同韵部之间和不同摄之间的通押情况看，其区别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认为，南北用韵的这种差异，大致反映当时各自韵系的情况。从总的情况看，南方的用韵情况较接近上古的韵部，这反映出南方方言的来源早于两陆时代，其变化慢于北方，或者说当时北方标准语的语音变化尚未影响到南方方言。当然有些现象可能反映了底层语音对韵学的影响。

第二节 明清时代上海方言语音

关于明清时期的上海方言的文献记载，主要是当时的一些上海方志。这些方志的记载，大多非常简略。从中我们只能看出当时方言情况的一个大概。

华亭县和上海县

唐天宝之前，今上海市辖境分属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天宝十年（751年），吴郡太守赵居贞奏割昆山、嘉兴、海盐三县置华亭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县治在今松江县城。境内有名镇青龙镇，建于唐天宝五载（746年）。由唐迄宋，华亭县政区格局无重大变动。宋代青龙港贸易渐兴，逐渐成为太湖流域

东部地区重要的转口贸易港,时人称之为“小杭州”。《云间志》载应熙《青龙赋》里称“闾里观书,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反映了青龙镇学的兴盛。但从宋代开始,青龙港经常淤塞。宣和元年(1119年),疏浚青龙江浦,河道畅通,青龙镇再度兴旺。宋金交战,金兵南下,所过燔燹一空,而华亭一带因僻处海疆,吸引移民侨居,由是青龙镇人口猛增。

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青龙镇设市舶场。但此后,吴淞江潮汐水阻现象日渐严重,河道明显处于不稳定状态,青龙港迅速衰落,代替青龙浦而兴的是上海浦。上海浦的名称始见于北宋时期(《三吴水利书》引北宋郑亶文),其地点约在后来的上海县城周围。约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之前,上海设立“酒务”以收税。约在南宋景定、咸淳年间(1260—1274年),上海始设市舶提举司,上海始称上海镇。此后,上海迅速崛起,元初,已成为华亭东北大镇。

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华亭分置上海县,二十九年(1292年)上海正式立县。本章讨论明代以后的上海方言,将局限在上海县境内。

明代永乐元年(1403年),江南大水。在治理吴淞江时最终确定“掣淞入浏”和疏浚大黄浦、范家浜的方针,形成“新黄浦”。

到清康熙时弛海禁,设海关,通市贸易,上海港成为贸易大港。上海开埠后,更成为五方杂处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方言实际上从明代就已经开始融合了各地移民的方言,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明清上海方言

传世文献中关于上海方言的记载不多。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松江府方言的最早记录是正德《松江府志》:

方言语音皆与苏嘉同,间亦小异。如谓人曰渠,自称曰

依,问如何曰宁馨(宁音如囊,馨音如沆),谓虹曰蜃。言罢必缀以休。及事际、受记、薄相之类,并见于苏志(薄音如勃)。又谓此曰箇里(箇音格),谓甚曰忒煞(煞去声),谓羞愧曰恶模样(模音如没),谓丑恶曰泼赖(泼音如派)。问多少曰几许(音如夥)。至于音之讹,则有以二字为一字(如世母为婢,舅母为姪,什么为些之类);以上声为去声,去声为上声(呼想如相,呼相如想之类)。韵之讹则以支入鱼(龟音如居,为音如俞之类),以灰入麻,以泰入街(槐音如华,大音如惰之类)。如此者不一。细分之,则境内亦自不同,风泾以南类平湖,泖湖以西类吴江,吴淞以北类嘉定,赵屯以西类昆山。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大率皆吴音也。金山俗参五方,非南非北,盖自设卫后始然。

关于上海县方言语音的最早的确凿的记录是明嘉靖《上海县志》,它说:“方言语音视华亭为重,邑西唐行以南与华亭相似,赵屯以西类昆山,吴淞以北类嘉定。”

许宝华和游汝杰两位先生曾对现代上海市所辖地区,包括当时的上海市区和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奉贤、松江、金山、青浦、崇明 10 个郊县的府志、州志、市志、厅志、县志、镇志、乡志、村志共 119 种进行过考察。结果发现其中有 53 种辟有专门篇幅介绍方言或记录方言词汇。^①

许、游文说:“我们搜寻并一一目验上海地区的府志、州志、市志、厅志、县志、镇志、乡志、村志共 119 种,包括手稿本、传抄本、木刻本、缩微胶卷、影印本、石印本和铅印本。年代最早的是宋绍熙四年(1193)修纂的《云间志》,最晚的是 1947 年出版的《金山县鉴》第三期。其中辟有专门篇幅介绍方言或记录方言词

^① 许宝华、游汝杰:《方志所见上海方言初探》,《吴语论丛》第 184~192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

汇的有 53 种,不包括有方言词汇散见于各卷(特别是风俗卷和物产卷)的方志。其中有明志 6 种,清志 36 种(乾隆前 15 种,嘉庆后 21 种)。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编《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共 9 册,横滨市立大学纪要,1963—1972)仅载上海地区方志 18 种,且未见有明志。”这 53 种中和上海有关的有:明正德《松江府志》,明嘉靖《上海县志》、清康熙《上海县志》、乾隆《上海县志》(1750 年)、乾隆《上海县志》(1784 年)、嘉庆《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光绪《上海县志》、民国《上海县续志》、民国《上海乡土地理志》和嘉庆《法华镇志》、嘉庆《法华乡志》。其中以明正德《松江府志》最早。

许、游两位先生由方志记载获得的结论有声母的,有韵母的,也有声调的。我们把这些结论引在下面。由于许、游两位先生的结论涉及的地理范围比较广泛,包括了今天上海市范围所有的区县。而我们因为明清两代上海县已经建立,所以只准备涉及上海县范围(包括今天的上海市中心城区——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所有的十个区)范围内的语音,所以《上海县志》未记载的、或未明确指出是上海县范围内的语音特点,一概省略。

关于声母的特点,可以肯定出现在上海县范围内的,只有:

- (1) 有的疑母字仍读牙音。见于民国《上海县志》。
- (2) 重唇存占。见于民国《上海县志》。
- (3) 有的日母字读娘母。见于民国《上海县志》。

有的方志还指出文自异读。如民国《上海县续志》指出:“又若未、若味,则读音轻唇,语音重唇。若月、若拐,则读音喻母,语音疑母。似语音转足以存古。”

见于方志的上海县方言的韵母特点有:

第一,庚从阳音。最早见于康熙《上海县志》,以后乾隆十五年《上海县志》、乾隆四十九年《上海县志》、嘉庆《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都提到这个特点。

第二,支微入鱼。见嘉庆《上海县志》和同治《上海县志》。

第三,江阳不分。见于嘉庆《上海县志》。

第四,真庚不分。见嘉庆《松江府志》。

第五,真侵不分。见嘉庆《上海县志》。

第六,灰韵入麻。见康熙《上海县志》、乾隆十五年《上海县志》、乾隆四十九年《上海县志》、同治《上海县志》。但正如许、游两位先生所指出的,从各志所举的唯一例字是“槐音如华”来看,似应归结为“佳入麻”。“‘槐’在切韵音系有皆韵和灰韵两读。从现代上海话来看,灰韵喉音读 ue,如灰、回、焰,没有读 a 的;佳韵(包括广韵的皆韵)读 a,如怀、阶、街;麻韵有读 a 的,如椰、爷、夜,却没有读 ue 的。”

有关声调合并的材料有正德《松江府志》载:“以上声为去声,去声为上声。呼想如相,呼相如想之类。”由此可见,上海话阴上和阴去的合并,有可能在四五百年以前就开始了。^①

关于明清时代上海方言语音的情况,目前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这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

附录:中古洛阳方言

要了解中古洛阳旧音的情况,最好选择韵书时代以前的诗人押韵作为考察对象。诗人用韵,特别是文人用韵,在有韵书以后,多依韵书;在未有韵书之前,则一如民歌,多本乎天籁。选择这时诗人的用韵情况,再比较《切韵》的分韵,应该能比较清楚地看清两者的关系。

^① 参许宝华、游汝杰《方志所见上海方言初探》,《吴语论丛》,第184~19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历史上最早的韵书当数三国时代魏国李登的《声类》，周祖谟先生曾经考证：“北魏江式《上古今文字表》说吕忱放故左校令李登《声类》之法，作《韵集》五卷（《隋书·经籍志》作六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见《魏书·江式传》），隋潘徽《韵纂》序也说：‘末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见《隋书·潘徽传》）’由此推想《韵集》可能只有韵的大的分类，而没有立出四声的韵目（颜之推《家训》和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可证明这一点）。”^①周先生的结论是可靠的。《韵集》、《声类》都比较粗略，因此对当时文坛的影响大概还比较有限。所以，我们选择三国时代洛阳诗人的用韵作为考察对象，以此总结当时洛阳话韵部的大概情况。

要讨论当时的洛阳话，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当时洛阳城中居民状况的变化。《后汉书·董卓传》记载洛阳汉末时的繁盛状况说：“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及董卓作乱，迁都长安，洛阳大概已不及先前繁荣。等到“长安遭赤眉之乱，宫室营寺焚灭无余，……于是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籍，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兴平二年，长安乱，汉帝东迁，败于曹阳，渡河驻安邑（今山西安邑、夏县一带），次年七月（建安元年），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曹操也进至洛阳。九月，曹操以洛阳过于残破而迁汉帝于许。此后，皇帝、百官常在许。从这些记载看，洛阳曾一度是一座全无人烟的空城。此后曹操、皇帝虽曾至洛，但只停留了两个月便又离开，大概此时虽非空城，但也残破之极。洛阳无人，洛阳话也该灭绝了。然而，仅仅过了二十多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在洛阳造建始殿（见《世说新语》）。同年，曹操命修洛阳北部尉（曹操旧职）廨，且“令过于旧”（见《曹

① 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载《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版。

瞒传》)。由此二事,可以推测当时洛阳应该有了很大的恢复,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以至曹丕立魏,还都于洛。二十多年的人口的自然增长应该是有限的,洛阳的快速恢复,当与旧有居民的还迁有关。入曹魏之后的洛阳,又再次成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话也重新确立了它固有的地位。本文所讨论的洛阳话,主要是指汉帝迁都之前的洛阳话,某些情况下也偶尔涉及迁都之后的洛阳话。观下文自明。

按通常的惯例,曹魏是指魏文帝曹丕代汉称帝的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代魏的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期间的这一段时间。但人们通常又把曹操封魏王这一年(建安十五年,公元213年)到黄初元年的这一段时间也算作魏。这里采用后一种算法。我们说的三国魏人,即是指主要活动于公元213—280年之间的人。活动于这一时期的、有名姓可考的韵文作者(包括诗、赋、铭等一切押韵文字的作者)共有63人。丁邦新先生^①曾对这63人的籍贯和生卒年都有考证,我们将其转录于下,并补入这些作者籍贯的今地名。又丁文未及郡国以下一级的地名,今亦一并补入。生卒年和籍贯未列出的,均为无从考证者。

孔融(153—208)	鲁国(治今山东曲阜)人
阮禹(165? —212)	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
崔琰(159—216)	清河东武城(今河北清河)人
王粲(177—217)	山阳高平(今山东金乡)人
刘楨(? —217)	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人
陈琳(? —217)	广陵(今江苏扬州)人
徐干(? —217)	北海剧县(今山东乐昌)人

^① 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十》,1975年版。

应瑒(? - 217)	汝南(今河南汝南)人
繁钦(170 - 218)	颍川(今河南禹县)人
杨修(175- 219)	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
曹操(155—220)	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
邯郸淳(132—?)	颍川(今河南禹县)人
曹丕(187—226)	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
丁仪(? —?)	沛郡(治在今安徽濉溪)人
丁廙(? —?)	沛郡(治在今安徽濉溪)人
丁廙妻(? —?)	沛郡(治在今安徽濉溪)人
秦宓(? —226)	广汉绵竹(今四川绵竹)人
傅巽(? —?)	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
吴质(177—230)	济阴(今山东定陶)人
曹植(192—232)	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
卫凯(? —?)	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
诸葛亮(181—234)	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
卞兰(? —?)	琅邪开阳(今山东临沂)人
曹睿(206—239)	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
薛综(? —243)	沛郡竹邑(今安徽宿县)人
胡综(183—243)	汝南固始(今河南固始)人
刘劭(? —?)	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
繆袭(186—245)	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人
何宴(190—249)	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
焦先(? —249)	河东(今山西)人
应璩(190—252)	汝南(今河南汝南)人
应璩(? —?)	汝南(今河南汝南)人
韦诞(179—258)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
夏侯惠(? —?)	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
夏侯玄(209—254)	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

傅嘏(209—255)	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
毋丘俭(?—255)	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杜挚(?—255)	河东(今山西)人
王肃(195—256)	东海郟(今山东郟城)人
曹髦(241—260)	沛国譙(今安徽亳县)人
杨戏(?—261)	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城)人
孙该(?—261)	任城(今山东济宁)人
吕安(?—?)	东平(今山东东平)人
嵇康(223—262)	譙郡(今安徽宿县)人
阮侃(?—?)	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
阮籍(210—263)	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
钟会(225—264)	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
韦昭(204—273)	吴郡云阳(今江浙一带)人
郤正(?—278)	河南偃师(今河南偃师)人
孙皓(240—281)	吴郡富春(今浙江富春)人
嵇喜(220—285)	譙郡(今安徽宿县)人
闵鸿(?—?)	广陵(今江苏扬州)人
杨泉(?—?)	吴人
张纯(?—?)	吴人
张俨(?—?)	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
朱异(?—?)	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
甄皇后(?—?)	中山无极(今河北无极)人

另有左延年、郭遐周、郭遐叔、王杰、万震、嵇叔良、贾岱宗等7人生卒年与籍贯完全无考。

在57个籍贯可考的文人中,从表面看,其中无一人是洛阳人。而且,籍贯有时也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语音。王力先生在讨论南北朝诗人的用韵时很注意诗人的籍贯,但是他也提到:“不过,各诗人的方音是否足以代表他的籍贯,还是一个疑问。”

有两种情形可以使他们的籍贯与他们用韵不发生关系：第一，如果他们以祖父的籍贯为籍贯，这种籍贯在方音关系上就会失掉一半或全部的价值。我在北京常常遇着些不懂福建话的福建籍学生，因而料想南北朝也会有这种名不副实的籍贯。温子升本传载温‘白云太原人’，就是籍贯名不副实的证据。第二，诸诗人除陶弘景外，都是做官的人（或皇帝），做官的人就是喜欢打官腔，也许还喜欢依照官音押韵。虽然有时候蓝青官话里可以留些土音的痕迹，但已经很难代表一地的方音了。”^①可见靠籍贯来定语音是靠不大住的。

当时韵文，除上述 64 人的作品外，还有一些无名氏的谚语和民谣，其中有一些是很明确的洛阳民谣，这些谚语和民谣当然是十分肯定地反映了当时洛阳话的语音，但这些民谣的数量实在太少，仅凭这些材料是远不足据以推测当时的洛阳话的。所以，想要了解当时的洛阳话，还得另辟蹊径。

我们从作者的生平出发，重新考虑上述 57 位韵文作者的口语语音问题。当我们仔细考察上面这些作者的生平时，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小生活在洛阳。我们知道，一个人一生的生活环境对人的语言发生很重要的影响，一个人幼年至少年期是其口语语音的决定时期，这一时期的生活环境、语言环境，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语言习惯。所以，他在这一时期所习得的语言，我们称之为母语。对语言不很敏感的人，往往一生不再改变他的语音。即使是对语音很敏感的人，在他日后的口语中也往往会带上他的母语的痕迹。唐朝贺知章的诗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便是一个明证。所以，在本节中我们将全面讨论 57 位作者的幼年和少年的生活居地，看是否与洛

^① 王力：《南北朝诗人用韵考》，载《龙蜚雕斋文集》，第 1～62 页，中华书局，1936 年版。

阳有关。在当时一个人如果从小说洛阳话,大概不会再随意变更自己的语音,因为洛阳话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后代的官话,具有标准语的地位。

1. 孔融。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字季将,太山都尉。都非京官。《后汉书》本传:“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可证融十岁之前不居京师。但若干年之后,孔融长居于洛下,则十岁孩童的口音或有可能改变。然本传所载又谓融于此之后又回家乡居住:“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一事:孔融曾代兄褒收容了受中常侍侯览追捕的张俭,事觉,融与其兄争坐其罪。“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褒焉。融由是显名,……州郡礼命,皆不就。”(事见本传)是年孔融十六岁。孔融口语,当与洛阳话无关。他大概说的是鲁国话。

2. 阮瑀。瑀字元瑜,曾为曹操的丞相掾。至其少时生活,我们只知道他少年时曾受学于蔡邕,邕长居长安,则其或亦居长安,其余无考。

3. 崔琰。琰字季圭。《三国志》本传说他:“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至年二十九,乃结公孙方等就郑玄受学。”据此则崔琰二十九岁之前未尝离乡(清河),其口语当与洛阳话无涉。大概从小说的清河话。

4. 王粲。粲字仲宣。其籍虽隶山阳,然其曾祖龚、祖畅,皆为汉之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则其自幼生长于洛阳必

无可疑。其口语可以肯定是洛阳方言。

5. 刘楨。楨字公干。他曾以失敬罹罪,在当时是件颇为有名的事件。《文上传》记载:“楨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终于野王令。”其父官秩不高,亦非京官。他少年时的其他情况无考。从已知的史料我们看不出他和洛阳话的联系。

6. 陈琳。琳字孔璋。初任何进主簿,幼年生活无考。

7. 徐干。干字伟长。《伏滔集》载滔论青、楚人物,以干与管幼安、邴根矩、华子鱼、任昭先、伏高阳等并称为“青士有才德者。”所谓“青士”是指此数人的籍贯都是青州,与他们的实际生活地域无涉。然徐氏幼年的实际生活地域无考。

8. 应瑒。瑒字德琏。祖奉,延熹中官至司隶校尉。奉有二子,长劭,官至泰山太守;次珣,为司空掾。珣即瑒之父。由其家世可知其家累世为官于京城,瑒的口语应为洛阳话。(另司马彪《续汉书》云:“劭又著《中汉辑叙》、《汉官仪》及《礼仪故事》,凡十一种,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劭倘非久居京城,则必不能熟知仪制如此。此亦可旁证劭之久居洛阳。)

9. 繁钦。钦字休白。《典略》谓其“以文才机辨,少得名于汝、颍”,则其少时应长于家乡颍川,其口语与洛阳无涉。

10. 杨修。修字德祖。《三国志·魏志·陈思王传》注引《典略》云:“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谦恭才博。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主簿。”(《文选集注·答临淄侯笺》注引《典略》:“杨修字德祖,少谦恭有才学,早流奇誉。”所引稍有不同,盖李注有所删略。)彪父杨赐,官至太尉、司空;彪祖杨秉,亦官至太尉;彪之曾祖杨震,同样作过太尉,他家是累世高官的世族。修的舅家是袁术,袁家也是极为有名的大世家。修的父母都是世居京城,修的生活环境不问可知,其口语必是洛阳话

无疑。

11. 曹操。操字孟德。本姓夏侯，祖籍是沛国的譙。操父嵩，嵩的养父叫曹腾，是个宦官。《三国志》操本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云：“腾字季兴，少除黄门从官。”腾本亦譙人，其何时入宫可由彪书的另一记载中推知：“永宁元年，邓太后诏黄门令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配皇太子书，腾应其选。太子特亲爱腾，饮食赏赐与众有异。”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时为太子的汉顺帝年仅5岁，陪太子读书的曹腾应该年龄与之相仿。由此推测，曹腾入宫的时间约在3至4岁，此亦符合旧时选宦官年龄的通例。3、4岁的孩子入皇宫，其口语语音应该是洛阳话。腾年长后收同郡夏侯姓的曹嵩为养子，其时嵩年几何，史无明文。然《后汉书·袁绍传》载官渡之战前袁绍讨曹操的檄文中有谓：“司空曹操祖父腾，故中常侍，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人。父嵩，乞丐携养，因臧买位，舆金辇宝，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文选》此文李贤注引《续汉志》：“嵩字巨高。灵帝时卖官，嵩以货得拜大司农、大鸿胪，代崔烈为太尉。”以此观之，他被收入曹腾名下时的年龄也许不是很大，因为灵帝上距顺帝即位近四十年，灵帝在位十余年。其生活于洛阳的时间也不会太短。曹操的出生地于史无考。然其少年时便一直生活于洛阳，却是有案可查的。《三国志》操本传裴注引《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世说新语·假谲篇》又载：“魏武少时，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有偷儿贼！’青庐中人皆出观，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妇与绍还出。”袁绍出身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故其籍贯虽为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然必自幼生长于京师无疑。曹操与袁术的这种恶作剧，亦必定发生京师之中。孙盛《异

同杂语》又记载：“太祖尝私人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因曹操 20 岁时任洛阳北部令，我们也可以断定这些事情肯定发生在他 20 岁之前。由此可证曹操少年时必在洛阳。以其少年时的生活和家庭环境判断，曹操应该说洛阳话。不过他在家乡仍有家产，当其不得意时，常回家乡居住。其少年时是否也是经常回家，我们不得而知。因而我们猜想他的口语中或当带有一点家乡口音。

12. 邯郸淳。淳一名竺，字子叔。《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注引《魏略》谓其“初平时，从三辅客荆州。荆洲内附，太祖素闻其名，召与相见，甚敬重之。”以此推断其出仕之前盖居于长安一带，他与洛阳话无涉。

13. 曹丕。丕字子桓，曹操次子。他出生在谯。曹操出任洛阳北部令后，因不容于权贵，迁顿丘令，后又屡迁，“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三国志》丕本纪谓曹丕“中平四年冬，生于谯。”正在其父还乡之时。由此来看，似乎他从小生活在谯，但是我们从其母的生平又可看出他在两岁时便离开了谯而去了洛阳。《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武宣卞皇后，琅琊开阳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谯纳后为妻。后随太祖至洛。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归，后止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苦。’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董卓为乱在中平六年，时曹操和卞氏都在洛阳，不足两岁的曹丕以理推之应亦在洛阳。年长后他虽未任官，但却长年随侍在其父身边。（《献帝起居注》：“建安十三年，〔丕〕为司徒赵温所辟。太祖表：‘温辟臣子弟，选举故不实。’使侍中守光禄勋郗虑持节奉策免温官。”可知丕于 28 岁任副宰相前不曾任官。）也就是说，长住在许昌。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许昌话的问题。许昌本是一个小地方，但周围一马平川，是个粮仓。洛

阳残破之后,曹操主要出于对粮食的需要,遂迁都于此。一个小城里,突然迁入整个朝廷,其语言一定会有改变,改变的结果一定是遵从洛阳来的公卿大夫们所使用的社会标准语——洛阳话都自不待言。曹丕的这种生活环境使我们猜想他的口语应与其父一样,说的是接近洛阳话的一种方言,但不是纯粹的洛阳话。

14. 丁仪。仪字正礼。《三国志·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注引《魏略》云:“〔仪〕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曹操迎天子在建安元年,以上文推之,其时冲正在洛阳。丁冲与曹操之亲善是在早年即曹操在洛阳时事,即所谓“宿与太祖亲善”(丁冲与曹操同籍),以理推之,丁冲早年也当居于洛下。丁冲年龄于史无考,不过我们可以大概地猜想他与曹操年龄相差不大。其子丁仪年龄也不可考,不过据曹操想嫁女给他看,其年岁当与曹丕或曹植的年龄相去不远(仪植相交极密,后来也因此丢了性命)。由其家庭环境和交游看,其幼年当生活于洛阳,其口语当为洛阳话。

15. 丁廙。字敬礼,丁仪之弟。《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裴注引《文王传》:“少有才姿,博学洽闻。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建安凡二十五年,取其中即为十三年。若建安十三年其已为官,且已有相当时日,则其时年龄不当小于二十。由此上推,建安初迁都时他已7岁,其幼年当在洛阳度过。这个推断也可以帮助证明上文我们推定其兄丁仪幼年在洛阳居住的假设不误。丁廙的口音当为洛阳方言。

16. 丁廙妻。籍贯同其夫,然生卒年及幼年生活地均无考。

17. 秦宓。宓字子敕。《三国志》本传云其:“广汉绵竹人也。少有才学,州郡辟辄称疾不往。”他直到刘备入川之后才出仕。秦为四川本地人,与洛阳无涉。

18. 傅巽。其父傅睿，曾任代郡太守。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其幼年居地不可考。

19. 吴质。质字季重。《三国志》本传裴注：“始质为单家，少游邀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上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云云。以此观之，其少年时起大概便居住在洛阳，然其幼年生活地域无考。他与洛阳话的关系不能确定。

20. 曹植。植字子建，曹丕同母弟。《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载封其母卞氏为后的策文云：“妇人卞氏，抚养诸子，有母仪之德。”王沈《魏书》云：“〔植〕太后少子，最爱之。”则其幼时必由其母抚养，长于宫中。宫中人物，主要有两种，一是宦官，一是宫女。这两种人的口语，当都近于洛阳话。以宦者言，虽来源多端，然多为幼年时即净身入宫，生活于京城之中，口中自然是“京片子”。侍女口语，汉史无证。然稍晚的文献中有一则故事，可以证明宫女的口语也是所谓“正音”的官话。《南史·胡谐之传》：“谐之，豫章南昌人。齐武帝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僮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谐之曰：‘卿家人语音正未？’答曰：‘官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官人顿成僮语。’帝大笑。”由曹植的生活环境，可以推断其少时必说洛阳话无疑。

21. 卫觊。觊字伯儒。《三国志》本传称其“少夙成，以才学称。太祖辟为司空掾属，除茂陵令、尚书郎”，后仕至尚书。其幼年生活环境不可考。

22. 诸葛亮。亮字孔明。《三国志》本传说他：“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其父为太山丞时，他应当是跟随的。跟随诸葛玄去南

昌时, 他已十四五岁(《献帝春秋》说:“初, 豫章太守周术病卒, 刘表上诸葛玄为豫章太守, 治南昌。汉朝闻周术死, 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刺史刘繇求兵击玄, 玄退屯西城, 皓入南昌。建安二十年正月, 西城民反, 杀玄, 送首诣繇。”所云与本传不尽相同, 然玄之卒年甚明, 是年亮年十六, 此后他在南阳之邓县住了很长时间(可参看《汉晋春秋》)。由诸葛玄之被杀时间可以推知诸葛亮入南昌的时间。)十四五岁的少年其语言大概已经定型, 可知诸葛亮的口语一定不是南昌话, 也不是南阳话。但因其幼年生活地域无从确定, 故其口语也无从确定。

23. 卞兰。兰父秉, 武宣卞皇后之弟。卞氏嫁与曹操后, 卞秉以此出仕。《魏略》云:“初, 卞后弟秉, 当建安时得为别部司马, 后常对太祖怨言, 太祖答曰:‘但得与我作妇弟, 不为多邪?’”卞氏 20 岁时嫁与曹操, 其弟秉之年自当少于二十。由此推之, 其子卞兰之幼年, 当居于许昌。入魏之后, 或当居于洛阳, 但我们不能很肯定其口语是洛阳话。

24. 曹睿。魏明帝曹睿, 字元仲, 自幼生长于宫中, 《三国志》睿本纪说他:“生而太祖爱之, 常令在左右。”魏立, 定都洛阳, 时睿年十五。以理推之, 其口语应是洛阳话。

25. 薛综。综字敬文。《吴录》言自其祖薛国至综“世典州郡, 为著姓。”《三国志》本传说他“少依族人避地交州, 从刘熙学”。不管他从小生长在哪里, 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他的口语一定和洛阳话无关。

26. 胡综。综字伟则。《三国志》本传云:“〔综〕少孤, 母将避难江东。孙策领会稽太守, 综年十四, 为门下循行, 留吴与孙权共读书。”可知其年十四之前便已渡江。渡江以前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 也无从知道他与洛阳话有无关系。

27. 刘劭。劭字孔才。《三国志》本传只说他“建安中, 为计吏, 诣许。”他诣许之前所居何地, 于史无考。

28. 缪袭。袭字熙伯。父缪斐。《三国志》裴注引《先贤行状》曰：“缪斐字文雅。该览经传，事亲色养。征博士，六辟公府，汉帝在长安，公卿举名儒，时举斐任侍中，并无所就。”可知其父未曾出任，居家之所也不详。袭与洛阳话的关系我们无从确定。

29. 左延年。左氏虽然是个大作家，但我们只知道他在太和中为叶律中郎将，其余无考。

30. 何晏。晏字平叔。《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魏略》载：“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世说新语·夙惠》云：“何晏七岁，明惠若神，魏武奇爱之。因晏在宫内，欲以为子。”《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何晏别传》：“晏小时养魏宫，七八岁便慧心大悟。”晏之生年正当初平元年，是年董卓焚洛阳则其生必不在洛阳。曹操任司空是建安元年（196年）的事，其时何晏正好7岁，是晏之人魏宫正当7岁。7岁之前的居所，以理推之，当依其母由洛阳入长安，再流寓许昌，入于魏宫。其母为何进之孙女，必是长居洛阳，晏依母辗转，大概也是跟母亲一样，从小说的洛阳话。以后又长于宫中，宫中语言，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由此推之，何晏应该从小说的洛阳话。

31. 焦先。先字孝然。他是有名的隐者。《高士传》云其：“冬夏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如泥漆，五形皆露，不行人间。……”其行之恢奇古怪，难以尽述。先自幼生长乡里，至20岁后才因战乱离乡，其口语与洛下无涉。

32. 应璩。璩字休琏，应瑒之弟。璩当与其兄相似，自幼生长于洛，说洛阳话。

33. 应璩。生卒年与爵里皆未详。留传至今的作品也只有《昭明文选》中《七命》注里的两句。

34. 韦诞。诞字仲将，是当时极为著名的书法家。《三国志》本传裴注引《文章叙录》：“〔诞〕太仆端之子。有文才，善属辞章。建安中，为郡上计吏，特拜郎中，稍迁侍中中书监，以光禄大夫逊位，年七十五卒于家。”以此观之，似少年时在郡，故有为郡上计吏之事。然《太平御览》卷七百四十七引《三辅决录》云：“洛阳、邺、许三都宫观始就，命诞铭题。”汉帝迁都许昌，我们上文提到过，是在建安元年（196年）的事，时诞年十七，以此推之，其幼年及少年时当随父居于洛阳。其出为郡吏，是在建安中，其时诞年已三十，其为吏于郡与其口语并无影响。且所谓上计吏，是指入京执行官员考核的人员，为常年往来京城者，故可由常住京中人员担任。韦氏亦当是自幼便说洛阳话的一个文人。

35. 夏侯惠。惠字稚权，夏侯渊之子。其母为魏太祖内妹。渊字妙才，夏侯惇之族弟。《三国志》本传谓：“太祖居家，曾有县官事，渊代引重罪，太祖营救之，得免。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马、骑都尉从。迁陈留、颍川太守。”太祖之有县官事，盖为在谯时事，时渊自当亦在谯。曹操起兵之后，夏侯渊转战南北。夏侯惠不应跟在军中。以理推之，不当在洛。《文章叙录》谓惠“幼以才学见称，善属奏议。”以此推之，或当在许。其口语不能肯定为纯粹的洛阳话。

36. 夏侯玄。玄字太初。《魏国春秋》谓玄“谯国人，夏侯尚之子，大将军前妻兄也。”尚字伯仁，夏侯渊之从子。《三国志》本传裴注引《魏书》：“尚有筹画智略，文帝器之，与为布衣之交。”又云：“太祖定冀州，尚为军司马，将骑从征伐，后为五官将文学。魏国初建，迁黄门侍郎。”后官至征南将军，领荆州刺史。黄初六年亡，《魏书》载文帝诏曰：“尚自少侍从，竭诚竭节，虽云异姓，其犹骨肉。……不幸早殒，命也奈何。”黄初六年，夏侯玄年十七。以夏侯尚生卒年之生平推之，夏侯玄之童年与幼年未必生活在许，但其口语不大可能是纯粹的洛阳话。

37. 傅嘏。嘏字兰石，傅介石之后。《傅子》载：“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黄门侍郎。”《三国志》本传：“伯父巽，黄初中为侍中尚书。”以其家世推之，他当自幼长在京城。曹丕代汉之年，他十一岁，以此推之，其幼年和童年当在许昌度过，其口语与洛阳话的关系不密切。

38. 毋丘俭。俭字仲恭，幼年生活居地不可考。

39. 杜挚。挚字德鲁。我们从《文章叙录》上知道他因上《箴赋》二得官。其早年生活无考。

40. 王肃。肃字子雍，王朗之子。朗字景兴，《三国志》本传说他“以通经拜郎中，除菑丘长。师太尉杨赐，赐薨，弃官行服。”朗早年应生活于洛阳。本传又云：“举孝廉，辟公府，不应。徐州刺史陶谦察朗茂才。时汉帝在长安，关东兵起，朗为谦治中，与别驾赵昱等说谦，……谦乃遣昱奉章至长安。天子嘉其意，拜谦安东将军。以昱为广陵太守。朗会籍太守。”朗《家传》称：“会籍旧祀秦始皇，刻木为像，与夏禹同庙。朗到官，以为无德之君，不应见祀，于是除之。居郡四年，惠爱在民。”以王肃之年推之，肃生于朗任会籍之时，王朗曾与许靖云：“肃生于会籍。”可证。后朗兵败于孙策，降策。再后，曹操又“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转江海，积年乃至。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初建，以军祭酒领魏郡太守，迁少府、奉常、大理。”（见本传）《汉晋春秋》所记更详：“孙策始得朗也，遣让之。使张昭私问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至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建安三年，王肃3岁。3岁即离东吴，其口语大概不会是吴语。到许后，其父又一直是京官，长居许昌。魏代汉，移都洛阳，其时肃已25岁，其口语亦不得为洛阳话甚明。

41. 曹髦。髦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嘉平六年（254年）齐王曹芳被废后，髦曾被迎立为魏帝，后废为高贵乡公。其父封王。魏制度，自魏文帝立，诸王皆之国。髦父

自然不会留在京城。曹髦多次徙封，髦自当跟随，他的幼年不在洛阳。当然，仅凭这一点，我们还不能说他的口语一定与洛阳话无关。因为诸王之近侍宫女，多由都城带去，曹髦的幼年生活环境，或当与洛阳话有关，但无法肯定。

42. 杨戏。戏字文然。《三国志》本传谓其：“少与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杨汰季儒、蜀郡张表伯达并知名。”则戏自幼长于蜀中甚明。

43. 孙该。该字公达。《文章叙录》谓其：“强志好学，年二十，上计掾，召为郎中。”二十岁以前之居地不可考。

44. 吕安。安字仲悌。《三国志·魏书·杜恕传》：“镇北将军吕昭，又领冀州牧。”裴注引《世语》：“昭字子展。长子巽，字长悌，为相国掾，有宠于司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世说新语·简傲》：“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时嵇康与吕安俱居于山阳，所谓千里名驾，不过是夸张之词。《向秀别传》谓秀“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他成年后生活在河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其幼年、少年时之居地无考。然观其成年后之居地，或当在本籍。

45. 嵇康。康字叔夜。其父兄都曾任京官。父嵇昭，曾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兄喜，曾任扬州太守、宗正。康少孤，与兄同住。以理推之，康当自幼生长于洛阳，其口语当为洛阳话。

46. 郭遐周。生卒年、爵里与生平皆无可考。

47. 郭遐叔。生卒年、爵里与生平皆无可考。

48. 阮侃。侃字德如，魏卫尉卿阮共少子。其幼年居地无考。以理度之，当自幼居于京城。然不能确定，姑不列入洛阳人的范围。

49. 阮籍。籍字嗣宗。阮瑀之子。其幼年本当居于京中，然籍早孤，年才两岁，父已去世。其少年时代，盖返居于家乡陈留尉氏。他成年之后，太尉蒋济辟之，《晋书》本传谓“籍诣都亭奏记曰”云云。可知其时必在家乡（如其在洛，则当诣太尉府而

非诣都亭)。若其长于家乡,则口语必非纯粹之洛阳话。

50. 钟会。会字士季,钟繇少子。繇士至太傅。会生之年,繇任相国。必在洛阳。《三国志》会本传称会“少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也。’”(本传叙事误倒)亦可证其幼年和童年居于洛阳,其口语当为洛阳话。

51. 韦昭。昭字弘嗣,吴人。吴主孙皓时为侍中。其口语与洛阳话无关。

52. 郤正。正字令先。《三国志》本传谓其“祖文俭,灵帝末为益州刺史。为盗贼所杀。会天下大乱,故正父揖因留蜀。”揖后随孟达降魏。本传又谓〔正〕“少以父死母嫁,单莖只立,二安贫好学,博览群籍。弱冠能属文。人为秘书吏,……”是其自幼及长,均在蜀中,未随其父入魏也。

53. 孙皓。皓字元宗,孙权之子,公元264—280在吴皇帝位。其口语与洛阳话无涉。

54. 嵇喜。喜字公穆,嵇康之兄,他当与嵇康相同。幼年长于洛阳,其口语为洛阳话。

55. 闵鸿。鸿仕吴为尚书,入晋,征不就。其与洛阳话无涉。

56. 杨泉。泉字德渊,吴处士。入晋征为侍中,不就。其与洛阳话无涉。

57. 张纯。纯字元基,吴郡人。海昏令张惊子。其口语与洛阳话无涉。

58. 张俨。俨吴人。曾任吴的大鸿胪。其与洛阳话无涉。

59. 朱异。异字季文,朱桓子。世为吴人。口语与洛阳话无涉。

60. 王杰。生平未详。

61. 万震。震仕吴为丹阳太守,应为吴人。

62. 嵇叔良。曾为东平(今山东东平)太守,余未详。

63. 贾岱宗。生平未详。

64. 甄皇后。其籍贯是中山无极。但她家累世为官。《三国志·魏书·后妃传》言其“汉太保甄邯后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建安中，她嫁给袁绍的中子熙，时在邺城。曹操破熙，曹丕纳她为妾，生魏明帝。从她的身世看，她当说的是洛阳话，但我们不知道她的父亲任外官时她是否也随同之官。如果她也去的话，那她的口语也许不是很纯正的洛阳话。所以我们暂时把她排除在洛阳方言作者之外。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在表面上与洛阳话全无关系的64个作者中，至少有王粲、应瑒、杨修、曹操、曹丕、丁仪、丁廙、曹植、曹睿、何晏、应璩、韦诞、嵇康、钟会、嵇喜等15人的口语应与洛阳话有关系。其中曹操及其二子与洛阳话关系不很肯定，因其诗文特别多，录以参考。其他还有一些作者的口语也可能与洛阳话有关，比如从小生活在许昌的一些作家，只是因为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当时许昌一般人和普通官吏的语言肯定是从洛阳带来的洛阳话而不掺杂当地土话，所以暂时不列入这张名单。我们认为，研究上述15位作者的用韵情况，应足以揭示当时洛阳话的韵母系统。

最先准备从现代音韵学的角度研究三国时期诗人用韵情况的是罗常培、周祖谟两位先生。1958年他们出版了《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的第一分册。该书原计划出四册，全面研究从汉代到南北朝所有诗人的用韵情况，但是出了第一册后即因罗常培先生的去世而未再续出。第一册列出的韵谱只到汉末，未及三国时代。在他们之前研究这一时段诗韵的还有近代的王越和于海晏，对于他们的工作，丁邦新先生有一个评论：“从事魏晋音韵研究的王越和于海晏两氏的作品都各有缺点。王氏《汉魏南北朝之脂支三部及东中二部之演变》一文发表于1933年，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明。那时对上古音的许多观念尚未厘清，王氏的说法在当时可说很有价值，但现在看来颇有可议之处。

于海晏的书材料相当完备,他主要的缺点在于分析的方法,他把一起押韵的字归纳在一部里,不管何者为正则,何者为例外。从他的韵字表上既看不出各部分类的界限,也无法找到音韵演变的路向,更谈不上与切韵音系的比较。罗周两氏曾经提出好些问题,例如:“同一个时期内有哪些作家用韵特殊?同一个字在前后不同的时期没有甚么声音的转变?广韵-韵的字是否归类一样?有没有值得注意的现象?特殊的合韵例子应当怎样去解释?”这些问题都不是于氏的研究所能解答的。”(丁 1975, 291)这个工作直到 70 年代才由丁邦新先生继续了下去。1975 年丁先生发表《魏晋韵部研究》(*Rime Categories of the Wei-Chin Period*),对魏晋时代的诗人用韵情况作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并对得出的韵部的音值作了构拟。丁先生对他的工作有一个简要的说明:“本书研究的材料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及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两书中诗文韵字为限,用系联韵字的办法归纳为若干韵部。各部正规的韵例及异部通押的例外都从韵字押韵次数的统计来立论。有少数的字因为跟两部字押韵的次数都接近,只好两归,可能有方言的影响及渐变的过渡情形。”^①

我们的研究与丁先生的研究有部分相似之处,但也有较大的改变。一是由于本书的目的与丁先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押韵字的排列,内容的安排,论述的重点都与丁书有很大不同。其次,因为丁先生的目的在于讨论魏晋韵部,而我们的目的在探讨当时的洛阳话,所以,我们把魏晋文人的用韵重新排列,而不是像丁先生那样排比归类。第三,我们利用了现代学者的较新的校勘研究成果,对其中的某些篇目的韵字做了改正。

① 丁邦新:《魏晋音韵研究》,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六十》,第 292 页,1975 年版。

第五章 上海方言的层次

第一节 汉语方言形成年代的研究

本节主要讨论上海方言的历史层次,包括主体层次和历史层次两个方面。

主体层次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海人口中的上海方言音系。历史层次则指不同时代语音系统所遗留下来的痕迹。我们认为,说一种方言的形成,主要是指这种方言的主体层次的形成时间,也就是传统方言学中所探讨的汉语某一方言的形成时间。

我们将首先讨论传统的语言年代学方法在探讨汉语方言形成年代问题上的不足。我们认为适用于印欧语的语言年代学方法并不适用于汉语方言形成年代的研究。然后,我们将提出一种新的方法来讨论现代上海方言语音主体层次的形成年代。

语言年代学

方言学中在讨论方言的形成年代时一般采用语言年代学方法。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 也译作词源统计分析法),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由美国语言学家 M·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等人提出的一种用词汇统计的方法来推断语言分裂年代及其亲疏程度的理论。斯氏参照考古学中对出土文物据其

放射性碳元素含量的多少来推算其年代的原理,假定语言中代词、数词、身体各部分的名称、地理名称等组成的基本词汇是比较稳固的,同时假定基本词汇的保留率在任何时期和语言中都是一个常数(就如同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是一个常数一样),通过试验词表(约 200 个词)计算出部分词语变化的百分比,以确定语言分化的年代^①。语言年代学假设,两种语言中,基本词汇里相似的词越少,这两种语言开始分化的时间就越早。斯瓦迪士和罗伯特·利斯对目前已知开始分化时间的几种语言进行了研究(如罗曼诸语言是从耶稣纪元开始从拉丁语中分化而来的),确定了单词相似率与分化时间的长短(时间深度)之间的关系系数。他们发现,1000 年前开始分化的语言,其词汇相似率为 86%。以此推算,如果两种语言有 60% 的同源词,那么它们开始分化的时间应在 1690 年前,即公元 300 年,推算截止到 2.5 万年之前。即两种语言只有 1% 的相似率,那它们应该在 25 000 年以前开始分化。他们据此推算了世界上许多语系语言开始分化的大概年份。有人曾经用这个方法计算了汉藏语系的各个语言的亲疏关系^②。

日本学者王育德 1960 年发表用语言年代学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接近率及其分化年代的结果^③,对北京话、苏州话、广东话、梅县话和厦门话(代表汉语北方话、吴语、粤语、客家话和闽语)进行比较研究。他将五大方言两两搭配,共得十组,计算各组方言词汇相同数的百分比得出共同率最高的是北京和苏州,共同

① 参见克里斯托尔著、任明等译《剑桥语言百科全书》“词汇统计”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和威雨村等编《语言学百科词典》“语言年代学”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 年版。

② 参见谢·叶·雅洪托夫《语言年代学和汉藏语系》(1964 年),载唐作藩、胡双宝选编《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

③ 王育德:《中国五大方言分裂年代的语言年代学试探》(1960 年),该文结论我们转引自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第 157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率达到 73.47%，最低的是北京和厦门，51.56%。用共同率推算出来的五大方言的分化年代是：

厦门/北京	1699—1572 年前	魏东晋年间
厦门/苏州	1579—1457 年前	东晋梁间
厦门/广州	1405—1344 年前	梁隋间
厦门/客家	1270—1216 年前	唐初
梅县/北京	1068—1019 年前	唐末五代
梅县/苏州	1093—1043 年前	唐末五代
梅县/广州	857—848 年前	北宋末
广州/北京	841—821 年前	北宋末南宋初
广州/苏州	838—811 年前	北宋末南宋初
苏州/北京	756—732 年前	南宋初

有些学者怀疑其结论所显示的年代过晚，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结论，而在方法。对上述研究结果，游汝杰先生有一个很深刻的批评：“王育德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比二百个基本词汇在各方言中的异同数，所用的方法即是算术统计法。第二部分所用的公式最大问题是保留率或不变率的设定。并且这种假设的出发点是方言分化后各自独立单纯发展，同源词因时间推移逐渐减少。这种假设把方言的演变过程想象得过于简单，所以所得结果也难以置信，例如吴语和官话的分化年代为南宋初，显然太晚；再如好几对方言并不存在分化问题，如粤语和吴语、闽语和粤语等，何来分化年代？研究方言分化的年代，仅仅依据今方言的异同事实显然是不够的。各种方言的历史演变千姿百态，演变的快慢迟速也不相同，在分化过程中又有接触和融合的关系，许多复杂因素造就今天方言的不同面目。”^①游先

^①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第 158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

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语言年代学运用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所比较的语言必须是同一母语分化而来的,而且分化出来以后就不再互相影响,即符合谱系分类的标准。用语言年代学来研究汉语方言的分化时代,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怎样认识汉语方言的形成。吴语等南方方言是古越语(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语言)在汉语的影响下形成的。吴语与汉语北方话之间不存在“方言分化后各自独立单纯发展,同源词因时间推移逐渐减少”的情况。单就词汇而言,和语言分化后的情况正相反,它们之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共同词汇逐渐增加,这只要我们统计一下上一辈上海人口中的词汇和北方话词汇的异同,以及今天青少年口中的词汇与普通话的异同即不难明白。如老年人说“汰”,年轻人说“洗”,老年人说“邪气”,年轻人说“很”,等等。所以语言年代学的基本假设对推断吴语的形成时间是不适用的,因为吴语不存在从北方方言直接分离的问题,而且我们还可以推论它对汉语的其他的南方方言也是不适用的。可见研究吴语与北方话的距离还需要其他的方法。

另外,从现代学者的一些研究结果看,语言变化速率均衡的观点也有问题。沈榕秋、陶芸两位先生^①在对 14 岁到 75 岁上海市区居民口中的方音变化速度的研究表明,五六十年来的上海话的语音变化不是匀速的,在不同的时期里,快慢不一。从声韵调总体上看,上海方音在 30 年代至 50 年代变化速度最快,是 50 年代至 70 年代或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三倍左右。语者变化速度的不一虽然不等于词汇变化速度的不一,但是也暗示词汇速度变化均衡说的不可靠性。

高本汉以后,西方历史比较法对汉语史研究的影响很大,中

^① 沈榕秋、陶芸:《上海现代方言的变化速度》,《复旦大学学报》,1992 年第 4 期。

国的学者往往也习惯于用西方的谱系理论来对待汉语方言的形成年代。所以就有一些语言学家提出吴语在什么时代从中原汉语分化出去,闽语又是什么时候从吴语分化出去等等。事实上,南方的汉语方言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在中原权威标准语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远在《切韵》以前,吴语就已经存在,这点可以在《三国志》、《世说新语》等古文献中得到证实。《三国志》中记载孙吴经营吴地的时候,吴地虽然还有许多地方是山越人居住着,但是在城市里肯定已经是汉人占多数,说的就是一种汉语方言。只不过三国时代的吴语不同于南北朝,南北朝的吴语又不同于唐宋而已。由于吴语是在汉语标准语的影响下形成和不断演变的,所以不同时代的吴语面貌都不一样,每个时代的汉语都在吴语中留下它的痕迹,从而留下了不同的历史层次。

但是,大部分的汉语方言中,其语音系统和大多数词的读音还是主要由一个层次构成的,我们把它叫作方言中的主体层次。我们认为,汉语方言确实存在一个形成时代问题,但是所谓形成,严格说来,应该是指方言中的主体层次的形成。很多汉语方言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在主体层次形成以后,一种方言的现代面貌才最后定型。本节依据上述看法讨论上海话形成的年代问题。

系统对比法

汉语南方方言的演变和北方方言的演变不很相同。一般地说,南方方言的演变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演变。第一种是性质的演变。在历史上,汉语的南方方言一般都是从一种语言逐渐改变为一种汉语方言,从混合语逐渐转变为单一语言的方言。就上海方言而言,就是从一种古越语演变成为一种汉语方言,从汉语与古越语的混合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比较单纯的汉语方言。在这个过程中,底层词逐渐丢失,其意义的表达逐步被汉语词替

代；一些比较特殊的音位如先喉塞音逐步消亡；一些构词方式和造句句法发生变化，如上海话原有的中心词在修饰词之前的构词方法，双宾语句中指物宾语位于指人宾语之前的造句方法，逐渐让位给汉语北方话的中心词在后的构词方式和指物词在后的构句方法，最终演变成汉语方言，这种演变是上海话性质的演变。

第二是系统的演变。在方言形成以后，方言地区仍然会不断地有新的移民进入和新的标准语音系统通过教育带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形成了（或者完成了）一整套新的语音系统和词汇系统，这种演变是一种系统的演变，我们把由此形成的语音总起来叫做一个系统层面。系统是指一种方言语音系统的总体框架。就北方方言的语音而言，也存在总的语音系统，不同时期的语音系统不同。如古代汉语中，先秦汉语的语音系统就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同一类字的读音的不同，而且还有几类汉字的分合的不同。举例来说，中古的江韵的上古来源有两个，一部分来源于上古的东部，还有一部分来源于上古的冬部。到了中古这两部分字合成一组，共同组成东韵，这种不同就是系统的不同。系统层次不仅仅是读音的不同，更主要的是语音分类的不同。北方方言影响到上海方言，也有一个影响的总体方面的问题。上海方言的主体层次就是指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与北方方言语音系统在总体框架上相对应的层次。

第三是语音的演变。系统只是代表汉字语音的类别，系统上的相同不等于具体语音上的相同，比如老派上海话里全清声母和次清声母不同类，从系统层次上看，上海话和北方话是相合的，但是全清声母老派读真浊音，从具体读音上看，上海话则是保留了自己更早的层次。我们把具体读音所体现的层次叫做语音层次。有时语音层次体现的不仅是语音上的滞古，也可以是语音上的先进。比如上海话里果撮字和假撮字读音有别，这一

点和晚唐前后的汉语北方话的读音基本相同。但是,上海话里果撮字的具体读音,却已经不是保留古音,而是比古音、甚至比现代北方方言都大大高化了。现代北方话是[ɔ],而上海话则是[u],走得更远。语音演变还包括另外一个方面,根据词汇扩散理论,语音的演变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从某一点发生,然后逐渐地一个词、一个词地扩散开来。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个别字(不是类)的读音保留了古音或者形成了新的读音,这也是一种语音演变。但它只是单个字音或少数字音所体现的滞后或先行,不是一类字的共同音变。比如,在上海话里“间”有两读,一读[tɕi¹],另一读[kɛ¹],后一个读音就是保留较早时期的读音,而前一个读音则是反映了现代普通话影响下的演变,是一个较新的层次。又如“拖”字的白读在上海话里是[t'a¹],文读是[trɯ¹],白读保留了中古层的读音。这种音变只是个别字音的滞古或先行,所以这是一种非系统演变。

我们认为探讨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时代,可以采用系统比较的方法。所谓系统比较法,就是将一种南方方言的语音与中古《切韵》系统相比较的分合情况与不同时代的北方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看其声韵系统最接近哪一个时代的标准语系统。

我们知道北方汉语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对南方语言形成大规模和大深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候只是对个别字产生影响,有时候则可能全面改变一种方言中汉字的读音系统,使整个系统格局发生调整,最终形成一个新的系统格局,一种新的音韵系统。这有点像日语中的汉字读音,由于受到不同时代汉语的影响,形成所谓的吴音层次、汉音层次和唐音层次。在日语汉字读音的三个层次中,吴音层次和汉音层次就是两个完整的音韵系统。如果我们拿日语中的吴音或者汉音与汉语的古音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吴音或汉音都是由于不同时代的汉语影响,全面

改变了日语中汉字的读音,使其在整个系统上从与汉语的某一个时期的古音系统对应改变为与另一个时期的古音系统对应。只是由于日语中的汉字读音是一种死的层次,所以日语可以在书面上同时保留不同时代的整个系统。而在吴语等汉语南方方言里,汉字的读音是活的,是在口语里不停地使用着的,所以,必然有一个语音层面占有主导地位,这个主导系统就是主体层次。如果我们能够确定一个不同时代北方标准语的音韵坐标系,然后将某一个南方方言的音韵系统与历史上的不同时代的汉语音韵系统进行对比,应该可以大致地确定方言主体层次的形成年代。当然,说方言中有一个系统占主导地位,并不等于说方言中只有这样一个层次的读音。由于种种原因,方言中一些汉字的读音还会保留不同时代的不同读音,形成历史层次问题。这一点,我们留在稍后讨论。

第二节 主体层次的形成时代

参照系统

要讨论上海方言的音韵系统,首先要说明的是关于我们使用的汉语北方话语音情况的参照系统。

(1) 关于先秦汉语的语音情况,我们主要参考郑张尚芳和潘悟云两位先生的古音系统。

(2) 汉代北方话的语音系统我们主要参考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①和周祖谟先生《两汉韵部略说》^②的结论。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周祖谟:《两汉韵部略说》(1940年),载《问学集》,第24~3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3) 隋、初唐时代的语音有一个现成的《切韵》，周祖谟先生认为代表中古金陵、洛阳的书音系统，可以作为我们的比较依据。

(4) 唐代的语音系统我们主要参考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①。

(5) 关于宋代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也有两个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一是对宋代汴梁音系的研究，有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音考》^②。周先生依据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的声音图推定当时洛阳和汴梁的语音体系，并证之以汴洛文士诗词的用韵，所获结论较为可靠。以后，雅洪托夫先生又对周的结论作过一些修正，主要是补充了对当时声调情况的推断。另一个是王力先生的宋代音系的研究，反映在《汉语语音史》一书中。周先生的研究成果对我们来说，其最有用的是其结论反映的是当时作为标准语的汴梁地区的语音情况，而且这一地区正是当时上海移民的主要来源地。其不利处在，周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北宋时期的汉语语音系统，虽然也讨论了南宋的汉语语音情况，但是不全面。而南北宋之交，汉语语音曾有较强的变化。王先生主要是依据朱熹的反切来讨论宋代汉语音系，所以所反映的正是南宋的语音系统。其不足则在于我们不能断定朱熹的语音是否可以代表当时的标准语音。所以我们将结合参考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不过，我们首先依据周先生和雅氏的研究结论列出北宋时代的汴梁语音系统，并将其与上海方言进行比较。

(6) 元代的语音系统，我们主要参考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

(7) 明代的语音系统，我们主要参考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1942年），载《问学集》，第581~65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声母主体层次的形成时代

中古声母的上海话读音如果有两个,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互补的,如泥母在洪音中读 n ,在细音中读 n_2 ,实际上是同一个音在介音或主元音影响下的后来变化。另一种情况是不互补,如微母有 m 、 v 两种读音,一是书音,一是口音,实际上是两个层次。读 v 的字能产力强,属于主体层次,读 m 的前中古层次。我们暂时把 m 音排除在比较之外。

下表列出上海话声母系统与两宋时期声母系统的比较。南宋取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的拟音,不过我们没有采纳存在俟母的假定,北宋取周祖谟先生《宋代汴洛语音考》的拟音。

中古音	上海音	老派上海音	南宋音	北宋汴洛音
帮	p	p	p	p
滂	p'	p'	p'	p'
并	b	b	p/p'	p/p'
明	m	m	m	$m/mb?$
非	f	ϕ	f	f
敷	f	ϕ	f	f
奉	v	β	f	f
微	v	v	m	$m/v/\theta$
端	t	t	t	t
透	t'	t'	t'	t'
定	d	d	t/t'	t/t'
泥	n/n_2	n/n_2	n	n
来	l	l	l	l

续表

中古音	上海音	老派上海音	南宋音	北宋汴洛音
精	ts/tɕ	ts	ts	ts
清	ts'/tɕ'	ts'	ts'	ts'
从	z/z	z	ts/ts'	ts/ts'
心	s/ɕ	s	s	s
邪	z/z	z	s	s'/s/ts'
知	ts	ts	tɕ	tɕ
彻	ts'	ts'	tɕ'	tɕ'
澄	z	z	tɕ/tɕ'	tɕ/tɕ'
娘	ɲ/ɲ	ɲ/ɲ	n	ɲ
庄	ts	ts	tɕ	tɕ
初	ts'	ts'	tɕ'	tɕ'
崇	z	z	tɕ/tɕ'	ɕ/tɕ'
生	s	s	ɕ	ɕ
章	ts	ts	tɕ	tɕ
昌	ts'	ts'	tɕ'	tɕ'
船	z	z	tɕ/tɕ'	ɕ/tɕ'
书	s	s	ɕ	ɕ
禅	z	z	ɕ	ɕ/tɕ'
日	z/ʃ	z/ʃ	r	ɲ/z/θ
见	k/tɕ	k/tɕ	k	k
溪	k/tɕ'	k/tɕ'	k	k
群	g/dz	g/dz	k/k'	k/k'
疑	ʃ/ŋ	ɲ/ʃ/ŋ	ŋ	ɣ/ŋ/θ
晓	h/ɕ	h/ɕ	h	x

续 表

中古音	上海音	老派上海音	南宋音	北宋汴洛音
匣	ɦ	ɦ	h	x
影	ʔ	ʔ	ʝ	θ
云	ʔ/ɦ	ʔ/ɦ	ʝ	θ
以	ʔ/ɦ	ʔ/ɦ	ʝ	θ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海方言的声母系统和宋代北方汉语的声母系统相比有一定的差异。最明显的有三点：（1）北宋汴梁音和南宋音中浊音声母已经清化，按其平仄分别归并入送气和不送气的清声母，而上海话则保留了全套的全浊声母。这是最重要的区别。（2）日母字在南宋的标准语里是个闪音，和泥母、娘母音质差别很大，不和泥母、娘母混，而上海话里没有这个音，日母和泥母、娘母混。（3）宋代的语音系统里精组和知、照组不同音，而上海话里没有翘舌音，精组、知组和照组同音。

不过后两个不同很可能不是系统对应的问题，因为汉语北方话里这两组音从来不混，而上海话可能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日母与泥母、精组与知组、照组的区别。汉语对南方话的影响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影响，自然要受到被影响语言本身语音系统的制约。上海话（甚至可以说整个南方方言以及侗台语）里从来就不存在卷舌音和闪音，南方人不会发这样的音，很自然地会把它们改读成相近的音。因此，上海话里精组与知组照组同音、日母与泥母同音并不能说明上海话的这几组音的时代晚于宋代。可是，我们认为仅仅第一个不同可能已经足以说明上海话的声母和宋代汴梁音声母的对应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上海话和南宋音也不在一个层面上，即上海话声母系统反映的不是宋代汴梁和南宋的汉语语音系统。因为全浊声母的不对

应反映的不仅仅是实际音值上的不同,而是汉字音类分合的不同,即整个系统的不同。同时后两个不同也从侧面说明汉语北方话对上海话发生决定性影响时,日母和泥母、娘母,知组、照组和精组的语音应该都是比较相近的,否则不会这样发生合并。总起来说,南宋初年的大规模北方移民对上海话的声母系统没有发生太大的影响,上海话的声母系统反映的应该是比宋代音更早时代的语音系统。

现在再继续上推,将上海话声母系统与晚唐五代(公元 836-960 年)音韵系统中声母系统的比较。这里晚唐音系依据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的研究结果。王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声母系统的构拟主要依据南唐朱翱的反切(朱翱反切见徐锴《说文系传》)。

	上海音	晚唐音		上海音	晚唐音
帮	p	p	精	ts/te	ts
滂	p'	p'	清	ts'/te'	ts'
并	b	b	从	z/z'	z
明	m	m	心	s/c	s
非	f	f	邪	z/z'	z
敷	f	f	知	ts	tʃ
奉	v	v	彻	ts'	tʃ'
微	v	ɱ	澄	z	d
端	t	t	娘	n/n'	ɳ
透	t'	t'	庄	ts	tʃ
定	d	d	初	ts'	tʃ'
泥	n/n'	n	崇	z	ʃ
来	l	l	生	s	ʒ

续表

	上海音	晚唐音		上海音	晚唐音
章	ts	tɕ	群	g'dz	g
昌	ts'	tɕ'	疑	n/ŋ'ŋ	ŋ
船	z	ʒ	晓	h/ɕ	h
书	s	ɕ	匣	ɦ	ɦ
禅	ʒ	ʒ	影	ʔ	ʔ
日	z/ɦ	r	云	ʔ/ɦ	j
见	k, tɕ	k	以	ʔ/ɦ	j
溪	k/tɕ'	k'			

晚唐是守温三十六字母产生的时代。与更早时期的中古音系比较其区别在于这一时期轻唇音已经产生了,与后一时期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全浊音还没有消失。这些和上海话的分类是一致的。较早时期的上海话(1850年前后的上海话)里也没有轻唇音,但是轻唇类汉字与重唇类汉字不混,清唇类字发的是双唇擦音。上海话与这一时期声母系统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母字有和泥母、娘母混的地方,而在晚唐时期日母和泥母是不混的。其次上海话里精组、知组和照组同音相混,而南唐的语音系统里精组和知、照组不同音不混。不过这两点上文都有解释,不能看作是系统层次的不同而只能看作是上海话本身特点的制约。

再往上推,上海方言的声母系统跟更早时期——隋唐时期的北方话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话比较。隋—初唐音系取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音系取高本汉先生^①和王力先生《汉语语音史》两家的说法,高、王的拟音虽有不同,

^① 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齐鲁书社,1987年版。

但两家的分类——也就是系统是一样的。

	上 海 音	老派上海音	隋 初唐音
帮	p	p	p
滂	p'	p'	p'
并	b	b	b
明	m	m	m
非	f	ϕ	(p)
敷	f	ϕ	(p')
奉	v	β	(b)
微	v	m/v	(m)
端	t	t	t
透	t'	t'	t'
定	d	d	d'
泥	n/n ₂	n/n ₂	n
来	l	l	l
精	ts/tɕ	ts	ts
清	ts'/tɕ'	ts'	ts'
从	z/ʒ	z	dz'
心	s/ɕ	s	s
邪	z/ʒ	z	z
知	ts	ts	t
彻	ts'	ts'	t'
澄	z	z	ɖ
娘	n/n ₂	n/n ₂	n ₂

续 表

	上 海 音	老派上海音	隋—初唐音
庄	ts	ts	tʂ
初	ts'	ts'	tʂ'
崇	z	z	dʒ'
生	s	s	ʂ
章	ts	z	tʂ
昌	ts'	z, ɲ/ʃ	tʂ'
船	z	k/tʂ	dʒ'
书	s	k/tʂ'	ʂ'
禅	z	g/dʒ	ʒ
日	z/ɲ	ɲ/ʃ/ŋ	ɲʒ
见	k/tʂ	h/ʂ	k
溪	k/tʂ'	ʃ	k'
群	g/dʒ	θ	g'
疑	ɲ/ʃ/ŋ	θ/ʃ	ŋ
晓	h/ʂ	—	x
匣	ʃ	—	ɣ
影	ŋ	—	ʔ
云	ŋ/ʃ	—	θ
以	ŋ/ʃ	—	θ

这里可以看出有很大不同,隋唐时期的北方话里没有轻、重唇的区别,而上海话里轻重唇不混。因此,上海方言所反映的大概不会是更早时期的北方话声母系统。

根据上述比较,大致可以肯定上海话的主体层次的声母系

统和晚唐时期的北方方言的声母系统是十分接近的。上海方言声母的主体层次对应的大致是这一时期的北方方言。也就是说老派上海话声母的总体格局,大致形成于晚唐时期。

韵母主体层次的形成时代

讨论上海方言韵母的主体层次,由于韵母数量较多,合在一起讨论显得过于庞杂,所以这里采用按十六摄分摄讨论的办法。此外,上海话的韵母自身变化很大,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元音后高化,如歌韵已经从唐代的 a 后高化为 u,如果从音值上比,是与哪一个时代都比不上;二是韵母的单元音化,如效摄都已经从复合元音的韵母变为单元音韵母;三是鼻韵尾失落,咸山摄已经没有鼻韵尾存在了。所以我们下面的比较将不是从音值,而是从音类上着眼。也就是说,我们比较的是同一个韵部,在上海方言中分成了几类,分化的条件如何,同时观察这种分化是否能对应于某一个时期的标准语。如果两者的分类是相同的,我们就认为上海方言的这种语音分类是来源于这个时代的标准音。至于同一个韵部的具体读音,则不是我们考察的对象。

(一) 果假摄

先比较上海话和现代北京话。我们先比较两种方言的音类。

摄	韵	等	北 京 音	上 海 音
果	歌哿箇	开口一等	端系 uo/a(少数字)	u
			见系 y/uo(少数字)	
假	戈	开口三等	ie(只有一个“茄”字)	a (只有一个“茄”字)

续表

摄	韵	等	北京音	上海音
果 摄	戈果迺	合口一等	帮组 o	o(明母又读)
			端组 uo	u
	见系 uo·y			
	戈	合口三等	yc	y
假 摄	麻	开口二等	Λ (大部分字)	a (帮组、知系、庄组文读,见系白读)
			ia (见系大部分字)	ia (部分见系文读)
	麻	开口三等	ie	o (帮知庄三组白读、晓影二组)
			y (章组和日母)	ia (精组多数,知组、以母)
	麻	合口二等	ua(例外:傻 Λ)	o(章组)
				o a(少数字文读)

上面表中包括了上海话的文读层次,但是文读层和白读层不是一个层次,不应该放在一起和别的方言比较。极少数字的例外读音(果摄字读[Λ]的“茄”字,读[y]的“靴”字),也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这类字应该留在后面的字音层次去考虑。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得出下面的比较表:

摄	韵	等	同韵分别条件	北京音	上海音
果 摄	歌哿箇	开口一等	端系 见系少数字	uo/y	u
			端系少数字	Λ	

续表

摄	韵	等	同韵分别条件	北京音	上海音
果 撮	戈	开口二等		ic	a
	戈果過	合口一等		uo y	u
	戈	合口三等		ye	y
假	麻	开口二等	见系	A/iA	a
			帮知庄晓影		o
撮	麻	开口三等	精组多数 知组 以母	ie	ia
			章组		o
	麻	合口二等		uA	o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明显看出,北京话的果撮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类属于麻沙辙(包括麻韵二等开、合口和歌韵端组少数字),一类属于乜斜辙(包括麻韵开口二等见系大部、开口三等大部和戈韵字),一类属于梭波辙(剩下的读uo和y音的字)。而上海话如果去掉文读层和又读层,可以发现上海方言里果撮字实际上只有一类;假撮字上海话分成两类,而北京话可以分成三类。总之两种方言的果假两撮字分类明显不同,两者的系统不在同一层面上。

下面比较上海话和宋代音系。

摄	韵	等	同韵分别条件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果 撮	歌哿箇	开口一等		A/uA	o	u
	戈	开口三等			io	
	戈果過	合口一等			uo	
	戈	合口三等			iuo	

续表

摄	韵	等	同韵分别条件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假 摄	麻	开口二等	见系	A, iA	A	a	
			帮知庄晓影			o	
	麻	开口三等	精组多数 以母		iA	ia	o
			章组				o
麻	合口二等	章组		uA	o		

周祖谟先生在讨论北宋音系时说：“果摄歌戈二韵通用，与《广韵》同。惟假摄麻韵字《广韵》独为一类，今则合用不分，与唐代语音相同。如唐河南元稹《庙之神》以车阿涯咩何歌耶为韵，即歌麻不分也。麻韵《切韵》时代读 A，读 iA，歌戈两韵读 A 读 uA，北宋当与《切韵》相同。”^①周先生的看法是直到北宋时期歌、麻仍然不分，但据王力先生的研究，晚唐时期的果假两摄已是有别。我们也认为宋代歌、麻应该是有别的。有一个旁证，吴语中受宋代汴梁话影响最深的当数杭州话，在杭州话里，果摄字读 ou 和 u，假摄字读 A、iA、i、ie、ei，显然也有明显区别。

检查上海话的读音，麻韵和歌戈韵显然有别：果摄读 u，假摄读 A、iA 和 o。（果摄读 a 的只有一个字“茄”，但是个后起的文读音。）这种区别反映的应该是南宋以前的情况。

继续上推，再与晚唐音系的比较。

摄	韵	等	同韵分别条件	上海音	晚唐音	隋唐音
果 摄	歌智箇	开口一等		u	a	A
	戈	开口三等			ia	

①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1942年），载《问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续表

摄	韵	等	同韵分别条件	上海音	晚唐音	隋唐音
果撮	戈果過	合口一等		u	uɔ	uA
	戈	合口三等			iuA	
假撮	麻	开口二等	见系	a	A	A
			帮知庄晓影	o		
撮	麻	开口三等	精组多数以母	ia	iA	iA
			章组	o		
	麻	合口二等	章组	o	uA	uA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海方言音系与晚唐音系以及隋唐音系也是相吻合的。再上推与魏晋南北朝音系进行比较。

摄	韵	等	同韵分别条件	上海音	魏晋音
果撮	歌哿箇	开口一等		u	A
	戈	开口三等			iA
	戈果過	合口一等			uA
	戈	合口三等			iuA
假撮	麻	开口二等	见系	a	EA
			帮知庄晓影	o	
撮	麻	开口三等	精组多数以母	la	iA
			章组	o	
	麻	合口二等	章组	o	oA

现在我们发现两个系统有明显差别。魏晋时代歌麻的主元音无别,而上海话有别。如果再继续上推,将上海话与汉代的语音系统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别更大。因此有理由推断,上海方言的果假两摄的系统一定形成于魏晋之后。但是由于从隋唐开始歌麻一直是分别的,所以究竟形成与魏晋之后的哪个年代,还需结合其他韵部的研究结果。

(二) 遇摄

下面先看上海话遇摄字的读音。

摄	韵	等	条 件	上 海 音
遇	模姥暮	开口一等		u
	鱼语御	开口三等	非、庄组、日母又读	u
			知组、章组、日母	ɿ
			少数字	i
			见系、泥组	y
撮	虞虞遇	合口一等	知组、章组、日母	ɿ
			少数字	i
			泥组、精组、见系	y

我们注意到上海话里鱼韵和遇韵无别。同时我们猜想上海话鱼、虞两韵的 $i(\gamma)$, 大约是从 y 演变而来的。老派上海话里, 虞韵、鱼韵知、章组和日母字的韵母读 γ 。这一点还可以从其他一些吴语方言中看出, 如余姚话遇摄一等模韵 u , 但是精组读 γ 。虞韵、鱼韵章组、知组则往往有两读: i 和 γ 。如: “猪”读 $tsɿ^{324}$, 又读 $ts\gamma^{324}$ 。“煮”读 $tsɿ^{435}$, 又读 $ts\gamma^{435}$ 。又虞韵去声精组“趣”读 $ts'ɿ^{52}$, 又读 $ts'\gamma^{52}$ 。(关于这一点, 详见下文)可见 u 、 γ 、 i 、 y 是同一音的变体。

现在比较上海话和宋代的遇摄字的系统。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遇 撮	合 口	一	模	姥	暮	u	u	u
		三	鱼	语	御	y·u	iu·u	ɿ/i/u/y
		三	虞	麌	遇	y'u	iu/u	ɿ/u/y

从系统的方面看,上海话一等读 u,三等读 u、y,这个格局和南宋以及北宋的汉语北方话是一致的。宋代的鱼韵和遇韵都分两类,分别的条件是合口三等非组字读[iu],其他读[u]。上海方言读[u]和读[y]的分别条件是相同的。同时宋代尤韵非组字也归入鱼韵和遇韵的轻唇类,上海话在这一点上和宋代音系也是相同的。现在继续上推,比较上海音系统这一摄字与晚唐音系统的异同。

摄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遇 撮	合 口	一	模	姥	暮	u	u
		三	鱼	语	御	iu	ɿ/i/u/y
		三	虞	麌	遇	iu	ɿ/u/y

我们可以发现上海话和晚唐音也是相合的。继续上推,比较上海方言与隋—唐代初期的系统。

摄	呼	等	韵			隋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遇 撮	合 口	一	模	姥	暮	u	u
		三	鱼	语	御	o	ɿ/i/u/y
		三	虞	麌	遇	iu	ɿ/u/y

我们可以看出上海方言的遇摄字的系统层面与隋代至初唐时期的读音系统明显不同。上海方言这一撮字读音系统的形成应该不早于晚唐。那么在晚唐和宋代两个时期中究竟与哪一个更接近呢？我们认为应该更接近晚唐音，因为我们知道晚唐时期与鱼、虞同韵的还有一个尤韵轻唇，与模韵同类的还有一个侯韵重唇。在今天的上海话里尤韵轻唇和侯韵重唇也恰好与遇摄同类。而到了宋代侯韵重唇已经分裂出去，只留下尤韵轻唇与之同类了。所以根据以上事实我们推测上海方言的这一撮的系统层形成于晚唐时代。

(三) 蟹撮

先比较上海话系统与宋代北方音系统。

撮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蟹撮	开	一	哈	海	代	ai	ai	ɛ
		一			泰		ai	a/ɛ
		二	皆	骇	怪		ai	a/ua
		二	佳	蟹	卦		ai/A	a/ia/ua
		二			夬		ai	ua/ɛ
	口	三			祭	i(ui/ei)	i	i
		三			废		i	i(无常用字)
		四	齐	荠	霁		i	i
		二			夬			
	合口	一	灰	贿	队	uai	uai	ɛ/ø
		一			泰		uai	ue/a
		二	皆	骇	怪		uai	ua
		二	佳	蟹	卦		uai/ua	ua/o
		二			夬		uai'ua	ua/o

续表

撮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蟹撮	合口	三			祭	ei·ui·uei	iu	ue
		三			废		iu	i'ue
		四	齐		霁		iu	ue

周祖谟先生说：“考蟹撮之细音与止撮相合实自宋始。其第一第三位为开，第二第四位为合。此虽分四位，而音实相近也。又图中止撮精组字皆列为一等，其韵母必由 i 变而为 η ，同时知组字亦必变而为 η ，故今拟为 i、 η 三类。”^①周、王两位先生都提到宋代或宋代以前蟹撮佳韵字有一部分归入麻韵^②，周先生具体指出的有佳韵去声卦韵的牙音字、夬韵匣母的“话”字，王力先生则认为是佳韵全部字。在今天的上海话里，佳韵字读 a、ia、ua，夬韵字读 ua，佳韵个别的字读 [o]，如：钗_{又读蛙}又读挂话（佳韵和夬韵也有读 e 的，但那是文读音，如“奶奶”的“奶”，上海本地话祖母叫阿奶 [na]，不读 [e]，“大寨”的“寨”和“狭隘”的“隘”，这后两个词也都是文读音）。上海话麻韵字读 [o]，佳韵与麻韵不同类。所以总起来说，上海话果、假两撮的读音所反映的系统情况大概比北方宋代语音系统要早。

再比较上海音和晚唐音系统。

撮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蟹撮	开口	一	哈	海	代	ai	e
		一			泰		a/e

① 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1942年），载《问学集》第581~65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续表

撮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蟹	开	二	皆	骸	怪	ai	a/ua	
		二	佳	蟹	卦		a/ia/ua	
		二			夫		ua/ɛ	
	口	三			祭	iɛi	i	
		三			废	iɛi	i(无常用字)	
		四	齐	荠	霁	iɛi	i	
撮	合	一	灰	贿	队	uei	ɛ/ø	
		一			泰		ue/a	
	口	二	皆	骸	怪	uai	ua	
		二	佳	蟹	卦		ua/o	
		二			夫		ua/o	
		三			祭		iusei	ue
		三			废		iuei	i/ue
		四	齐		霁		iusei	ue

废韵开口常用的字只有一个“刈”，上海话里基本不说，等于无字。合口读[ue]的只有一个“秽”，也是口语里没有的。从宋代一直上推到《切韵》时代，祭和废始终是有区别的，上海话中保留了这种区别。因此从总体上说，上海话的读音系统和晚唐音系统是相合的。如果继续上推，比较上海音和隋唐音系统。

撮	呼	等	韵			隋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蟹撮	开口	一	哈	海	代	ai	ɛ
		一			泰		a/ɛ

续表

摄	呼	等	韵			隋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蟹	开	二	皆	骇	怪	ai	a/ua	
		二	佳	蟹	卦		a'ia/ua	
		二			夬		ua	
		三			祭	iæi	i	
		三			废	iɛi	i(无常用字)	
		四	齐	荠	霁	iæi	i	
	撮	口	一	灰	贿	队	uei	E/ø
			一			泰		ue/a
			二	皆	骇	怪	uai	ua
			二	佳	蟹	卦		ua/o
二					夬	ua/o		
三					祭	iuaei	ue'	
三					废	iuei	i/ue	
四			齐		霁	iuaei	ue	

王力先生构拟的隋唐音系和晚唐音系在蟹撮字上是完全一样的,上海话与之也基本上能够对应。遇撮和蟹撮祭韵、止撮之、支、脂三韵都有读[ɿ][i]的。如果我们接受王力先生的对晚唐音的构拟,之、支、脂三韵在晚唐时期已经合并,读音一部分(精组)是[ɿ],一部分(其他)是[i],则上海话中止撮读[ɿ]和[i]是正常对应。现在继续上推,比较魏晋音系与上海音系。

摄	呼	等	韵			魏晋音	上海音
蟹撮	开口	一	哈	海	代	ɳi	E
		一			泰	ai	a/E

续表

摄	呼	等	韵			魏晋音	上海音	
蟹	开	二	皆	骇	怪	eɛi	a/ua	
		二	佳	蟹	卦	ɛai	a, ia, ua	
		二			夬	ɛæi	ua	
		三			祭	iaei	i	
		三			废	iɛi	i(无常用字)	
		四	齐	荠	霁	iæi	i	
	撮	合	一	灰	贿	队	uei	e/ø
			一			泰	uai	ue/a
			二	皆	骇	怪	oɛi	ua
			二	佳	蟹	卦	oai	ua/o
			二			夬	oæi	ua/o
			三			祭	iuæi	ue
撮	口	三			废	iuei	i/ue	
		四	齐		霁	iuæi	ue	

其韵母的分类显然与上海话不同,可以推定上海话音系最早不可能形成于魏晋以前。

(四) 止撮

下面先列表比较上海现代方言音系和两宋时期音系的异同。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止撮	开口	三	脂	旨	至	i/ɿ	i	i(ɿ)/e/ɛi
		三	之	止	志			i(ɿ)/ɛi
		三	支	纸	寘			i(ɿ)/e/ɛi
		二	微	尾	未			i(ɿ)

续表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止 撮	合 口	三	脂	旨	至	ɔi uei	iui	ɿ/ɛ/ue/ø/i
		三	支	纸	寘			ɿ/ɛ/ue/ø
		三	微	尾	未			y/ue/i

上海话里之、脂、支、微四韵无别，但是开、合口却是大体有别。脂韵和支韵开口呼里虽然有个别字读[ɛ]，但除极少数字外，这些字在老派的读音里，都读作[i]，如：“美”读[mi]，“备”读[bi]；“被”、“彼”都有韵母是[i]又读音。所以从整体看，可以说止撮开口是[i]，合口是[ɛ]。比较两宋音系，也是之、脂、支、微四韵无别，但是开、合口却是大体有别，与上海话同。

比较上海话和晚唐音系，情况与上述情形相同。

摄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止	开 口	三	脂	旨	至	i	i(ɿ)/ɛ/el
		三	之	止	志		i(ɿ)/el
		三	支	纸	寘		i(ɿ)/ɛ/el
		三	微	尾	未		i(ɿ)
撮	合 口	三	脂	旨	至	iui	ɿ/ɛ/ue/ø/i
		三	支	纸	寘		ɿ/ɛ/ue/ø
		三	微	尾	未		y/ue/i

另外上海音系和晚唐音系比较，还有一点相同的，就是晚唐时期，支脂之三部的精系字和其他声母的字语音显然不同，王力先生将它们另立一部，称为“资思部”单列。在上海话里止撮的[i][ɿ]两个读音的分别也出现在三韵的精组字和其他字之间。

继续上推,与隋唐音系比较,则情况有了很大变化。

摄	呼	等	韵			隋唐音	上海音
止	开口	三	脂	旨	至	i	i/ɤ/ɛl
		三	之	止	志		i/ɤ/ɛl
		三	支	纸	寘		i/ɤ/ɛ/ɛl
		三	微	尾	未	iei	i/ɿ
撮	合口	三	脂	旨	至	iu	i/ɿ/ɛ/ue/ø
		三	支	纸	寘		ɿ/ɛ/ue/ø
		三	微	尾	未	ieu	y/ue/i

隋唐音系微韵与之、脂、支三韵有别。如果再向上推,则差别更大。

摄	呼	等	韵			魏晋音	上海音
止	开口	三	脂	旨	至	ei	i/ɿ/ɛ/ɛl
		三	之	止	志	ie	i/ɿ/ɛl
		三	支	纸	寘	ie	i/ɿ/ɛ/ɛl
		三	微	尾	未	iei	i/ɿ
撮	合口	三	脂	旨	至	ieu	i/ɿ/ɛ/ue/ø
		三	支	纸	寘	ue	ɿ/ɛ/ue/ø
		三	微	尾	未	ieu	y/ue/i

从上述比较可以肯定地说上海话的止撮系统一定形成于隋唐之后。

(五) 效撮

先比较上海音系与两宋音系的异同。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效 撮	开 口	一	豪	皓	号	AU IAU	AU	ɔ
		二	肴	巧	效		AU(唇舌齿) ɸæu(喉牙舌齿)	ɔ/iɔ
		三	宵	小	笑		iæu	ɔ/iɔ
		四	萧	篠	啸		iæu	iɔ

王力先生说：“[宋代]肴韵分化为二：唇音字并入豪韵，合成豪包部；喉牙舌齿音并入萧宵，合成萧肴部。”王先生所说的宋代是指南宋，从这一点看，上海话效撮四韵主要元音无别，则上海话音系的形成不能晚于北宋。

进一步比较上海话音系与晚唐音系。

摄	呼	等	韵			隋唐音	晚唐音	上海音
效 撮	开 口	一	豪	皓	号	AU	AU	ɔ
		二	肴	巧	效	AU	AU	ɔ/iɔ
		三	宵	小	笑	iæu	iæu	ɔ/iɔ
		四	萧	篠	啸	iæu	iæu	iɔ

晚唐以前(包括晚唐)，效撮可以分成三类，互相之间不通押，与上海话明显不同。据此，上海话效撮系统不能形成于晚唐之前。不过我们对这个结论有一点怀疑，留在下面讨论。

(六) 流撮

同样先比较上海话与两宋音系。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流 摄	开 口	一	侯	厚	候	ou/iou	eu	u/ɤ
		三	尤	有	宥		ieu	ɤ/iɤ/u
		三	幽	黝	幼			iy

上海话里侯韵读[u]的只有三个字:母姆剖₂,其中剖是又读,姆和母口语里都读[m],所以这个小类可以略而不论。尤韵读[u]是有条件的,即轻唇音字,是个条件音变,因此也可以略而不论;尤韵读[ɤ]也有条件,即声母是知组字,也是条件音变。这样流摄三韵的情况和宋代几乎全同。

上推比较晚唐音系,结果与宋代音系的比较是相同的。

摄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流 摄	开 口	一	侯	厚	候	eu	u/ɤ
		三	尤	有	宥	ieu	ɤ/iɤ/u
		三	幽	黝	幼		iy

继续上推比较隋唐音系和魏晋音系,结果也仍然同上。

摄	呼	等	韵			隋唐音	魏晋音	上海音
流 摄	开 口	一	侯	厚	候	eu	u	u/ɤ
		三	尤	有	宥	ieu	iu	ɤ/iɤ/u
		三	幽	黝	幼	ieu	iu	iy

再上推到汉代,情况几乎仍是相同。因此,上海话里的流摄格局的形成,似乎一直可以上推到汉代。但是,我们注意到,先秦时代尤韵不是全部属于幽部,一部分字(如“谋、尤”等字)属于

之部,到了魏晋时代才转入幽部。而在上海话里这部分字则完全与尤韵同类,可见上海话的音系也不可能早到魏晋之前。

(七) 咸摄、深摄、山摄、臻摄

在讨论了阴声韵之后,阳声韵和入声韵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我们采用比较简化的方法,将一些有关的韵撮合在一起讨论。本节先比较咸、深、山、臻四摄上海方言音系与两宋音系分类的异同。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咸摄	开	一	覃	感	勘	合	AM iam	AP iap	AM	AP	E/ø	aʔ/əʔ		
		一	谈	敢	闾	盍			AM	AP	E	aʔ/əʔ		
		二	咸	赚	陷	洽			EAM	EAP	i/E	aʔ		
		二	衔	檻	鉴	狎			EAM	EAP	E	aʔ/iaʔ		
		三	盐	琰	艳	叶			iam	iap	iam	iap	i/ø	əʔ/iʔ
		三	严	俨	酈	业			iam	iap	iam	iap	i	iʔ
		四	添	忝	添	帖			iam	iap	iam	iap	i	iʔ
	合	三	凡	范	梵	乏	uap	AM iam	AP	E	aʔ			
	深	开	三	侵	寢	沁	緝	im	ip	im	ip	ən/in	əʔ/iʔ	
	山摄	开	一	寒	旱	翰	曷	AN ian	A ia ua ya	AN	AI	E/ø	aʔ/əʔ	
二			刪	潸	諫	鎋	EAN			EAI	i/E	aʔ		
二			山	产	禡	黠	EAN			EAI	i/E	aʔ		
三			元	阮	愿	月	iam			iap	i	iʔ		
三			仙	猕	线	薛	iam			iap	i/ø	əʔ/iʔ		
四			先	铣	霰	屑	iam			iap	i	iʔ		
口		三												

续表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山摄	合口	一	桓	缓	换	末	UAN yan		uan	uaɪ	ɛ/ue /ø/uo	əʔ /uəʔ
		二	删	潜	谏	谿			oan	oai	ue	əʔ uaʔ
		二	山	产	衿	黠			oan	oat	ue/ø	aʔ
	开口	三	元	阮	愿	月			an	at	ɛ/ue /uo/yø	əʔ/iʔ /yʔ
		三	仙	猕	线	薛			iuən	iuət	i/ø/yø	ioʔ
		四	先	铣	霰	屑			iuən	iuət	yø	ioʔ
臻摄	开口	一	痕	很	恨		en in uen yen	e ie ɿ ue ye	en		ən	
		三	真	軫	震	质			ien	it	ən/in	əʔ/iʔ
		三	欣	隐	焮	迄			ien	it	in	iʔ
	合口	一	魂	混	愿	没			uen	uət	ən /uen	əʔ/uəʔ
		三	淳	准	稕	术			iuən	iuɪt	ən /in /yn	əʔ/iʔ /yʔ
		三	文	吻	问	物			en iuən	ət juɪt	ən yn	ioʔ/yʔ

周祖谟先生所列北宋音系过于简略,我们很难进行比较。周先生认为北宋汴梁音系中入声字已经开始丢失了塞尾,我们觉得从时代上看似乎早了一点。王力先生所列南宋音系较为详细,我们将以此为比较对象。王先生认为南宋时代塞音韵尾仍然存在,我们同意这个看法。这里除了王先生提到的证据外,杭州话保留了入声系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比较上海方言音系和南宋音系,我们发现虽然上海话各韵之间的界限不如南宋音系那么严格,但是其大的格局仍然是可以对得起来的。如:上海话咸摄一二等的[ɛ]对应于南宋的[am] (入声[aʔ]对[ap]);三四等的[i]对应于南宋的[ɿæm] (入声[iʔ]对[ɿæp])。深摄上海话[in]对应于南宋的[im] (入声[iʔ]对[ip])。山摄开口一二等上海话[ɛ]对应于南宋音系的[an] (入声[aʔ]对[at]);三四等上海话的[i]对应于南宋的[ɿæn] (入声[iʔ]对[ɿæʔ])。合口一二等上海话[ue]对应南宋音[uan] (入声[əʔ]对[uat]);三四等上海话[yø]对南宋音[ɿuæn] (入声[ioʔ]对[ɿuæʔ])。臻摄开口一等上海话[ɛn]对应南宋[ən] (入声无字),三等[in]对应[ɿæn] (入声[iʔ]对[it]);合口一等上海话[uen]对应于南宋音[uen] (入声[ueʔ]对[uat ueʔ]),三等上海话[yn]对应南宋音[ɿuæn] (入声[yiʔ]对[ɿuit])。上海话由于合口韵尾[-m]的丢失,造成咸摄和山摄相混。但是大的格局并不错。

继续上推,比较上海话和晚唐音系。

摄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咸摄	开	一	覃	感	勘	合	am	ap	ɛ/ø	aʔ/əʔ
		一	谈	敢	闾	盍	am	ap	ɛ	aʔ/əʔ
		二	咸	赚	陷	洽	am	ap	i/ɛ	aʔ
		二	衔	檻	鉴	狎	am	ap	ɛ	aʔ/iaʔ
	口	三	盐	琰	艳	叶	ɿæm	ɿæp	i/ø	əʔ/iʔ
		三	严	俨	酹	业	ɿæm	ɿæp	i	iʔ
		四	添	忝	添	帖	ɿæm	ɿæp	i	iʔ
合	三	凡	范	梵	乏	am ɿæm	ap	ɛ	aʔ	

续表

摄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深	开	三	侵	寢	沁	緝	ien	ep	ən/in	əʔ/iʔ
山	开	一	寒	旱	翰	曷	aŋ	aɪ	ɛ/ø	aʔ/əʔ
		二	刪	潸	諫	鎋	aŋ	aɪ	i/ɛ	aʔ
		二	山	产	禡	黠	aŋ	aɪ	i/ɛ	aʔ
		三	元	阮	愿	月	ien	iet	i	iiʔ
		三	仙	猕	线	薛	ien	iet	i/ø	əʔ/iiʔ
		四	先	铣	霰	屑	ien	iet	i	iiʔ
		四	先	铣	霰	屑	ien	iet	i	iiʔ
	合	一	桓	缓	换	末	uaŋ	uaɪ	ɛ/ue /ø/uø	əʔ/uaʔ
		二	刪	潸	諫	鎋	uaŋ	uaɪ	ue	əʔ /uaʔ
		二	山	产	禡	黠	uaŋ	uaɪ	ue/ø	aʔ
		三	元	阮	愿	月	aŋ iuen	iuɛt	ɛ/ue /uø/yø	əʔ/iiʔ/yiʔ
		三	仙	猕	线	薛	iuɛn	iuɛt	i/ø/yø	ioʔ
		四	先	铣	霰	屑	iuɛn	iuɛt	yø	ioʔ
		四	先	铣	霰	屑	iuɛn	iuɛt	yø	ioʔ
臻	开	一	痕	很	恨		ən	et	ən	
		三	真	軫	震	质	ien	iet	ən/in	əʔ/iiʔ
		三	欣	隱	焮	迄	ien	iet	in	iiʔ
	合	一	魂	混	恩	没	uen	uet	ən /uən	əʔ/ueʔ
		三	淳	准	稕	术	iuɛn	iuɛt	ən /in /yn	əʔ/iiʔ/yiʔ
		三	淳	准	稕	术	iuɛn	iuɛt	ən /in /yn	əʔ/iiʔ/yiʔ

续表

摄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臻摄	合口	三	文	吻	问	物	i _u ɛŋ	ɛt i _u ɛt	ən ; yn	ioʔ/ yɪʔ

我们认为上海音系与晚唐音系仍然可以对应。继续上推比较上海音系与隋唐音系。

摄	呼	等	韵				隋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咸摄	开	一	覃	感	勘	合	am	ap	e/ø	aʔ/əʔ
		一	谈	敢	闾	盍	am	ap	ɛ	aʔ/əʔ
		二	咸	赚	陷	洽	am	ap	i/ɛ	aʔ
		二	衔	檻	鉴	狎	am	ap	ɛ	aʔ/iaʔ
	口	三	盐	琰	艳	叶	i _æ m	i _æ p	i/ø	əʔ/iɪʔ
		三	严	俨	酹	业	i _ɛ m	i _ɛ p	i	iɪʔ
		四	添	忝	添	帖	i _æ m	i _æ p	i	iɪʔ
		合	三	凡	范	梵	乏	i _u ɛm	i _u ɛp	ɛ
深	开	三	侵	寝	沁	緝	im	ɛp	ən/in	əʔ/iɪʔ
山摄	开	一	寒	旱	翰	曷	an	at	e/ø	aʔ/əʔ
		二	删	潸	谏	黠	an	at	i/ɛ	aʔ
		二	山	产	禡	黠	an	at	i/ɛ	aʔ
	口	三	元	阮	愿	月	i _ɛ n	i _ɛ t	i	iɪʔ
		三	仙	猕	线	薛	i _æ n	i _æ t	i/ø	əʔ/iɪʔ
		四	先	铣	霰	屑	i _ɛ n	i _ɛ t	i	iɪʔ

续表

摄	呼	等	韵				隋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韵	入声韵	舒声韵	入声韵
山	合	一	桓	缓	换	末	uan	uat	E/ue ø/uo	ə? ua?
		二	删	潜	谏	谿	uan	uat	ue	ə? ua?
		二	山	产	禡	黠	uan	uat	ue/ø	a?
	口	三	元	阮	愿	月	iuen	iuet	E/ue uo/yø	ə?/i? y?
		三	仙	猕	线	薛	iuen	iuet	i/ø/yø	io?
		四	先	铣	霰	屑	iuen	iuet	yø	io?
臻	开	一	痕	很	恨		ən	ət	ən	
		三	真	疹	震	质	in	it	ən/in	ə?/i?
		三	欣	隐	焮	迄	in	it	in	i?
	合	一	魂	混	混	没	uen	uet	ən/ueən	ə?/ue?
		三	淳	准	稕	术	iuin	iuit	ən/in/yn	ə?/i? y?
		三	文	吻	问	物	iuen	iuet	ən/yn	io?/y?

王力先生在讨论隋唐韵部的分合转移时说：“《广韵》有独用、同用例。所谓独用、同用，基本上符合隋唐韵部的实际情况。同用的两韵或三韵，实际上同一韵部。”^①在谈到闭口韵时说：“侵独用，覃谈同用，盐添同用，咸衔同用，严凡同用，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是这样，隋唐时代在韵部系统上没有变化。”^②这个同用、独用的分类和晚唐时代的不同，和上海话的这几个韵部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第2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同上书，第219页。

的分类也不同。同样,前鼻音韵尾的韵部中,《广韵》“真淳臻同用,文独用,欣独用,元魂痕同用,寒桓同用,删山同用,先仙同用。这基本上符合隋唐韵部的实际,只是欣当并入真”。^① 这个分类也和上海话有所不同。阳声韵如此,与之相配的人声韵也是如此,与上海话也有差异。所以我们认为,上海方言的这部分分类系统的形成,不能早于隋唐时代。也就是说大致形成于晚唐时代。

(八) 宕摄、江摄

先讨论上海话宕江两摄和两宋音系的对应情况。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话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宕摄	开口	一	唐	荡	宕	铎	ang iang uang	o io uo yo	aŋ	ak	ã	oʔ
		三	阳	养	漾	药			iaŋ	iak	ã iã õ iõ	aʔ iaʔ
	合口	一	唐	荡	宕	铎			uaŋ	uak	uã	oʔ ueʔ
		三	阳	养	漾	药			iuãŋ	iuak	ã uã	oʔ ioʔ
江摄	开口	二	江	讲	绛	觉	eaŋ	eak	iã/õ	oʔ ioʔ		

两宋时期宕、江两摄也混而不分,与上海话音系同。进一步上推比较晚唐时代音系。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第21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摄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话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宕	开口	一	唐	荡	宕	铎	aŋ	ak	ã	oʔ
		三	阳	养	漾	药	iaŋ	iak	ã iã ã iã	aʔ iaʔ
摄	合口	一	唐	荡	宕	铎	uaŋ	uak	uã	oʔ uoʔ
		三	阳	养	漾	药	iuaŋ	iuak	ã uã	oʔ ioʔ
江摄	开口	二	江	讲	绛	觉	ɔŋ	ɔk	ia/ã	oʔ ioʔ

晚唐时期江摄和宕摄主元音有别,不是同类,与上海话不同。上海话音系显示其音系的形成不能早于晚唐时期。

(九) 曾摄、梗摄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曾	开口	一	登	等	磴	德	EQ iEQ ueQ yEQ	E iE uE yE	E iE uE yE	E iE uE yE	E iE uE yE	E iE uE yE			
		三	蒸	拯	证	职							ek	ã/EQ	Eʔ
	合口	一	登			德							uek	EQ	Eʔ
		三				职							it		ioʔ
梗	开口	二	庚	梗	映	陌	E iE uE yE	E iE uE yE	E iE uE yE	E iE uE yE	E iE uE yE	E iE uE yE			
		二	耕	耿	净	麦							iuŋt	ã/EN	Aʔ/Eʔ
		三	清	静	劲	昔							ek	ã EN/in	Aʔ/Eʔ
摄		三	清	静	劲	昔				it	ã EN/in	Aʔ Eʔ/iʔ			

续表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梗 撮	开口	三	庚	梗	映	陌				rk	in	iu?
		四	青	迥	径	锡				it	in	iu?
	合口	二	庚	梗	映	陌				uək juit	uā	io?
		二	耕		净	麦				uək	oŋ	ue?
		三	清	静							ioŋ	
		三	庚	梗	映						ioŋ	
		四	青	迥							ioŋ	
												ioŋ

曾、梗两摄宋代无别,如果这时吴语、包括上海方言中的闭口韵和至少部分[-ŋ]韵尾的韵都已经合并,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解释上海方言语音中所出现的与宋代合口韵对应混乱的局面。

(十) 通撮

先比较上海音系和两宋音系。

摄	呼	等	韵				汴洛音		南宋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通 撮	合口	一	东	董	送	屋	uŋ yŋ	u y	uŋ	uk	oŋ	oʔ/ioʔ
		一	冬	潼	宋	沃			uŋ	uk	oŋ/ioŋ	oʔ/ioʔ
		三	东		送	屋			i <u>u</u> ŋ	i <u>u</u> k	oŋ/ioŋ	oʔ/ioʔ
		三	钟	肿	用	烛			i <u>u</u> ŋ	i <u>u</u> k	oŋ/ioŋ	oʔ/ioʔ

就主元音而言,上海音东韵和冬韵不能区别,和钟韵也不能区别。两宋音系也不能分别这两类音。我们继续上推比较上海音系和晚唐音系。

摄	呼	等	韵				晚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通	合	一	东	董	送	屋	uŋ	uk	oŋ	oʔ
		一	冬	潼	宋	沃	uŋ	uk	oŋ/ioŋ	oʔ
撮	口	三	东		送	屋	iuŋ	iuŋk	oŋ/ioŋ	oʔ/ioʔ
		三	钟	肿	用	烛	i <u>u</u> ŋ	i <u>u</u> ŋk	oŋ/ioŋ	oʔ/ioʔ

晚唐音系和两宋音系在分类上是一样的,也仍然可以和上海方言音系对应。再继续上推,比较隋唐音系。

摄	呼	等	韵				隋唐音		上海音	
			平	上	去	入	舒声	入声	舒声	入声
通	合	一	东	董	送	屋	oŋ	ok	oŋ	oʔ
		一	冬	潼	宋	沃	uŋ	uk	oŋ/ioŋ	oʔ
撮	口	三	东		送	屋	ioŋ	ioŋk	oŋ/ioŋ	oʔ/ioʔ
		三	钟	肿	用	烛	i <u>u</u> ŋ	i <u>u</u> ŋk	oŋ/ioŋ	oʔ/ioʔ

隋唐时期东冬有别,其系统和上海方言系统不同。可见本撮音系的形成不能早于隋唐时期。

还有一点,上海话中派和新派的合口入声屋、烛韵有和山撮合口入声月、屑韵音混的,都读作[ioʔ],但是老派不混,分别读作[ioʔ]和[iceʔ]。

我们这里还需要分析一下撮与撮之间同音现象。

以上分撮讨论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肯定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形成于晚唐时期。如果脱开撮的限制,可以发现在上海方言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同韵撮之间的同音现象。这种同音现象也直接涉及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根据许宝华、汤珍珠先生的《上海市区方言志》记录,上海话里有如下韵

摄之间相通的情况。

读 音	韵 摄	读 音	韵 摄
ɿ	遇、蟹、止	ue	蟹、止、山
i	假、遇、蟹、止、咸、山	ø	蟹、止、咸、山
u	果、遇、流	ã	宕、曾、梗
y	遇、止	iã	宕、江
ɑ	果、假、蟹	ã	宕、江
ia	假、蟹	en	臻、曾、梗
ua	假、蟹	in	臻、曾、梗
o	果、假、遇、蟹	oŋ	梗、通
e	蟹、止、咸、山	ioŋ	臻、梗、通
ie	咸、山		

我们认为这些大量存在的摄与摄之间的同音现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1) 在上海方言形成的晚唐时期,或在此之前部分韵部的主要元音已经相同,因此在上海方言音系中这些韵摄之间自然也就存在同音现象;(2) 有些韵类在早期的上海方言中已经合并丢失,因此造成某些韵摄间的同音现象;(3) 不同层次的叠加(特别是文白异读的存在)造成部分韵摄之间存在同音现象;(4) 上海方言中某些条件音变也可以造成韵摄与韵摄之间的相通;(5) 某些韵在晚唐时期语音十分接近,上海话本身没有相类似的语音区别,造成上海方言人群在学习时不能分别,也造成一些韵类间的同音现象。有时候十分相似的同音现象的原因未必相同,还有些时候一类同音现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需要十分注意。

下面对这些原因逐一进行讨论。

第一,有些韵摄在晚唐时期或在此之前的北方方言中就已经合并,上海音系形成的时代,在北方话里这些音类也是混同的。如上海话里流摄侯韵帮组字和尤韵非组字与遇摄字读音相同(重唇只有一个“母”字,是另一层次问题,留在下章讨论)。王力先生曾经指出:“[晚唐时期]鱼模合部,在朱翱反切中有很多证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尤侯的唇音字大部分(如‘部’、‘妇’)转入了鱼模。”^①我们猜想大概在晚唐以前,尤韵唇音字就已经转入了遇摄。唐白居易《琵琶行》:“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模)。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尤)。商人重利轻离别,前月浮梁买茶去(鱼)。”鱼、模、尤同押可证。上海话里的这种跨摄同音,实际上反映的是汉语北方话的古音系统。

第二,由于早期上海方言中某些韵类的合并(本条是指上海方言的合并而不是上一条所说的北方汉语中的合并),也可以造成韵摄与韵摄之间的同音现象。如现代上海方言中咸摄、深摄、山摄、臻摄、蟹摄和止摄之间同音合并现象即属此例。北部吴语中闭口韵尾和前鼻音韵尾的消失出现很早。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上述的合并过程,现在还不能十分肯定。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这个合并发生在唐代以后明代以前。因为我们看唐代苏州诗人陆龟蒙的诗歌用韵,真韵和侵韵、咸韵和寒韵都分得很清楚。而从明代的冯梦龙的《山歌》所记录的当时的一些民歌用韵情况看,当时吴地的方言中的闭口韵肯定已经与山、臻两摄合并。那么这个合并究竟发生在唐代到明代之间的哪一个确切的时期,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有一些迹象表明,吴语中的这个演变发生在北宋之前。周祖谟先生《宋代方音》中有过这么一段话:“刘攽贡父诗话云:‘司马温公论九旗之名,旗与旂相近,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第2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诗曰,言观其旂,左传龙尾伏辰、取虢之旂,然则此旂当为芹音。周人语转,亦如关中以中为蒸,虫为尘,丹青之青为萋也。五方语异,闽以高为歌,荆楚以南为难,荆为斤。昔闽士作清明象天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采高。会考官同里,遂中选。荆楚士题雪用先字,后曰十二峰峦旋旋添,读添为天字也。向敏中镇长安,土人不敢卖蒸饼,恐触中字讳也。’……荆楚人以南为难,以荆为斤,韵尾均与韵书音韵系统不同。南为覃韵字,韵尾为-m,难为寒韵字,韵尾为-n,以南为难,是-m尾已变为-n尾。故荆南举子吟雪诗以添字入先字韵。荆字韵尾为-ng,斤字韵尾为-n,以荆为斤音,不仅元音有变,韵尾亦由-ng变-n。今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荆等字亦多有收-n者。”^①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史料,周先生所说的“贡父诗话”即宋刘攽的《中山诗话》,周先生所作的阐释甚是,但以两湖和四川指荆地,未包含楚地。刘氏所谓的荆楚实际上也包括荆南地区而言的,说荆楚是用《诗经》、《楚辞》的成词。这一点我们有一个证据。与刘攽同为北宋人的李颀《古今诗话》有相似的记载:“章圣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考试者亦闽人,遂中选。又荆南土人吟雪诗,用先字韵,其末句云:十二峰前旋旋添。”(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李颀《古今诗话》)李颀的具体生卒年不可考,郭先生以为晚于刘攽。我们认为刘氏所谓的“荆楚”,李氏作“荆南”。“荆南”即是概整个江南地区而言。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的吴语地区的闭口韵已经合并。这种早期即已发生的音变现象,肯定要影响上海话形成时与北方方言的对应关系。上表中咸摄、山摄的同音及其与阴声韵摄的同音现象就是由此造成的。至于山、臻、咸、深摄的鼻音韵尾-n的消失,大概发生得比较晚,因为在艾约瑟的《上海方言文法》一书中,前鼻音韵尾仍是标有-n尾的。-n

^① 周祖谟:《问学集》,第656~65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尾消失后这部分音与止摄和蟹摄字仍有区别,以后进一步发展则造成了止、蟹、咸、山的同音。上引书证中还包括前后鼻音韵尾的合并,也是在宋代以前既已发生,因此我们也很容易解释上海话音系中的臻摄与曾、梗两摄的同音现象。鼻音韵尾消失也引起入声韵尾的合并。在艾约瑟记录的19世纪中期的上海话中,入声韵尾有两种,一种是与-ŋ相对应的-k尾,一种是与-n尾相对应的-ʔ尾。随着-n尾的消失,入声韵尾也相应合并。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咸、深、山、臻四摄入声字和曾、梗两摄入声字的部分同音了。

第三,文读层次的叠加,也造成了部分摄与摄之间的同音。如蟹摄和止摄之间存在同音字。对于这个现象的分析,首先我们注意到蟹摄读[ɿ]是极个别现象,只有知、章二组少数字,如“制、世、逝、滞”,这些字的读音都是文读音(请注意,这些字极少在口语词里使用,所以等于只有文读音),这里显示的是现代层次。假摄麻韵少数字(如嗟、且、姐₅、些)也有读[i]的,这些也是文读音。再有宕、江两摄有部分字都读[iã],但是我们注意到江韵读[iã]音的字都是文读音,如:“江、腔、讲、降”,其中“江、讲、降”都有两读,“腔”字虽只有一读,但是只出现在书面语词中,如:“口腔”、“腹腔”(但是“腔调”是个比较口语的词)等等,说明它也是一个文读音。这也是一个由文读层次引起的摄与摄之间的同音。

第四,上海方言形成以后发生的部分字的条件音变,也可以引起摄与摄之间的同音现象。如较早时期(晚唐或相近时期)后鼻音韵尾和前鼻音韵尾的合并,造成上海话里的臻摄与曾摄、梗摄之间的同音。

再如上海话里遇摄知、章、日三组读[ɿ],和止摄精组混同。这种混同虽然在上海话中和南北部吴语的部分方言点中都有存在,但是不论在北部吴语还是在南部吴语中,多数方言点的遇摄

知、章、日三组字韵母都有一个音读的主要元音是[ɿ]或[ʏ]①:

	猪	珠	如
宜兴城内	tɕyɿ ⁵⁵	tɕyɿ ⁵⁵	zyɿ ⁵⁵
溧阳城内	tɕyʒ ⁴⁴⁵	tɕyʒ ¹¹⁵	zyʒ ²²³
金坛西岗镇	tɕeu ³¹	tɕeu ³¹	leu ³⁵
丹阳城内	tɕeu ²²	tɕeu ²²	leu ²²
丹阳童家桥	tʃyɿ ⁴²	tʃyɿ ⁴²	leu ³¹ / lyɿ ¹¹³ / ʒy ³¹
靖江城内	tɕyɿ ⁴³³	tɕyɿ ¹³³	ɕzyɿ ²²³
江阴城内	tɕy ⁵¹	tɕy ⁵¹	zy ²²¹
常州城内	tsɿ ⁴⁴	tsɿ ⁴⁴	zɿ ²¹³
无锡城内	tsɿ ⁵⁵	tsɿ ⁵⁵	zɿ ^{213/14}
苏州城内	tsɿ ⁴⁴	tsɿ ⁴⁴	zɿ ²²³
常熟城内	tsɿ ⁵²	tsɿ ⁵²	zɿ ²²³
昆山城内	tsɿ ⁴⁴	tsɿ ⁴⁴	zɿ ²⁴
宝山霜草墩	tsɿ ⁵²	tsɿ ⁵²	zɿ ²³¹
宝山罗店	tsɿ ⁵²	tsɿ ⁵²	zɿ ²³¹
南汇周浦镇	tsɿ ⁵²	tɕy ⁵² / tsɿ ⁵²	zy ¹¹³ / zɿ ¹¹³
上海城内	tsɿ ⁵²	tsɿ ⁵²	zɿ ¹¹³ / lu ¹¹³
松江城内	tsɿ ⁵²	tɕy ⁵²	zy ²³¹
吴江黎里镇	tsɿ ⁴⁴	tsɿ ⁴⁴	zɿ ²⁴
吴江盛泽镇	tsɿ ⁴⁴	tsɿ ⁴⁴	zɿ ²⁴
嘉兴城内	tsɿ ⁵¹	tsɿ ⁵¹	zɿ ²²³
湖州双林镇	tsɿ ⁴⁴	tsɿ ⁴⁴	zɿ ¹¹³
杭州城内	tsɿ ³²³	tsɿ ³²³	szɿ ²¹²

① 材料来源见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第86~8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续表

	猪	珠	如
绍兴城内	tsɿ ⁷²	tɕyɿ ⁷²	zyɿ ³³¹
诸暨王家井	tsɿ ⁷¹⁴	tɕyɿ ⁵¹⁴	fiyɿ ³⁴⁴
嵊县崇仁镇	tsɿ ⁷³	tsɿ ⁵³	zɿ ⁴¹
嵊县太平乡	tsɿ ⁵²³	tsɿ ⁷³	zɿ ³¹²
余姚城内	tsɿ ³²¹ / tsɿ ³²¹	tsɿ ³²⁴	zy ¹¹³
宁波城内	tsɿ ⁷²	tsɿ ³²	zy ¹¹³
黄岩城内	tsɿ ⁵³³	tsɿ ⁷³³	zy ³¹¹
温州城内	tsɿ ⁴⁴	tsɿ ¹⁴	szɿ ²²
衢州城内	tʃɿ ⁴³⁴	tʃɿ ⁴³⁴	lu ³²³ / ʒɿ ³²³
金华城内	tɕyɿ ⁴³⁵	tɕyɿ ⁴³⁵	ɕzy ²¹³ / lu ²¹³ / ɕyɿ ³²⁴
永康城内	tɕi ⁴⁴	tɕy ⁴⁴	ɕzy ³²²

老派的上海话也都读作[ɿ],与遇摄其他字的读音相近而不是近止摄。由此可见遇摄读[ɿ]是较晚期的受声母影响造成的音变,这种音变造成了遇摄与止摄的混同。

遇摄鱼韵还有少数字(如蛆、徐、絮、去)读[i],与止摄混,但是这些字各地吴音都有两种以上的读音,绝大多数其中都有一个带[y]或[ɿ]或[ɿ]的读音,如“去”字在各地的吴音中带上上述几个音的读法有:

宜兴城内	tɕyɿ ³²⁴	吴江黎里镇	tɕyɿ ³¹³
溧阳城内	tɕyɿ ⁴¹²	吴江盛泽镇	tɕy ³³⁴
金坛西岗镇	tɕyɿ ⁴¹	嘉兴城内	tɕy ³³⁴
丹阳童家桥	tʃyɿ ⁴⁵	杭州城内	tɕy ³³
靖江城内	tɕyɿ ⁴³⁵	绍兴城内	tɕyɿ ⁵⁴⁴

续表

江阴城内	tɛy ⁵	诸暨王家井	tɛy ³²¹
常州城内	tɛy ⁰¹	嵊县崇仁镇	tɛy ¹⁶
无锡城内	tɛy ⁴¹²	嵊县太平乡	tɛy ³²
苏州城内	tɛy ⁴²¹	余姚城内	tɛy ²²
常熟城内	tɛy ²²	宁波城内	tɛy ¹⁴
昆山城内	tɛy ⁴¹⁴	黄岩城内	tɛy ²³
宝山霜草墩	tɛy ⁴¹¹	温州城内	tɛy ³⁴
宝山罗店	tɛy ³³¹	衢州城内	tʃy ⁴⁵
南汇周浦镇	tɛy ³³³	金华城内	tɛy ⁵¹
松江城内	tɛy ³²⁴	永康城内	tɛy ³¹

上述材料引自钱乃荣先生《当代吴语研究》345页,在该书所列的33个点的读音中,只有两个点(丹阳城内湖州双林镇)的读音中没有同类的音。这使我们相信这几个字的较早的读音应该和其他鱼韵字是一样的,主要元音是[y]。

再如上海话里江摄大致读ã,与晚唐时期的ɔŋ相对应;唐、阳大致读ã,与晚唐时期的Aŋ相对应。但是由于声母的影响,即轻唇与章组声母听起来都要较重唇和精组声母后一点,所以宕摄的这两个声母的字被读成ã,形成条件音变,结果与江摄同音。

第五,上海话里本来就没有某些音类的区别,在对音时便只好将它们归入相近的音类中去。正如上海话里从来就没有翘舌音,所以上海人在学习北方话时只好将翘舌音归入精组。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认为:一个民族在借用其他民族的词语的时候,一般只是用本民族固有的音类来代替其他民族的音类,并不像语音学家那样,用精密的音标把其他民族的语音记录下来,所以通

常不称为“记音”，而称为“译音”或“对音”。既然如此，一般地说就只能和“原音”有一定程度的近似，而很少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偶然的。这一点从语言接触的初期情况来说大致是正确的。这种情况我们在今天很多的少数民族的汉语借词中同样可以看到。上海话里用同一类音来对应北方话里不同摄的不同韵，由此造成混同，如止摄和蟹摄祭韵的相混很可能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祭韵晚唐音王力先生拟作[ɬei]，如果真是这种上海（包括现代和古代）没有的音的话，吴人把它并入他们认为相近的音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具体归入哪个音类，则完全看当时的语音系统情况和当时人的语音感觉而定。

有时候不同摄之间的同音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今天上海话止摄和蟹摄同音的情况中有一种是止摄有少数字读[ɛ]，与蟹摄一二等同音。止摄读[ɛ]的主要是帮组的部分字，有支韵和脂韵开口的“卑碑被悲丕备美”和合口的“累帅垒”等。这些字的混入蟹摄原因较为复杂，有文读层次的叠加（如“被”），也有误读（如“丕”），也有现代音类归并的影响，这些字在老派上海话里和蟹摄并不同音。

排除上述种种原因造成的上海话中各摄之间的同音现象，则上海话与晚唐音系的对应就显得更加明显可靠。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断言，上海方言的韵母系统形成于晚唐时期。这和声母系统的形成时间是合拍的。

声调系统的形成时代

上海方言的声调系统从保留了入声看，其形成不会晚于宋代。因为宋代以后，北方方言的声调系统中的入声已经开始消失了。上海的声调只有5个，但这是近代的演变结果，上海近郊方言都能反映上海早期的声调是8个声调，平上去入各分阴阳。所以上海话主体层次的声调系统的形成，当不晚于晚唐。

结论

根据以上讨论,我们有理由确定,上海方言的主体层次,形成于唐代末年或北宋初年。换一句话说,中派上海话的语音系统,应该形成于唐代末年或北宋初年。在确定了主体层次之后,我们可以讨论上海方言的历史层次问题了。

第三节 上海方言的历史层次

关于层次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过去有所谓文读和白读的说法。文读就是读书音,白读是说话音,通常白读的年代比文读早,但是并不绝对。最重要的是很多字文白合一,合一的读音可能属于文读的层次,也可能属于白读的层次。所以我们最好是用历史层次来取代以往的文白读的概念。

方言历史层次理论的提出和完善

根据上一章的讨论,上海方言语音系统的总格局,即主体层次,大致形成于晚唐或稍晚时期。但是上海音系内部并不整齐划一,还有很多不符合这个格局的例外情况,有很多一字多读的情况,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由于历史层次造成的。

汉语的大多数南方方言是受汉语的影响形成的。这种类型的方言由于在历史上多次受到北方移民的强势方言或强势文化的影响,每次影响都有可能造成方言语音的全面改变,也可能是部分改变。不管是哪一种改变,都可能在方言语音中留下一些改变以前的痕迹,这种痕迹,我们称为“历史层次”。因为这种影响是多次发生的,所以每一次大的影响都有可能增添新的层次,从而形成了南方方言中多个语法、词汇和语音层次的叠加。

最早提到层次概念的是高本汉,最先明确讨论层次问题的是美国学者罗杰瑞(Jerry Norman)。1978年罗氏在《方言》杂志上发表《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1978)一文,认为: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汉族曾多次侵入和移民南方地区,因而在南方方言里保留了不同时期汉语标准的影响。特别是厦门话里这种层次保存得非常好。譬如《切韵》昔韵字在厦门话里通常有两三个或更多的读法。这些读法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汉字读音层次:最早的可以推测是汉代移民所说的汉语方言的遗迹;还有些是从南朝的雅音借来的;较新的则是唐朝中叶以后形成的。比方说厦门话“石”字有三个读法:通常的读法是[tsio²⁶],口语里是石头的意思;第二个读法是[sia²⁶],用于石砚[sia²⁶hĩ⁶]这个词;第三个是文读[sik⁸]。再如“席”字,意思是“席子”时,读作[tsio²⁶],宴席则读[iar²sia²⁶],而文读则是[sik⁸]。其中[sia²⁶]石、[sia²⁶]席两个形式与《切韵》的构拟形式最像。假定它们是从与《切韵》相近的时代借入的,那么第一种和第三种形式就是分别代表较早汉代语音形式和较晚的唐代语音形式。罗氏还举出了“悬”和“天”字作为例子,认为这两个字的读音也有三个不同层次的语音形式,只是这些形式不是单纯地保留在一种方言里,而是分别保存在闽语的不同次方言里,即一种方言保留其中的一种或两种形式。罗氏认为从闽语中得出的这种层次理论也适用于汉语的其他方言。1995年罗杰瑞先生发表《汉语历史语言学的一种新方法》^①对上述观点作了补充。在这篇文章中,罗氏较全面地讨论了高本汉的传统汉语方言形成理论,认为这种理论在解释汉语方言的实际时并不合适。然后进一步提出汉语通过早期移民到达南方非

^① Norman, Jerry L. A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Historical Linguistics(1995),蔡宝瑞译,载《济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汉语地区,然后每一次移民带来了更多的北方方言的后期形式,引出词汇的多重形式。文章提出要研究不同时期北方汉语的特征,这些特征为我们提供评估南方方言层次的固定标准。这种方法就像考古学中利用地层学和树轮年代学来证明和划分气候的变化。

罗氏以后对层次理论作过重要补充的有游汝杰先生(1992)和潘悟云先生(1998)。游先生最早注意到方言中除语音层次以外还有其他层次,指出:“各种方言的词汇和语法也可以分出不同的层次,不过系统性不如语音,研究得也较少。例如‘筷子’在苏南、上海一带吴语里明代之前称之为‘箸’。明末以后,因避讳‘箸’与‘住’同音,改称‘筷’(见明陆容《菽园杂记》)。但是放置筷子的竹笼,并不改避箸字,至今一直称为‘箸笼’或‘筷箸笼’。‘箸’属较古产生的层次,‘筷’是晚近才产生的,而‘筷箸笼’这个词中则叠合着两个不同时代产生的语素。在不同的词汇中用不同的语素表示相同的词义,而不同的语素即代表不同的时代层次,这在各地方言中都是很常见的。”^①游先生的补充,使层次理论扩展到了语音以外的方面。潘先生则从语音的历史比较角度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层次理论运用的4个原则:同源优先原则、音变的一致性原则。语音的地理差异和历史差异的一致性原则和历史比较的同层次原则。(1) 同源优先原则。假设词W在A方言中的形式是 W_1 ,在B方言中的形式是 W_2 ,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 W_1 和 W_2 同源,它们从共同的母语发展而来;或者都借自相同的另一个方言,经过不同的语音变化发展为 W_1 和 W_2 。第二种解释是它们本来并不同源,只是发展过程中偶然地具有了相同的形式。我们认为,只要A方言和B方言在充分小的地理范围内(我们通常把一个方言区或者一个方言

^①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第11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小片视为一个充分小的地理范围),我们在分析时应优先考虑 W_1 和 W_2 的同源关系。(2) 音变的一致性原则。因为 A 方言和 B 方言处于充分小的地理范围之内,所以,在 A 方言发生的音变 P 往往也发生在 B 方言中。上述两条原则只是优先原则,而不是必然原则。在充分小的地理范围内,也有可能存在不同源的情况。或者即使同源,也不一定发生同一个音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上两条原则是适用的。当我们对一组方言进行历史分析时,许多历史变量是我们不知道的。如果优先考虑以上两条原则,就可以把一些很复杂的现象简化了。在充分小的地理范围内,一组方言的直接来源如果是相同的,而且也都发生过同一个音变,那么我们把这个地理范围叫作同源共变区。如果它们的直接来源并不相同,只是发生了同一个音变,则称为音韵共变区。如果所讨论的一组方言属于同源共变区,那么就有以下的原则:(3) 语音的地理差异和历史差异的一致性原则。设音类 P 在方言 D_1 中读 P_1 ,在方言 D_2 中读 P_2 ,在方言 D_3 中读 P_3 ,……因为它们处在同一个同源共变区内,所以各方言的语音形式都是同一个原始形式在同一个音变的影响下产生的,只是这个音变在各方言中的变化速度不一样,在 D_3 已经变成 P_3 ,在 D_1 还停留在 P_1 阶段,所以地理上的语音差异,反映了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音变轨迹 $P_1 > P_2 > P_3$ 。考虑到历史层次问题,我们自然还有以下的原则:(4) 历史比较的同层次原则。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应用前提,历史比较显然只能在同一历史层次内进行,所以对一组方言进行历史比较时,应该先把它们内部的历史层次分清楚,然后在同一个层次内进行历史比较。^①

^① 参见蔡宝瑞《赣语昌靖片的几个音韵问题》引,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

层次和非层次

方言历史层次理论的提出,是汉语方言理论的一大进步,对汉语方言研究的深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种理论,其中还有不少地方应加廓清。这里我们拟以吴语(主要是北部吴语)为例,探讨这一理论所涉及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层次和非层次的问题。所谓方言的语音历史层次,是指汉语方言在汉语标准语的多次影响下,改变汉字或词汇的读音,从而形成一字多音或者同类字多种读音的现象。

我们认为,不是所有的异读都是层次问题。讨论层次,首先应该排除某些看似层次实际却不是层次的东西。至少以下几种情况都不能纳入历史层次的范畴。

底层。如果一种方言不是由汉语本身分化,而是由另一种语言受汉语的影响演变而来,则其所含的底层成分不应属于历史层次。现在许多学者提出汉语的各个南方方言的底层不是汉语,而是一种古越语。这些方言中保留了一些底层的因素,如在老派上海话里,帮、端、见母读作先喉塞音[ʔb、ʔd、ʔj],这种读音形式广泛存在于汉语南方方言和侗台语中而同时又不见于北方汉语方言,肯定不是来源于北方汉语的影响。因此这种先喉塞音不应属于历史层次。方言的底层也反映在其他一些方面。如中古的知组、照组和精组字,上海话全部读[ts]、[ts']、[s]。仔细考察汉语其他的南方方言,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都没有卷舌音类的声母。不仅如此,我们在侗台语的所有语言中也找不到类似的音。也就是说,南方人本来不会发这类音。一个本来操本地话的人,在接受一种新语言时,一般采取的方法是用原有的相同音位去对新语言的音位。如果没有相同的音位,便用听觉上接近的音位来对应。原始上海话没有卷舌音,那么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与之相近的[ts]、[ts']、[s]来对应。这种混同也不

应是层次问题。

部分本字读音。方言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词语,其读音各有本字,它们的来源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方音发生改变,词语的读音和汉字对不上号,所以另用别字表示,如:沈同先生^①提到的“望洋眼”,其中的“洋”来源于“野”,因韵尾鼻化,而改作“洋”。“野”可以看作是“洋”的本字,但“洋”音不能看作“野”的另一个历史层次。另一种是有些专门用来记录方言词语的汉字,这些汉字不管读音如何,都不属于层次。比如上海话里的汰[da²](洗),福州话的囤、冇,广东话的靚、焗。这些本字表示当地方言所特有的一些词汇,不存在语音的层次问题。

错读字音。汉字数量巨大,谁也不能认识所有的汉字。对不认识的汉字,比较谨慎的做法是查一查字典。但是对那些普通的读书人来说,更多是采用“秀才识字读半边”的办法,这就势必造成一些误读的情况。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里指出:“汉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形声字,同一谐声偏旁的字不一定同音,因此往往引起读音上的错误。后来习非成是,大家也就这样读了。”王先生举的例子有:“婿,《中原音韵》读如‘细’,本属齐齿呼,今北京、济南、南昌读[ey],是受谐声偏旁‘胥’[ey]的影响,转为撮口呼”等(该书第630~633页)。上海话里也有同样现象,而且情况比普通话更复杂一些,因为上海话除受本身汉字读音的影响以外,还要受普通话里汉字读音的影响。以帮组字的例外读音为例:如辅助的“辅”,本是奉母字,按理在上海话里应该读作浊音[v],但是现在上海话里读如非母[f],如“辅导[fu² do³]、辅助[fu² zu³]”,显然是受了普通话同一个谐声偏旁“甫”字读音的影响。受上海本身汉字读音的影响的例子如,

^① 沈同:《上海话里的一些异读现象》,载《吴语论丛》,第132~13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复辟的“辟”，帮母字，普通话声母读[p]，不误。但今中派上海话里读如滂母[pʰ]，是明显受本身汉字偏旁读音的影响。因为在上海话里用“辟”作声母的“劈僻霹癖”都是读作送气音的，所以上海人很自然受这些字的影响，也把“辟”读作送气音。还有一种情况，即一个字的读音不是受其偏旁读音的影响，而是受形近字的读音的影响。如包庇的“庇”。“包庇”在上海话里是个比较新的词，该怎么读是件不大好办的事，这时可以采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按形近的汉字来读。上海人参考了汉字的读音，但发音人的文化水准不同，文化水平高一点的人，按“比”字音读[pʰi]，这个读法合乎古音（庇的是个帮母字），也合乎北京音的类推。而文化水准低一点的人则认为它和“屁”字形近，便按“屁”字来读，把它读如滂母，成了送气音[pʰ]。在韵母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相同的情况。如涮羊肉的“涮”，这是个典型的外来词，上海人吃羊肉本无这种吃法，随着这种吃法的引进，这个词也跟了进来，但不知道该怎么读，于是采取了读半边的作法，“刷”字同音。方言中的例外字，汉字的影响是不能低估，这些例外的读音同样也不应看作历史层次。

避讳字音也不属于历史层次，此理甚明，不需多说。

假方言滞古音。还应该排除某些词的假滞古音。如“他”字在中古是歌韵透母平声字，多数语音学家认为其中古音是[tʰa]。与这个字同类的歌韵字到了今天的上海话里都读成了[u]，而“他”字却读[tʰa]，似乎是保留了中古的读音。但是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假滞古读音，因为第三人称代词，较早时期的上海话里都是用“伊”，“他”是近代从北方话里借入的。而“他”在北方话里本身就保留了中古音，所以“他”字的读[tʰa]反映的是北方话的滞古层读音而不是上海方言的滞古音。这类情况也不能看作方言的历史层次。

以上种种，在讨论方言的历史层次时首先应予以甄别和排除。

层次的不同类型

外部层次和内部层次。林语堂先生提出：“方言之所以成立，简略言之，可说有两大原因。（一）由于民族之播迁，（二）由于异族之杂处。”^①这两种原因，从语言的角度说，即为：一是由于单纯的语言分化；二是由于两种语言的混合。在方言形成以后的变化，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方言自身内部发生的演变，另一种即如罗杰瑞所言，是在不同时期接受了汉语标准语的影响而形成的不同语音层次。如果严格按照罗杰瑞的定义，只有后一种情况下产生的音变才算作层次。如果把范围扩大一点的话，即按照国内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则前一种情况产生的音变也可以算作层次。我们把受外来标准语或权威方言影响所形成的层次，称之为方言的外部层次或积淀层次，因为这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上文提及的罗杰瑞先生提到的厦门话“石”字的三个读音^②。再有上海话里，某些非组字有两读，如“晚”字有两读，一个是[ɛ²]，一个是[me³]。读[ɛ²]是很晚近的层次，这从声调可以看出。[me³]音出现在“晚稻”、“晚爷（后父）”等词中。“万”字也有两读，[ve³]和[me³]，[ve³]是常读，[me³]音只出现在麻将术语“万子”[nue³ tsɿ²]中；“孵”字老派和中派读[bu³]，出现在“孵小鸡”、“孵太阳”（冬天晒太阳）等词里，年轻人则读[fu¹]。“物”有[vəp⁵]和[məp⁵]两读，[məp⁵]只出现在“物事”[məp⁵ zɿ³]一词中，其他词如“物质”“物品”中仍读轻唇。上海话里这些字的重唇音读代表的是汉语中唐以前的读音，和闽语中“石”字的读音分别一样，属于历史积淀层次。

① 林语堂：《闽越方言之来源》，载《语言学论集》，第200～213页，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

② 参见罗杰瑞《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1978年第2期。

我们把由内部演化形成的层次称之为内部层次或演化层次。即指一种方言本身语音演变遗留下来的痕迹。演化层次可以保留在一种方言里(如上文罗杰瑞先生所举例),也可以保留在几种方言里。如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吴方言里,中古果摄歌韵字的元音的舌位要比现代的北方方言的要高,吴语是[u],而普通话是[uə]和[ə],一般都认为这表明吴语的音位的发展要比普通话要快,历史上的元音高化趋势在这里体现得更为明显。这种高化必然要经过不同的阶段,这种阶段有时候就保留在不同的次方言中,比如歌韵在吴语的不同次方言中的读音(中派)有^①:

宜兴	u	吴江黎里镇	u, v, ɜu·
溧阳	ʌu·	吴江盛泽镇	ɥ, ɜu
金坛西岗镇	o·	嘉兴	v, u, ɜu, ɜu·
丹阳	ʌy	湖州双林镇	ɛ·, v, ɜu
丹阳童家桥	ʌy	杭州	u, ou
靖江	ʌ·y	绍兴	ɔ·, u
江阴	ɜy	诸暨	u·, a, v
常州	ʌu	嵊县崇仁镇	y·, o, a, v
无锡	ʌy	嵊县太平乡	u·, a, v, ɿ
苏州	ɜu·	余姚	o· u, o·
常熟	u	宁波	ɛ- u, o-
昆山	eu	黄岩	o, u
宝山霜草墩	eu, u, ʌy, v	温州	o·, æ-, i, eu
宝山罗店	eu, u, ʌy	衢州	u, uu
南汇周浦镇	u	金华	uo, o
上海	u	永康	oe-
松江	u, v, eu, u·		

① 材料来源见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第474~59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我们首先确定一个“充分小的地理范围”，以临绍小片为例：

绍兴	ɔ̄, u
诸暨	uɿ, a
嵊县崇仁镇	ɣ+, o, a
嵊县太平乡	uɿ, a
余姚	o+, u, o-

假定在这个小区内歌韵有相同的来源，则可以推出下面的音变公式：

$$\begin{array}{ccccccc} a & \rightarrow & \text{ɔ} & \rightarrow & o & \rightarrow & u \\ & & & & \downarrow & & \downarrow \\ & & & & \gamma & & u \end{array}$$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音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整个吴语的歌韵大约经历了（这里仅就大体而言） $a > \text{ɔ} > o > u$ 的发展过程。

积淀层次和演化层次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层次，但是积淀层次无所谓演变轨迹，即不存在从 $a > \text{ɔ}$ 等等的演化过程，它只是一个直接影响的结果。而演化层次则有演变轨迹，并且这种轨迹往往是可以证明的，即可以在方言中找到中间状态。如吴语中的咸摄字今天虽然不带鼻音，但是它是从带鼻音的韵母演化而来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今天的吴语常州话中直接得到证明，如常州话咸摄一、二等字很多都有两套读音^①：

一等	暂	三	杉
	$\text{dzæ}^{24} / \text{dzæ}^{\sim 24}$	$\text{sæ}^{44} / \text{sæ}^{\sim 44}$	$\text{sæ}^{44} / \text{sæ}^{\sim 44}$
			杉
			$\text{sæ}^{44} / \text{sæ}^{\sim 44}$

① 材料来源见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第174～59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二等	揆	忤	赚
	ts'æ ⁴⁴ / ts'æ̃ ⁴⁴	ts'æ ⁵¹ / ts'æ̃ ⁵¹	dzæ ²⁴ / dzæ̃ ²⁴
	斩	站	
	tsæ̃ ⁴⁴ / tsæ̃̃ ⁴⁴	dzæ̃ ²⁴ / dzæ̃̃ ²⁴	

同时在绍兴话、余姚话、衢州话、嵊县话和崇明话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上述例字只有带鼻化韵、没有口元音的情况，同时我们在山摄字里也可以找到大量相同的例子，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常州话显示的是一种过渡形式。

主体层次和非主体层次。就外部层次而言，又可以区分主体层次和非主体层次。方言受外来标准语的影响发生音变，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整个语音系统的变化，一是个别字音的变化。我们把前一种情况下形成的层次称为主体层次，后一种情况则称为非主体层次。汉语北方方言语音系统本身，不同时期也有语音系统的不同。如先秦汉语的语音系统就和魏晋时期不同，魏晋和隋唐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同一类字的读音的不同，而且还有先前的某一类字在后代的分合的不同。所谓方言语音主体层次是指一种方言受某一时期标准语的影响，使整个语音系统上发生变化，形成与标准语大体对应的框架形式。主体层次的确定，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一种方言的最终形成时间。举例说，通过对上海方言语音系统和北方方言不同时期语音系统的对比，我们可以大体断定今天的上海方言的形成时间大约在晚唐时期。主体层次和非主体层次都是一种方言的历史层次，但是反映的宽度不同。

音类层次和音读层次。在外部层次的语音演变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种不同。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语音上的类似，有时候则是音类上的类似。我们把前者叫做音读层次，后者叫做音类层次。后一种情况是指某一组字的读音虽然与所构拟的某一时代语音并不相同，但是其分类却与某一时代的韵类相合，在类

的分合上体现出历史层次。比如上海方言中,咸摄的谈韵和覃韵有别,虽然这两个韵类的读音都与构拟古代的读音并不相合,但是两类字的读音有别却是反映了一种较早的语音层次。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类同音不同。前一种情况则是指有时候方言中某些字的读音本身就是体现了一种历史层次。这种情况一般总是出现在个别字上。比如,上文提及的上海话里非组字中某些字读重唇,就是体现了一种历史读音的遗留。这种情况可以说是音同类不同。音读层次有时候可以是重合的,有时候可以是不重合的。所谓重合的就是某些字类的读音既从类上反映了古代某一个时期的情况,同时在语音上也保留了这一时期的读音。

通语层次和方言层次。方言中所体现的层次,主要是受北方汉语的影响造成的,但也有一些是受邻近的同类方言或非同类方言的影响造成的。我们把前者叫做通语层次,后者叫做方言层次。举例来说,现代上海话里“间”字读[*ji¹*],较老的读法是[*ke¹*],声母不同,韵母也不同。现代的读法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影响形成的,属通语层次。而“盼”字,上海老派的读法是[*p'ɛ²*],新派的读法是[*p'ø²*]。这个字的普通话读音是[*pan⁴*],*an*音对应在上海话里可以是*ɛ*,也可以是*ø*,显然从老派到新派的改变,普通话影响不是主要原因。在上海周围的各个方言点,“盼”字的读音分别是^①:

宜兴	<i>p'ɑ³²⁴</i>	嘉兴	<i>p'ɛɛ³³⁴</i>
溧阳	<i>p'ɑ⁴¹²</i>	湖州双林镇	<i>p'ɛ³³⁴</i>
金坛西岗镇	<i>p'æ⁴⁴/p'ũ⁴⁴</i>	杭州	<i>p'ɛ³³⁴</i>
丹阳	<i>p'ən²²</i>	绍兴	<i>p'æ³³</i>
丹阳童家桥	<i>p'ɑ⁴⁵</i>	诸暨	<i>p'ɛ⁵⁴⁴</i>
靖江	<i>p'æ⁵¹</i>	嵊县崇仁镇	<i>p'æ⁴²⁴</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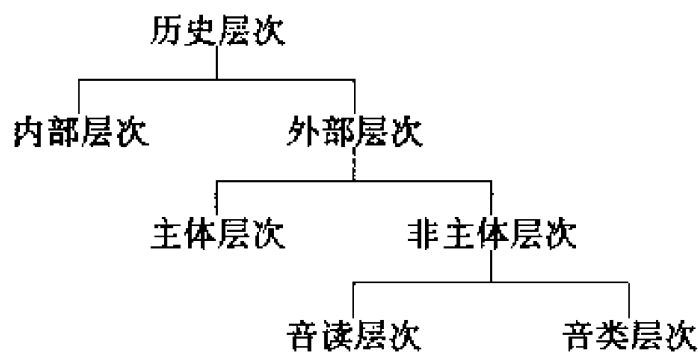
① 材料来源见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第13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江阴	$p'æ^{455}$	嵊县太平乡	$p'æ̃^{45}$
常州	$p'æ̃^{51} / p'æ^{51}$	余姚	$p'ɛ̃^{52}$
无锡	$p'ɛ^{37}$	宁波	$p'ɛ^{32}$
苏州	$p'ə^{112}$	黄岩	$p'ɛ^{14}$
常熟	$p'æ̃^{324}$	温州	$p'ɑ^{52}$
昆山	$p'ɛ̃^{32} / p'ə^{12}$	衢州	$p'æ̃^{53}$
吴江黎里镇	$p'ɛ̃^{324}$	金华	$p'æ̃^{45}$
吴江盛泽镇	$p'ɛ̃^{313}$	永康	$p'ɑ^{51}$

在这些方言里,只有苏州话和昆山话的韵母是 $ə$,显然上海方言的影响应该来自苏州话。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方言层次。

结论

综上所述,汉语方言的异读中至少应该排除一部分非层次成分,在排除这部分假层次之后,就目前我们的观察而言,至少有如下一些层次:



第四节 上海方言语音中的积淀层次

上海方言积淀层次形成的历史背景

罗杰瑞先生在讨论闽语的历史层次时,曾经特别地指出汉

语对闽语影响的几个重要时期。这几个时期是：汉代、南朝和唐朝中叶。他认为闽语中词语的读音，最早的可以推测是汉代移民所说的汉语方言的遗迹；还有些是从南朝的雅音借来的；较新的就是唐朝中叶以后借的^①。可见研究方言层次的一个重要辅助工作就是要同时研究该方言地区的历史。

我们从上文已经进行的上海地区的考古文化和历史文献的研究结果中知道，历史上北方人群对上海方言发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有：马桥文化时期、战国时期、汉代、三国时期、东晋、晚唐至南宋初年、近现代（1843年以后至1949年）和当代（1949年以后）等几个时期。在这几个时期里，都有大量的北方移民移入或者有明显的文化传播迹象。从理论上说，它们都可能形成上海方言语音的重要层次。但是利用文献历史猜测的可能存在的历史层次，并不一定等于实际存在的语音历史层次。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从历史上看，晚唐至北宋初年，北方并没有大规模的移民进入上海地区，可是近现代上海方言的形成似乎正在这个时期。所以从历史推断的历史层次只能是一种参考。

讨论上海方言的历史积淀层次，实际上是探寻汉代以后至上海开埠之前的对上海话发生较大影响的各个时期北方方言在上海话语音上留下的痕迹。但是，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作，不是一篇论文或者几本著作所能完成的工作。本章的研究，由于受目前研究深度和作者能力的局限，只准备讨论几个现在可以获得比较肯定的结论的层次问题。

照二系读如端母

这是一个音读层次。照组按其等韵地位可以分成二等和三等两类。其中照三系从谐声看，经常有和端组字相谐的。这个

^① 参见罗杰瑞《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1978年第2期。

现象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了。“但是因为端和知相谐,并且端在一、四等,知在二、三等,两者正相互补,而章跟知在三等韵中有冲突,因此高本汉的上古声母系统中,仍将章组独立,拟成 t 等。王力因循此说,董同和的上古声母系统中也有 t 等。陆志韦《古音说略》并章入端,认为 $t > t$ 、 $t > t\epsilon$,即端变知、端变章的原因是知的介音为 r 、章的介音为 i 。……1971年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把知组拟成 tr (二等)和 trj (三等),把章组拟成 tj ,这样才顺利地解决了端、知、章三组声母之间关系。”^①从上述概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古时期章组字的声母和端组字的声母应该是十分接近的。王力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以前,章组字和端组字的读音还是十分接近的,但从魏晋时期开始,章组字开始由塞音变成了塞擦音 $[t\epsilon]$ 、 $[t\epsilon']$ 、 $[d\zeta]$ 。其理由是:“从南北朝某些方言神禅混合的情况可以看出,照穿神三母已经由塞音变为塞擦音,因为塞擦音和塞音相近,才容易相混。《颜氏家训·音辞篇》说:‘南人以石为射,以是为舐。’又说:‘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射、舐、乘’都是神母字,‘石、是、承’都是禅母字,神禅相混,为颜之推所讥,这是南北朝照穿神三母已由塞音变为塞擦音的明证。”^②从所引述的材料可以看出,至迟在南北朝时,南方方言中,照二和照三已经开始合并,照三的读音已经开始变化。照三读塞音一定是南北朝以前的事。在上海话里,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有少数的几个照三的字仍然保留的塞音的读法。

一个是“蒸”字。“蒸”字现在有两读,一读 $[ts\epsilon\eta^1]$,一读是 $[t\epsilon\eta^1]$ 。前一个读音是按照现代普通话的读音对应过来的。后一个读音才是它的本音。这个字表示两层意思,一是用蒸汽

①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第42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王力:《汉语语音史》,第1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蒸东西,一个是用文火(小火)慢慢煮东西,相当于北方话的煨。但是在老派的上海话里[təŋ¹]这个音只有前一个意思而没有后一个意思。钱乃荣先生《当代吴语研究》收入吴语不同地点关于“煨”这个意思的说法有:

宜兴城内:煨/笃/炖 ʔuei³²¹/tɔʔ⁴³/təŋ⁴⁹¹;溧阳城内:煨/笃 ʔuee⁴⁴/tɔʔ⁵;金坛西岗镇:煨/笃 uei⁴⁴/tɔʔ⁴;丹阳城内:笃 tɔʔ³;丹阳童家桥:笃 tɔʔ⁵;靖江城内:笃 tɔʔ⁵;江阴城内:笃 tɔʔ⁵;常州城内:煨/笃 ʔuee⁴⁴/tɔʔ⁵;无锡城内:笃 tɔʔ⁵;苏州城内:笃 tɔʔ⁵;常熟城内:笃 tɔʔ⁵;昆山城内:笃 tɔʔ⁵;宝山霜草墩:□dɔʔ²³;宝山罗店:笃 tɔʔ⁵;南汇周浦镇:炖 ʔdəŋ³³⁵;上海市区:笃 tɔʔ⁵;松江城内:托:tɔʔ⁵;吴江黎里镇:煨/炖 ʔue⁴¹/təŋ⁴¹³;吴江盛泽镇:笃 tɔʔ⁵;嘉兴城内:笃 tɔʔ⁵⁴;湖州双林镇:笃 tɔʔ⁵⁴;杭州城内:炖 tuən³³;绍兴城内:炖 tō³³;诸暨王家井:炖 tē⁵⁴⁴;嵊县崇仁镇:煨 ʔue⁵³³;嵊县太平乡:煨 ʔue⁵²³;余姚城内:煨/焐 ʔue³⁴/ʔvu⁵²;宁波城内:笃/焐 tɔʔ⁵/ʔvu⁵²;黄岩城内:□dɔʔ¹²;温州城内:煨 vœi⁴⁴;衢州城内:炖 tən⁵³;金华城内:煨 ʔui⁴⁵;永康城内:煨 ʔuei⁵¹。

有些地方也许不止有一个形式,未体现在表中。如上海话里也有[təŋ²]的形式。我们把上表中出现的各种形式分开排列如下:

(1) 宜兴城内	炖 təŋ ³²⁴
南汇周浦镇	炖 dəŋ ³³⁵
吴江黎里镇	炖 tɔŋ ⁴¹³
杭州城内	炖 tuən ³³
绍兴城内	炖 tō ³³
诸暨王家井	炖 tē ⁵⁴⁴
衢州城内	炖 tən ⁵³
(2) 宜兴城内	煨 uei ³²⁴

溧阳城内	煨 ?uæE ¹⁴
金坛西岗镇	煨 uei ¹¹
常州城内	煨 ?uæE ¹⁴
吴江黎里镇	煨 ?uE ¹¹
嵊县崇仁镇	煨 ?ue ⁵³⁴
嵊县太平乡	煨 ?ue ⁵²³
余姚城内	煨 ?ue ³⁴
温州城内	煨 vœi ¹⁴
金华城内	煨 ?ui ¹⁵
永康城内	煨 ?uæi ⁵⁴
(3) 宜兴城内	笃 tɔʔ ¹⁵
溧阳城内	笃 tɔʔ ⁵
金坛西岗镇	笃 tɔʔ ¹
丹阳城内	笃 tɔʔ ³
丹阳童家桥	笃 tɔʔ ⁵
靖江城内	笃 tɔʔ ⁵
江阴城内	笃 tɔʔ ⁵
常州城内	笃 tɔʔ ⁵
无锡城内	笃 tɔʔ ⁶
苏州城内	笃 tɔʔ ⁵
常熟城内	笃 tɔʔ ⁵
昆山城内	笃 tɔʔ ⁵
宝山霜草墩	□doʔ ²³
宝山罗店	笃 tɔʔ ⁵
上海市区	笃 tɔʔ ⁶
松江城内	托 t'ɔʔ ⁵
吴江盛泽镇	笃 tɔʔ ⁵
嘉兴城内	笃 tɔʔ ¹

湖州双林镇	笃 toʔ ⁶¹
宁波城内	笃 toʔ ⁵
黄岩城内	□ dɔʔ ¹²
(4) 余姚城内	焮 vu ³²
宁波城内	焮 vu ⁵²

这里实际上包含了四个不同的词，一个是煨，一个是炖，一个是蒸，一个是焮。对应于普通话的“煨”的是[ʔue]，对应于普通话“炖”的是[toʔ]，对应于普通话“焮”的是[vu]，对应于普通话“蒸”的应该是[təŋ]。

我们所以认为[təŋ]类音对应的是“蒸”而不是“炖”，首先是语义上的问题。“炖”字《广韵》不见，《集韵》两音，一音“他昆切”，透母平声魂韵；一音“杜本切”，定母上声混韵。意思都是“火炽盛貌”，和“用蒸气煮食品”义无关。“炖”字又通“燉”，“燉”字有好几个音义，一是读“徒浑切”，平声魂韵定母，意思是“火盛”（见《玉篇》），这个意思也读“他昆切”。二是用作地名“敦煌”的“敦”字。三是通“噉”，意思是“暖”。四是“和汤煮烂”，和“炖”相通。最后一个意思是个后起义，不见于古书。就上海话而言，“燉”（或“炖”）字“和汤煮烂”一义和上海话里的“用蒸气煮食品”意义并不相同。[təŋ]有“炖”是比较晚近的现象，老年人口中词义与“炖”（用“文火慢慢煮”或者说“和汤煮烂”义）不混，后者用[toʔ]不用[təŋ]。其次，从语音上看，他昆切声母是“透母”，而上述材料包括上海话里的语音形式中声母无一不是[t]，并不完全相合。上海话里用“炖”对写[təŋ¹]音的“用蒸气煮食品”一义应是现代意义上的语音对应。“蒸”字出现很早，据《说文》其本义是：“析麻中杆也。从艸，丞声。”但表示以水蒸气加热食物的意思远在春秋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国语·周语上》：“阳气俱蒸，土膏其动。”韦昭注：“蒸，升也。”《孟子·滕文

公下》：“阳货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汉代司马迁《史记·周纪》有：“阳伏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王充《论衡·幸偶》有：“蒸谷为饭，酿饭为酒。”“蒸”字的中古音是“煮仍切”，蒸韵章母平声。字又作“烝”。“蒸”字的这个意思和上海话[təŋ¹]的基本意思是相同。所以我们认为上海话里的[təŋ¹]的本字应该就是“蒸”字。中古蒸韵在今天的上海话里读作[əŋ]，这是没有问题的。两者的声调也完全相合，只有声母，“蒸”是章母，章母上海话读[t]是保留了古音。至于[toʔ]类音的本字我们现在还不很清楚，原来所使用的“笃”字完全是个记音字。不过这个词在南方各个方言中都广泛存在，推想在北方方言中也应该有对应的词。

同样另一个章母读[t]的是[toʔ⁴]“属”字。上海话中[toʔ⁴]这个语音形式有时写作“褶”，《上海方言词典》的解释是：“做衣服时因衣料不够，拼上一块：衣角浪～一块|～角。”使用这个词的词条还有“褶档”，意为：“做裤子时因衣料不够，拼上一块布做裤档。”除了上述两个词条外，上海话里“褶角”除了可用于衣料上外，也可以用在木料、石料等等上，所以我们觉得[toʔ⁴]应该还有一个更为广泛的意思：“连缀”。这个意思正相当于上古汉语里“属”字的意义和读音。“属”字出现也很早，许慎《说文解字》：“属，连也，从尾，蜀声。”《广雅·释诂二》：“属，续也。”《尚书·禹贡》：“泾属渭汭。”孔颖达疏：“属谓相连属。”在古书中这个意义的“属”使用得十分广泛。这个意义的“属”字《广韵》音“之欲切”，章母烛韵入声。烛韵在今天上海话中都读作[oʔ]，如：绿、足、粟、触、束、曲、旭、欲、局等字，无一例外。[toʔ⁴]与“属”韵母和声调全合。至于章母读[t]则正是古音的遗留。

非组的重唇读音

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轻唇音的观点后受到绝大多数学

者的赞同。直到隋唐时期的北方话里还没有轻、重唇的区别，上海方言是晚唐时期形成的，其时帮组字已经分化成重唇和轻唇两组。上海方言中的帮组字也大别成轻重两组。其中帮母、滂母的读音和现代北京话是相同的，和上古和中古的汉语读音也是一致的。并母读浊音 b，保留了汉语的中古以后某一时期读音。之所以断定这个全浊声母的读音不是上古层而是中古层，是因为在上海话里直到近代，还一直保存着送气的全浊声母和不送气的全浊声母的对立。上海方言用送气的全浊声母而不用不送气的全浊声母来对应汉语北方话的全浊音，很明显这时北方话的全浊音应该已经发展到了送气的阶段。这个阶段应该是中古以后。从总体上看，上海话里的帮组字的读音体现的是汉语中古层的读音。非组字在上海话里读音的总的情况是，非母、敷母都读 [f]；奉母、微母读 [v]。奉母读 v 也是保留了中古层次。即汉语北方话已经发展出了轻唇音，但全浊声母还没有消失时期的读音。但是在上海话的非组字里，相当一部分字存在着轻重唇两读，还有些字则完全保留了重唇的读法。这些字反映了上海话里所保留的汉语更早时期的读音层次（有些也反映了现代的读音层次，这种情况我们留在后面讨论，至于不属于历史层次的读音，即我们上文讨论的那些非层次问题，这里不予讨论）。我们把它们逐一地列举在下面。

中古声母	例外字和上海话读音
非母(敷母)	癖 [bɛ²] 解 [bu³]
奉母	肥 [bi³]、防 [bā³]、缚 [boʔ⁵]、伏 [boʔ⁵]
微母	无 [mo³]、味 [mi³]、尾 [mi³]、薇 [bi³]、晚 [mɛ³]、万 [mɛ³]、袜 [maʔ⁵]、蚊 [məŋ³]、闻 [məŋ³]、问 [məŋ³]、物 [mɛʔ⁵]、忘 [maŋ³]、望 [maŋ³]、网 [maŋ³]

这些字大多具有两个读音,例外读音大多出现在一些常用的词组里。如“晚”字一读[ɛ³],一读[me³],读[ɛ³]是很晚近的层次,这从声调可以看出。微母是次浊声母而上海话读阴声调,显然是受普通话影响产生的层次;[me³]音只出现在“晚稻”、“晚爷”等词中。“万”字有[ve³]和[me³]两个读音,[me³]音只出现在麻将术语“万子”一词中,“孵”字老派和中派只读[bu³],出现在“孵小鸡”、“孵太阳”(冬天晒太阳)等词里。在其他情况下则仍读轻唇音。“物”有[ve⁵]和[me⁵]两读,[me⁵]只出现在“物事”[me⁵ zɿ³]一词中,其他情况下如“物质”、“物品”等词中仍读轻唇音。

上海话里这些重唇音读代表的肯定是中唐以前的读音,因为中唐以后北方汉语已经出现了轻重唇的分别。也就是说这些字所保留的一定是上海话系统层次形成之前的语音层次。其次从“无”读[mo³]音看,似乎代表的是三国以后的历史层次。这两个证据,一是这个音只出现在“南无阿弥陀佛”一语里,即所出现的环境是个佛教用语词,佛教传入江南是在三国时期吴国统治时期(传说康僧会从交趾航海至建康,劝说孙权在江南地区建立了十三处寺庙)。其次,“无”是个虞韵字,虞韵汉代和魏晋时代都读[ɔ],隋唐以后高化为[o]。上海话里“无”字的音读近于隋唐。

虽然这些字的声母都是重唇,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字也并不是全都在一个层面上,要确定上海话里的这些读音反映的层次,还要结合韵母来考虑。不过就声母层次而言,它们都是晚唐以前层次的遗留。

知组读如舌头

这也是一个音读层次。清代学者钱大昕提出“古无舌上音”,意思是中古的知组字在上古读作舌头音,这种情况在今天

的上海话里还可以看到一些遗留。知组字在今天的普通话里都读翘舌音,在上海话里大多读作舌尖前音[ts、ts'、s]。但是有几个知组字在今天的上海话里仍然读作舌头音[t、t'、d]。这些字有:榘[təŋ¹]、滞[da³]、啄[toʔ¹]。下面逐一说明。

榘字读[təŋ¹]出现在“砧榘板”一词中,也有写作“砧墩板”、“砧墩”。我们认为正确的写法应该是“榘”。“榘”字的本义是斫木砧。《尔雅·释宫》:“榘谓之榘。”郭璞注:“斫木榘也。”《广雅·释器》:“枋、榘,榘也。”王念孙疏证:“凡榘榘,或用于斫木……或用于莖蕝,……或用于斩人。”榘字《广韵》“知林切”,知母侵韵平声。上海方言读[t]是保留了知母的古读。这个读音也出现在“桑榘”一词中,这里“榘”的本字当写作“萁”。萁字《广韵》食饪切,船母寢韵上声字,与榘字不同音。但是古代字书两字可以通用,如《集韵·寢韵》“食饪切”有:“萁,《说文》:‘桑实也。’或从木。”上海人取从木的写法,也取从木的读法(这一点从声调可以看出),把桑萁写作桑榘,也读作[sɑ¹ təŋ¹]。

“滞”字上海人读[dzɿ³],也读[da³],如“滞后”读作[da²² hɿ⁴⁴]。“滞”字《说文》:“凝也。从水,带声。”《玉篇·水部》:“滞,淹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有:“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滞”字《广韵》音直例切,祭韵澄母去声,与“带”字的“当盖切”(端母泰韵去声)已不同音。上海方言则“滞”字韵母仍与带字相同(声母清浊不同),声韵调都保持古读。

“啄”,《说文》:“鸟食也。从口,豕声。”《诗经·小雅·黄鸟》:“无集我谷,无啄我粟。”《广韵》音竹角切,觉韵知母入声。上海方言这个词用在描写鸡吃东西的动作上,如:鸡啄米,音[toʔ¹],保留了知母的古读。

在北方方言中,知组从舌头音演变为舌上音的时代,王力先

生认为是在唐代天宝年间^①。上海方言的上述几个知组读舌头的音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具体哪个字属于哪个层面还要结合韵母来考虑。但是就声母而言,它们至少都是唐代天宝以前的语音的遗留。

咸摄一等的层次问题

上海方言中已发现的音类层次比较少,谈韵和覃韵的区别是其中之一。蔡宝瑞在讨论赣语的层次时注意到在赣语昌靖片的咸摄字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覃谈两韵读音不同^②。覃谈两韵在中古的韵图中,同摄同等,虽然它们在上古有着不同的来源,但是到了现代在大多数汉语方言中已经没有了区别。但是这两个韵在赣语昌靖片中却存在明显的区别。

覃	韵	谈	韵
耽	tan	担	tan
贪	t ^h on	胆	tan
潭	ton	谈	t ^h an
婪	lon	蓝	lan
蚕	tson	惭	ts ^h an
勘	kon	三	san
含	hon	酣	kon

其分别的条件是很明显,一个是舒声,一个是舌齿音。蔡在讨论中还举出了吴方言的温州方言和苏州方言的佐证。我们在几乎所有的吴语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区别,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区别几乎都存在于舌头音和齿尖音上。上海话也有这种区别。

① 于力:《汉语语音史》,第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蔡宝瑞:《赣语昌靖片的几个音韵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版。

覃 韵			谈 韵		
声母	例字	读音	声母	例字	读音
端组	耽贪潭谭探	ɒ/ɛ	端组	担坍谈痰胆毯淡担	ɛ
来母	婪	ɛ	来母	蓝篮览揽榄滥缆	ɛ
泥母	南男	ɒ	精组	惭三暂	ɛ
精组	簪参蚕惨	ɒ	见组	甘柑汧敢橄橄	ɒ/ɛ
见组	堪龛感坎砍勘	ɒ/ɛ	晓母	蚶喊	ɒ
匣母	含函憾憾	ɒ	匣母	酣邯	ɒ
影母	庵谮暗	ɒ			

在吴语的各个次方言中,大概上海话的对立最不明显,我们只在精组字上可以看到谈韵和覃韵之间的对立。而且在个别字上,如“惨”字,我们还可以找到部分人有两读,一读[ts'ɛ],一读[ts'ɒ]。只是这种两读不普遍,老派人只读后一种音。

我们认为上海方言里的这种不同同样是一种历史层次。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种区别代表的是哪个时代的层次,以及它是怎么演化的。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在汉语北方方言的历史上,谈韵和覃韵来源不同,先秦以前汉语里,据郑张尚芳和潘悟云两位先生的研究,中古的谈韵字和覃韵字分别属于不同的韵部;覃韵属于侵2、侵3和谈3部,谈韵属于谈1部。先秦以后,据王力先生的研究,谈韵归谈部,覃韵归侵部。到魏晋南北朝时代,谈韵归在盐部,覃韵从侵部独立出来,自成一部。王力先生指出:“侵韵之独用,是全南北朝一致的。……依我们所有的史料看来,覃韵的音值该很接近,或相同;谈不与覃混,则它们的音值也许相差较远。”^①到了中唐以后谈韵和覃韵就不能分别了,王先生将它们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第110~1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合为覃部一个部,拟音上也未加分别,都是[am]。

魏晋南北朝时代正是北方汉语对南方吴语地区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东晋时期,北方汉族大量南迁,带来了当时的北方正音。这种正音当然会对南方读书人产生大的影响。同时,谈、覃有别在吴语里的分布地域也和当时汉族的分布区域相合,所以我们认为谈、覃有别反映的是唐代以前的读音。因此从历史层次来说,咸摄一等的谈、覃有别应该是一个较早的层次。

其次,在上海话里谈、覃部分相混,覃韵和谈韵的区别只是一种相对的区别而不是绝对的区别,我们猜想这应该是受到唐代以后汉语影响的结果,也许和其他总的系统层次一样,反映了宋代时期的汉语影响。

第五节 上海方言中的演化层次

语音演化层次即音变层次。音变有时会留下一些痕迹,有时则不留痕迹。上海方言里最明显的演化层次是声调的演变,如果我们结合上海郊县方言来看,可以大致地看出声调演变的不同阶段。这种演变显然不是受北方方言的影响形成的,也不代表北方方言的不同阶段语音的遗留。它纯粹是上海方言本身发展的结果,其不同形态则代表了声调演变的不同阶段,我们认为这种演变虽然也可以看作一种层次,但显然与上述的积淀层次有别,所以单独列出讨论。上海话里的演化层次我们研究得还远远不够。下面只讨论两个声母的演变问题。

真浊音的演变

陈忠敏先生提到,Edkins 对早期上海方言的描写中,有“端、

短、断、对、答、斗、耽”等字虽然是高调却是浊音声母的说法^①。陈认为这里描写的是一类先喉塞音(pre-glottalized stop)。赵元任先生也提到帮、端母有用真浊音的^②。1984年游汝杰先生报道了老派金山方言中帮、端两母有两读,一读是普通的清声母,另一读是缩气塞音(implosive)?b和?d。并且详细描写这两个音的发音原理是:“成阻阶段喉门闭塞、双唇闭合或舌尖和上齿闭合,喉头下降。由于喉头下降,持阻时口腔空间增大,空气变薄,气压降低。除阻时由于声门紧缩,肺部出来的气流太少,不能充满因开大而增大的口腔空间,这时就自然吸进口腔外边气压较强的气流,振动声带而发出浊音。”^③同时报道奉贤、嘉定、上海、川沙、南汇都有这一类音。并且指出这类缩气音和壮侗语族和东南亚语言的缩气音是一样的。许宝华、汤珍珠等先生^④又报道说上海市区少数老年人口中也有这类缩气音(implosive)。上海方言的帮、端两母在老派上海话里有比较特殊的读法,这一点大家是肯定的。在这类音的性质上却是有分歧的。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所谓缩气音和先喉塞音是一回事。从发音生理上看,应该说这两类音还是有所不同的。先喉塞音是由调音作用造成的声母的音色不同,即在发出下一个音前先有一个喉塞音。从我们观察到的上海郊县60岁以上人的老派读音看,这类音的性质比较确切地说应该是缩气音。但是,说先喉塞的存在也许也是正确的,详见下文的讨论。另外,所有的报道都说,在市区多数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口中以及郊县年轻人的口中都已经没有了这个缩气音,变成了清塞音。现在我们要讨论

① 陈忠敏:《上海地区方言的分区及其历史人文背景》,《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②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丛书第四种,1928年版。

③ 游汝杰:《老派金山方言中的缩气塞音》,《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

④ 参见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游汝杰等《上海市区方言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的问题有两个,由于所有的北方汉语方言中和《广韵》以来的所有的古代文献的语音记录中都没有这类语音,那么上海方言中的这类音是从哪里来的?(二)这个层次是怎样演变为今天的全清塞音的?

我们认为这个真浊音是底层的遗留。上海话的底层是一种侗台语,而侗台语中广泛存在这种缩气音,则上海方言里的这个缩气音的来源不难明白。

第二个问题,上海话里的这类音是怎样演变的。我们认为帮、端两母的读音至少有三个层次:(1)缩气音,(2)带前鼻音的塞音,(3)清塞音。

第一和第三个层次都屡见报道,不必多说。第二个层次我们是1998年在市区做方言调查时发现的。发音人是上海城乡结合部的居民,年龄约在60岁左右。这个音的发音原理是:在发清的[p]和[t]之前,先有一个喉塞,阻碍气流从口腔通过,但是这时的发音器官并不像全清声母的发音时那样同时阻塞鼻腔的通道,形成全塞状态,而是留出鼻腔通道,这时的气流仍然可以从鼻腔流出,声带因此也仍有振动。在音色上显得低沉,带有鼻音。这个音与全清声母的发音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在塞音破裂之前有声带的振动,所以它也可以看作是真浊音。但是这种真浊音明显不同于缩气音那样的靠气流的倒流引起声带的振动。我们认为这是从缩气音到全清塞音演变的中间状态。因为第一发音人在年龄层次上正好居中。其次在音色上接近于原有的缩气型真浊音,但在发音方法上则接近于全清型塞音,只要在塞音的破裂前同时关闭鼻腔通道,发出的音就是一个全清的塞音。

从缩气音到带前鼻音的塞音,再到清塞音,是上海方言声母的一个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虽然也是受到北方汉语的影响造成的,但却不是北方汉语的语音在上海方言里的积淀,所以它是一

个不同于上述积淀层次的历史层次,我们称之为演化层次。演化层次是方言内部演变留下的痕迹。

尖团音的演变

老派上海方言有尖团音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市区大约一直延续到今天 60 岁左右人的口中。如果我们追溯尖团音的演变,可以看到在大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上海话的尖团音也经历了三个层次的演变过程。

艾约瑟^①在记录上海方言时曾经提到,当时上海话里 k 和 k'还可以和 i 相拼。他在该书第 2 页上有一个脚注说:“当一个本地人问到 k'i 和 c'hi 哪一个为‘去’字更正确的发音时,他回答说前者。可是在一个外国人看来,c'hi 这个标音法更接近于实际的语音。事实是这个音正处在从 k'i 到 c'hi 的转变状态之中。”艾约瑟所说的 c'hi 相当于今天我们所标写的 ts'i。可见上海方言在当时 k 还没有完全腭化。当时上海方言分尖团是可以肯定的,团音的实际音值则正处于“从 k'i 到 c'hi 的转变状态之中”,所以当时上海话里尖团的对立是:

ki	tsi
k'i	ts'i
hi	si
gi	zi

到了 1907 年 Pott 写的《上海方言课本 *Lesson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里尖音还保留着原有状态,如“先”仍标写做 sien,但是团音则已经从见组字中分离出来了,演变为腭化音了。在 Pott 的这本著作中列有三套舌根音,“鸽、磕、羯”的声母

^① Edkins, J.,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53.

是 K(k)、Kh(kh)、G(g)，“吉、怯、及”的声母是 Ky(ky)、Ch(ch)、J(j)，“骨、阔、揆”的声母是 Kw(kw)、Khw(khw)、Gw(gw)。可见当时尖团的对立是：

tɕi	tsi
tɕ'i	ts'i
ɕi	si
dʒi	zi

尖团对立由舌根音与舌尖前音的对立变为舌面音与舌尖前音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今天的老年人口中。今天的60岁以下中年人和青年人，ts、ts'、s不再和i相拼，尖团对立消失，声母系统发生变化。

由于在北方汉语里，尖团音的对立很早就已消失（北京部分女孩子口中有尖音，但只是舌面音在齐齿呼前的自由变体，至于京戏的尖团对立是徽语的保留），王力先生在《汉语语音史》中认为北方汉语的转化年代在明朝时期（605），所以我们认为上海方言中尖团对立内容的转变纯粹是上海方言内部的演化，其不同阶段并不代表这些时期北方汉语的语音情形。尖团的不同阶段的遗留是一种演化层次。

上海方言中存在积淀层次，也存在演化层次。有通语层次也有方言层次。事实上上海方言中的历史层次问题远远要比我们上文讨论的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由于受作者学识的局限，在本章中仅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简单的看法，作为今后研究的一个起点。

第六章 现当代上海方言

第一节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

19 世纪中叶的上海方言语音

1853 年上海开埠。1857 年上海有了第一份比较客观详细的记录,这就是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上海方言文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以后又有不少外国传教士对上海方言作了记录。周同春先生曾依据这些记录,复原了 19 世纪的上海方言语音系统。他所使用的材料除艾约瑟的《上海方言文法》外,还包括:

John Macgowan:《*A Collection of Phrases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62);

W. T. Morrison:《*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bo Dialect*》(1876);

P. P. Rabouin :《*Lecons ou Exercices de Langue Chinoise-Dialecte de Song-kiang*》(1883),《*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e, Dialecte de Chang-hai, Song-kiang, Etc.*》(1894);

The Committee of the Shanghai Vernacular Society:《*An English-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Shanghai Dialect*》

(1901);

P. G. von Mollendorff :《*The Ningpo Syllabary*》(1901);

J. A. Silsby :《*Complete Shanghai Syllabary*》(1907)

关于这些记录的价值,周同春先生有一个评论:“这些书籍用各自的罗马字拼音方案记录了汉语方言语音,并对所记录的方音有详略不同的描写说明。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但是由于他们的调查对象即发音合作人的差异或调查中的舛错,所记录的上海方言也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在这些著作中以 Joseph Edkins (1823—1905) 所著的《*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译为《汉语上海口语语法》)为最有价值。因为它是较早的一部对上海口语作系统介绍的书,从记录语音的角度看,有较详尽的描写说明,审音较精确。他所描述的语音在今天上海的浦东和某些市区的老年人口中仍然可以听到。在他以后的人,记音上就比较粗疏,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语言变迁的情况,并对 Edkins 的著作有所补充,但在对语音的描述方面都不及 Edkins。”^①

下面我们首先引用周先生的研究结果(略有修改,下面将随文说明)。艾约瑟记录的上海方言,有声母 33 个。据周先生的研究,其中包括了 8 个独用字母,即自成音节的辅音以及舌尖元音作韵母的音节,如果除去这 8 个独用字母,实际上他所列出的声母是 25 个。这 25 个声母中还应该除去一个 *al*(周先生依原书写做 *rh*),因为它既出现在声母中又出现在韵母中。24 个声母是(我们用国际音标改写了其中的部分声母)^②:

① 周同春:《19 世纪的上海语音》,载《吴语论丛》,第 175~183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年。

② 钱乃荣先生《上海话语法》(1997)也定为 25 个声母,但实际内容不同,少 *dz*、*al*、*n*,增 *z*、*j*、*w*。从艾约瑟本身所列的语音表看,周氏的转写更接近原书的描写。

p	p'	b	m	f	v
t	t'	d	n		l
k	k'	g	ŋ	h	ɦ
ts	ts'	dz		s	z
		dz	ɲ		

周先生列出的 19 世纪上海方言韵母系统共有 61 个韵母
(我们重新排列了一下):^①

a	ia	ua	aʔ	iaʔ	uaʔ	aŋ	iaŋ	uaŋ
æ			æʔ	iaæʔ	uaæʔ	ē	iē	uē
ɔ	io		ɔʔ		uɔʔ	ɔŋ	ioŋ	uɔŋ
			ɔk		uɔk			
o		uo	oʔ	ioʔ		oŋ	ioŋ	
ø			øʔ	ioʔ		ō	iō	
e	ie	ue	eʔ		ueʔ	ē	iē	uē
ɤ	iv		ɤʔ	iaɤʔ		əŋ	iaəŋ	uaəŋ
u	iu							
i	y	ɥ	iʔ			yŋ		
l	m	ŋ	əl					

艾约瑟记录的当时上海方言的声调共 8 个,这 8 个声调大体可以代表 19 世纪上海方言声调的总的情况,它们分别是:

阴平:急高降 阴上:高平 阴去:急高升 阴入:短高升
 阳平:低平 阳上:缓低升 阳去:急低升 阳入:短低升

^① 周先生原来作 aŋ 和 iaŋ,虽然精细,但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所以改写为 oŋ 和 ioŋ。

20 世纪中叶的上海方言

关于 20 世纪中叶的上海方言语音系统,我们以许宝华、汤珍珠(1988)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其中所记录的代表音系是当代上海方言中的中派音系。中派音系共有 28 个声母: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ɕ	tɕ'	dʒ	ɲ	ɕ	ʒ
k	k'	g	ŋ	h	ɦ
0					

韵母系统共有 43 个韵母:

A	iA	uA	A?	iA?	uA?	ã	iã	uã
ɔ	io					ã	iã	uã
o			o?	io?		oŋ	ioŋ	
ø		uø						yø
E	iE	uE	ə?		uə?	ən	in	uən
ɤ	iɤ							
u								
i		y		ii?				yi?
ɿ	m	n	ŋ	əl				yn

声调共 5 个:

阴平 53

阴去 34

阴入 55

阳去 23

阳入 12

根据原说明,阴平的实际调值为 53 或 52,阴去的实际调值

为 334 或 434, 阳去的实际调值为 113 或 223, 阴入的实际调值为 55 或 54, 阳入的实际调值为 12 或 23。

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语音演变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 上海方言的语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比较这两个时期的语音系统, 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下面我们把得到的初步的结论列在下面。

(1) 声母增加了 4 个, 即从 ts、ts'、dz 和 k、k'、g、h 中分化出 tɕ、tɕ'、ɕ、ʒ 四个音, 另外 dj 也已完全腭化成 dʒ。尖团音的区别已经消失。

(2) 韵母大幅度减少。比较明显的有 æ 组韵母消失和 ɔ 组韵母也大量缺失, 如 æ、æʔ、iæʔ、uæʔ、ē、iē、uē 等已完全没有了, ɔʔ、uɔʔ、ɔŋ、iɔŋ、uɔŋ 也已消失。上海方言韵母在这段时期的发展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们准备将来另外讨论。

(3) 声调大量减少。从 8 个声调减少为 5 个, 主要是舒声的阳声调类的合并。

我们从上面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 这个时期上海方言的主要趋势是声母发音趋于容易, 如腭化。而韵母和声调则都趋向简化。这种简化使原来比较规则的系统变得不很规则了。而这种不规则又继续促使上海方言的语音系统继续发展和调整。

第二节 新派上海方言

新派上海方言音系

2000 年我们对以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代表的新派上海方言重新做了记录和研究。和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我们在这次

记录中主要利用了计算机和语音分析设备。我们的记录过程大致如下。

首先我们选定了发音人。由于上海是一个开放型的大都市,同时又由于上海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年轻人的普通话水平很高,所以上海方言在近年演变非常之快。这种演变最明显的特点是音系显著简化。由于我们选择的是年轻一代的上海方言语音,所以在选定发音人时发生很大的困难。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 25 岁以下的合适发音人。在几经周折之后,才确定了一个能够发浊音(上海方言的基本特征之一)的发音人。随后对这个发音人(女性)进行了录音。以后又进行了一次补录。接着对所录的音进行了声学数据的测量工作。

实验数据的提取对象。我们以一位 22 岁的上海本地女性作为上海方言语音数据的采取对象。发音人祖籍上海,本人出生在上海市区,长期居住生活在上海市区,上海市区方言是发音人的母语。从语音情况看,发音人的语音系统属于新派上海方言,但在发浊音时较同龄的年轻人清晰、稳定,这也是我们确定其为主要发音人的重要原因。

实验仪器。我们利用美国 Kay 公司的 CSL4000B (Computerize Speech Lab. 4000B)系统在一个基本封闭的录音环境中进行录音和实验。所使用的录音话筒是 CSL 系统随带的。配用主频为 Pentium II 166 兆赫的 PC 电脑。材料处理时所使用电脑主频为 Pentium III 800 兆赫。在进行连调实验时我们同时使用了 Kay 公司的 VP4.04(Visi-Pitch4.04)系统。

数据采取。关于采样频率,我们在比较了各种设置的情况后,决定采用 10 000 Hz;个别情况另定。频谱图的带宽一般采用原有的缺省设置,即 100(117 Hz)。在采取元音共振峰时,我们先期比较了该设备所具有的线性预测(LPC)、快速傅立叶变换值(FFT)和手工测量三种取样方法所获得的数据,发现 LPC

方法和 FFT 都各有自己的缺陷,不如人工目测采样简明准确。该设备具有的“数值显示”给出的数据则有较大的误差。所以本文的语音数据采用以下方法获得:首先我们选取上海方言所具有的主要元音,同时进行几种方法的测量,比较其数值,以确定各个重要值的大致范围,作为以后的实验取值的参考样本。以后的实验数据的绝大多数以手工取样获得。在采集词的声调数据时,我们利用了 Key 公司的 VP4.04 系统。这个系统是专门为声调实验设计的,使用方便、可靠。下面是我们分析得到的上海方言音系。

(一) 声母系统

一般认为,当代上海方言中派有 28 个声母

p	p'	b	m	f	v
t	t'	d	n		l
ts	ts'	(dz)		s	z
tʂ	tʂ'	dʒ	ŋ	ʃ	ʒ
k	k'	g	ŋ	h	ɦ
0					

我们的研究结果与这个系统基本相同,即新派和中派的声母系统是一样的。

(二) 韵母系统

一般认为当代中派上海方言有 43 个韵母:

ɿ	i	u	y						
a	ia	ua		ā	iā	uā	aʔ	iaʔ	uaʔ
				ã	iã	uã			
o				oŋ	ioŋ		oʔ	ioʔ	
ɔ	io								

ɤ iɤ əŋ iŋ uəŋ yŋ əʔ iʔ uəʔ yiʔ
 ɛ iɛ uɛ
 ø uø yø
 m n ŋ əl

我们记录的当代新派上海方言的韵母系统与中派有较大的差异。下面是我们得到的韵母系统表。

1	ɿ	2	ɿ	3	ɿ
1	i	2	i	3	i
1	u	2	u	3	u
1	y	2	y	3	y
1	a	2	a	3	a
1	ia	2	ia	3	ia
1	ua	2	ua	3	ua
1	o	2	o	3	o
1	ɔ	2	ɔ	3	ɔ
1	io	2	io	3	io
1	ɤ	2	ɤ	3	
1	iɤ	2	iɤ	3	iɤ
1	ɛ	2	ɛ	3	ɛ
1	iɛ	2	iɛ	3	iɛ
1	uɛ	2	uɛ	3	uɛ
1	ø	2	ø	3	ø
1	ã	2	ã	3	ã
1	iã	2	iã	3	iã
1	uã	2	uã	3	uã
1	əŋ	2	əŋ	3	əŋ
1	iŋ	2	iŋ	3	iŋ

1	uəŋ	2	uəŋ	3	uəŋ
1	yŋ	2	yŋ	3	yŋ
1	oŋ	2	oŋ	3	oŋ
1	ioŋ	2	ioŋ	3	ioŋ
1	m			3	m
1	n				.
				3	ŋ
				3	əl
4	aʔ	5	aʔ		
4	iaʔ	5	iaʔ		
4	uaʔ	5	uaʔ		
4	oʔ	5	oʔ		
		5	ioʔ		
4	əʔ	5	əʔ		
4	irʔ	5	irʔ		
4	uəʔ	5	uəʔ		
4	yrʔ	5	yrʔ		

表中的 1、2、3、4、5 代表不同的声调,如果不计声调,新派上海方言总共是 38 个韵母,比中派少 5 个韵母。从以上我们可以发现,韵母与声调的组合非常整齐。唯一的例外是 ioʔ,但是在年轻人的上海话里凡是读 ioʔ 的字现在都正在发生变化。比如“月越钺曰悦阅粤岳聿域育毓煜鬻狱欲浴疫役穴”这些读 ioʔ 的字,原来大都有两读,另一读为 yrʔ。现在的年轻人大都采用后一读法。也就是说,上海方言的音系,正在规整之中。

但是如果我们脱开声调,单看韵母的排列,则情况有所不同,它们本身的配合体系则并不整齐。

这种不规则也预示着上海方言的音系仍是一个不稳定系

统,仍处于调整过程中。

(三) 声调系统

对声调的看法各家比较一致。一般认为上海市区方言有 5 个声调:

阴平	53		
阴去	24	阳去	13
阴入	<u>55</u>	阳入	<u>24</u>

根据《市区方言志》对声调的说明:阴平的实际音值是 53 或 52;阴去的实际音值是 334 或 434;阳去的实际音值为 113 或 223;阴入的实际音值为 55 或 54,阳入的实际音值为 12 或 23。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上海方言中阴去和阳去的实际调值都是一个曲折调。如果用五度制描写的话应该是 434 和 323。阴入和阳入的实际调值都是有升有降。

(四) 音节

现在语音学界普遍的看法是,要给“音节”下一个定义也许是语音学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我们在这里也不准备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在汉语里,一个汉字基本上等于一个音节。汉语方言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所以这里我们直接以汉字作单位从声学的角度来讨论上海话的音节。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上海方言音节的时长。

但是影响音节长度的因素很多,要确定一种方言的音节长度,必须考虑这些因素,否则其结果没有任何意义。首先声调对音节长度的影响最明显,不同声调对音节有明显的不同。

(1) 阴平音节的时长 下面各表列出了阴平音节的时长。

不同声母的阴平音节时长表(单位: ms)

声 母	音节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p	11	122	279	367.54
p'	11	468	330	427.18
t	13	427	344	374.77
t'	12	485	311	408.33
k	14	445	314	387.00
k'	14	559	363	446.29
ts	11	474	389	433.73
ts'	11	549	463	490.27
te	10	465	342	423.40
te'	6	545	432	487.67
∅	23	575	343	412.26
n	6	477	391	429.67
l	8	467	355	424.75
m	6	473	389	430.50
n̄	3	434	425	430.00
f	6	585	477	526.67
s	10	667	457	545.90
h	12	560	459	507.00
ç	9	633	483	575.56
总 计	196			447.15

阴平音节不同类型声母时长表(单位: ms)

声母类型	时 长	声母类型	时 长
擦 音	538.78	送气塞音	427.27
送气塞擦音	488.97	零 声 母	412.26
鼻音和边音	428.73	不送气塞音	376.44
不送气塞擦音	428.57		

鼻韵尾韵母和非鼻韵尾音节长度比较(单位: ms)

声母性质	音节数(个)	平均时长
带鼻音韵尾	42	447.38
不带鼻音韵尾	154	440.04

从上表看,带不带鼻音韵尾对音节长度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是很大。

(2) 阴去字音节长度

阴去音节长度表(单位: ms)

声母	音节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p	11	426	320	351.00
p'	11	478	386	432.00
t	13	446	308	358.08
t'	12	502	392	442.08
k	14	439	320	369.36
k'	14	549	392	468.86
ts	12	488	326	412.33
ts'	10	584	448	494.50
te	8	514	395	444.13
te'	8	608	517	570.75
θ	22	464	598	371.64
n	1	367	367	367.00
l	1	355	355	355.00
m	4	429	360	395.50
n	2	488	466	477.00
f	7	542	452	484.00
s	11	638	487	549.82
h	12	702	415	527.75
ɕ	7	682	475	571.86
总计	180			444.35

(3) 阳去字音节长度

阳去音节时长表(单位:ms)

声 母	个 数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平 均 值
d	12	406	302	352.58
b	12	402	327	359.08
g	11	422	319	380.64
v	9	513	357	412.44
z	11	552	395	510.27
n	9	466	376	404.89
l	15	491	366	413.93
dz	9	465	408	437.56
h	23	493	335	394.52
m	14	450	350	400.93
θ	3	469	354	399.67
ŋ	8	488	393	436.00
ŋ	9	457	403	429.89
ʒ	8	645	443	531.50
总 计	153			418.85

(4) 阴入字音节长度

阴入音节长度表(单位:ms)

声 母	音 节 数	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平 均 值
p	4	132	95	114.75
p'	4	200	144	172.50
t	4	121	84	107.00
t'	4	189	162	177.50
k	5	115	150	125.60
k'	4	204	181	196.25

续表

声 母	音节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ts	3	216	162	191.00
ts'	3	269	256	260.67
tɕ	3	176	170	173.00
tɕ'	3	254	242	247.00
θ	6	226	115	181.83
s	2	350	312	331.00
f	2	286	276	281.00
l	1	250	250	250.00
h	5	315	203	261.00
ɕ	3	400	317	356.67
ʔ	2	104	107	105.50
m	1	227	227	227.00
总 计	59			208.85

(5) 阳入字音节长度

阳入音节时长表(单位:ms)

声 母	音节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b	4	180	139	150.00
d	4	159	137	147.50
g	4	184	138	164.75
v	3	241	183	213.00
n	3	238	214	227.00
dʒ	3	213	162	188.00
l	5	241	206	226.00
fi	9	252	185	215.56

续表

声 母	音节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m	4	238	204	220.25
z	3	303	162	224.67
ŋ	3	270	215	259.00
n	4	260	222	244.25
ʒ	1	358	358	358.00
总 计	50			218.31

(6) 平均时长

上海方言音节的平均时长总表(单位: ms)

声 调	音 节 数	音节长度平均值
阴 平	196	447.15
阴 去	180	444.35
阳 去	153	418.85
阴 入	59	208.85
阳 入	50	218.31

(五) 声母和韵母的长度

声母的平均长度。下面是我们统计的上海方言中不同声母的平均时长。

上海方言声母平均时长表(ms)

声 母	平均时长	声 母	平均时长
ə	13.92	t'	115.32
p'	104.69	ɟ	21.76
θ	11.13	k'	121.78

续表

声 母	平均时长	声 母	平均时长
β	19.87	ʃ	216.00
ɪ	14.75	ʒ	154.57
e	26.60	ʒ̃	107.61
ʔ	6.25	ϕ	178.80
˙	198.44	ɣ	72.83
ɔ̃	81.42	ɹ	88.88
e	242.37	ŋ	105.50
te	76.09	ŋ̃	79.97
te'	198.00	ŋ̃	87.37
ts	83.31	ʒ	84.60
ts'	168.83		

以下是韵母的时长。

类 型	时 长
单 元 音	341.00
元音 + 韵尾(或鼻化)	354.18
韵头 + 元音	338.23
韵头 + 元音 + 韵尾	375.07
单 元 音	317.02
元音 + 韵尾(或鼻化)	325.23
韵头 + 元音	349.58
韵头 + 元音 + 韵尾	393.93
单 元 音	326.38
元音 + 韵尾(或鼻化)	416.19
韵头 + 元音	358.04
韵头 + 元音 + 韵尾	378.75

续表

类 型	时 长
单 元 音	104.33
韵头 + 元音	122.87
单 元 音	128.20
韵头 + 元音	138.30

音节时长。首先我们讨论上海方言音节的平均时长。如果不考虑影响上海话的音节长度的各种因素,简单地计算上海方言音节的平均长度话,其平均值大约等于 476 ms。如果我们分别考虑舒声音节和入声音节的长度,则舒声音节的长度约为 524 ms,入声音节的长度约为 237 ms。下面是上海方言音节的平均时长总表(单位:ms)。

声 调	音节长度平均值	声调段长度平均值
阴 入	214.76	108.09
阳 入	264.47	130.96
阴 平	414.50	286.29
阴 去	517.80	374.81
阳 去	686.48	628.52

另据统计,非入声的清声母字(不计声调,即阴平和阴去合计的平均数)为 466.15 ms,非入声的浊声母字(即阳去字)的平均值为 699.18 ms。入声清声母字(阴入)的平均值为 214.76 ms,浊声母字(阳入)的平均值为 264.47 ms。按长度递降排列如下表(单位:ms):

声 调	长 度
阳 去	699.18
阴平和阴去	466.15
阳 入	264.47
阴 入	214.76

由上表可以看出,舒声字的长度明显大于入声字,阳声字的长度明显大于阴声字。阳去大于阴平和阴去的平均值 230 ms 以上,阳入大于阴入 50 ms 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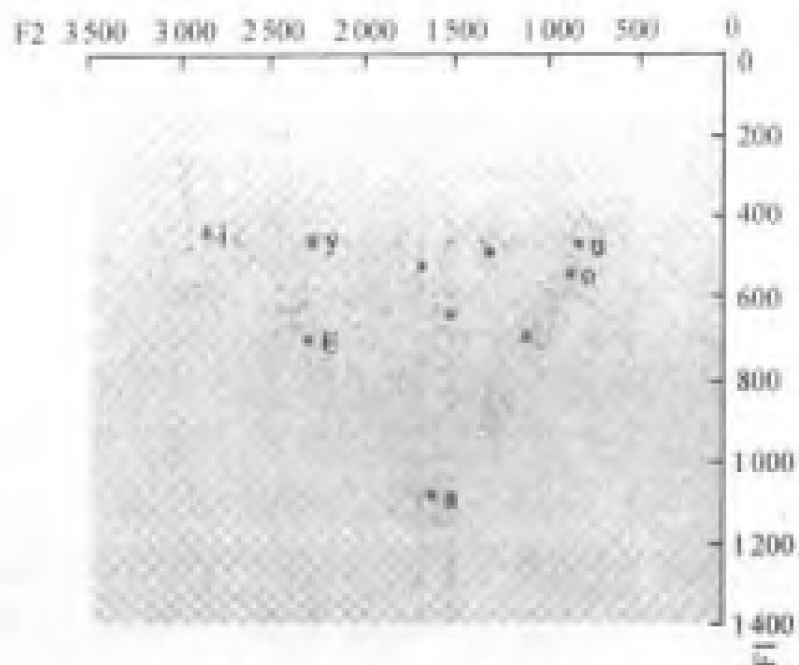
(六) 平均共振峰数值

以下是上海方言中出现的主要元音的共振峰平均值。F1 代表第一共振峰,F2 代表第二共振峰。数据的单位是 Hz。

	F1	F2
ɿ	465	1 790
i	446	2 868
y	467	2 287
ɛ	709	2 311
ø	526	1 686
a	1 086	1 630
ɔ	697	1 095
o	548	857
r	489	1 309
u	472	814
ə	647	1 523

有些元音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中出现时,共振峰数值有明显的变化,所以我们单独列出。特别是 ə,当出现在阴平字里和非阴平字里时,共振峰值也有明显的差异,所以也单独列出。

下面我们给出上海方言中主要元音的共振峰数值图。



上海方言主要元音共振峰图

语音演变

从 20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末的上海方言语音演变主要表现在韵母系统方面。而韵母方面的演变的主要趋势仍是简化。整个韵母系统从中派的 43 个减少到 20 世纪末的新派的 38 个。最主要的变化是鼻化韵中的前 a 和后 a 的合并,uo 和 yo 的消失。

结 语

综观上海话六千多年来的变迁,它首先从一种语言变成一种汉语的方言,然后在大约唐代末年形成了现代上海方言的主体系统,同时又保留了不同时代留下的历史层次。上海方言的演变不仅反映着自身的演变过程,也多少代表着汉语南方方言的演变过程。研究上海方言的演变,其最主要的意义,和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恐怕正在于此。

从明代开始,上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它从一个普通的小镇发展成为一个名闻遐迩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方言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它在明代以后的发展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方言的发展,它在近 200 年的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多种近似的和不近似的其他方言和语言,研究和探讨这个时期的上海方言的发展规律,不是我们这本小书所能容纳的,我们将把它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主要目标。

后 记

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修订本,原作完成于1999年。近年来,方言学研究,特别是在历史层次方面的研究,发展很快,而本书是好几年以前写成的,其中的某些看法现在已经显得有点旧了。不过仅就上海方言的研究而言,似乎仍有一点价值,所以发表出来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和批评。本书基本上保持了论文的原貌,只是补充了一些民族语言的材料,但是删去了原文后半部分的关于上海方言的大量声学实验数据,因为它们和现在本书的题目是不相称的。

本书中引用了众多国内外学术先进的观点和成果,作者从中获益良多。应该说,没有这些研究成果,要进行本书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本书在写作中曾获得潘悟云师和许宝华、郑张尚芳、余志鸿、钱乃荣、刘丹青以及蔡宝瑞、张维佳等诸位师友的悉心指教和批评,使作者得以避免和改正了许多错误,在此,作者要一并表达自己的真诚感谢。当然,由于作者学识的局限,现在的完成稿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错误和不足,这应该是由作者自己负责的。

